



道教全真派 宫观、造像与祖师

景安宁 著

中华书局

本书以全真教宋德方派系的宫观系统为中心，重点探讨了全真道教的宫观形制、造像设置和全真祖师的关系，深入揭示出全真派宫观、造像的最大特点在于，特别强调祖师的地位，把祖师续接在传统道教主神之后，以此展示全真祖师是道教正传的继承者和全真教在道教内的正统地位。全真祖师的“金莲正宗”地位是全真教宣教和宫观造像的最经典主题。

ISBN 978-7-101-08688-1



9 787101 086881 >

定价：56.00元



道教全真派
宫观、造像与祖师

景安宁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 / 景安宁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7

ISBN 978 - 7 - 101 - 08688 - 1

I. 道… II. 景… III. 全真道 - 研究 IV. B9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2)第 090051 号

书 名 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

著 者 景安宁

责任编辑 朱立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插页 2 字数 31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688 - 1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全真祖师	7
第一节 王重阳与全真教的诞生	9
第二节 全真第二代大师的传教	31
第二章 全真祖师谱系	47
第一节 早期的全真祖师谱系	47
第二节 宋德方的全真列祖道统论	53
1、宋德方生平	55
2、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赋》	68
3、宋德方门人与全真列祖说的传播	79
第三节 全真掌教与全真列祖论	85
第三章 全真宫观	110
第一节 全真教建观造像的理论	111
第二节 宋德方法派宫观名录	117
第三节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宫观举要	125
1、上都路云州金阁仙山敕赐崇真观	125
2、大都路清都观	131
3、大都路明远庵	132
4、安邑县乐全观	133
5、安邑县玉京观	136
6、绛州玄都万寿宫	137
7、济源洞云观	140

8、孟州紫微宫	141
9、孟州清虚宫	160
10、济源龙祥宫	163
11、陕州太初观	165
12、平凉府崆峒问道宫	168
13、鄂县秦渡志道观	171
第四节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未录道观举例	172
1、平阳路解州闻喜县美良川河底村东华观	173
2、河中府河东县玉泉观	174
3、河南怀庆路河内县覃怀修真观	175
4、益都路密州诸城县上清观	176
5、般阳府路莱州掖县通仙观	177
第五节 其它全真宫观举例	178
1、终南重阳万寿宫	178
2、大都长春宫、白云观	185
3、亳州太清宫	192
4、终南山宗圣宫	198
5、开封大朝元宫	202
6、文登昆嵛山东华宫	206
7、秦州玉泉观	211
第六节 全真教宫观造像百例(表格)	215
第四章 全真石窟	235
第一节 龙山石窟	236
1、龙山早期石窟	248
(1)第4窟 三天大法师龕	248
(2)第5窟 玄真龕	250
2、龙山全真石窟	251
(1)第1窟 虚皇龕	253
(2)第2窟 三清龕	259
(3)第3窟 卧如龕	266

(4)第7窟 七真龕	268
(5)第6窟 辯道龕	271
3、龙山全真石窟的特点	272
第二节 神山(寒同山)石窟	273
第三节 金阁山崇真观长春洞	280
第四节 昆嵛山紫府洞(东华洞)	282
第五节 华山朝元洞	284
第五章 永乐宫研究	286
第一节 三大殿修建年代	288
第二节 重阳殿王重阳画传的作者与壁画的年代	298
第三节 永乐宫总体设计的象征意义	306
1、建筑总体布局	306
2、三清殿壁画	315
结 语	345

图 目

(以下各图除注明出处者外,均由笔者摄制或由申云艳协助制作)

第一章

- 1-1 《重阳祖师之图》王重阳像,元初,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碑林 8
- 1-1.1 《重阳祖师之图》王重阳像细节
- 1-2 《重阳祖师之图》碑阴七真像,元初,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碑林 9

第二章

- 2-1 宋德方像,山西太原龙山石窟第6窟(1239)。1920年照片,
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I-116 58
- 2-2 蒲州府志永乐宫图

第三章

- 3-1 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 126
- 3-2 乾隆《赤城县志》(1748)灵真观(崇真观)图 130

3-3	乾隆《济源县志》(1761)之《王屋山图》	142
3-4	阳台宫三清殿(大罗三境殿),明代	145
3-5	阳台宫玉皇阁(从东南角拍摄)	146
3-6	《天坛总仙宫平面示意图》。采自《王屋山志》	152
3-7	紫微宫三清殿。1936 年照片,采自《刘敦桢文集》 第 3 册第 44 页图 42	158
3-7.1	紫微宫三清殿内景。1936 年照片,采自《刘敦桢文集》 第 3 册第 44 页图 43	158
3-8	紫微宫平面图。采自《王屋山志》第 113 页	159
3-9	紫微宫门楼	160
3-10	清虚宫三清殿,清代	162
3-11	清虚宫三清殿悬山式殿顶,清代	163
3-12	《甘肃通志·崆峒山图》	169
3-13	《重阳万寿宫之图》立体线描图。采自刘兆鹤、王西平 《重阳宫道教碑石》第 40 页	183
3-14	白云观丘祖殿	185
3-15	白云观藏老君坐像,唐代	191
第四章		
4-1	龙山石窟全景	237
4-2	龙山石窟各窟编号和位置,据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 第 3 页	244
4-3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Sirén, <i>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i> , pl. 32a)	246
4-4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Sirén, <i>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i> , pl. 32b)	246
4-5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Sirén, <i>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i> , pl. 33)	246
4-6	龙山第 4 窟北壁,主尊约高 88 公分	248

4-7	龙山第4窟东壁及北壁东头	249
4-8	龙山第4窟西壁	249
4-9	龙山第5窟北壁	250
4-10	龙山第1、2、3号窟,自上而下排列	252
4-11	龙山第1窟北壁神龛内主像现状	253
4-11.1	龙山第1窟北壁神龛内主像原状。采自常盘大定 《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I-109,(2)(下)	253
4-12	龙山第1窟东壁现状。采自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 彩图第3页	254
4-12.1	龙山第1窟东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1册,I-110,(1)(上)。原照片中缺前二位	254
4-13	龙山第1窟西壁现状。采自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 彩图第3页	254
4-13.1	龙山第1窟西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0,(2)(下)。原照片中只有七位	254
4-14	龙山第2窟北壁三清像现状	260
4-14.1	龙山第2窟北壁三清像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1册,I-112	260
4-15	龙山第2窟东壁现状	260
4-15.1	龙山第2窟东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3,(2)(下)	260
4-16	龙山第2窟西壁现状	261
4-16.1	龙山第2窟西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3,(1)(上),1924年照片	261
4-17	龙山第2窟东壁第二位男坐像(天皇大帝)	262
4-18	龙山第2窟东壁女坐像(后土)	262
4-19	龙山第2窟西壁第三位坐像(金母,西王母)	262
4-20	重庆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神龛	263
4-21	龙山第3窟内部	266
4-22	龙山第7窟主室西壁现状	268
4-22.1	龙山第7窟主室西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1册, I-118, 1920年照片	268
4-23 龙山第7窟主室北壁现状	269
4-23.1 龙山第7窟主室北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1册, I-118, (2)(下), 1920年照片	269
4-24 龙山第7窟主室南壁现状	269
4-24.1 龙山第7窟主室南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	
第1册, I-118, (1)(上), 1920年照片	269
4-25 龙山第7窟主室北壁侍者	269
4-26 龙山第6窟南壁侍者	271
4-27 金阁山长春洞	282

第五章

5-1 位于永乐镇原址的永乐宫。采自《永乐宫壁画选集》第1页, 从宫后西北角拍摄, 宫前方为黄河	286
5-2 永乐宫无极门	287
5-3 永乐宫三大殿: 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范金鳌先生照片	287
5-4 永乐宫三清殿	287
5-5 永乐宫纯阳殿	287
5-6 永乐宫重阳殿	287
5-7 永乐宫重阳殿平面图及壁画分布。平面图采自杜仙洲 《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1963年第8期	299
5-8 永乐宫原址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 1963年第8期	307
5-9 重阳殿旁边砖石基础	308
5-10 永乐宫无极门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 1963年第8期	310
5-11 永乐宫无极门东南转角铺作	311
5-12 永乐宫无极门后檐中心间踏道	312
5-13 永乐宫无极门梁架仰视图	313
5-14 永乐宫无极门梁架。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 《文物》 1963年第8期	313
5-15 永乐宫中轴线平面剖面图	314

5-16	永乐宫三清殿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 年第 8 期	315
5-17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西部壁画线描图	322
5-18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东部壁画线描图	323
5-19	永乐宫三清殿西壁壁画线描图	324
5-20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线描图	325
5-2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西壁外墙面壁画线描图	326
5-21.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西壁外墙面壁画。采自《中国殿堂壁画全集·3 元代道观》图 20	326
5-22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东壁外墙面壁画线描图	327
5-22.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东壁外墙面壁画。采自《中国殿堂壁画全集·3 元代道观》图 18	327
5-23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 年第 8 期	328
5-24	永乐宫三清殿西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 年第 8 期	328
5-25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 年第 8 期	329
5-26	四川仁寿县牛角寨唐代三清龕,天宝八年(749)造。采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 12 四川石窟雕塑》图 97	335

前 言

道教在金代(1115-1234)末年和蒙元时期(1206-1368)达到鼎盛。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把道教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前所未有的救世主角色。十三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铁骑突然崛起于蒙古草原,锐不可当,兵锋所指,欧亚大陆各处常常围郭屠城,邦国殄灭。在这个人类构建的世界文明被战火摧塌过半的年代,道教全真派大师丘处机(1148-1227)以“欲罢干戈致太平”(丘诗句)为己任,以七十余岁的高龄,不顾己身安危,率十八弟子从东海之滨西行万里,经十余国,深入虎穴,到中亚雪山觐见成吉思汗,劝其止杀好生,敬天爱民,赢得大汗的尊重,获得蒙古优待道教的政策。这是光明淬入黑暗,文明开始软化刀剑,人性启迪野蛮。论者常说丘处机是拯救中华文明的一大功臣。不仅如此,他也有功于当时被战争吞噬的一些其它文明。

丘处机在化胡归途中教诫弟子广建道观以救济度化流离失所的民众:“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①全真派应和民众安身立命的需求,以立观度人为修行的第一要务,救亡图存,迅猛发展,各地所建全真宫、观、庵、庙等多如繁星,其数量不可尽计,有学者估计多达四

^①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10,第16页,《道藏》,第19册,第809页。

千个左右。^①这个数字似乎仍然保守；仅是属于丘处机十八西行弟子之一宋德方派系的宫观庵总数可能就达到五百个以上，散布在燕京、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许多宫观有多种社会功能，不但是道士寻真修道的幽居，也常是儒士的栖身之地，民众的避难之处，饥民的食堂，病人的医院，地方官员的消灾之所，皇室贵族的祈福道场，道教经典的编辑印行局，神仙道化剧的演出场，传统文化的学习、保存、交流和传布中心。正因为全真宫观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意义不可低估，本书以全真宫观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蒙元以后朝代数易，社会巨变，以原来的面貌幸存至今的蒙元时期宫观，唯有原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纯阳万寿宫（今山西芮城永乐宫）和冀宁路昊天观（今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其它的全真宫观绝大多数早已泯没，个别现存者如附属于大都（今北京）长春宫的白云观，几经兴废，已不是初创时的面貌。龙山石窟和永乐宫提供了全真宫观的宝贵原始实例，前者是全真宫观石窟形制的典范，后者是全真宫观土木结构建筑的典型，值得特别重视。那些早已湮灭的全真宫观，仍有许多依赖文字的力量永久性地保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宫观碑刻等文字资料提供了许多全真宫观的信息，如其历史环境、社区背景、施主情况、道士身世、形制布局、主要像设、经济来源、社会功能等，等待学者去发掘和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全真宫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小柳司气太（1931）和吉冈义丰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记录了白云观的历史和现状。^②郑素春的《元代全真教》（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博士论文，1995）探讨了元代的全真掌教、著名道士和宫观。^③程越的《金元全真

① Vincent Goossaert,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rteenth-Century Quanzhen Taoism,"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9 (2001), p. 117.

② 小柳司气太，《白雲觀調查報告》，《東方學報》第三號（1931），第357-388頁；小柳司气太，《白雲觀志》（東京：開明堂，1934）；吉岡義豐，《道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2），第四章。

③ Cheng Su-chun, *L' école taoïste Quanzhen sous la dynastie des Yuan, 1260 - 1368* (Paris: Thèse de Doctorat de L'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5).

教宫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6)考察了全真宫观的组织系统,李洪权《全真教与金元北方社会》(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8)的内容包括全真教的宫观经济,胡锐的《道教宫观文化概论》(2008)一书有“全真道的十方丛林”一节,^①张广保的《金元时期全真祖庭研究》(2009)一文讨论了以陕西终南大重阳万寿宫为主的几个最重要的全真道宫。^②这些著述主要使用的资料是全真碑刻和其它有关全真的文献史料。

也有学者对龙山石窟进行了研究,如常盘大定于1938年发表的一些照片,保存了许多石窟遭受严重破坏之前的图像记录。^③史岩(1980)辨明了石窟各窟的年代,^④李养正(1994)澄清了一些造像内容,^⑤张明远的专著(2002)对石窟进行了综合研究,^⑥笔者(2008)也曾尝试结合开窟者的著作重新解释了全真石窟的内容。^⑦

永乐宫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重新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宿白根据宫内的碑刻、题字和其它全真史料发表了永乐宫创建史和一些碑文的选段(1962,1963),^⑧王逊研究了三清殿的壁画图像(1963),^⑨康豹使用永乐宫的碑刻史料和纯阳殿的吕洞宾壁画研究吕洞宾的神仙崇拜(1999),^⑩笔者也曾著文对壁画的内容和建

① 胡锐,《道教宫观文化概论》(成都:巴蜀书社,2008)。

② 张广保,《金元时期全真祖庭研究》,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52-134页。

③ 常盘大定,関野貞,《中国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馆,1975年重印),第1卷。

④ 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年第2期,第33-42页。

⑤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439-455页。

⑥ 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⑦ Anning Jing, “The Longshan Daoist Caves”, *Artibus Asiae* 68.1 (2008), pp. 7-56.

⑧ 宿白,《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文物》1962年第4、5期,第80-87页;《永乐宫调查日记》,《文物》1963年第8期,第54-64页。

⑨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文物》1963年第8期,第19-37页。

⑩ Paul R. Katz, *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9).

筑的象征意义等方面进行探索(1994,1995,2000,2003)。^①

虽然全真宫观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取材于文献的全真宫观研究没有利用现存两个宫观的实物。历史记忆中的宫观和现存宫观之间的关系,犹如银河系与其中个别亮星之间的关系,互相衬托,两者不可缺一,缺少一方便难以了解另一方和全体。如果忽视实物,全真宫观和全真教的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例如全真文献中没有记载全真宫观的功能之一一是用作神仙道化剧的剧场,但是永乐宫无极门的建筑设计和纯阳殿的壁画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其次,目前对现存两个宫观的研究都是孤立的个案研究,没有放到全真宫观的全局中去观察,有见木不见林之感;甚至两个个案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考察。如果把视野局限于单个实例,不利于理解它本身,也不易发现它在全真宫观中的特点和价值所在。第三,全真教从第三代大师起十分重视不同派系之间的门户,而目前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对不同派系所属宫观的研究,只论“全真”宫观,而不论全真之内不同派系的宫观。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对全真教内以第三代大师为首形成的不同宗派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谈不上讨论全真教内一个宗派的宫观。关于这点,张广保也指出,对于全真教史迄今为止尚未涉及的问题之一是“蒙元时期全真宫观系统与教团宗派间的关系”(2009)。^②

全真教是王重阳(王嘉,1113-1170)晚年创立的新宗教,强调道、佛、儒三教合一。第二代最后一位大师丘处机西行后获得官方的优待,开始迅速发展,到第三代大师主教时,已经成为北方道教大宗,势力远远超过其它道教新教派如太一教、大道教。这时佛教的力量刚刚复苏,不再甘心屈居于道教之下,开始与道教分庭抗礼,甚至等待时机

① Anning Jing, "The Yongle Pal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aoist Panthe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Yongle Pal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June, 1995; "Portraits of Daoist Mast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ois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Boston University, July 6, 2003; 景安宁,《吕洞宾与永乐宫纯阳殿壁画》,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台北:允晨出版社,2000),第135-162页。

② 张广保,《全真教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第2-10页。

与道教一决雄雌。全真教也不再强调三教合一,而是开始强调自己是道教正宗,传统道教的正统法嗣。在第三代大师之中,宋德方(1183-1247)是全真正宗道统论的集大成者。

在几千个全真宫观中以原貌仅存的龙山石窟和永乐宫,均属于宋德方派系的宫观。这并非偶然。在丘处机十八大弟子中,执行丘处机“立观度人”训诫最为尽力、业绩最为显著者,就是宋德方。他跟随丘处机西行返回燕京后,任长春宫提点,议全真教门事,即进入丘处机之后全真教最上层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决策圈。但是他并不倾心于都市大宫的生活和权力中心,而是前往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传播全真教。他的各种传教活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树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正统或正宗地位。

宗教常常依靠经典、圣殿、圣像树立权威。宋德方正是从经典和宫观造像入手创立全真教的道教正统地位。他在兵刃劫火之余极为困难的时期发起抢救道教经典,主持编成七千八百余卷的道书总集《玄都宝藏》,仅此一项伟业已足以使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功垂千古的巨擘。他编道藏的目的,如钱穆先生所言,是“自接以往道家之统绪”,^①即通过编修道藏,接管传统道教的经典,并续入全真教著作,从道教经典这个角度宣示全真的正宗地位。宋德方在各地建宫造像,同样是树立全真祖师的道教正宗形象。在理论上,他发展了全真教列祖谱系,把它融入传统道教三清六御的主尊、主神体系,使全真祖师一举成为道教神系中的正统嫡系宗主,从而宣示全真教的道教正宗地位。他的全真列祖正宗道统论成为全真宫观建设和造像设置的主导思想。为了树立能够防范兵火之害的永久性宫观造像典范,他特地在北方精心选择了几个偏僻的山区,开凿了北方道教极为罕见的石窟形制的道教宫观,龙山石窟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宋德方派系的宫观远比其他派系的宫观多,又有实例存世,所以本书把焦点集中在宋德方门下宫观。

本书以宋德方派系的宫观系统为中心,研究全真宫观的一些问

^① 《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第2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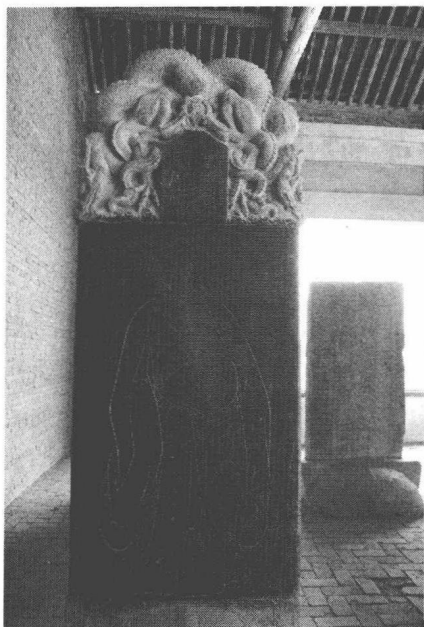
题,除了关注宫观的社会作用、历史、经济、宗教仪式等外,特别注重其形制和造像设置。“宫观形制”这里指宫观的形状、造型、总体结构,主要建筑的等级、数目、关系和位置安排等。“造像设置”这里指宫观内所供奉的主像,以及造像的整体安放布局(iconographical plan)。全真派宫观、造像的最大特点,在于特别强调祖师的地位,把祖师续接在传统道教主神之后,以此展示全真祖师是道教正传的继承者和全真教在道教内的正统地位。本书的重点即是探讨全真宫观、造像与全真祖师的这一密切关系。本书试图将现存的宫观和文献记录的宫观结合起来研究,把它们放到特定历史、宗派的环境中观察,把宋德方派系的宫观与其它全真宫观比较,力图找出全真宫观在形制和造像设置方面的主要特点。本书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介绍王重阳和全真教的兴起;第二章讨论全真列祖谱系的形成;第三章考察宋德方派系的宫观及其它一些全真宫观;第四章探讨全真教石窟;第五章分析永乐宫建筑、雕塑和壁画所体现的全真列祖思想。贯穿这五章的主要论点是:全真祖师的“金莲正宗”地位是全真教宣教和宫观造像的最经典主题。

第一章 全真祖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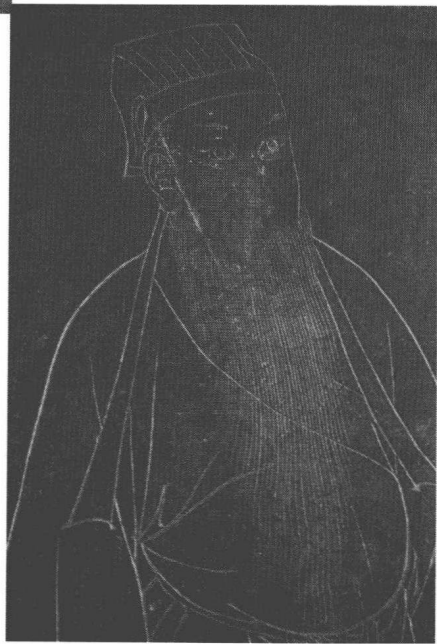
道教全真派兴起于金代(1115-1234)统治的北方,其创始人王重阳(王嘉,王喆,1113-1170)在大定七年(1167)从陕西终南前往山东沿海一带传教,组织了民间修道团体。王重阳去世后,他的七个主要门人,即所谓“七真”,继续传教,仅仅十几年便使全真教发展成为遍布北方的流行教团,甚至引起金代皇帝的重视。在十三世纪初蒙古铁骑征服欧亚大陆的战争中,七真之一丘处机(1148-1227)应邀前往中亚会见蒙古大汗成吉思汗(1206-1227 在位),赢得其尊重。全真教利用成吉思汗给予的一些特权给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提供庇护,大量立观度人,乘机迅猛发展,到 1254 年为止,全真教一直在北方宗教中占统治地位。全真教迅速增长的势力最终引起了成吉思汗之后蒙古统治者的疑虑。蒙哥(宪宗,1251-1260 在位)和忽必烈(世祖,1260-1294 在位)根据局势对全真教实行时拉时打的政策。他们避免政府直接出面镇压全真,而是利用佛徒不甘心居于道士之下的佛道矛盾,于 1255 年和 1258 年两次召集佛道举行辩论,在辩论中偏袒佛徒一方,击败全真道士,遏制了全真教的发展,削弱了其实力。忽必烈对全真的打击在 1280 年代达到高潮,标志是全真第三代大师宋德方(1183-1247)住持编修的道教经典总集《玄都宝藏》被禁毁。但是宋德方几个嗣教门人在全真教危难之际出任全真教掌教,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在忽必烈死后终于领导全真教走向中兴。

本章着重对王重阳(图 1-1,1-1.1)和他的主要门人“七真”(图 1-2)——马丹阳(马钰,1123-1183)、谭处端(1123-1185)、刘处玄(1147-1203)、丘处机(1148-1227)、王处一(1142-1217)、郝大通

(1140-1212)、孙不二(1119-1182)——以及全真教的兴起加以介绍。



1-1 《重阳祖师之图》王重阳像，
元初，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碑林



1-1.1 《重阳祖师之图》王重阳像细节



1-2 《重阳祖师之图》碑阴七真像,元初,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碑林

第一节 王重阳与全真教的诞生

王重阳的生平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生活(1113-1159)、终南隐居(1159-1167)和山东传教(1167-1170)。后两个阶段的文献较多,但是他早期生活的史料很少。

王重阳于宋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113年1月11日)出生在陕西咸阳大魏村。初名中孚,字允卿。排行第三,后常自称“王三”。他自幼不群,童年时受父母钟爱,稍长曾思竭力孝养。^①十四岁时金灭北宋。关中地区沦陷后由金的傀儡齐国管辖。他的少年是在改朝换代中度过。及长,体貌雄伟,身長六尺余,膂力倍人,大眼美髯。他的大弟子马丹阳说:“师父风貌堂堂,有若钟离之状。”^②王重阳气豪言辩,恣荡尚义,不拘小节,早通经史,晚习弓刀。^③弱冠,修进士业,籍京兆府学。^④好属文,才思敏捷,多才多艺,擅长书法,喜爱作画,特别是道教题材的松鹤仙人等,因此画史《图绘宝鉴》(1365)录有其名。^⑤齐阜昌间(1130-1137)应试,脱落功名,日酣于酒。^⑥阜昌八年(1137)金废齐,直接统治关中,于金天眷元年(1138)举行武举。据说王重阳前往应试,易名世雄,字威德,中甲科。^⑦但是他并未从戎。是后他在终南刘蒋村创别业以居,不问家事,半醉高吟,曰“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⑧

① 王重阳,《自叹歌》,《重阳全真集》卷9,第5页,《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25册,第737页。

②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1页,《道藏》第25册,第559页。

③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1页,《道藏》第3册,第348页。

④ 金源璠,《全真教祖碑》(1225),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451页。

⑤ 夏文彦,《图绘宝鉴》(1365)卷4,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2册,第884页。

⑥ 马九畴(1182-1232),《邓州重阳观记》,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17页,《道藏》第19册,第800页。

⑦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1页,《道藏》第3册,第348页。姚从吾认为在此期间并未举行过武举,王不可能应举。见其《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载姚从吾,《东北论丛》(台北:正中书局,1959),第2册,第179页。相同的观点见孙克宽,《全真教考略》,《大陆杂志》卷8第9期(1954年5月15日),第309-313页。他们的论点代表了早期全真研究中的特点。窪德忠持相反的观点,见其《王重陽の遇仙説話について》,《東亞論叢》第6期(1948年4月),第62-63页。与窪德忠观点相同的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卷,第802页;郭旂,《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第99-107页;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第8页。

⑧ 金源璠,《全真教祖碑》(122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天眷初,陕西民众多未附金政,加之岁屡饥谨,时局混乱。咸阳、醴泉一带,王重阳家以财雄乡里,有群寇劫其家财一空。其父诉之统府,有司在邻里三百余家搜查,查获被劫金币和贼魁,将予以制裁。他不求惩办,并为其开脱:“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亦非真盗也,安忍陷于死地。”释放使去。^①

金正隆间(1156-1160)王重阳已经倾心于道教。此时他任甘河镇酒监。^②职务的便利使他更加贪杯,甚至醉卧街头,险些丢失道经秘诀,如其诗所云:“害风王三,前时割税。为酒爱、饮中沉醉。往往来来,眼前事、全然不记。与仁人、当街打睡。腋袋头巾,尽皆遗弃。有经文、里面诀秘。深谢明公,发善心,与予拈起。解佩令、报贤好意。”^③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任酒监时已藏有道教经文秘诀。他四十七岁时喟然叹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纡紫怀金,不亦太愚之甚乎。”^④此后性不检束,亲属恶之,人以“害风”称之,^⑤他受之不辞,且常自称“害风”。

传说正隆己卯(1159)六月他四十八岁时,一日醉啖于终南甘河镇,^⑥遇二道者,各披白毡,仙风霞态,形貌相类。他不觉惊起,趋进俯首,恳礼请教。道者所言皆出世语,密授其修真口诀。他于是更名曰嘉,字知明,号重阳子。明年庚辰(1160),他复遇前次二道者(一说遇一道者),^⑦中秋过醴泉县再遇,趋而拜之,邀饮于务中酒监。他问道

① 金源璘,《全真教祖碑》(122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② 骆天骧纂,《类编长安志十卷》(1296)卷5重阳宫条谓“正隆间王祖师监甘河镇酒”,见《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册,第314页。镇酒监官职很低,见唐代剑,《王喆生平事迹考述》,《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29页。

③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11,第17页,《道藏》第25册,第753页。

④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1页,《道藏》第3册,第348页。

⑤ “害风”,关中方言意谓疯子。马丹阳弟子杨明真被称为杨害风。见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2,第3页,《道藏》,第19册,第525页。

⑥ 刘天素、谢西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谓此事发生在正隆己卯六月望日。见第18页,《道藏》第3册,第371页。

⑦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3页;金源璘,《全真教祖碑》(122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人乡里、年龄、姓名,答曰“蒲阪永乐是所居也”^①(一说濮州,^②在今山东北部、河南南部),年二十二,但不告其姓,并给他书写秘语五篇,令他读毕焚毁。

上述两个传说,均暗指王重阳遇到传说中唐代神仙吕纯阳(吕洞宾)。特别是第二个传说,秦志安《金莲正宗记》谓道者的故里是永乐镇,而作者之师宋德方正是在所传说的永乐镇吕纯阳故居重建了纪念吕纯阳的纯阳宫(永乐宫)。第一个传说中容貌相同的“二人”暗指“两口”人,即“吕”。王重阳自己在诗文中常提到甘河遇真之事。他在一首名为《遇师》的诗中曰:“四句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③他在另一诗中写道:“云水王三悟悟,甘河镇祖师遇遇。”^④他在大定五年(1165)春于终南上清太平宫壁上书云:“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两个先生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⑤“两个先生”即“两口”先生“吕”(纯阳)。他还在一首诗序言中明确说他在甘河镇遇到吕纯阳:“丹阳问余不住饮冷水何故。答曰:我自甘河得遇纯阳真人,因饮水焉。”^⑥可见王重阳甘河遇师吕纯阳的传说出自他自己。所以,李道谦《七真年谱》谓,王重阳所会年貌同一的二道者乃“纯阳吕真君也”;^⑦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曰年貌如一的二人“盖吕纯阳也”。^⑧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亦曰所遇二人“盖唐纯阳子吕仙翁之化身也”。^⑨但是还有一说认定二人是钟离权与吕纯阳。^⑩王重阳在一首诗中同时提到他

①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2页,《道藏》第3册,第348页。

②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4页。

③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第6页,《道藏》第25册,第701页。

④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12,第12页,《道藏》第25册,第758页。

⑤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第6-7页,《道藏》第25册,第701页;李道谦,《七真年谱》第6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

⑥ 王嘉,《重阳分梨十化集》卷下,第6页,《道藏》,第25册,第797页。

⑦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5页,《道藏》第3册,第381页。

⑧ 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18-19页,《道藏》第3册,第371-372页。

⑨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1,第2页,《道藏》第5册,第415页。

⑩ 俞应卯,《鄂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3页,《道藏》第19册,第795页;Eskildse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Quanzhen Taoist Masters*, p. 4.

在正隆四年己卯(1159)在终南甘河镇遇仙以及正隆五年庚辰(1160)在醴泉遇真之事:“终南一遇,醴邑相逢,两次凡心蒙涤。便话修持,重谈调摄,莫使暗魔偷适。养气全神寂。稟逍遥自在,闲闲游历……”^①

总之,王重阳四十八岁时甘河遇真,密受口诀,自称其师为吕纯阳。四十九岁再遇于醴泉,受所谓吕纯阳手书秘语五篇。七真之一王处一在《全真》诗中咏颂传秘文之事:“我师弘道立全真,始遇纯阳得秘文。性满虚空凝皓彩,丹成表里结祥云。顿超法界留玄教,传化人天赞圣君。救拔群生诸苦难,自然寰海普知闻。”^②虽然道者令王重阳读毕秘文五篇立即烧毁,但其内容却一直在全真教内流传,不得中断,否则无以显示全真教的嫡系正传。所以全真教史多谓,王重阳逝世后众皆号恸,他忽然睁眼坐起,以秘诀五篇付马丹阳,令递相规益,然后书偈而化。^③全真教史的描述虽然近似神话,但并非全无根据。马丹阳曾赞其师去世前给他“再传”留语之事:“王与马相见,心交应宿缘。太原梁苑已升天。记得当初,留语再相传。守服须三载,持心更五年。诱人归善行功全。此个扶风,重礼害风仙。”^④词中所说的“留语”,有可能指道者留给其师的秘语。

五篇被称为“全真开教秘语”,在全真教内影响重大,这在本书最后一章还要讨论,此处先全文转引。第一篇曰:“暮临秦地,泛游长安,或货丹于市邑,或隐迹于山林。因循数载,观见满目苍生,尽是凶顽下鬼。今逢吾弟子,何不顿抛俗海,猛舍浮器,好餐霞于碧峤之前,堪炼气于松峰之下,斡旋造化,反覆阴阳,灿列宿于九鼎之中,聚万化于一壶之内。千朝功满,名挂仙都,三载殷勤,永镇万劫,恐尔来迟,身沉泉下。”其二曰:“莫将樽酒恋浮器,每向壘中作系腰,龙虎动时抛雪浪,水声澄处碧尘消。自从有悟途中色,述意蹉跎不计聊,有朝九转神丹就,同奔蓬岛去一遭。”其三曰:“蛟龙炼在火烽亭,猛虎擒来囚水晶,强意

①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3,第5页,《道藏》第25册,第709页。

② 王处一,《云光集》卷1,第6-7页,《道藏》第25册,第649-650页。

③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6页,《道藏》第3册,第349页;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22页,《道藏》第3册,第373页。

④ 马丹阳,《渐悟集》卷下,第3页,《道藏》第25册,第468页。

莫言胡论道，乱说纵横与事情。”其四曰：“铅是汞药，汞是铅精，识铅识汞，性住命停。”其五曰：“九转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①

王重阳受秘文后，毕除家产，捐弃妻子，携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与养大。可收之。”亲家辞以选吉日备仪，不听，留之而去。^②举止若狂，人莫能测。^③

王重阳写于五十二岁时的长诗《悟真歌》有助于了解他此前的经历。特别是诗的前部，用自责的语气描述了他早年的生活：“余当九岁方省事，祖父享年八十二。二十三上荣华日，伯父享年七十七。三十三上觉婪耽，慈父享年七十三。古今百岁七旬少，观此递减怎当甘。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着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四十八上尚争强，争奈浑身做察详。忽尔一朝便心破，变成风害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一心恐昧三光照。静虑澄思省己身，悟来便把妻儿掉。好洗面兮好理头，从人尚道骋风流。家财荡尽愈无愁，怕与儿孙作马牛。五十二上光阴急，活到七十有几日，前头路险是轮回，旧业难消等闲失。一失人身万劫休，如何能得此中修。须知未老闻强健，弃穴趑趄云水游。云水游兮别有乐，无虑无思无做作。一枕清风宿世因，一轮明月前身约。”^④

此诗的基本思想可说明王重阳自己出家修道的最根本原因和他劝人修道的主要理由，即：人生易逝，旧业难消，轮回难避，因此不修道则下地狱，万劫不复；如出家修道则可脱离爱河欲海，消尽旧业，超脱轮回，成仙上升天堂。业(karma)、轮回(saṃsāra)均是印度宗教(包括

① 《全真开教秘语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29页；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2-3页，《道藏》第3册，第348页。

②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4页；金源璿，《全真教祖碑》(122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③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1，第2页，《道藏》第5册，第415页。

④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9，第11-12页，《道藏》第25册，第739页。

印度教、耆那教和印度佛教)的根本概念,传入中国后,到唐宋时已是一种大众信以为然的世界观。最近有学者强调了轮回和业思想在佛教中的重要性,^①这些思想在全真教也同样重要。

王重阳弃家后,开始隐居于终南地区。终南是传统的道教圣地。传说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令尹喜迎接老子西游,邀请他到终南楼观演说《道德经》。唐代皇室拜老子为祖,终南道教更加盛行。宋初黑杀之神降于终南,成为皇家护神,太宗因建北帝宫(后称上清太平宫)。传说神仙钟离权、吕纯阳、刘海蟾都在这一带活动。王重阳隐居时据说又数次遇仙。大定元年(1161)他在山中独行,忽遇二人于竹径中,随其受学,得传秘旨。遂于南时村自凿一穴构庵,起封高数尺,广深丈余,号活死人墓,以方牌挂其上,书云:王害风灵位。独居其内,至大定三年(1163)秋。^②

活死人土墓一方面象征自葬四假之身,识破万物皆尘;另一方面象征割断尘俗,获得一尘不染的新生。王重阳以“活死人墓”为主题的一组诗反复阐明类似观点,如“活死人兮活死人,自埋四假便为因。墓中睡足偏涅槃,擘碎虚空踏碎尘”;“活死人兮活死人,火风地水要知因。墓中日服真丹药,换了凡躯一点尘”;“活死人兮活死人,活中得死是良因。墓中阒寂真虚静,隔断凡间世上尘”;“阳人不合恋阴人,都被阴人损善因。炼取纯阳身七宝,无生路上不生尘”。^③

王重阳在南时村隐居时已有传道四方、普化众生之念。一日他于墓四隅各植海棠树一株(象征四海)。人问其故,他答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传道四海即是普度众生。他对请教者往往来则不拒,认为人人可以求仙学道,晚至七十岁学道也不迟。这种观点类似禅宗人人本有佛性之说。他对众生的这种态度与秘语五篇“观见满目苍生,尽是凶顽下鬼”迥然不同。有人对他说,只有个别禀异气、有夙缘者可学道。

① Stephen F. Teiser, *Reinventing the Wheel: Paintings of Rebirth in Medieval Buddhist Temples* (London 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②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4页。

③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第10-12页,《道藏》第25册,第702-703页。

他喟然叹曰：“长生妙理人具，仙林孰不可求？有怠而弗成者，显而至多；有勤而取验者，隐而甚少。”^①他认为修道者的真师是自己的心神；如果具有慈悲清静，就可立刻得到顿悟。^②这种禅宗式的成仙观使他面向大众传教。他开始传教是在终南山时村、刘蒋村一带，有时画骷髅或题诗于壁以警人生空幻，但是只吸引了二、三个徒弟。^③他最早的门人可能是史处厚（1102—1174），乾州醴泉人，原名公密，大定二年（1162）闻王重阳遇仙受秘诀养道于终南，前往请盟。王重阳纳其为弟子，教以全真性命之学，训名处厚，号洞阳子。他自是乞食炼心，往来于终南鄠社间。^④另一位王重阳早期门人是严处常（1111—1183），于大定三年（1163）往终南刘蒋村参拜王重阳，愿受教为门弟子。^⑤又有延安鸡川人、道士赵抱渊（1134—1206），道号還元子，俗呼魔哥，来终南参见，得玄机密旨。^⑥还有秦川甘泉县人和玉蟾（和德谨，？—1170），黜妻弃子，易衣入道，闻王重阳遇真居终南，乃往参同，成为道友。^⑦

大定三年（1163）秋王重阳突然结束在活死人墓的独居，填墓而去，迁移到终南山刘蒋村北，结茅于水中央坻，^⑧与道友和玉蟾、李灵阳（？—1189）三人结伴同处。据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1232），三人各结茅居之。^⑨

据说王重阳于大定四年（1164）又一次遇真：他饮用仙人刘海蟾所授甘河水，从此开悟。《重阳全真集》卷5《虞美人》词有他的一段自叙：“余尝从甘河携酒一瓢，欲归庵，道逢一先生明云：害风，肯与我酒

① 《重阳全真集》序1—2页，《道藏》第25册，第689—690页。

②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1，第17页，《道藏》第25册，第696页；卷10，第2—3页，《道藏》第25册，第741—742页。

③ 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5页；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第11页。

④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5页，《道藏》第19册，第518页。

⑤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7页，《道藏》第19册，第519页。

⑥ 张子献，《延安路赵先生本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8，《道藏》第19册，第793页。

⑦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2页，《道藏》第19册，第517页。

⑧ 金源瑞，《全真教祖碑》（122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⑨ 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1232），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61页。

吃否？余与之，先生一饮而尽，却令余以瓢取河水。余取得水授与先生，先生复授余，令余饮。余饮之，乃仙酌也。”词曰：“害风饮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①《七真年谱》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所引的这一自叙，在“余饮之，乃仙酌也”之后还有一句：“（仙人）又曰：子识刘海蟾否？余曰：但尝见画像耳。先生笑之而去。”^②《金莲正宗记》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也谓此仙人是刘海蟾。^③因此事，刘海蟾被王重阳尊为师叔。此后他不再饮酒，只饮水而已。

在刘蒋村茅庵修道几年后，王重阳意欲东游海岸一带，寻找道友，共赴蓬莱。他于终南县资圣宫题壁云：“终南重阳子害风王喆，违地肺，别京兆，指蓝田，经华岳，入南京，游海岛，得知友，赴蓬瀛，共礼本师之约耳。”^④大定六年（1166）王重阳于长安滦村吕道人庵壁上书云：“地肺重阳子，呼为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后任东西。做伴云和水，为邻虚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⑤他本不想独身去东海岸一带，欲令其弟子史处厚侍行，但史处厚推说母老不敢远游。王重阳遂画一道者像，头发三髻，立于云中，旁有一松一鹤，付给史，令他秘藏，以后可用作参同之符（即以此画像作为凭据，验证所画者和藏画者的身份）。^⑥他还告别亲友，如到终南蒋夏村亲戚姚玄家诣门话别。姚对王重阳素以害风相待，仅笑而别。^⑦行前他还向道友乞讨路费，并获取了脚引

①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5，第12-13页，《道藏》第25册，第722-723页。

②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6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1，第2-3页，《道藏》第5册，第415页。

③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4页，《道藏》第3册，第349页；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19页，《道藏》第3册，第372页。

④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4页。

⑤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6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马钰《洞玄金玉集》提到此诗：“钰随师父到南京，至年终师父要归逝，钰求辞世诵，师父言：我在关中吕道人庵壁上预先写下。”卷1，第2页，《道藏》第25册，第560页。

⑥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5-6页，《道藏》第19册，第518-519页。马钰《洞玄金玉集》提到画像事：“重阳真人欲往宁海，亲笔画一图画与醴泉县弟子史公密收之。”卷1，第2页，《道藏》第25册，第560页。此事又见夏文彦，《图绘宝鉴》（1365）卷4，《中国书画全集》，第2册，第884页。

⑦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8页，《道藏》第19册，第519页。

(旅行公凭),不过脚引被道友窃去,以使他留下。^①有人问他东游之故,他答曰:潭中捉马去(隐语,指收马丹阳、谭处端为徒)。

王重阳做好东行准备后,走前于大定七年四月二十六日(1167年5月16日)突然自焚其刘蒋村茅庵,村民惊救,但见他婆娑舞于火边。人问何故,他作歌答之:“茅庵烧了事休休,决有人人却要修。便做惺惺诚猛烈,怎生学得我风流。”^②是日他宿甘河镇,凌晨东迈过关,^③开始了他的云游东海岸之行。

王重阳烧庵显示了他破釜沉舟以离别故土,一心东游传教,誓不回头的决心;像他填活死人墓一样,象征彻底摧毁故旧,重新开创一番事业。他对外出传教充满信心,预想宣教四海,马到成功后,再由门人重修其庵(“决有人人却要修”)。后来果然有马丹阳等到旧址重建全真祖庭(即后来的重阳万寿宫)。他的另一首《望蓬莱》词也以烧庵重修为主题:“重阳子,物物不追求。云水闲游真得得,茅庵烧了事事休,别有好归头。存基址,决有后人修,便做玲珑真决裂,怎生学得我风流。先以赴瀛洲。”^④

王重阳烧庵离乡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当地长期辛勤劳碌,成效并不显著。如他曾屡次化度邻近终南县袁村人陈知命(1117-1197),均不果。^⑤他“素不为乡里信重”,^⑥被“素以害风相待”,仅有的几个门人、道友也无一愿意随他远游。因此他不再抱有期望,决心另辟蹊径。这在他另一首《烧庵》词中有所流露:“数载辛勤,谩居刘蒋,庵中日日尘劳长。豁然真火瞥然开,便教烧了归无上。奉劝诸公,莫生悒快,我咱别有深深况,唯留煨土不重游。蓬莱云路通来往。”^⑦

① 见王重阳诗《欲东行被友偷了引相留》,《人戏言欲盗脚引》,《重阳全真集》卷10,第17页,《道藏》第25册,第746页;卷1,第13页,第25册,第695页。

②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第8页,《道藏》第25册,第701页。

③ 刘天素、谢西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20页,《道藏》第3册,第372页;李道谦,《七真年谱》第6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

④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4,第10页,《道藏》第25册,第717页。

⑤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第18页,《道藏》第19册,第530页。

⑥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1,第11页,《道藏》第5册,第418页。

⑦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7,第13-14页,《道藏》第25册,第731-732页。

王重阳烧庵后即启程,携带一个铁罐,沿途乞化,一路徒步东行,过潼关,经华山,于五月到洛阳,抵邙山,谒上清宫,阅吕纯阳诗碑,^①入南京(开封),夏季道过掖城(山东掖县),^②经登州,于七月抵宁海州(以牟平为治所^③)牟平县城(山东牟平),中元后一日(十六日,公历1167年8月2日,一说闰七月十八日,^④公历1167年9月3日)径诣儒者范明叔之园,^⑤与马丹阳(1123-1183 当时名从义)第一次相会。两人一见如故,谈玄论道,问答契合。马遂邀王到自家居住。^⑥王重阳在离开陕西时曾作一诗曰:“一别终南水竹村,家无儿女亦无孙。三千里外寻知友,引入长生不死门。”及到宁海初见马得其姓名后,再书此诗以赠之。^⑦范明叔的叔父、马丹阳的亲家和好友范恽事后十六年(1183)叙述了这次会面:“丹阳先生遇重阳真人,顾不异哉!真人一性灵明,夙悟前知,自终南至于吾乡,地之相去三千余里,不辞徒步之远,而有知己之寻。大定丁亥中元后一日,真人抵郡,竹冠弊衣,携笠策杖,径入于余侄明叔之南园,憩于遇仙亭(原名怡老亭)。丹阳先生马公继踵而至,不差顷刻,可谓不期而会焉。二人相见,礼揖而罢,问应之际,欢若亲旧。座中设瓜,唯真人从蒂而食,众皆异之。丹阳先生题诗于亭壁,有‘沉醉无人扶’之句。真人读而笑曰:‘吾不远数千里而来,欲扶醉人尔。’又问如何是道,对曰:‘大道无形无名,出五行之外,是其道也。’清谈终晷,坐者听之,纚纚忘倦,使人荣利之心、骄气淫志顿然释去。先生邀真人就城而馆之,待以殊礼,日益恭谨,卒至于成,

①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4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4页,《道藏》第19册,第518页。

③ 于钦,《齐乘》卷3,第26页,《四库全书》第491册,第739页。

④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7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20页,《道藏》第3册,第372页;Stephen Eskildse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Quanzhen Taoist Mast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 8。

⑤ 据宋宪章等修《牟平县志》(1936;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范园,在县南二里,金状元范恽之花园,园中有怡老亭。后施为马钰庵,丘处机广为玄都观,后改为宫,今圯。见卷2,第20页,第24页,影印本第255-256页,第264页。

⑥ 据宋宪章等修《牟平县志》(1936),马丹阳故宅在城里,一名遇仙宫,亦名双鹤府,今为马氏祠堂。见卷2,第20页,影印本第256页。

⑦ 王嘉,《重阳教化集》卷2,第18页,《道藏》第25册,第705页。

因命所居庵曰‘全真’。究其相遇之由,若合符节,苟非夙缘仙契,孰能至于是哉!”^①

马丹阳(1123-1183),原名从义,字宜甫,王重阳后训名为马钰,号丹阳。山东宁海人,祖籍陕西扶风。家为宁海巨富,故号马半州,娶孙富春(孙不二,1119-1182)为妻,生三子。通经史,轻财重义。邀王重阳馆于私第,夫妇皆待以师礼,欲为择地建庵,王即指马氏南园一地为址,题庵名为“全真”。“全真”教之名即源于此。马丹阳事后曾回忆建庵事:“钰预梦南园一仙鹤,从地涌出。经月有重阳师父到来,指鹤起处要修庵居。”^②诸如此类的奇事使马的诚敬信仰与日俱增。王重阳日与马丹阳讲道于全真庵。他教诲马丹阳离家去乡学道。但马丹阳因家资广贮,妻孥爱深,不能遽从。王重阳多方劝谕。其《化丹阳》曰:“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③又对马丹阳说:“子知学道之要乎?要在于远离乡而已。远离乡则无所系,无所系则心不乱,心不乱则欲不生,无欲欲之是为无为也,无为为之是清静也。以是而求道,何道之不达?以是而望仙,何仙之不为?今子居是邦也,私故扰扰不能息于虑,男女嗷嗷不能绝于听,纷华种种不能掩于视。吾惧终夺子之志而无益于吾之道也。子其计之。”^④为了化度马丹阳夫妇,他自大定七年丁亥(1167)十月一日起在马丹阳宅内锁门百日不出,称“居环”或“环堵”,约五日一食,环中唯有破屋一间,风雪四入。以这种苦行“欲令(马)钰见家风而肯从”。^⑤他以地狱天堂警化,每十日分梨给马丹阳夫妇共食,同时赠诗词以明理,在他的诗中称为“分梨十化”。^⑥分梨象征夫妻分离,割断爱欲造业之源。马丹阳也以王重阳赠诗依韵作诗酬和,如王赠诗曰:“成一今朝正一时,浑梨滋味怎生知,若能会饮西江水,直与王风紧厮随。”马答

① 王嘉,《重阳教化集》范忞序,序第2-3页,《道藏》第25册,第769页。

②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2页,《道藏》,第25册,第560页。

③ 王嘉,《重阳教化集》卷2,第3页,《道藏》第25册,第780页。

④ 王嘉,《重阳教化集》刘愚之序(1183),序第12-13页,《道藏》第25册,第772页。

⑤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5,第9页,《道藏》第25册,第721页。

⑥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赠孙二姑》,第19页,《道藏》第25册,第705页;卷4,《点绛唇》,第5页,第25册,第715页。

诗云：“风仙成日锁庵时，赐我浑梨味颇知。心已离家云水去，道通秘奥虎龙随。”^①二人诗词赓唱多达三百余篇，多收入《重阳分梨十化集》。王重阳于大定八年(1168)一月十日出环堵，分梨十化毕，二月初八马丹阳终于首先同意出家，王重阳训其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写离书与孙氏，分财产给三子，随王重阳离家，举纸旗上街市乞化。^②促使马丹阳出家的重要因素是他怕自己短命，寿命不过四十九。^③此外，他的父兄均未老先亡，使他更担心自己也躲不过早亡的命运，^④加之王重阳给他画《骷髅图》，演示地狱的恐怖，终于下决心猛弃家缘，以期积累功行，证得仙位。他的《出家人道》词曰：“扶风全道名通一，道号无忧；见画骷髅，猛烈收心事事休……”^⑤另一首《辞家》诗曰：“正做迷迷火院人，苦中受苦更兼辛。偶因得遇通玄妙，岂肯耽家恋富春。”^⑥诗中“富春”，即其妻孙氏。第二年四月孙氏也诣宁海金莲堂出家，王重阳为其训名不二，号清净散人。

在王重阳未居环以前，丘处机(1148-1227)于大定七年(1167)九月自昆嵛山谒王重阳于全真庵，请为弟子，王重阳训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他是山东登州县滨都人，幼聪敏，日记千余言，年十九，出家于昆嵛山，闻王重阳寓宁海马氏全真庵，即前往请教，实为七真中第一个拜王重阳为师者。他小王重阳三十五岁，小马丹阳二十五岁，王重阳待他似侍童。他曾向门人回忆，“俺与丹阳同遇祖师学道，令俺重作尘劳，不容少息。与丹阳默谈玄妙，一日闭其户，俺

① 王嘉，《重阳分梨十化集》卷上，第1页，《道藏》第25册，第791页。

②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1有编者注释曰：“先生于宁海军装伴哥，街市乞化。背纸一大幅，上书此二诗，以诱马钰同去乞觅。”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91页。另一注释曰：“修行助饥寒者，唯三事耳；乞觅上，行符中，设药下。”卷1，第7页，《道藏》第25册，第693页。

③ 蜂屋邦夫，《马丹阳の布教活動をめぐっ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4期(1987)，第186-188页；蜂屋邦夫，《马丹阳の出家をめぐって》，秋月観映编，《道教と宗教文化》(东京：平河出版社，1987)，第390页。

④ 马丹阳《自悟》曰：“父兄未老先亡过，已后不须发课，决定轮排到我，生死如何躲。悟来便做鼯鼠么，一任人猜心破。认正个中些个，有分携云朵。”《洞玄金玉集》卷10，第5页，《道藏》第25册，第615页。

⑤ 马丹阳，《渐悟集》卷上，第1页，《道藏》第25册，第545页。

⑥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3，第1页，《道藏》第25册，第575页。

窃听之,正传谷神不死调息之法,久之推户入,即止其说。俺自后尘劳事毕,力行所闻之法,行之虽至,然丹阳二年半了道,俺千万苦辛,十八九年犹未有验。祖师所传之道一也,何为有等级如此。只缘各人所积功行有浅深,是以得道有迟速。”^①他自称得道在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之后。但是他在七真中经世最久,在晚年又敏锐地捕捉历史际遇觐见成吉思汗,开创了全真教的全盛局面,成为七真中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王重阳居环百日期间,谭处端(1123-1185)就环内出家,是七真中第二个拜王重阳为师。谭也是山东宁海人。初名玉,字伯玉。父为镠之工(金银匠)。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其《葡萄篇》已脍炙人口。及弱冠,涉猎诗书,工诸草隶。一朝醉卧雪道中,因患风痺症。惟暗诵《北斗经》以求济。忽梦大席横空,飞升欲据之,见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叩首作礼间恍然而觉。自兹奉道之心坚笃。适大定七年冬,风眩瘫痪,缠绵不解,用针药医疗甚多,皆无效。闻王重阳来自终南,居马从义宅中,扶杖往谒,将求治疗之法。王重阳闭门不纳,其请愈坚,终夕剥啄敲门不已,门忽自开。遂留宿全真庵中。是夜大雪纷飞,寒可堕指。王重阳令他借海藻而卧,伸一足,使抱之,少顷汗流被体,如置身炊甑中。拂晓,王重阳以盥洗余水使他涤面,从涤之月余,宿疾顿愈,四体轻健,奔走如飞。于是全心敬事王重阳,乞侍左右,终身不退。其妻严氏到庵呼他回家,他怒而黜之。王重阳纳他为弟子,赐名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②并为他撰写《赠弟子颂》长诗,描绘了师徒几人同处修道的理想方式:“谭仙入道,慧刀能举,弃妻割爱,舍了男女,却要随余,余应便许。羨公决烈,羨公显露。我吐真诚,却有少诉。入道非难,亦非易做。苦中寻闲,闲中没苦。休觅婴姘,莫搜龙虎。只要真清,要识真趣,绝尽人我,绝尽思虑。或饥或饱,或寒或暑。便戴青巾,

①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3,第7页,《道藏》第33册,第170页。又见卷2,第9-10页,《道藏》第33册,第163页。

② 金源璠,《长真子谭真人仙迹碑铭》,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第27-31页,《道藏》第19册,第731-732页;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4,第1-2页,《道藏》第3册,第357页;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6页。

便衣纸布。决要上街,觅钱乞去。些小绢帛,些小棉絮。遮藏微体,长令淡素。三人同行,三人同处。常用一心,不得二慕。只是兄弟,并无师父。惟谈惟笑,共歌共舞。落绝清闲,任诗任句。如在庖厨,大家管顾。不可独劳,也无独措。自有金乌,自有玉兔。认得真闲,长生门户。”^①诗中描绘的师徒关系平等融洽。事实上王重阳对徒弟十分严厉,往往以诃骂捶楚的方式磨练。信徒因难以忍受往往散去。甚至马丹阳和丘处机都曾一度动摇,但为学道最终坚持不懈。

王重阳初至宁海,憩息于朝元观。^②游行于市,见卜肆郝大通(原名郝升,1140-1212)言动不凡,便想化度。郝大通是宁海人,家故饶财,为州首富。少年时成孤儿,孝事母亲。兄郝俊彦,登进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县令。^③《山东通志》载郝俊彦官骑都尉。^④郝大通读书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晓阴阳律历之术,不乐仕进,倾慕西汉楚人司马季主、蜀人严君平之为人。司马卜于长安东市,^⑤严君平筮于成都市。^⑥一日王重阳至郝氏卜肆,背肆而坐。郝大通以为他是普通顾客,请他人肆算卦,曰:“请先生回头。”王重阳应声答:“君何为不回头耶!”郝悚然惊异,闭肆,从王重阳至朝元观(一说至马氏全真庵),受王重阳二词,大悟,不觉下拜。以有老母无代奉养者,未立即从王入道。明年(1168)母逝,王重阳在昆嵛山烟霞洞,他哭诣洞,求为弟子。王重阳纳之,赐名璘,号恬然子。后来又给他无袖衲衣,以示传法之意,曰:“无患无袖,汝当自成。”^⑦

大定八年(1168)二月初八马丹阳出家当天,王处一(1142-1217)

①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9,第11-12页,《道藏》第25册,第739-740页。

②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5页。

③ 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第19页,《道藏》第19册,第739页。

④ 岳浚等总裁,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雍正乙卯,1735)卷十五之一,第24页,《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3页。

⑤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卷127,第3125页。

⑥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卷72,第3056页。

⑦ 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第19页,《道藏》第19-20册,第739页。

自牛仙山前往归依王重阳,训名处一,号玉阳。他是宁海东牟人。自谓七岁时遇东华帝君于空中惊唤。^①十四岁遇异人玄庭宫主,预言将扬名于帝阙,作玄门大宗师。此后语言放旷,行为癫狂。大定八年春二月中暇日游宴之范明叔遇仙亭,王重阳适在,观其骨格非凡,问曰:“汝肯从吾否乎?”答曰:“仆所愿也,敢不唯命。”遂侍左右。^②

大定八年(1168)二月晦日王重阳带领他新招纳的四个徒弟马丹阳、刘处玄、丘处机和王处一前往昆嵛山石门口开烟霞旧洞居之。昆嵛山海拔922.8米,位于今山东省文登市境内,历来有“海上仙山属蓬莱,蓬莱之祖是昆嵛”之说。^③烟霞洞在昆嵛之西北岩,幽邃深曲,林壑秀美,为山中最佳处。^④

据元人于钦《齐乘》,重阳王真人访大昆嵛山前大姓于氏,曰:“我尝修炼此山,山有烟霞洞。盍往登焉?”于氏想,我世居此未闻有洞,乃相与入山求之。果有洞,洞口大刻“烟霞洞”三字。于以为神,遂建祠纪石。^⑤三月郝大通来昆嵛山出家。此外王处一之母周氏也来烟霞洞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为其训名德清,号玄靖散人,成为王重阳的第一位女弟子,也是全真首位女冠。^⑥此外还有文登县信士张道全送其子上山入道,但是居月余回家省亲,不愿再返山。由于烟霞洞太小,^⑦不便于王重阳师徒六人长期居住,于是又于山北岭取石,在洞前砌基建庵居住。王重阳《昆嵛山石门庵》词即以在此庵的生活和修道为主题:“入得石门山上住,弟兄手脚无安措。一日三时长厮觑,厨里去,搬柴运水投锅釜。若劝同流疾作做,心头一点休教误。我待分明说一句,从开悟,天机不敢轻彰露。”^⑧在昆嵛山石门居住六个月后,王重阳以

① 王处一,《云光集》卷4,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80页。

②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5,第1页,《道藏》第3册,第361页。

③ 张玉强,《全真教在昆嵛山兴起的历史根源及其对千古“文登学”的深刻影响》,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第428-429页。

④ 宋宪章等修,《牟平县志》(1936)卷2,第20页,影印本第256页。

⑤ 于钦,《齐乘》卷1,第23-24页,《四库全书》第491册,第698-699页。

⑥ 牟钟鉴等,《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济南:齐鲁书社,2005),第171页。

⑦ 笔者曾于2002年10月到此地调查。

⑧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7,第7页,《道藏》第25册,第729页。

为“因缘已到文登县”，^①结束了在此山的隐居，前往文登。秦志安在其《金莲正宗记》（1241年序）中说，全真第一祖东华帝君曾居于昆嵛山烟霞洞。^②因此，在蒙元时期，烟霞洞成为第五祖王重阳接续第一祖东华帝君的道统所在地。

大定八年（1168）八月王重阳带领五个弟子自烟霞洞迁居文登县姜实庵。这是王重阳在山东传教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王重阳是“诱化”几个主要弟子；在此之后是“普化”大众。正如有学者指出，王重阳的传教重心开始转变为教化一般信众。^③他在成功吸收了几个虔诚的主要弟子后，先带领他们离开繁杂喧嚣的牟平县城（宁海州治所在），到偏远清静的昆嵛山静修，这与他在终南刘蒋村与几个道友隐居修道的方式相同。但是日益增多的信徒不断前往向他问道。为了“顺舆情之请”，^④使更多人有机会闻道，他又带领弟子返回人口集中的城镇布教。从大定八年八月到大定九年（1169）十月，在宁海州、登州、莱州三州成立了五个以“会”为名的群众传教组织，在全真教称为“三州五会”。^⑤第一个会创建于大定八年八月，大获成功。一年后（大定九年八月）王重阳显然准备返回陕西关中，于是沿着当时山东东路（山东半岛）东端的交通大道徒步离开山东东南部西返，从八到十月先后经过宁海牟平，登州福山，登州蓬莱，莱州掖县，沿途立会，并不长期在会内居留，而是建成即走，所以在短短三个月内建立了四会。王重阳信众云集于五会，全真教开始风行山东半岛。

五会有自己的房舍以作为聚集活动地点。入会者可集体学习道

①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7，《昆嵛山团庵》，第13页，《道藏》第25册，第731页。

②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1，第1页，《道藏》第3册，第344页。

③ 蜂屋邦夫，《文登地区所见王重阳的布教活动》，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第350-357页。

④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7页。

⑤ 见王嘉，《重阳教化集》卷3，《三州五会化缘榜》，第12-13页，《道藏》第25册，第788页；王处一，《云光集》卷3，《三州五会》诗，第9页，《道藏》第25册，第673页。关于五会的成立时间和地点，见金源璠，《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第6-7页，《道藏》第19册，第724页；李道谦，《七真年谱》第8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

法,也可单独修道,如进入环堵。各会常邀请有道者讲演。会员并不出家,为居家信众,被尊称为会首,须遵守会规,每月要缴纳定钱(会费)以作为会的经费来源。与会者多达千余人,^①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行各业,形成全真教的基层群众组织。全真教盛兴后,仍然以全真早期五会为榜样,在各地建会以向大众传布全真教旨并且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较大的宫观均有自己的会。三州五会名称如下:

1)三教七宝会。大定八年八月王重阳自昆嵛山烟霞洞迁居宁海州文登县姜实庵立七宝会。具体位置应在文登县东二里文山。^②马丹阳有《文山七宝会众创庵告名因而示词》一词,从中可知此会有自己的建筑,门、堂、廊舍、水井等设施齐全,如同一个道庵,环境幽雅,云朋道友可在此澄心论道修行:“七宝庵中,三清门里,全真堂建相当。东西廊舍,堪可做云房。凿石名为丹井,水甘美,有若琼浆。玄玄处,修真环堵,幽雅不寻常。云朋并霞友,微中讲论,妙里斟量。处身心清静,便是仙方。调息如同龟息,命灯内,性月圆光。斋场上,文山道友,唱此满庭芳。”^③王处一后来为七宝会购买观额,此会正式成为官方批准的道观。^④

2)三教金莲会。大定九年(1169)春王处一辞师隐居查山后,四月王重阳与马、谭、丘、郝自文登取道龙泉,北行到宁海州治牟平,居住在周伯通所筑之庵,名金莲堂。重午日马丹阳妻孙氏诣金莲堂出家。六月郝大通亦辞别居查山,八月就本堂立金莲会。王重阳曾作《金莲会诗》七绝三首曰:“诸公须是助金莲,愿出长生分定钱。逐月四文十六字,好于二八结良缘。长生永结金莲社,有始有终无谄诈。诸公不可半途止,直待王风去则罢。劝君莫恋有中无,无无休失无中有。有有养出玉花头,头头结取金莲首。”^⑤后王处一为金莲会买观额,升会

①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1,第6页,《道藏》第5册,第417页。

② 岳浚、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卷6第37页:“文山,在县东二里《齐乘》作文登山,《寰宇记》曰秦始皇召集文人登此因以名山。”《四库全书》,第539册,第272页。

③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10,第24页,《道藏》第25册,第622页。

④ 见王处一,《云光集》卷3,《买文登七宝堂观额》,第13页,《道藏》第25册,第674页。

⑤ 王嘉,《重阳教化集》卷10,第16页,《道藏》第25册,第741页。

为观。^①

3)三教三光会。大定九年九月王重阳和马、谭、丘三徒弟继续北行到登州福山县立三光会。

4)三教玉华会。大定九年九月王重阳和马、谭、丘继续北行抵登州(以蓬莱县为治所^②)蓬莱县立玉华会。

5)三教平等会。大定九年九月建玉华会后,王重阳一行西行,于本月至莱州(以掖县为治所^③),化度刘处玄。十月在掖县立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日千余人。^④

五会名前均冠以“三教”,说明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他在《孙公问三教》一诗中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⑤刘处玄曰:“三教无分,全真门户。”^⑥“道释与儒门,真通法海。”^⑦但是第三代的全真嗣教门人不再提倡三教合一,而是强调全真教的道教正宗地位。

王重阳为五会撰写《三州五会化缘榜》,^⑧阐明了会众修道的宗旨应该是清静(无为)、真功(存神固气)、真行(善行助人):“窃以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首看莱州,终归平等。为玉花、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普济群生,遍拔黎庶。银艳冲盈于八极,彩霞蒸满于十方。渐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缘固蒂,无果重生。人人愿吐于黄芽,个个不游于黑路。夫玉花者,乃气之宗;金莲者,乃神之祖。气神相结,谓之神仙。《阴符经》云:‘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

① 见王处一,《云光集》卷3,《买宁海州金莲堂观额》,第13页,《道藏》第25册,第674页。据宋宪章等修《牟平县志》(1936),金莲堂在县治东。明天顺间永康侯徐安率邑人重修,碑现存。清道光间邑人常世淦重修。见卷2,第24页,影印本第264页。

② 于钦,《齐乘》卷3,第25页,《四库全书》第491册,第738页。

③ 于钦,《齐乘》卷3,第23页,《四库全书》第491册,第737页。

④ 唐顺之辑,《历代史纂左编》(明嘉靖四十年刻本,1561)卷140,第24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史部137册,第688页。

⑤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1,第8页,《道藏》第25册,第693页。

⑥ 刘处玄,《仙乐集》卷3,第2页,《道藏》第25册,第434页。

⑦ 刘处玄,《仙乐集》卷4,第16页,《道藏》第25册,第446页。

⑧ 王嘉,《重阳教化集》卷3,《三州五会化缘榜》,第12-13页,《道藏》第25册,第788页。此文又见《重阳全真集》卷10,《玉花社疏》,第20-21页,《道藏》第25册,第747-748页。

得做神仙。’起置玉花、金莲社在于两州，务要诸公认真性、养真气。诸公不晓根源，尽学旁门小术，此乃是作福养身之法，并不干修性命入道之事，稍为失错，转乖人道。诸公如要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凡事屏除，只用心中清净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诸公各怀聪慧，每斋场中细细省悟，庶几不流落于他门。功行乃别有真功真行。晋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迭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伏愿诸公早垂照鉴。”五会虽然名称地点不同，其约束规矩则为一致。^①

大定九年(1169)九月王重阳带领马、谭、丘三弟子继续西行至莱州，栖于紫极宫，观者项背相望，时年二十三岁的刘处玄(1147-1203)亦在其中。王重阳以手招之，接纳刘为弟子，训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②刘处玄是王重阳在山东化度的最后一位主要弟子。刘于金熙宗皇统七年七月十二日出生于莱州掖县城东二十里武官庄，自幼便是孤儿，以孝顺母亲闻名。武官南二里许有大基山，山阳有道士谷，是北魏光州太守郑道昭(455?-516)成道之所，^③山上至今留有多处郑道昭时期的道教石刻，仅仅利用文字的力量将大基山变成了一个道教仙境。^④刘处玄尝盘桓于其间。^⑤成年时，他母亲想为他娶妻，他有志于学道而不许。据说大定九年二月，他忽然看到邻居墙壁上人所能及的高处书有二颂，墨迹尚新，笔力遒劲，不留名姓，其末句云：“武官养性真仙地，须有长生不死人。”感到诧异。九月，王重阳与三徒弟至东

①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7页。

② 《神山[无][量]洞天长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8页。

③ 据《魏书》卷71，“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84页。郑在490年代晚期曾任职于秘书监，见 Robert E. Harrist Jr., *The Landscape of 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London 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p. 97.

④ Robert E. Harrist Jr., *The Landscape of 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pp. 93-112.

⑤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2，第5页，《道藏》第5册，第423页。

莱,他前往迎拜,王重阳视他笑问:“壁间墨痕,汝知之乎?”他于是诚心乞为弟子。王见他神采出众,叹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于黄尘。”^①王重阳《赠钓叟》一诗有“钓罢将归又见鳌,亦知有分列仙曹”,^②即指度刘处玄。此后刘处玄与马、谭、丘一直追随王重阳,成为其最亲近的门人和嫡系。王重阳常将马丹阳比作弟,谭处端比作侄,刘处玄和丘处机比作儿,如“一侄二子一山侗,连余五个一心雄,”“一弟一侄两个儿,和余五逸做修持”。^③刘处玄的母亲后来也随王重阳出家。

王重阳于大定九年(1169)十月在掖县成立平等会后,挈四弟子西返,欲回关中,至汴梁(开封),寓居磁器王氏旅邸中。^④王重阳此时显然体力不支,已经不能徒步跋涉,无法继续西行,到汴梁旅店后决定以车代步,令召工匠制作“独坐风车”,^⑤大概是一种可以借助风推行的单人坐车。造车说明王重阳准备继续西行,决心返回故土,即使不能步行也要设法回去,而且回乡心切,甚至想利用风加快速度。而且王氏旅邸并非久留之地,不但房间狭小,而且店主对客并不友善。据王鹗(1191-1274)为郝大通弟子王志瑾(1178-1263)撰写的《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重阳西归,挈四子传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但不礼,反谤毁之。重阳曰:“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主人以为狂。^⑥可见主、客之间的关系已完全僵化敌对。所以,风车造好后王重阳有一切理由尽快离开旅邸继续西行,可是车完工后他并没有离开,显然此时他已彻底不能旅行。

王重阳在归化前三年对弟子极加锻炼,其方法更甚于禅宗的“棒喝”,超出常人的理解。据丘处机回忆,祖师对四弟子锻炼,“一日之工如往者千日。错行倒施,动作无有是处。至于一出言、一举足未尝不受呵责。”他默自念曰:“从师以来不知何者是道,凡所教者皆不干事。”

① 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30页,《道藏》第3册,第375页。

②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10,第18页,《道藏》第25册,第747页。

③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1,《结物外亲》,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91页。

④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8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

⑤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8页。

⑥ 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4,第21页,《道藏》第19册,第756页。

欲问师，又惮师之严，欲逃遁而求道心切。意不能定，愤悱之极。一日乘间访问，师答“性上有”，再无所言，他亦不敢再问。^①在汴梁更是对弟子“狂骂捶楚，不分昼夜”，日令四子乞钱于市，自买四鲤鱼，穿在一起，拖入旅邸中，加羊肉二斤一起煮熟，藏之月余，腐烂腥臭后令弟子食用，并叱曰：“到关西无此物与汝食之。”只有马丹阳遵命强食。又令弟子沽酒并买天蒸枣蜜弹子自食。^②以所乞钱多买薪炭，大燃于所寝之室，其室狭小，令马丹阳、谭处端立于内而不任其热；令刘处玄、丘处机立于外而不任其寒。内不敢出，外不敢入，如此者良久。刘处玄不堪其苦而逃遁。所以王重阳升化时只有马、谭、丘三人立于床边。^③

王重阳于大定十年正月四日（公历1170年1月22日）辞世。据丘处机回忆，他临升前对待守在床下的马、谭、丘说：“丹阳已得道，（谭）长真已知道，吾无虑矣。（刘）长生、（丘）长春则犹未也。长春所学当一听丹阳命，长真当管领长生。”又谓丘处机曰：“尔有一大罪，须当除去。往日尝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尔曾不知，不干事处便是道。”^④可见王重阳在临终前当众指定“已得道”的马丹阳作为继承人，管领其它尚未得道的弟子，以继续发展其教。作为大弟子和嗣教者，马丹阳的首要责任自然是处理后事并整理、传播师说。因此，他当即表态要办好后事并弘扬师教。他事后回忆说：“钰随师父到南京（汴梁），至年终师父要归逝，钰求辞世颂。师父言：‘我在关中吕道人庵壁上预前写下。’钰覆知师父，钰有三愿：‘一愿欲将师父《全真集》印行。’师父曰：‘长安决了。’‘二愿欲与师父守服三年。’师父曰：‘刘蒋村有我旧庵基址可住。’‘三愿劝十方父母舍俗修仙。’师父言罢升霞。”^⑤由此可知，王重阳和马丹阳商定要将王重阳遗蜕运回终南，并将全真教传遍各地。

①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2，第9-10页，《道藏》第33册，第163页。

②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1，第8-9页，《道藏》第5册，第417页；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8页。

③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2，第10页，《道藏》第33册，第163页。

④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2，第10页，《道藏》第33册，第163页。

⑤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2-3页，《道藏》第25册，第560页。

第二节 全真第二代大师的传教

王重阳去世后暂时埋葬在当地信徒孟宗献的花圃,待终南刘蒋村的墓地准备好后再迁葬。既而马丹阳率三友别汴梁,经洛阳,入潼关,访京兆,抵终南,到达刘蒋村。四人在京兆、终南先后与王重阳留在关中的道友和弟子和玉蟾、李灵阳、刘通微、严处常、史处厚会面,得到他们的帮助。大定十一年(1171)四子居刘蒋村王重阳故庵所在地,修治其师葬所。因无盘缠重返汴梁迁葬,十二年(1172)春马丹阳到长安乞钱,为迁葬筹资。其词《往南京搬取风仙灵衬》即叙此时的心情:“马风乾,有微言,一别风仙恰二年。思心似倒悬。去无缘,阙盘缠,乞化长安自肯钱,成人在众贤。”^①凑够旅费后,四人复往汴梁迁王重阳灵柩西归,葬于刘蒋村祖庵之西隅,然后守坟,大定十三年(1173)仍然在居丧,前后为其师守服时间超过三年。^②

四子服丧期满,事毕将归,憩息于鄠县秦渡镇真武堂(庙)茂树之下,执手分袂,^③其时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夜晚四人在月光下各言其志,马丹阳曰“斗贫”,谭处端曰“斗是”,刘处玄曰“斗志”,丘处机曰“斗闲”。^④此处“斗”为争取之意。如马丹阳坚以守贫,粗衣淡食,手不拈钱,夜常露宿。由于精神上的解脱,他并不以苦为苦,反而以出家前的舒适生活为苦。其《游秦》诗曰:“散发披襟落魄人,心无伤苦

① 马丹阳,《渐悟集》卷上,第18页,《道藏》第25册,第460页。

② 蜂屋邦夫认为服丧一直到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见《馬丹陽の布教活動をめぐっ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4期(1987),第208页。蜂屋邦夫是把四子于大定十四年八月相互告别之前的时间都算作服丧期。

③ 俞应卯,《鄠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3-4页,《道藏》第19册,第795页。

④ 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第22页,《道藏》第19册,第729页;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1页,《道藏》第3册,第383页。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24页,《道藏》第3册,第373页。另一说马曰志贫,谭曰志是,刘曰志闲,丘曰志志,见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8页。

与伤辛。故来秦地甘河镇,远避家乡苦海春。”^①

月夜论志后的第二天早晨,四友分赴四方修炼传道。分手时似乎已达成分途发展教门的协议。^② 马丹阳返回刘蒋村居环,谭处端和刘处玄东去洛阳,丘处机西入磻溪(在陕西凤翔府虢县界)。马丹阳离丘处机不远,谭处端和刘处玄是近邻,可能便于照应。四人在四处活动,将全真教传播到更多的地区,所以大定十四年八月标志着全真教第二代门人传教的新阶段。

谭处端在葬礼后东返,遁迹于伊洛,至洛南朝元宫,是道士朗然子故居,^③爱其山水明秀。此后到大定二十一年(1181)他曾前往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及陕西东部一带行化。大定十五年(1175)他乞食于磁州(今河北磁县)二祖镇,遇一妄人(一说禅师)以拳殴落二齿,他和血咽入腹中,市人欲为他争理于官,但笑而去,^④可谓全真教早期坚守“清贫柔弱”、“摧强挫锐”教义的典范。在七真中他最强调“挫锐摧强作善良”。^⑤ 他的修行观是,守弱摧强,功行圆满后即可登仙,如《神光灿》谓:“长真稽首,遍覆诸贤,修行只要心坚。战战兢兢,日上常恐生愆。淡素清贫柔弱,未安宁,休做词篇。真功行,在摧强挫锐,寂寞忘言。无则巡门乞化,对人前,休骋俊雅风颠。藏伏光辉,默默锻炼丹田。千朝功夫做就,这些儿,暗里相传。功行满,跨祥云,归去朝元。”^⑥十六年(1176)游历洛州(一说洺州,在河北),居白家滩。^⑦ 十七年行化于高唐县(在今山东西北部),为茶肆吴

①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3,第1页,《道藏》第25册,第575页。

② 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第25页。

③ 据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50,朗然子原名刘希岳,字秀峰,漳州人,少业儒,三以进士举于乡。宋太宗端拱中(988-989)为道士,居西都老子观中。六十四岁始遇异人得道,因号朗然子(第4页,《道藏》第5册,第389页。)。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东京:汲古書院:1998),第28页。

④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4,第2页,《道藏》第3册,第357页。

⑤ 谭处端,《水云集》卷上,第4页,《道藏》第25页,第846页。

⑥ 谭处端,《水云集》卷中,第3-4页,《道藏》第25页,第853页。

⑦ 他在《寄长生刘师兄》词中曰:“处端稽首,上复刘仙,一别倏忽三年。每遇临风对月,思渴高贤……自愧尘缘未断,在磁洛两郡,且恁随缘……”见谭处端,《水云集》卷中,第6-7页,《道藏》第25册,第854页。

六草书“龟蛇”二字,曰可挂于壁间以镇火灾。这年县城失火,唯有茶肆得免。十八年(1178)返回洛阳,居城东北云溪洞,门人大集。十九年(1179)曾去获嘉县(在今河南辉县,金代属卫州河平军),居府君庙。二十年(1180)过同州(在今陕西东部),居西里庵。二十一年(1181)游华阴县(今陕西华山一带),居纯阳洞。在各地不论贵贱贤鄙,俱以道化。后返回洛阳朝元宫故居。住持道士张永寿以宫东隙地数亩遗之,建庵而居。丘处机曾命最初随马丹阳出家的于善庆(号洞真子,王处一授)诣洛阳致书给谭处端。他训导于善庆,以摧强挫锐锻炼尘心为学道之要,^①可见他一生都强调“摧强挫锐”。大定二十五年(1185)孟夏朔日,他无疾留颂而逝。

马丹阳作为全真掌门人,葬礼完后坐镇全真教在刘蒋村的祖庵。他构一广庭,为环居之所,手书“祖庭心死”。庵成为全真教祖庭,自此而始。^②他封门窗,^③锁环而居,至十八(1178)年八月朔出环,^④西游陇山(在今陕西西部),孟冬自龙门抵华亭(在今甘肃),^⑤十九年(1179)八月到陇州,前后化度门人百余。二十年(1180)春东还祖庭。^⑥

马、谭、刘、丘离开山东后,郝大通和孙不二也先后离开山东修道传教。大定九年(1169)六月郝大通辞别王重阳到查山(铁查山,铁槎山)隐居。王处一这时也在此山隐居。王处一以为郝大通不立苦志修炼,对他忠告劝激,郝大通遂西行访马、谭、刘、丘四子,于大定十一年(1171)十月入潼关,乞食于京兆府。十二年四子在终南刘蒋村将王重阳重葬后守墓,郝大通想与四子一同守丧。但谭处端讥讽说:“随人脚

①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15页《洞真真人传》,《道藏》第19册,第537页。

② 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第22页,《道藏》第19册,第729页。

③ 见马丹阳,《封门窗》,《洞玄金玉集》卷1,第9页,《道藏》第25册,第562页。

④ 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25页,《道藏》第3册,第374页。

⑤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10页,《道藏》第25册,第562页。

⑥ 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第23页,《道藏》第19册,第730页。

跟转,可乎?”郝大通深受刺激,第二天便离开刘蒋村,继续西行。于九月游岐山,遇神人,授名郝大通,字太古,道号广宁子。^①十三年(1173)六月他度大庆观(在潼关之北),经河中(晋南)地区东返,于十四年(1174)二月至真定(今河北正定),默坐于朝天门外,志在忘形。明年(1175)二月起连续六年默坐于沃州石桥下,一动不动,河水泛滥,身亦不移,严寒酷暑,始终不变,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虽亲戚前往探望,赠之衣物,邈然若不相识,一无所受。他的侄婿郭长倩任真定小尹,过州问知他所在之处,率家人致谒。他瞑目不答,郭长倩夫妇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②曾经激励他苦练的王处一尝言,他于沃州桥下四十日了道。^③后来州人请他住真定太古观,不许。及郭长倩赴召,才答应前往居之。他燕坐既久,心光内映,恍惚有神授以大易之学。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中夜梦神人复授易之大义,既寤,挥写易图三十三幅。二十二年(1182)过栾城(今河北栾城之西),至镇阳(真定),居道观,升堂演道,听者常多达数百人。他教门人督严挥斥,人以为玄门之临济。明昌元年(1190)返回宁海。金卫绍王崇庆初(1212)赐号“广宁全道太古真人”,同年无疾而逝。

孙不二于大定九年(1169)五月五日(重午)到金莲堂,从王重阳出家,明年(1170)春闻王重阳仙化,就金莲堂居环。后迤邐西迈,卧雪眠霜,自毁面容,不以为苦。大定十二年(1172)初春,马丹阳前往长安募款以重葬王重阳。孙不二抵京兆章台街赵蓬莱宅中,与马丹阳相见,参同妙旨,讨论道要。孙不二似乎仍有往日夫妻旧情。马丹阳赠以《炼丹砂》,提醒她二人只是道友:“奉报富春姑,休要随予。而今非妇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脱免三涂……”^④她谢而受之,不久昔日夫妻东西远别,天各一方。十五年(1175)夏她到刘蒋村祖庭致醮,未

① 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第19页,《道藏》第20册,第739页。

② 元好问,《太古观记》,《遗山集》卷35,第17-18页,《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408-409页。

③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3,第5页,《道藏》第33册,第169页。

④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5,第10页,《道藏》第3册,第364页。

凡出关游洛阳,居住在风仙姑洞,接纳女弟子甚众。后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跌坐而化。

马丹阳、谭处端等在陕西、河南一带传教时,金朝政府正好加强了对释道的管理,阻止其自由发展。大定十四年(1174)四月乙丑,金世宗重申禁止百姓建造佛寺:“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①禁令虽然没有提到道教,但这一政策也适用于道观,因为世宗并不偏待道教。他对释道这时都持怀疑态度,如十九年(1179)三月世宗对宰臣说:“人多奉释、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②十八年(1178)三月己酉,世宗禁民间创兴寺、观。^③从大定二十年(1180)京兆府高陵县三官宫的“存留公据”可知,尚书礼部将圣旨下发到各地,指示圣旨之后创造的无名额寺、观必须尽行除去。其中有绘塑道佛像不忍除毁者,特许存留,其创造罪名并予赦免。各地须委司县正官一员,遍到应有寺、观、神祠等处,一一躬亲点检。特许存留的道观、圣像须申报州府,签印合同公据,将存留公据资付寺、观住持人,作为特许存留的凭证。^④官方进一步限制道教传播的措施之一是下达公文遣道人各还本乡。

大定二十一年(1181)冬马丹阳也收到遣返牒。^⑤他原想终身不离开关中,曾有诗句曰:“我今誓不东归去,死在西秦;骸骨虽尘,不与儿孙葬海滨。”^⑥牒下后,起初他表示宁死不从,在一首关于京兆府牒发还乡的诗中曰:“三髻山侗得遭遇,专来秦地炼云涛。寻思把自还乡去,不若厅前请一刀。”^⑦后来“既蒙牒发不得已而别京兆”,^⑧于二十二

① 《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7,第161页。

② 《金史》卷7,第173页。

③ 《金史》卷7,第170页。

④ 《三官宫存留公据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28页。

⑤ 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第23页,《道藏》第19册,第730页。

⑥ 马丹阳,《渐悟集》卷上,第1页,《道藏》第25册,第545页。

⑦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19页,《道藏》第25册,第565页。

⑧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19页,《道藏》第25册,第565页。

年(1182)四月东归故乡宁海,^①行前把关中的教事交给丘处机主持。

丘处机在王重阳葬礼后西游凤翔,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穿一簑衣,故人称簑衣先生。据说六年昼夜不寐。于大定二十年(1180)迁居陇州龙门山。马丹阳出关时,丘处机仍在龙门,一日对马丹阳弟子李大乘说,为了关中的传教他坚持不能返乡:“吾道东矣,余虽在牒发中,不能出关。余若出关,则秦中教风扫地无余矣。”陇州官民共同状保不把他遣返,因此得以留在原地。^② 大定二十六年(1186)冬他应京兆统军夹谷之请下龙门山,住持终南刘蒋村祖庭。

遣道士返回原籍的官方政策也决定了刘处玄的去向。秦渡镇月夜论志后他隐居于洛阳市中土地庙,三年不语。不久迁居城东北云溪洞,门徒日集。大定二十一年(1181)他东归莱州,显然是被遣返回乡。翌年他在武官故居建庵,四方受教者日益增多,遂注《道德经》、《黄庭经》等。他和马丹阳先后东返,增强了山东的全真教。马丹阳自关中来时,他盛服往见。马丹阳批评他奢侈,他辩曰:“子闻修行之人,日销万两黄金。”马反驳说:“日销万两黄金,正好粗衣淡饭。”^③

马丹阳到宁海后,王处一也前去谒拜,同宿于金莲堂。两人阔别已有十四年,想必相见甚欢,叙旧话长。二十二年十二月马丹阳行化文登,众多渔户感化,焚烧渔网,不再杀生。二十三年(1183)四月行化芝阳。十月十五下元日于文登作醮,据说王重阳坐白龟现于醮坛之上,人人争先绘制成图,家家供养,马丹阳和刘处玄曾多次作诗颂赞。^④ 十二月二十二日马丹阳逝于莱阳县游仙宫。刘处玄和王处一共同主办葬事,守坟百日后,各归其隐所。刘处玄遣门人张顺真等持书到洛阳请谭处端主教,为第三任掌教。谭处端仙逝(大定二十五年,1185)

①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2页,《道藏》第3册,第384页。

②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3,第6页,《道藏》第3册,第354页。

③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2,第7页,《道藏》第5册,第424页。

④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0,第15-16页,《赞重阳真人显异》,《道藏》第25册,第619页;卷10,第23页,《赞重阳真人出现》,《道藏》第25册,第621页;卷10,第24页,《赠辛五翁姜四翁》,《道藏》第25册,第622页;刘处玄,《仙乐集》卷3,第11页,《道藏》第25册,第437页;卷4,第7页,《道藏》第25册,第443页。

后,刘处玄于二十九年(1189)嗣任全真第四任主教。^①

王处一为全真教在金末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全真七子中一度只有他一人留在山东。但他和西去的师兄弟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好的关系,而郝大通与其它师兄弟似乎若即若离。王处一频繁往还于登州、宁海之间,跋山涉水,四处赴醮,指导三州五会和其它道会的会首修道,广化大众,普建道观,名望日增,官民共敬,五受金朝皇帝宣召,成为全真教的东方盟主,独撑全真教在山东的局面,在王重阳和他的其它弟子西移后,为全真教保持了在山东的根基,使全真教日后能够依赖山东的基础,巩固发展,最终得以风行天下。他于大定九年(1169)春在昆崙山烟霞洞辞别王重阳后,隐居文登查山,居此山云光洞,^②苦行炼形,夜于云光洞口,偏翘一足独立,东临大海,未尝昏睡。如此炼形者九年,自谓“九载修成越世功”。^③丘处机曾称赞他“九夏迎阳立,三冬抱雪眠”。^④这种常年一足独立苦行法在中国很罕见,但是在印度教和印度佛教都很流行。如印度西海岸附近的二世纪卡利(Karle)佛教石窟和东海岸附近马玛拉普兰(Mamallapuram)印度教七世纪大型摩崖石刻都有这种苦行者的浮雕形象。^⑤王处一还长时间跪于沙石中不起,膝盖磨烂至骨。赤脚往来于山上砺石荆棘中,人呼为“铁脚”。^⑥他因罕见的苦行之功和神异显化名声大振。^⑦宁海太守曾屡次以书召请。^⑧(官方)有人认为他善幻诬民,召他饮酒,企图趁机鸩毒之。他早有预料,让弟子凿池灌水,将水搅浊,然后赴酒宴,持杯尽饮,曰:“吾贫人也,无尝从人丐取;今幸见招,愿丐余杯,以尽君欢。”

①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2,第8页,《道藏》第5册,第424页。

② 刘焕玲,《王玉阳于云光洞》,丁鼎主编,《昆崙山与全真道》,第380-393页。

③ 王处一,《云光集》卷1,第5页,《道藏》第25册,第649页。

④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5,第2页,《道藏》第3册,第361页。

⑤ 笔者曾于1999年夏到过这两地观摩,印象颇深。前者的照片见, Susan L. Huntington, *Ancient Arts of India*; 后者的照片见 Sherman E. Lee, *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3), figs. 260, 263。

⑥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3,第18页,《道藏》第33册,第172页。

⑦ 见《体玄真人神异录》,《道藏》第11册,第7-12页。

⑧ 王处一,《云光集》卷1,第20页,《道藏》第25册,第654页。

又尽饮毒酒。归后立即解衣入泥水池中,有顷池水沸涸,幸免于死,但是从此须发髡髻,不能受冠。^①

到十二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全真教声望日隆,至少有四位全真大师先后受到朝廷宣召,为皇帝提供咨询,主持醮事,扩大了全真教的社会影响,逐渐被官方认可。王处一是首位被皇帝召见的全真道士。他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一月十三日初奉世宗(1123-1189,1161-1189在位)宣召,启程前往燕京。世宗召于内廷,问延生修真的方法,他对以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无为而治之理。世宗继问饮鸩之事,待他以方外之礼,宣住天长观,赐冠简紫衣,赏宴,并赐小童侍伴,给三品俸,就御果园修道院供他修斋,敕他充任世宗生辰醮高功主,登坛作醮。直到第二年(1188)八月才告暇返回。^②

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王处一仍在燕京,丘处机也奉诏从终南祖庭至京。据丘处机《世宗挽词》一首并引,^③他赴阙下,世宗赐给他巾冠衫系,待诏于天长观。十一日后,旨令他“作高功法师,主持万春节醮事”。万春节在三月一日,是世宗的生日,金国的主要节日,其时宴群臣,禁屠宰,宋、高丽、西夏等都遣使祝贺。此年万春节,世宗御庆和殿受群臣朝,复宴于神龙殿,诸王、公主以次捧觞祝寿,世宗十分高兴,以本国音自度曲并自歌,大意是临御已久,春秋已高,皇太孙应该修身持守,左丞相克宁应尽忠辅导。皇太孙和克宁和歌,极欢而罢。^④ 在这样隆重的节日,只有皇帝最重视的道士才能主持醮事。丘处机于夏四月朔徙居于城北官庵,越二日,“奉圣旨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官庵,彩绘供具,靡不精备”。^⑤ 这里所谓“奉旨”,当然是他首先提出请求造三师像以供法事之用,皇帝批准并派工匠塑绘。五月

① 姚燧,《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第14页,《道藏》第19册,第737页。

② 王处一,《云光集》卷2,第1-2页,《道藏》第25册,第658页;卷4,第11-12页,《初宣作》,《道藏》第25册,第683页;国偶,《玉虚观记》(1214),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41-442页。

③ 丘处机,《磻溪集》卷3,第6-7页,《道藏》第25册,第823页。

④ 《金史》卷8,第200页。

⑤ 丘处机,《磻溪集》卷3,第6页,《道藏》第25册,第823页。

十八日,世宗召见他于长松岛。秋七月十日再次召见。他为世宗“剖析天人之理,颇愜宸衷”,日已薄暮才言归。翌日,皇帝迨中使赐桃一盘。他不食茶果已十有余年,荷皇恩即吃一枚。中秋得旨还山,赐钱十万,谢而辞之。翌年(1189)春他途经陕州。正月二日世宗病逝,皇太孙即位,是为章宗(1168-1208,1189-1208在位)。^①丘处机得到哀诏时风尘混沌,天气苍黄,士庶官僚尽皆素服。他重念皇恩,有感作挽词一首曰:“哀诏从天降,悲风到陕来。黄河卷霜雪,白日翳尘埃。自念长松晚,天恩再诏回。金盘赐桃食,厚德实伤哀。”

世宗寝疾时特差近侍于腊月到山东圣水玉虚观传宣,令王处一乘驷马车速来。王处一为此事作诗曰:“八月中秋得暇回,洞天游赏恣徘徊。戊申腊月重宣至,驷马轻车昼夜催。”^②他日夜兼程,于己酉(1189)正月初三日到都,世宗已于初二日崩。章宗即位,宣使不敢奏见,遂还故乡。他作诗叹曰:“先帝升霞泣万方,洪恩厚德岂能忘。公卿不敢当今奏,却返云踪入故乡。”^③

值得注意的是,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到中秋,丘处机在燕京,这时王处一也在燕京。二人都曾住在天长观。他们于大定九年(1169)春在崑崙山烟霞洞辞别,这次在燕京相见,是二十年后的首次重逢。王处一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一月十三日初次奉世宗诏,到京时可能已是十二月。两个月之后丘处机也奉世宗诏到京,两人都待诏于天长观,又同时于中秋离京,应不是偶然。可能是王处一先到后,为皇帝作法事时,按照传统道教科仪,请本宗师真临坛、监坛等,需要懂得本宗教法的大师参加、配合,因此向世宗推荐请丘处机到京。

金章宗即位后,于明昌初从岚、管地区(在今山西西北)召王重阳弟子刘通微(?-1196)至阙下,问以九还七返之事,答曰:此山林野人所尚,陛下不必留意于此。但对以清静无为、修身治国之要。上悦,敕馆于天长观,寻迁居永寿道院。三教九流前往请教者甚众,未几得旨

① 《金史》卷8,第203页。

② 王处一,《云光集》卷2,第2-3页,《道藏》第25册,第658-659页。

③ 王处一,《云光集》卷2,第3页,《道藏》第25册,第659页。

还山,赐御书。^①

但是章宗对宗教组织严加防范,严格管理,于明昌元年(1190)春正月戊辰禁自披剃为僧道。^②同年以“惑众乱民”为理由,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③但是这时全真信徒已遍布北方各地,不但有达官显贵,还有皇亲国戚,难以禁绝。正如元好问(1190-1257)所说,全真信众“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着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④章宗还于明昌二年(1191)二月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⑤十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⑥此年驸马都尉仆散出镇莱州,命尉司栾武节追捕当时的全真掌教刘处玄下狱。据说他人狱后神奇变幻,都尉亟令释放。^⑦这一年丘处机也被迫离开终南祖庭,东归山东栖霞。

承安元年(1196)章宗的宗教政策有些松动。六月丁卯,章宗敕长老、大师允许度弟子三人;大德允许度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允许度一人。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弥年六十以上并令受戒,仍不许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同年九月,章宗幸天长观。^⑧此观是燕京最重要的道观,常被用作皇室的祈福道场。^⑨他访此观,说明他对道教的态度有较大改变,希望得到道教神灵的佑护。承安二年四月他为了解决资金短缺,以助军储,批准向僧道出售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⑩即有钱就可以度弟子,得到大师称号。这为全真以后的快速发展除去了一大

①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5页,《道藏》第19册,第518页。

② 《金史》卷9,第213页。

③ 《金史》卷9,第216页。

④ 元好问,《紫微观记》,《遗山集》卷35,第20页,《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410页。

⑤ 《金史》卷9,第217页。

⑥ 《金史》卷9,第219页。

⑦ 刘天素、谢西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30页,《道藏》第3册,第375页。

⑧ 《金史》卷10,第239页。

⑨ 章宗于泰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历1204年1月19日)将天长观改名为太极宫。见《金史》卷11,第262页。

⑩ 《金史》卷10,第241页。

羁绊。全真道士趁机购买了大量的观额和道士度牒，^①势力剧增。

承安二年(1197)章宗诏王处一进京,从此彻底改变了对道教的态度。^②这是王处一接到的第三个圣旨宣召。他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都,直到第二年夏才得旨东归,在京时他曾住持天长观。^③据《金史》,七月一日章宗幸天长观,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无奏刑,百司权停决罚。^④王处一受宣进京住持天长观,自然是主持这次大醮。七月初三日章宗宣见王处一,赐坐,问《清静经》。王处一为其讲解。章宗次问北征事,王答云:“戊午年(1198)即止。”章宗然后问全真教门户,王一一对答。皇帝深嘉叹,留连抵暮方出。翌日赐王处一紫衣,号体玄大师,并差近侍传旨,赐燕都崇福、修真二观,请他任意居住,每月给斋厨钱二百缗。他在修真观作诗一篇寄呈老母及圣水道众曰:“修真观下信遥通,往复祥光透碧空。昔遇明师开正教,今蒙圣帝助玄风。玉阳自此权行化,法众从兹好用功。稽首慈亲母少虑,皇恩未许返乡中。”^⑤他的“三宣到都住持天长观,复敕修新道院乃作”词曰:“诏赴天长,敕修堂宇,道弘一布归真。我师玄化,谭马并加恩,七朵金莲显异。清朝喜,优渥惟新。重宣至,车乘驷马,祝谢圣明君。皆成诸法会,亲王宰职,里外忠臣。遇太平真乐,道德洪因。更望参玄众友,遵三教,千古同欣。齐回向,吾皇万寿,永永御枫宸。”^⑥他的《第三宣作》曰:“自从得遇真空伴,独把顽心锻,现出天如青玉案,神宫起火,内丹光满,了性真无乱。三宣赐紫天长观,一阐清风岸。扫荡妖灵无打算。十方三界,化生清静,天外无拘管。”^⑦

① 任继愈等,《中国道教史》,第522页;窪德忠,《中国的宗教改革—全真教の成立》(京都:法蔵館,1967),第179页。

② 赵卫东,《王处一五次被宣与全真道的发展》,《齐鲁文化研究》,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2003),第118-125页。

③ 王处一,《云光集》卷1,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48页;卷4,第4页,《道藏》第25册,第681页。

④ 《金史》卷10,第242页。

⑤ 王处一,《云光集》卷1,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48页。

⑥ 王处一,《云光集》卷4,第4页,《道藏》第25册,第681页。

⑦ 王处一,《云光集》卷4,第12页,《道藏》第25册,第683页。

承安二年(1197)冬,王处一仍在燕京,住持天长观,刘处玄又奉诏赴阙,馆于天长观。二人会相遇。章宗曾向王处一询问全真门户,给“谭马并加恩”,对全真教的师承统绪有所了解。他宣召当时的全真掌教刘处玄到京,自然也是通过王处一的荐举。章宗向刘处玄问以至道,答曰:“至道之要,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章宗叹曰:“先生广成子之言乎?”^①刘处玄应对悉合章宗之意。他于承安三年(1198)三月得旨返回,获得敕赐观额五道以立观度人:灵虚观,太微观,龙翔观,集仙观,妙真观。刘处玄派在武官的祖庭灵虚观以此得到圣旨保护。泰和三年(1203)二月六日刘处玄逝于此观。

承安三年春王处一犹居都下时,向皇帝奏请恢复了全真教在终南刘蒋村的根本祖庭。马丹阳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春被迫离开祖庭返回山东后,二十六年(1186)冬丘处机从龙门山到祖庭居住,但是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也被迫离开,返回山东栖霞。马丹阳的弟子、宁海人吕道安一直在祖庭照料。大定二十年(1180)马丹阳让他担任祖庭庵主。吕道安也曾受到李灵阳和丘处机的训导。丘处机离开后不久,官方于明昌六年(1195)禁罢没收无敕额庵院,包括祖庭。此后道众散逸,门庭破败将倾。^②王处一在燕京时派人召吕道安。吕道安也欲重建祖庭,但是因为无观额,“不敢集众”。吕道安到燕都后,王处一奏请立观于祖庭,名“灵虚”,赐吕道安“冲虚大师”号,负责重建,祖庭造建始盛。吕道安在祖庭经营前后四十余年。^③据说王处一这时“奉敕主掌(全真)教事”,^④可能因此以恢复祖庭为己任。承安三年(1198)夏季王处一以母亲年九十,求还乡侍养,得旨东归。

泰和元年(1201)王处一奉诏诣亳州太清宫(今河南鹿邑)作普天

① 刘天素、谢西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31页,《道藏》第3册,第376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道藏》第19册,第531页。

③ 姚燧,《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第15页,《道藏》第19册,第737页。

④ 赵九渊,《终南山灵虚观冲虚大师吕君墓志》,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5,第6页,《道藏》第19册,第760页。但传统全真教史不把他算作第五位全真掌教,而是以丘处机为第五任教主。

醮。此宫传为老子故里,始建于东汉延熹(158-167)年间,是最著名的道宫。作醮的主要目的,蜂屋邦夫认为可能是为章宗祈祷立嗣。^①王处一以擅长为人祈子著称。章宗的钦怀皇后及妃姬曾经生子,但是数月或二三岁辄夭。承安五年(1200),章宗以继嗣未立,祷祀于太庙、山陵,并于泰和元年春遣官祷于亳州太清宫。泰和二年(1202)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章宗命高官报谢太庙、山陵、亳州太清宫。十二月癸酉忒邻满三月时,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②王处一奉诏前往亳州太清宫,应是为章宗祈祷生子,所以他的《泰和辛酉诏赴亳州作普天大醮赠众》有“永保洪基”一类的祝词:“圣帝传符出洞天,金门演教庆无边,大兴妙供因缘普,永保洪基海岳坚。欣乐太平齐庆贺,尊崇道德悉周全,太清宫下同参事,应是皇恩第四宣。”^③另一个尚未引起学者注意的史料也可旁证这次作醮的目的。根据王若虚《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太一派第三代度师萧志冲参加了泰和初年的大醮,其主要目的是为章宗祈祷立嗣:“泰和初(1201),章庙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设普天大醮于亳之太清宫,间岁报谢,师皆与焉。”^④

泰和三年(1203)王处一再次奉诏赴亳州作普天大醮。此次作醮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皇子祈福。^⑤他的《诏赴太清宫普天醮作》提到灾祸之事,似乎与皇子有关:“上天容许清贫汉,随处香风散,万祸千灾真不乱,宁心行教,普开心月,了悟回光看。太清宫下重游玩,万事俱无绊,仰答皇恩酬本愿,逍遥回步,密州安化,复隐元居观。”^⑥他的《泰和癸亥诏赴亳州作普天大醮》曰:“无作无为出洞天,普天法道荐良缘,东方云海玉阳子,特授皇恩第五宣。”^⑦这次大醮他登坛度道士千余

① 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第279页。

② 《金史》卷64,第1528-1529页;卷94,第2092页。

③ 王处一,《云光集》卷1,第10页,《道藏》第25册,第651页。

④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39页。

⑤ 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第280页。

⑥ 王处一,《云光集》卷4,第12页,《道藏》第25册,第683页。

⑦ 王处一,《云光集》卷2,第35页,《道藏》第25册,第669页。

人,^①显然由于敕令发放道士度牒一千余道。但是祈福无效,皇子于当年夭折。

泰和七年(1207)王处一居圣水玉虚观。元妃送道经一藏至观。^②同年,元妃还遥礼丘处机于禁中,遗道经一藏于丘处机所居的栖霞太虚观。^③元妃名李师儿,出身微寒。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性慧黠,能写字,知文意,章宗大爱幸。章宗的钦怀皇后无子而逝,中宫虚位,章宗欲立李氏为皇后,遭到大臣反对,不得已,封为元妃,但其势位熏赫。^④泰和元年王处一在亳州太清宫主醮为章宗祈祷生子,元妃于次年生皇子,但泰和三年夭折。她给王处一和丘处机送道藏,自然是为了积累功德,希望再生皇子,继承皇位,自己也可作皇太后,但是八年章宗崩,元妃也被赐死。

大安元年(1209)七月王处一远游到北京(在今内蒙),应李朮鲁参政之请,居华阳观,为当地官民祷雨。次年(1210)到蓟州玉田县(今河北玉田)作醮,醮毕谓众曰:“北方道气将回,空中有神明往来、刀剑击触之象。莫非生灵将受苦耶?”^⑤

这时蒙古铁骑已经开始崛起漠北,即将席卷北方的腥风血雨不幸被王处一言中。丁丑(1217)四月二十三日他仙逝于圣水玉虚观,似乎不愿见到生灵受苦。这时仍然在世的全真七子只剩丘处机,年已七十。他将无法像王处一一样及时避免这个刀剑击触、空前残酷暴戾的时代。

乙丑(1205)蒙古军首先入侵西夏。从辛未(1211)到丙子(1216),成吉思汗(1167-1227)带领蒙军大举攻金。丁丑(1217)成吉思汗带军西指远征中亚,留木华黎继续攻击金国。在这个兵戈扰攘、饥疫交加、生灵涂炭的乱世,丘处机大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

①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6页,《道藏》第3册,第385页。

② 姚燧,《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第15页,《道藏》第19册,第737页。

③ 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第6页,《道藏》第19册,第734页。

④ 《金史》卷64,第1528页。

⑤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6-17页,《道藏》第3册,第385页。

感,作《愍物》诗二首大声疾呼:“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呜呼天地广开辟,化出众生千百亿。暴恶相侵不暂停,循环受苦知何极。皇天厚土皆有神,见死不救知何因。下土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含酸辛!”^①

在蒙古、金、南宋逐鹿中原之际,全真已经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宗教力量,正如元好问所说:“贞佑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趋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②三方均十分重视全真教所代表的道教势力,竞相召请丘处机。贞佑四年丙子(1216)丘处机在登州时,金宣宗(1213-1223 在位)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持诏书召丘处机到汴京。丘处机没有应诏,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③丘处机看到金朝大势已去,不再像效忠世宗那样对待金主。己卯(1219)他居莱州昊天观时,南宋收复齐鲁。八月宋宁宗(1195-1224 在位)遣使召请他,但是他对宋的前景也不看好,亦不应召。同年五月成吉思汗命近侍刘仲禄持诏书前往山东召请丘处机。刘先到益都见到丘处机弟子李志常(1193-1256),李建议他先到潍阳见丘处机弟子尹志平(1169-1251)。得知诏书,尹志平大喜曰:“将以斯道觉斯民,今其时矣!”^④遂陪同他于十二月到莱州昊天观往觐丘处机。丘处机揆时度势,决定应诏前往会见成吉思汗。

庚辰(1220)正月丘处机以七十三岁高龄与十八个弟子自莱州出发北行,于壬午(1222)三月过铁门,四月五日到达成吉思汗行宫。在和大汗的会谈中,丘处机阐述节欲、保身、好生、恶杀、敬天、爱民、仁孝、清静、无为而治之理,议论军国大事,建议免除中原地区的三年税役。

癸未(1223)三月七日丘处机获准东还,成吉思汗降旨蠲免丘处机

① 丘处机,《磻溪集》卷3,第10页,《道藏》第25册,第824页。

② 元好问,《紫微观记》,《遗山集》卷35,第20页,《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410页。

③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7页,《道藏》第3册,第385页。

④ 弋穀,《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3,第4页,《道藏》第19册,第742页。

门人大小差发税赋,授权他掌管天下出家人。丘处机于是成为中原地区的宗教领袖,有权管理所有出家人,包括僧僧。^① 甲申(1224)三月七十七岁的丘处机返回燕京,应官僚之请住太极宫(前天长观),结束长达四年之久的历史性西行。丁亥(1227)五月得旨改太极宫为长春宫。七月九日丘处机在长春宫宝玄堂留颂而逝。

从王重阳到丘处机,经过两代大师的努力,全真教从无到有,从微小的民间修道会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宗教组织,信徒遍布北方,宫观星罗棋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创造了中国宗教史上一大奇迹。七真培养的门人中人才辈出,特别是跟随丘处机西游的十八弟子,成为全真教的第三代栋梁之才。

^① Tao-chung Yao, "Ch'iu Ch' u-chi and Chinggis Kh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6/1 (June 1986), pp. 211-216; Sechin Jagchid, "Chinese Buddhism and Taoism During the Mongolian Rule of China," *Mongolian Studies*, vol. 6 (1980), pp. 81-82; Kenneth Ch'en, *Buddhism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21. 成吉思汗圣旨见冯承钧,《元代白话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第15-16页。

第二章 全真祖师谱系

由于全真第二代大师(后)七真的努力,到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全真逐渐从民间宗教活动发展成为北方最重要的道教派别。随着地位的改变,全真教开始强调自己是道教正宗而非旁门小道,代表道教正统,传授道教正法,具有正确的教法传承及一系列传授道教法统的祖师。

越来越频繁的全真法事活动也需要有一系列全真祖师的护持。全真祖师王重阳对传统道教斋醮符箓等法事活动虽有兴趣,^①但他自己却不愿参加为亡灵举行的斋醮法会。^②全真初期只是注重个人修行,声望有限,尚不能代替传统黄冠,担负起为大众提供宗教服务的社会职责。但是自马丹阳起,全真大师因真功真行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尊敬,频频应邀担任高功法师。在第二代大师中,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擅长传统道教黄箓科范。在举行仪式时全真法师要迎请自己的三师、五师等师真,必须有自己的祖师传承道统。有了众师真的引导、监督、协助、保佑,法事才能圆满完成。

第一节 早期的全真祖师谱系

王重阳创建了全真最早的祖师传承说,即他的师祖(的祖)是钟离

①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第3页,《终南刘蒋姚二官设醮》;第5页,《道友作醮箓符简》,《道藏》第25册,第699-700页。

②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第7页,《知县邀余拜亡灵余不从》,《道藏》第25册,第701页。

权,师父是吕洞宾,师叔是刘海蟾。他们是给他“秘诀亲传”的直系师真:“正阳的祖,又纯阳师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唯是叔,海蟾同居三岛。弟子重阳,侍尊玄妙,手内擎芝草。”^①他的另一首诗显示,这三位先后传承的神仙即组成他的“三师”:“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为弟子,便归依,侍奉三师和圣机。”^②

王重阳的弟子遵循师训,侍奉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为全真三祖师,自然也奉其师为全真祖师之一。马丹阳多次论及全真教法传承,自命为王重阳的继承者。如“……钟与吕诀,复授王风仙。侗(马丹阳)得遇,获深趣……”;^③“师祖钟离传吕,吕公得,传授王公,王公了,秘传马钰”。^④正如王重阳认刘海蟾为师叔,马丹阳认王重阳在终南刘蒋村修行时的两个道侣——和德瑾(玉蟾,?-1170)和李灵阳(?-1189)——为师叔。^⑤王重阳去世后,马丹阳率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入关,首先谒拜和、李于终南太平宫,^⑥“待二师以叔礼”,^⑦即以和、李为师叔。所以,宋德方大弟子秦志安将王、和、李列为“全真三祖”。^⑧马丹阳开始接受邀请作醮时,不是按照传统醮仪登坛请神作法,而是登坛内观,将本师王重阳作为神祇祈祷。如山东文登县宰邀请他掌醮救度亡灵,他作词曰:“……予乃无为清净土,未尝趁醮和天尊,不会登坛行法事。行法事,请黄冠。洁已登坛作内观。予应加持处环堵,默祷本师天仙官。天仙官,重阳也。发叹起慈行悯化,千重地狱枷锁开,一切亡灵罪情舍……”^⑨在他的法事中,本师的地位比传统醮仪中的师真地位更加重要。

①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3,第8页《酹江月》,《道藏》第25册,第710页。

②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9,第1页《了了歌》,《道藏》第25册,第736页。

③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6,第3页《普救歌》,《道藏》第25册,第592页。

④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10,第14页,《道藏》第25册,第618页。

⑤ 马钰,《丹阳神光灿》第2页,《咏和师叔辞世》,《道藏》第25册,第623页。

⑥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9页,《道藏》第3册,第383页。

⑦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3页,《道藏》第19册,第518页。

⑧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第14页,《道藏》第3册,第352页。

⑨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6,第4页,《发叹歌》,《道藏》第25册,第592页。

刘处玄重视道教仪式,^①遵循比较传统的黄箓斋醮仪,其中师真占有关键地位。如他描述黄箓斋登坛前的准备过程:“要动天地,清静餐素。临醮几日,行行住住,暗有吏神,昼夜察汝。察得无私,五师来度,上奏天皇,洪禧广布。”^②泰和元年(1201)滨州举行黄箓醮仪,邀请刘处玄为度师,他为此而作的酬赠诗中有“五师假度”句。^③由此可见,法师要受度于五位师真,并且要由师真上奏天庭获得批准,醮事才能正式进行。

谭处端在其诗中也吟诵王重阳建立的全真祖师:“钟、吕、海蟾为宗祖。”^④“吾门三祖,是钟、吕、海蟾,相传玄奥。师父重阳传妙语,提挈同超三岛。”^⑤他在一首应和刘处玄作满庭芳赞道释的词中,全面阐述了全真祖师的源流,宣称全真祖师的道法直接源自老君、马、谭、刘、丘是嗣续王重阳之主流,而王处一、郝大通为其异派:“释氏禅宗,老君道祖,钟吕海蟾明天。重阳立教,东海阐良缘。唯度丘刘谭马,分异派,王郝先传。将来去,十洲仙会,霞友性团圆。”^⑥这是全真早期最系统地论述传教次第的文字。这种对传教系统的认知和强调,是受到“释氏禅宗”的启发。词中的全真祖师源流为老君—三祖—七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七真”组合已经出现,虽然“七真”一词尚未使用。“七真”原指王重阳及其六个男弟子马、谭、刘、丘、王、郝;后来王重阳升入“五祖”,“七真”也可指王重阳的七个主要弟子(前六位加孙不二)。为了便于区别,早期的可称为“前七真”,后期的可称为“后七真”。词中把马、谭、刘、丘当作王重阳嫡传,这也符合谭处端、刘处玄的一贯思想,如谭处端的诗句“侄处名师叔钰,莲四朵步云归”,^⑦“谭、

① 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第95页。

② 刘处玄,《仙乐集》卷3,第1页,《述怀》之二,《道藏》第25册,第434页。

③ 刘处玄,《仙乐集》卷3,第9页,《辛酉岁下元,滨州放箓,立余为度师,余不从,酬赠》,《道藏》第25册,第436页。

④ 谭处端,《水云集》卷上,第20页,《继丹阳师叔丫髻吟韵》,《道藏》第25册,第852页。

⑤ 谭处端,《水云集》卷中,第1页,《酹江月》,《道藏》第25册,第852页。

⑥ 谭处端,《水云集》卷下,第18页,《道藏》第25册,第864页。

⑦ 谭处端,《水云集》卷上,第10页,《藏头拆字》其一,《道藏》第25册,第848页。

马、丘、刘四个师,逍遥自在做修持”;^①刘处玄的诗句“丘、刘、谭、马悟,别有祖师度”,^②“谭、马、丘、刘归去后,大罗朝圣谒仙宫”;^③等等。

王重阳的嗣教門人马丹阳被其师弟们尊为师叔。^④如丘处机主持醮仪,礼拜的全真祖师是吕洞宾、王重阳、马丹阳。虽然丘处机是七真中第一个拜王重阳为师,但是王重阳一直把他作为一个侍童对待,而以马丹阳为大弟子,去世前又命马丹阳管领他的修行,所以他也对马丹阳格外尊敬,视其为师叔。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金世宗召丘处机到燕都,待诏于天长观。十一日后,命他作高功法师,主持万春节醮事。四月一日徙居城北官庵,四月三日,奉圣旨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官庵。^⑤这是全真史料中最早记录的全真祖师群像。马丹阳曾经考虑过为王重阳塑像,但是后来否定了这个想法:“马风子,业障忒愚顽,不认洞天真供养,却迷俗礼假修完,心意怎清闲。着外境,欲要塑师颜。建塔修堂并立石,不思施主出钱难,罪业积成山。”^⑥丘处机应诏,入住燕都最著名的天长观,按照道教传统仪轨为皇帝主持法事,因此必须与传统道教一样,塑造师像,以供法事之用,而不能再像马丹阳一样省免“俗礼”。他塑造的祖师群像,即他在法事中必须祈请的他的“三师”像:的祖吕洞宾,师父王重阳,师叔马丹阳。

王处一与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一样,以吕洞宾为的祖,王重阳为师父,马丹阳为师叔,如他在一首忆丹阳“师”的词中所述:“的祖纯阳,随时显异,密传师父仙宗。重阳悯化,遗教马扶风……”^⑦但是,他

① 谭处端,《水云集》卷上,第12页,《述怀》之七,《道藏》第25册,第849页。

② 刘处玄,《仙乐集》卷2,第15页,《道藏》第25册,第432页。

③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46册,第192页。

④ 如谭处端,《水云集》卷上,第2页《赠云阳程仙》:“学取终南师叔马,赤穷穷地堵环中。”《道藏》第25册,第846页。蜂屋邦夫在其《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也指出王重阳后谭处端以马丹阳为师(第25-26,75页)。

⑤ 丘处机,《磻溪集》卷3,第6页,《世宗挽词》,《道藏》第25册,第823页。

⑥ 马丹阳,《渐悟集》卷上,第24页,《道友修庵》之四,《道藏》第25册,第462页。

⑦ 王处一,《云光集》卷4,第7页,《道藏》第25册,第682页。此词短引曰:“丹阳升霞,作黄箓醮罢,忆师遂作。”

的全真祖师说有一重大不同之处,即推崇“东华帝君”,^①将其认作他七岁时所遇空中启蒙神师,而王重阳是他第二个师父。他对东华帝君的详细说明是一首《沁园春》词并引:“予自七岁遇东华帝君于空中警唤,不令昏昧。至大定戊子复遇重阳师父,因作此词,用纪其实云:元禀仙胎,隐七岁玄光混太阳。感东华真迹,飘空垂顾,悟人间世梦。复遇重阳,密叩玄关,潜施高论,皓月清风炼一阳。神丹结,继璇玑斡运,羽化清阳。欣欣舞拜纯阳,又虚妙天师同正阳。命海蟾引进,旌阳元妙,古任安尹喜,关令丹阳。大道横施,驱云天下,绝荡冤魔显玉阳,诸仙会,讲无生天理,空外真阳。”

此词首先赞颂的是作为王处一个人的启蒙神师东华帝君。然后依次赞颂的全真祖师是王重阳、吕洞宾、钟离权、刘海蟾、马丹阳。词中东华和其它全真祖师的关系并不清楚;而且容易引起疑问:东华仅是王处一神师?还是全真祖师之一?如果是,排位第几?由于东华有“帝君”的崇高名号,又是第一个受到颂扬,是否是全真第一祖师?如果是,为何第一祖师越过传承次第而直接启蒙于他?这是否有特别抬举他的含义?在王处一的时代,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已经是公认的全真祖师,而东华帝君还不是,因为在王重阳和他的其它弟子的传世文集中并无作为全真祖师的东华帝君之说。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王重阳自己明言的道统是正阳-纯阳-海蟾-重阳。^②

王重阳和他的其它弟子均没有谈到东华帝君。^③王重阳《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有曰:“东华帝君是心也,化十方大帝是肾也。”^④

① 关于东华帝君及其在元代以前的早期前身,见 Florian C. Reiter, “Der Name Tung-hua Ti-ch’ün und sein Umfeld in der Taoistischen Tradition,” in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ed. Gert Naundorf, Karl-Heinz Pohl, and Hans-Hermann Schmidt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85), pp. 87-99.

② 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眞研究》,第248页

③ Peter Marsone, “The Account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Quanzhen Movement: A Hagiographic Treatment of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9 (2001), p. 106; 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祖宗谱系形成考》,卢国龙编,《全真弘道集:全真道——传承与开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第91-125页。蜂屋邦夫也指出,王重阳和马丹阳均未赞颂过东华帝君;见《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眞研究》,第248页。

④ 王嘉,《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第2-3页,《道藏》第25册,第807-808页。

这里东华帝君用作内丹术语,与“金公”同意,并无全真祖师之意。彭致中集《鸣鹤余音》(1347)收录王重阳《满庭芳》词,内容是全真宗派,内有东华教主,但词显然是后人托名之作。^① 俞应卯《鄠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谓王重阳临终时对门人曰:“东华、钟、吕之约不敢愆期。”^②但是标准的王重阳传记均无此说。^③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记录其师临终所言亦无此内容。^④ 有些史料谓马丹阳崇奉东华,但也是后人之说,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据元集贤学士焦养直(?-1308)大德九年(1305)^⑤撰《宁海州紫府洞白石神像记》,大定壬寅(1182)马丹阳(自陕西)西来文登,行视昆崙紫金峰(东华)帝君故宅,叹曰:灵都真境实此地,于是营建,阅月告成,“谓古仙东华尝栖于此,因以‘东华’名之”。^⑥ 这里东华被称为“古仙”,似乎尚无全真祖师之意。但邓文原撰、皇庆元年(1312)立石的《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碑》叙述此事时谓,马丹阳称东华为全真教宗:“肇金大定间,丹阳师马君薊夷榛蕨,以营以构。曰:昔仙人东华君常栖真于此,吾全真教宗也。因名其

① 见彭致中集《鸣鹤余音》(1347)卷3,第1页,《道藏》第24册,第268页。词曰:“汝奉全真,继分五祖,略将宗派称扬。老君金口,亲付与西王。圣母赐东华教主,东华降,钟离承当。传玄理,富春刘相。吕祖悟黄梁。登仙弘誓愿,行缘甘水,复度重阳。过山东游历,直至东洋。见七朵金莲出水,丘刘谭马郝孙王。吾门第,天元庆会,万朵玉莲芳。”这是一首很好的全真道统颂词,但不可能是王重阳所作。王诗文中从未有五祖七真之说。王重阳去世时身边只有四个弟子,全真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宗派,所以不可能谈宗派及五祖。相同的观点又见于赵卫东,《东华帝君与金元全真道》,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研究》第7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第216-221页。

② 俞应卯,《鄠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3页,《道藏》第19册,第795页。

③ 金源瑞,《全真教祖碑》(122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52页;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1232),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61页;姬志真,《云山集》卷7,第1-4页《重阳祖师开道碑》,《道藏》第25册,第411-412页;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王重阳传》,《道藏》第3册,第349页。

④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3页,《道藏》第25册,第560页。

⑤ 关于此碑文年代,光绪《文登县志》卷4(成文出版社重印本第313页)称作于大德九年(第14页)。

⑥ 嘉靖《宁海州志》,转引自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页。

观为东华。”^①崔佐至正三年(1343)撰《东华宫玉皇阁记》叙述同一事时说,丹阳祖师,寻访道宗仙迹,“方知此地(昆嵎紫金峰)为东华帝君之故宅也,因号‘东华’”。^②又据光绪《文登县志》,马丹阳所建东华宫,贞佑之兵山东大乱,宫遂废。王处一命其徒扈庆真复修葺。^③据以上元代以来的资料,马丹阳早在大定壬寅(1182)已经崇奉东华帝君,为其修宫;邓文原碑甚至说他已经奉东华为全真教宗。但是马丹阳自己在两首癸卯(1183)四月所作的词中谈论全真祖师传承,只赞钟吕刘王而不论东华:“钦崇教主唐才吕,遵奉讲师汉将钟……谁继重阳师父踵,丘刘谭马阐家风”;^④“离传吕吕传王,父传予麻麦丰”。^⑤可见实际上马丹阳并没有尊东华为全真教宗。即使他确实为东华修葺道观,也是将其视为“古仙”而已,不算作全真祖师。首先将东华帝君与全真祖一同供奉的是王处一,但是他在上述词和引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东华与其它全真祖师的关系。明确将东华帝君列为全真始祖的是宋德方。

第二节 宋德方的全真列祖道统论

七真之后全真第三代最重要大师是包括宋德方在内的丘处机十八高弟。他们跟随丘处机历尽艰辛西游中亚,助师完成觐见、试图开化成吉思汗的历史功业。其中又以全真第六任掌教尹志平(1169-1251)、第七任掌教李志常(1193-1256)以及宋德方(1183-1247)业绩最为昭著。尹志平最初是马丹阳弟子,倾向于丹阳居庵隐逸的传统。李志常的启蒙之师是刘处玄弟子、离峰子于道显(1168-1232),^⑥后跟

① 光绪《文登县志》卷四中,第15页(成文出版社重印本第315页)。

② 崔佐,《东华宫玉皇阁记》,光绪《文登县志》卷四中,第16页(成文出版社重印本第317页)。

③ 光绪《文登县志》卷四中,第14页(成文出版社重印本第313页)。

④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4,第4页,《道藏》第25册,第584页。据词前小引,此词是马丹阳癸卯四月行化道过福山时作。

⑤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4,第4页,《道藏》第25册,第584页。此词是行化芝阳为道友作;据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2页,《道藏》第3册,第384页),其时为癸卯四月。

⑥ 孟攀麟,《重修真常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73页。

随丘处机,学习了丘师积极入世、救苦度人的一面。宋德方最初学道于刘处玄,又受度于王处一,再参拜丘处机,继承了三师的传统,即所谓“三灯续一灯”,热心于建宫造像、举行醮坛法事、编修道藏。虽然宋德方没有主持过全真法席,但是他对全真乃至道教的建树,在丘处机之后无出其右者。因此,他在全真内外、蒙元朝野受到广泛尊敬,甚至获得“天师”的崇高封号,这在全真道绝无仅有。

师承传授关系历来为道教全真派内部所注重。^①有些第三代大师形成了自己庞大的门派,或称法派、宗派。这些派别有自己的组织、领导和宫观,可以相对独立地管理自己宗派内的事务。不同分派或法系有各自的特点。如出自宋德方一系的全真道士自称属“披云真人门下法派”,有“本宗提点”,并且有属于该法派并有正式记录的二百余所宫观。又如马丹阳弟子于善庆(于志道,1166-1250;道号:洞真子)再传弟子、全真史家李道谦(1219—1296)高弟孙德彧(字:用章,1243-1321),曾经“提举洞真(于善庆)门下诸宫观”,^②宋德方弟子何志渊(1189-1279)曾经“提点平阳路天师(宋德方)门下道众”,^③郝大通再传弟子李志柔(同尘真人)的门人石志坚(1204-1277)曾“嗣主本宗法席”。^④但是目前学界对“七真”之后以全真第三代大师为首的全真支派的研究仍很欠缺。^⑤更加细致地梳理全真支系,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全真教的理解。以下主要探讨宋德方法派在全真列祖谱系、道教神仙

① 如禹谦撰《碧虚杨真人碑》谓:“全真之教尚矣,肇自重阳,逮夫丹阳、长真、长生、长春而后,支分派列,各有所宗。出丹阳之门而能大其传者,碧虚师(杨明真 1150-1228)其人也。”载刘兆鹤、王西平编,《重阳宫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76页。又如曾任元翰林学士承旨的张起岩(1285-1353)有曰:“近世全真氏出,益恢以大。业是者又自分其派为四、五,衍为六、七。”张起岩,《亳州天静宫兴造碑》(1332),明隆庆三年刻本《中都志》卷七;《全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卷1141,第36册,第115页。

② 邓文原,《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7-788页。

③ 杜思问,《重修水谷乐全观记》,《山右石刻丛编》卷27,第9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5564页。

④ 李道谦,《终南山宗圣宫主石公道行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37页。

⑤ 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3章讨论了郝大通之徒王志谨和弟子姬志真为主的“盘山派”的心性论。

谱系、全真宫观建设等方面的建树。笔者认为,全真宫观造像的设置以及宫观的布局往往体现宋德方提出的全真列祖正宗道统论。可以说,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论是全真宫观布局造像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元代中、后期大有作为的全真掌教均出于宋德方法系。他门下先后有四位弟子在元代中、后期担任过五任全真掌教,树立了宋德方一系在全真教的领导地位。其原因之一是,宋德方是个积极传教的实干家,对道教典籍、宫观建设、道教神系、全真列祖谱系的建树等各方面的贡献最大,在全真教内外有崇高名望,他培养的嗣教门人也是善于应变入世的实干家,有较为灵敏的政治头脑,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在元代早期全真教面临险恶多变的环境时能够坚持不懈地弘扬全真列祖,以全真列祖的形象和召唤力凝聚全真,重振全真,终于领导全真摆脱困境,走向中兴。宋德方门人在全真教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宋德方在全真教内外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元代中、后期。

1、宋德方生平

现存最重要的关于宋德方的史料和史迹包括宋德方门人、进士李鼎所撰的《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1262 立石),^①翰林学士王鹗^②(1191—1274)所撰的《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1262),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商挺(1209—1289)所撰的《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1274 祁志诚立石;完颜德明重刊),^③全真大师、史家李道谦^④(1219—1296)《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1284 年序)卷下的《披云真人》传,^⑤《神山[无][量]洞天长生万寿宫》碑(1290 年立石),^⑥翰林直学士、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王利用所撰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546—549 页。

② 王鹗传记,见《元史》卷 160,第 3756—3757 页。

③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13—614 页。

④ 李道谦传记,见集贤学士嘉义大夫宋渤撰《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公道行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13—715 页。

⑤ 卷中,第 20—23 页,《道藏》,第 19 册,第 539—540 页。

⑥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68—669 页。

《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1320)^①以及此碑碑阴的《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②山西龙山石窟现存造像、题记,1959年在山西永乐宫发掘的宋德方墓。此外,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金代元好问(1190-1257)为宋德方弟子秦志安(1188-1244)所撰的《通真子墓碣铭》,^③宋德方墓志《先师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真赞》,^④《道藏尊经历代纲目》,^⑤至元七年(1270)圣旨《万寿宫披云真人制词碑》^⑥以及其它元代碑文也有一些相关资料。元代以后的文献如《山西通志》、《莱州府志》、《掖县志》等地方志也保存了一些史料。根据上述史迹和比较可靠的史料,可以对宋德方生平加以归纳。

宋德方,字广道,号披云,山东莱州掖县神山(寒同山)西南三十里之平村人。大定癸卯(1183)八月一日出生。仅能说话便好读书,颖悟强记。十二岁(1194)时问其母,人有死否,母曰有。又问何以得免。答:可诣武官(村)问刘师父(刘处玄)。于是明日径往。刘处玄爱其骨格清秀,音吐不凡,留侍几杖,启之以道法。后得度于王处一,占道士籍。刘处玄仙去(1203),师事丘处机于栖霞。儒道经书尤所酷好,诗书子史罔不涉猎。

兴定庚辰(1220)丘处机以“欲罢干戈致太平”^⑦的恢弘救世心怀,应邀会见成吉思汗,离开莱州北行,宋德方为随行弟子十八人之一。辛巳(1221)二月十一日过野狐岭(在抚州,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十年前这里曾是成吉思汗攻打金朝之初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的战场。辛未(1211;一说壬申,1212),成吉思汗围抚州,金将达实率金兵号四十万,列阵野狐岭。木华黎(Mukhali,1170-1223)率领蒙军敢死队突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3-754页。

② 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49册,第82页。

③ 元好问,《遗山集》卷31,第13-16页,载《四库全书》1191册,第349-350页。

④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24-525页。

⑤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7-618页。

⑥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8页。

⑦ 丘处机西游诗句,引自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4页,《道藏》第34册,第492页。

击陷阵,成吉思汗领诸军并进,大败金兵,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①丘处机一行过野狐岭时,仍见当年战场累累白骨。宋德方指白骨曰:“我归当荐以金篆,此亦余北行一端因缘耳。”^②他在西游返途中履行许愿,于癸未(1223)十一月望日,同尹千亿醮于德兴龙阳观,济度野狐岭孤魂。据李志常,醮前数日天气稍寒,但是在设醮的二夜三日之时,天气温暖如春,^③意谓宋德方设醮妙有应验。甲申(1224)二月初,他随师结束西行,返回燕京,住长春宫。丘处机曾经对他说,“汝缘当在西南。”他对丘处机谈到道经泯灭宜为恢复之事。丘回答说:“兹事体甚大,我则不暇。兼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尔当任之”。^④丘处机于丁亥(1227)七月谢世,遗言令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张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旧勾当,宋德方、李志常等同意教门事。^⑤同年尹志平担任全真第六任掌教后,令宋德方提点教门事。

在提点长春宫期间,宋德方在燕京修建了清都观,并请金代翰林学士吴章为其作记。^⑥他与著名文士交游为友,继承了全真前代大师的传统,也是他自己擅长文学、书法的原因之一。这便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他善于通过作文写诗表达自己和为全真教立论。吴章为山西石州人,其父曾在陕西做官。宋德方此时已与陕、晋结下宿缘,以后长期在那里传教。

壬辰(1232),大行台员外郎崞州(在山西北部)王纯甫邀请宋德方前往主持醮事。后王纯甫弃官学道,很可能拜宋德方为师。甲辰夏五月王纯甫在崞县(今山西原平市之北崞阳镇)筑环堵而居时,元好问(1190-1257)因事至崞县,曾经拜访过他。^⑦

癸巳(1233),时行台河东的大丞相(平阳行省丞相)胡天禄也请

① 《元史》,卷119,第2930页。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第9页,《道藏》第34册,第483页。

③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14页,《道藏》第34册,第495页。

④ 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7页;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21-22页,《道藏》第19册,第539页。

⑤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24页,《道藏》第34册,第499页。

⑥ 李兰盼,《元一统志》(1303,北京:中华书局,1966)卷1,第52页。

⑦ 元好问,《两山行记》,《遗山集》卷34,第22页,《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393页。

他主持醮事。^① 甲午(1234)他游太原西山,发现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即今龙山石窟第4、5窟)^②,内皆道家石像(根据石像的风格目前可知两窟均为唐时所建^③),壁间有宋全二字,于是在此修葺古洞,开凿全真新洞四窟,费时三年(1234-1236)。自戊戌(1238)春至己亥(1239)秋,宋德方高弟秦志安、李志全开凿披云洞(第六窟),内奉宋德方石雕坐像(图2-1)。这是道教史中现存唯一一个高道在世时为其雕刻的石像。



2-1 宋德方像,山西太原龙山石窟第6窟(1239)。1920年照片,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1-116

古昊天观全真主要石窟落成后,丁酉(1237)胡天禄再设大醮于平阳,宋德方复往主持醮事。此后两年他曾前往河南西部一带传教,行化中留意立观度人,特别是修复道教史上的著名圣地。戊戌(1238),他到河南灵宝县函谷关,关城内的太初观是建于老子传授《道德经》之地的尹喜故宅。他命门人重建此观,并请朝命升观为宫。^④ 己亥年(1239)初冬,他行化到河南济源县,在县城之北铁岸建龙祥宫。此宫后来成为宋德方印制道藏的重地之一。^⑤

在全真第三代大师中,宋德方最重视道经的搜集和研习。这与他

① 关于胡天禄,见赵琦,《蒙元初期的行省丞相胡天禄及其结交的文士》,《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六辑(2003),第33-37页。

② 石窟编号根据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③ 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年第2期,第33-42页;张明远,《唐代龙山石窟研究》,《美术观察》,1996年2期,第52-55页。常盘大定将这两窟称为“李志全洞”和“秦志安洞”,显然不正确,见常盘大定、関野贞,《中国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馆,1975重印),第114-115页。

④ 王道明,《重修太初宫碑》(大德四年立石,130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4页。

⑤ 李志全,《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出自刘处玄师门不无关系。在七真中刘处玄最重视道经,喜读“道藏妙要”,^①敬奉“圣经符箓”,^②著有《黄帝阴符经注》、《黄庭内景玉经注》、《道德经注》等书。刘处玄并且鼓励门人像自己一样无事“闲看庄老”,^③而王重阳和马丹阳常像禅师一样做出排斥经典的姿态。^④

宋德方在平阳玄都观时,想到丘处机数年前编修道藏的嘱咐,与门人秦志安等策划编印道藏。他对秦志安说:“丧乱之后,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今山西静乐)者仅存。吾欲力绍绝业,殫木宣布,有可成之资,第未有任其责者耳。独善一身,曷若与天下共之?”^⑤胡天禄闻讯资助白银一千五百两以为创始之费。他把资金交给秦志安,并统筹规划、度时量费、择人审材,购求遗经,令秦于玄都观总其事。

在编修道藏期间,宋德方可能多居于作为刻书总局的玄都观。此观的位置,各种史料只是笼统地说平阳玄都观,但具体的位置最有可能是绛州城内正平坊。^⑥他参校政和、明昌道藏目录编录通读,补完亡缺,搜罗遗逸,^⑦共得七千八百余卷。^⑧在金藏《玄都宝藏》三洞四辅经典基础之上,又加入全真著作,如秦志安著《金莲正宗记》、《仙霞录》等。

宋德方曾经到平阳府平水(即临汾)活动。^⑨此地金元时是北方刻印图书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到平水一定是考察当地的刻印书

① 刘处玄,《仙乐集》卷3,第6页,《道藏》,第25册,第435页。

② 刘处玄,《仙乐集》卷3,第9页,《道藏》,第25册,第436页。

③ 刘处玄,《仙乐集》卷3,第13页,《道藏》,第25册,第438页。

④ 蜂屋邦夫认为在对道经的态度上马丹阳比王重阳缓和,而刘处玄则积极肯定经典的价值。见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第127页。

⑤ 元好问,《遗山集》卷31,第14页,《通真子墓碣铭》,《四库全书》1191册,第349页。

⑥ 据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刻本,1475)卷5,第89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史部174册,第157页,山西有四个玄都观:一在石州东北安业坊,元中统建;一在宁乡县治东一里卧龙岗腹,元至元间建;一在洪洞县治东北朝阳坊,元泰定四年建;一在绛州城内正平坊,元初建。又据乾隆《绛州志》,玄都观在城西北正平坊,元初有宋德方祠,嘉靖初毁。此观又名玄都万寿宫,见觉罗石麟等监修、储大文等编纂《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卷171,第52页,《四库全书》第548册,第322页。

⑦ 李鼎,《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陈垣,第547页。

⑧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166页。

⑨ 阎复,《玄都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56页。

条件。为了刊镂经版,他首先于平阳、^①晋、绛设立四局,继于秦中设九局,太原七局,潞、泽二局,怀、洛五局,总共二十七局。每局置通经知道之士讎校文字,由秦志安总督。役功者三千多人,衣食日用,皆由宋德方负责供给。又将人员编为六局,负责印刷。^②于济源、河中、终南祖庭三处制造上品精洁复纸,以供百藏经卷印制之用。^③首先印制三十套,亦称《玄都宝藏》,分别由著名宫观收藏。但远不能满足需要,又有各方附印者百余家,虽然自备纸张,工墨装题仍需宋德方提供。^④当时甚至有儒学收藏此三洞秘书者,^⑤总共印制一百二十藏。整个编修过程起于丁酉(1237),完成于甲辰(1244)。

宋德方组织、动员了一批道士参加编修刻印道藏的各种工作。除了他的弟子秦志安、李志全外,参加者还包括于善庆(道号:洞真,1166-1250,马丹阳法嗣)弟子王志谦(字伯刚),戊戌(1238)住持陇州佑德观,重修全真堂时,宋德方化众镂道藏经版,行缘关右,任他为校经提点之职;^⑥田无碍(马丹阳法嗣)弟子毛养素(1178-1259),辛丑(1241)被尹志平起用为洛阳栖霞宫提点,兼领披云玄都宝藏八卦局;^⑦澄阳子,遇宋德方,令化缘(供给)金莲局,雕造三洞藏经板;寥阳

① 宋德方编修道藏主要是在山西南部的平阳一带,因为平阳在金元时期是个重要的印书中心。金代时平阳府治临汾逐渐代替北宋汴梁(今开封)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刻印书籍中心。元代临汾与大都是北方刻印书中心。见李晋林、畅引婷,《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14页。关于宋德方首先刊镂经版的地点,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3页)、国家图书馆藏油印本《永乐宫碑录》(第16页)、山西省永乐宫迁建委员会办公室及永乐宫文物管理所编《永乐宫碑志选辑》(油印本,1960;第40页)所刊商挺撰《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均作“中阳”。但是,“中阳”很有可能是“平阳”之误。“中阳”在山西最西部,接近陕北。

② 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3页。

③ 李志全,《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④ 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3页。

⑤ 李俊民,《重修庙学记》,觉罗石麟、储大文等编修,《山西通志》(1734)卷203,第20页,《四库全书》,第549册,第601页。

⑥ 刘望之,《灵台观碑》,《陇右金石录》卷5,第43页。原注:(碑)在灵台县城东一里。《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10页。

⑦ 李国维,《姬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7,第8页,《道藏》第19册,第778页。

子,化缘供给金莲局衣粮,未尝有缺。^①

编修道藏需要动员许多地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这样重大的一项事业,必须获得地方官员的支持和朝廷的认可。宋德方首先争取到了行台河东的大丞相胡天禄的支持和资助。另一个强力赞助的官员是沁州长官杜丰(1190-1256),又名杜德康,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少有大志,通兵法,仕金。成吉思汗取太原,他率部投降,反攻金军,屡建战功。辛卯(1231),受命抚定平阳、太原、真定等地。乙未(1235)升沁州(隶属平阳府路)长官。^② 此年春第六任全真掌教尹志平路过汾晋时,沁州长官杜德康请他设醮筵,方章启,玄鹤翔空,仙侣散坛,时雨济旱。^③ 此前他曾在丘处机几前亲受法训,多年奉道。他向朝廷请求雕造道藏经版并兴建道观,获得批准。庚子年(1240)三月十七日,太宗皇后及妃子给平阳府路达鲁花赤管民官懿旨,令沁州管民官杜丰充任提领大使勾当,雕造道藏经,并修盖诸宫观。如杜丰无暇此事,令其娘子(王夫人)充提领勾当,任何官员等不得骚扰,否则问罪。^④ 这些官员的大力支持是编修道藏的庞大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道藏印制发行后,宋德方又加以推广。他担心学习者初次见到如此庞大的道经,不知其中前后贯通的实质,或许产生望洋兴叹之感,因此为每套经典设立一位通经知典的讲师席,讲演解释经典,如他的弟子何志渊(1189-1279)被授以讲演之职。^⑤ 宋德方倡导的修经壮举,拯救了许多道教经典,成为流传至今的明代《正统道藏》之基础。宋德方平生所作诗文收入《乐全集》前、后二集,可惜未能流传于今。

宋德方以传统道教的继往者自居,不但致力于传统道教经典的印行,也十分注重传统道教圣地的宫观建设,如有天下第一洞天之称的

① 杨希颜,《三老同官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60页。

② 《元史》卷151有《杜丰传》,第3574-3575页。

③ 王恽,《尹公道行碑铭并序》,《秋涧集》,卷56,第14页,《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742页。

④ 《天坛十方大紫微宫懿旨及结瓦殿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0页。

⑤ 杜思问,《重修水谷乐全观记》(1285年立石),《山右石刻丛编》卷27,第9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5564页。

王屋山紫微宫小有洞天(在河南济源),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传吕洞宾故乡纯阳宫(永乐宫),传黄帝问道处所建的平凉府崆峒问道宫,以及前面提到的河南灵宝县函谷关太初观。此外他还在各地广建宫观,自燕齐及秦晋豫,星罗棋布。其数量说法不一:据李鼎,多达“几百余区”;^①据商挺,“大小百余区”;^②据王利用,“凡四十余区”;^③据李道谦,“几四十余区”。^④估计宋德方亲自参与修建的宫、观有近四十个,但是属于他法系并有正式记录的有二百二十二区,加上无正式记录的附属观庵,总数可能多达五百所。

在宋德方修建的宫观中,最为重要的是原址在河中府河东县(山西永济县)永乐镇、现址在山西芮城县城北郊的纯阳万寿宫(纯阳宫;永乐宫)。它与陕西终南的重阳万寿宫、燕京的长春宫并列为全真教的三大祖庭,但是目前只有永乐宫保存了原有的建筑、壁画,其它二祖庭的原有建筑、造像均早已被破坏。在三大祖庭以下的所有全真宫观中,仅有宋德方开凿的龙山昊天观石窟、石像原物遗留至今。因此,永乐宫和龙山石窟是研究全真宫观的珍贵实物遗存。庚子(1240;一说癸卯,^⑤1243)宋德方自甘棠来到永乐镇,拜谒当地祭祀神仙吕洞宾的纯阳祠。此处据说是吕洞宾的诞生之地。因为王重阳以吕洞宾为师,吕洞宾成为全真祖师之一。宋德方见其祠荒残狭隘,无人葺修,决心将其扩建成为道观,这即是后来的永乐宫。^⑥他召集道侣说:“兹中条(山)之南,洪流(黄河)之北,名山大川,阳明交会之地。气盛必变,实生纯阳吕祖。是气流行,曾不间断,他日亦当有继而出者。予年运而往,将以其宫易祠,不惟光大纯阳之遗迹,抑亦为后来继出者张本耳,汝辈其勉之哉!”随后吕公祠原先住持道士和施主将祠堂并地基具状

① 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7页。

② 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4页。

③ 王利用,《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3页。

④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23页,《道藏》第19册,第540页。

⑤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23页,《道藏》第19册,第540页;王利用,《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3页。

⑥ 从吕洞宾神话角度研究永乐宫的著作有 Paul R. Katz, *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9)。

献给宋德方,又施水地三十亩,磨窠一区。^①这是原来不属于全真教的道观、道士及施主认宗的一种方式,即宣示从此本祠及其道士、地产、信士归宗于全真宋德方法系。在众人再三恳切请求下,宋德方同意主持,并将吕公祠易名为“纯阳观”。成化《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刻本,1475)收录有宋德方七律二首,题为《纯阳观》,据诗名可知诗作于甲辰(1244)纯阳观升级为纯阳宫之前。第一首诗说明建观的目的是弘扬玄元—吕洞宾—王重阳及七真这一全真祖师传承谱系:“玄元垂福建皇唐,吕祖登真谒上方。累次化身缘地肺,复将甘水度重阳。七真继体声华大,四海还淳道德昌。今日诸孙亲演教,普令祖宗发天藏。”笔者认为永乐宫的总体建筑设计和三清殿神坛东、西壁的壁画正是展现了全真教的这个正宗道统,^②完全体现了宋德方的建观本意。第二首诗说明宋德方多次游访吕公祠和附近山水,有完成《玄都宝藏》后隐退此地之意:“春深花柳满郊丘,雷泽聊为十日游。三洞藏经功欲就,一身化导意殊休。越人岳色连天远,^③逐马河声卷地流。^④莫说频频到祠下,他年永乐是菟裘。”^⑤他曾经对尹志平谈到他所游之处,甚爱河东永乐。此后由于他忙于编修道藏等活动而不能久驻永乐,但仍将此地视为最终归宿。辛丑(1241)春正月,已经辞去掌教职位的尹志平汇集四方道流,重葬王重阳灵柩于终南重阳宫白云殿,宋德方也前往参加会葬。

辛丑(1241)春宋德方接受道教名山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天坛(山)道众的邀请,前往孟州(在今河南)传教,住持并重建唐宋以来的

① 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7-548页。

② Anning Jing, “The Yongle Pal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aoist Panthe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Yongle Palace.”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June, 1995; “Portraits of Daoist Mast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ois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Boston University, July 6, 2003.

③ 指远方的华岳景色。

④ 此处“河”指黄河;永乐宫原址在永乐镇,位于黄河北岸。

⑤ 李侃、胡谧,《山西通志》卷16,第110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史部174册,第686页。

著名宫观天坛总仙宫、上方院、紫微宫、清虚宫等,将这个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一洞天变成了宋德方法派在河南的重镇。在宋德方接管、住持、重修天坛道宫之前,住持天坛的是与他同出刘处玄师门的道士莹然子周某(?-1240)。可能是莹然子在去世之前嘱咐其弟子等迎请同宗道友宋德方住持天坛。在刘处玄的众弟子当中,最为杰出的是宋德方。将天坛托付给宋德方,显示出刘处玄门下其它弟子对宋德方的敬佩。宋德方抵达王屋山,驰骑到上方紫微宫,然后登天坛绝顶,升石坛,焚香拜毕,目睹殿庑摧毁,坛级隳圯,喟然长叹曰:“吾今不重修,理当谁待?”天坛之行中宋德方写下了一些咏颂王屋山名胜的著名诗篇,有些到明代仍然在士大夫中传诵。^①他在七律《题天坛》中戏称自己(披云子)是王屋山唐代高道白云子(司马承祯)再世:“白石磷磷上接天,青松郁郁下临渊。草生福地皆为药,人在名山总是仙。待客远寻岩下蕨,烹茶满酌洞中泉。前身恐是白云子,今日重来卧翠巔。”另外一首诗《玉阳观》咏颂唐代玉真公主在王屋山修道之事:“国妹修真体碧虚,玉阳山下旧宫居。花飘古砌春风后,松偃空坛暮雨余。石室已烧丹竈火。瑶池不返紫云车。遗碑独有龙蟠子,犹是明皇御笔书。”^②他还在天坛碧玉坡大书“碧玉”二字,笔力秀劲。^③

王屋山天坛道坛和道院重建竣工后,宋德方应地方官员之请于甲辰(1244)中秋在天坛修庆成清醮,并安置《玄都宝藏》一藏于坛顶道院,期望永镇方维,永传不朽。^④

辛丑岁(1241)王屋之游后,他继续东行时,在路途中遇到怀庆路河内县覃怀修真观姓氏为移刺的道姑。这位道姑出身富贵,天资婉秀,拜他为师,得尽弟子礼。宋德方教导她说:“汝知丰肴甘其口,而不

① 如(训导)陈贵《游王屋山记》(记成化丙戌1466年春三月事)引宋德方《玉阳宫》诗前两句:“东西并列玉阳山(王屋山有东、西玉阳山),中构灵都气象闲(东、西玉阳山之间有唐建灵都观)。”见《济源县志》卷15,第17页,成文出版社印本第689页。宋德方《玉阳宫》诗全文见《宋披云道人颂》,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5页。

② 《济源县志》卷16,第34-35页,成文出版社印本第870-871页。

③ 陈贵,《游王屋山记》(记成化丙戌1466年春三月事),《济源县志》卷15,第18-19页,成文出版社印本第692-693页。

④ 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1249年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5页。

知伤命也；知爵禄荣其[身?], [而?][不?][知?]害己也。修学之士，练身于九丹，解结于五神，引气于本生，灭根于三关，十炼九变，百节开明，乃可长生也。”^①

壬寅(1242)开春宋德方似乎仍在河内县覃怀一带。据恒山道人张道亨撰《沈先生墓志》曰，壬寅春首披云真人法旨，令上方刘大师（显然是指王屋山上方紫微宫提点刘志简）与当地全真道士沈志中同修王屋山之东太行山紫金坛。^② 据信此坛紫虚元君实主之。^③

大约在其后两年(1242年到1244)之间，宋德方曾经返回过他的故乡莱州掖县，并且开凿了神山（寒同山）长生万寿宫的石窟，完成刘处玄未尽的事业，以尽嗣教门人之义。

甲辰(1244)春他到终南重阳宫，参加开府西凉、镇守陕甘等地的阔端太子举办的醮事。上元日（正月十五）阔端派遣的使者在重阳宫修金箓醮七昼夜，宋德方是主持醮事的五位全真大师之一。^④ 同年(1244)他再次来到永乐指授扩建事宜。随后继续北上，前往怀沁、平阳、太原，最终返回到终南重阳宫。《玄都宝藏》完成后，他退居于终南雪堂，每天与耆年宿德相会谈道。

据王鹗《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甲辰(1244)暮冬永乐吕祖祠堂受到野火焚烧。明年有敕升观为宫，进真人（吕洞宾）号曰天尊。宋德方在陕右谓其徒曰：“师升其号，观易以宫，苟不修崇，曷以称是。”他将重修之事告诉尹志平、李志常，求得他们的支持，任命燕京都道录潘德冲(1191-1256)充任河南北路道门都提点，负责修建永乐宫。^⑤ 由此可知，这时宋德方仍在终南。可能因为他已功成身退，不具

① 陈志忠，《修真观碑并引》，北京图书馆藏拓本，《全元文》卷908，第28册，第101-102页。

② 张道亨，《沈先生墓志》，载袁通等纂修，《河内县志》（道光五年刊本，1825；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卷21，第26-27页，印本第1037-1039页。

③ 井道泉等撰，《大元重修聚仙观碑》，载袁通等纂修，《河内县志》（道光五年刊本）卷21，第37页，印本第1059页。

④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洞真真人》传，第11页，《道藏》第19册，第536页；《白云真人（蒹志远，1190-1255）传》，卷下，第25页，《道藏》第19册，第540页。

⑤ 《永乐宫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155页。

体指导重建的日常工作。

丁未(1247)十月十一日,宋德方在终南略示微疾,羽化前作偈曰:喝散迷云,驱回宿雾,万法无私,千峰独步。明月[][]快矣哉,一声长啸还家去。^①他逝于居所待鹤亭,春秋六十五。七日后权瘞于重阳宫仙蜕园。他的遗愿是埋葬在他最喜爱的风水宝地永乐镇。戊申(1248)秋,朝廷授权迁葬他到永乐。冬季,门人按照他的生前本志,把灵柩从终南迁移到永乐镇。沿途道众郊迎路祭、争相挽留,进行缓慢,日不半舍。于是河东地方军政当局派出官员乘骑前去迎接,强力护行,始不再有人敢于阻滞。灵柩到达后,再次临时入土。他主持编修的《玄都宝藏》的经版于庚戌(1250)运到永乐宫与他身后团圆并集中保存。甲寅(1254)他的灵柩迁葬于永乐宫宋天师祠堂。^②究其原委,盖因宋德方去世时,永乐宫重建,主要大殿尚未完工,而修建宋德方祠堂只能等到供奉道教主神、全真祖师的几个大殿基本竣工之后,灵柩运到后只能再次权瘞。壬子(1252),永乐宫重建已经初具规模,然后在宫之西北隅建成宋天师祠堂,祠堂内设置宋德方塑像,殿壁绘有壁画,并在甲寅迁葬灵柩于此。会葬者万余人,掌教李志常命河东南北两路道教都提点潘德冲主持葬礼。他的石椁盖正中刻字:“十方大纯阳宫玄都至道东莱披云宋天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籍贯和头衔前冠以永乐宫的正名,可见他和此宫的特殊关系。

现存永乐宫有一个关于“披云殿”的石碑,是玄门乐清道人吉法真撰《重修披云殿像碑记》(1528),未见发表。碑谓宋真人升华,葬于永乐镇北峨嵋岭下,故有祠堂存之。近来住持者皆暂而不久,不能弘大其业,祠堂名虽存而实废。嘉靖七年(1528)当地信士等集资捐资重修殿宇和塑像。《蒲州府志》的《永乐宫图》中有“披云道院”(图2-2),即宋德方祠堂。^③

① 岳浚、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雍正十三年,1735)卷30第22页,《四库全书》第541册,第94页;《神山[无][量]洞天长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8页。

② 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8页。

③ 光绪《永济县志》卷一图考亦有《永乐宫图》,第11页。

拟改葬先师披云真人,未决。忽一日静中见先师过门,急从之,已失所在。遂得一绝云:不觉不知可便归,明明白白也宜时。两端事理从君用,远近无为无不为。”^①考古发掘时墓室正中石椁内的木棺里面有宋德方遗骨。^②此墓随永乐宫搬迁后,现坐落在永乐宫新址后部新建的三仙(吕祖、宋德方、潘德冲)园。

宋德方是刘处玄最为杰出弟子,被视为刘处玄的“传灯”门人。出于同一师门的还有两位著名道士:一位是离峰子于道显(1168—1232),正大中被旨提点亳州太清宫,赐紫虚大师号,^③第七任全真掌教李志常的启蒙之师;另一位是莹然子周尊师,曾住持王屋山天坛总仙宫(见下章)。

2、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赋》

宋德方明确将东华帝君列为全真始祖。他受王处一引度出家,因此王处一是他的尊师之一。他继承师说,并加以发扬光大,不但明确了东华的地位,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全真列祖传教体系。其特点是强调始祖的“帝君”和古仙身份,以其为引导,把全真列祖纳入以三清、四帝为首的传统道教神系,直接嗣续道教主尊、主神。全真祖师依次单线传承太上教法,显示了全真教在道教传法中的正统地位。

正统道法一脉相承的传道系统,常被称为道教之“道统”。如元代全真道士苗太素(苗善时)主编《玄教大公案》,道士柯道冲作序言:“自周汉以来,惟尹子嗣祖位金阙帝君,继道统,授东华帝君。帝君传正阳钟离仙君。钟传纯阳吕仙君。吕传海蟾刘仙君。刘南传张紫阳五紫(祖),北传王重阳七真。道统一脉自此分而为二。清庵李君得玉蟾白真人弟子王金蟾真人授受,为玄门宗匠,继道统正传以袭真明。

① 洞明子(祁志诚),《西云集》卷下,第9页,《道藏》第25册,第541页。

②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第22—25页。

③ 其传见元好问,《紫虚大师于公墓碑》,《遗山集》卷31,第8—11页,《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346—348页。

亦多典集(籍)见行于世,实庵苗太素师事之。”^①

相继不断的单线传教概念始自禅宗传灯说。韩愈(768-824)受其影响首倡儒家“道统”说,^②原指儒家传道系统。但是,儒家的道统时断时续。^③全真教的道统说借鉴佛儒两家之说,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在全真教第二代以后的大师中,没有其他任何人像宋德方一样致力于全真列祖道统说的建立。

宋德方论述全真列祖道统正传的代表作是《全真列祖赋》。它是建立全真祖师授受法统理论的纲领性文件。该赋的真实可靠性,下文将要论证,首先介绍一下其内容。此赋以“无名道人”回答“绝相公子”问题的形式,首先宣称三清是全真之主,四帝是全真之师,然后按照先后传承序列出全真列祖二十位:1 东华帝君,2 钟离权,3 吕洞宾,4 刘海蟾,5 王重阳,6 和玉蟾,7 李灵阳,8 马丹阳,9 谭处端,10 刘处玄,11 丘处机,12 王处一,13 郝大通,14 孙不二,15 默然子刘师叔(刘通微),16 长清子严处常,17 史风子(史公密,史处厚),18 回阳子于公,19 云中子苏铉,20 云阳子姚瑛。这篇十分重要的全真文献全文如下:

/(第1行)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全真列祖赋,荣禄大夫大司徒王淮贤篆额/(第2行)无名道人闲居于丈室,绝相公子[]进而问曰:“我闻吾子参全真出世之宗,习太上不言之教久矣乎,必能深究其宗派首末也。其祖何先,其宗何始,仆虽不敏,亦可得而闻乎?”对曰:“何先生/(第3行)之发问造次也。吾闻,将济巨海者必阶于岸,将登太山者必因于麓。尔未尝游涉乎正教之藩离,而辄欲窥其堂奥,其可乎哉?虽然,今日方暇,吾不忍废此高论,请为吾子谈其标末而已。全真/(第4行)非道乎哉?道固无始。全真非德乎哉?德固无先。三清,全真之主也,不全其真,曷为三清?四帝,全真之师也,不全其真,曷为四帝?由是言之:龙汉以前,赤明之上,全真之教固已行矣。但圣/(第5行)者不言而天下

① 苗太素(苗善时)主编《玄教大公案》,序第2页,《道藏》第23册,第889页。

②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319-320页。

③ 见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第93-95页。

未之知耳！逮我东华帝君王公者，分明直指曰，此全真之道也，然后天下惊骇倾向而知所归依矣。帝君乃结庵于青海之滨，受诀于白云之叟，种黄芽于岱阜，锻绛雪于昆（第6行）崙，阴功普被于生民，密行远沾于后裔。（第7行）然后授其道于正阳子钟离公者，暗剖琼符，潜分玉篆，锡以大丹之秘诀，付之蕊笈之灵章，传周天起火之经，教飞龙铸剑之法，炼形似鹤，养气如龟。然后授其道于纯阳子吕公者，鼎攒乎四季五行，药按乎三元八卦，赤凤吐南方之髓，乌龟含北海之精，离坎交加，甲庚会合，弹指上超于碧落，转头西过于青城。然后授其道于海蟾子（第8行）刘公者，破钱知富贵之空，累卵示功名之险，顿辞燕相，恭礼玄都，陶真于太华之前，遁迹在终南之下，口吞日月，手握乾坤，作长生久视之仙，结固蒂深根之友。然后授其道于重阳子王公（第9行）者，发扬秘语之五篇，锻炼还丹之九转，潭中捉马，丘上寻刘，餐霞于碧峤之前，养气向青松之下，饮甘河之一滴，观沧海之万莲，普化三州，同修五会。然后授其道于玉蟾子和公者，黑中隐（第10行）白，雌内含雄，深穷有物之混成，妙达谷神之不死，虎左旋而入地，龙右绕以飞天，五气朝元，三花聚顶。然后授其道于灵阳子李公者，损之又损，为以无为，三家不忍于往还，二物有[] []会（第11行）[]，发消旧白，脸出新红，神驾烂游于十天，云骑独飞于八海，翱翔五岳，啸傲三峰。然后授其道于丹阳子马公者，慈悲济物，方便度人，指五行不到之方，说一气未形之[]。[]开[] []引入金（第12行）门，既分十化之梨，应彻三清之举，鞭笞紫凤，上下青霄。然后授其道于长真子谭公者，冥符大道，密契玄机，栖神寂寞之乡，炼气希夷之境，丹成九色，名挂三天。然后授其道于长真子刘（第13行）公者，手握天关，足摇地轴，节操比松筠之雅，肝肠逾铁石之坚，倒骑金马，上青霄，稳驾铁牛耕碧海，北朝紫阙，南度朱陵。然后授其道于长春子丘公者，东辞海县，西入磻溪，六七年不憚于（第14行）饥寒，三万里甘迎于风雪，出有入无，漏泄两仪之造化，存神积气，圆成七载之功夫，千光遍照于十方，三国同宣于一日，独表神仙之领袖，大开道德之门庭，斋坛明赴于[]

[]，[]介坐观于千/(第15行)万。然后授其道/(第16行)于体玄大师玉阳子王公者，炼成正气，战退魔军，立铁查山下之风，坐云光洞中之水，道号暗来于伞竹，仙班得预于金莲，拜皇家五度之宣，翫海外四[]之[]。然后授其道于广宁子郝大通者，口中安口，身外观身，会八卦以周天，审六爻而定位，宁海市中挽回日月，赵州桥下坐断冰霜，袖藏海外之蟠桃，手种月边之丹桂。然后授其道于清净散人孙仙姑/(第17行)者，顿[][] [] [] [] []，弃黄金如粪土，抵白璧于堙涂，蓑衣东别于家乡，竹杖西游于云水，六年了道，九转成功。然后授其道于默然子刘师叔者，诸缘罢旧，一念归真，手拏海底之金乌，亲/(第18行)得蟾中之玉兔，枯木开花于晓露，寒灰发焰于春风，鼎内铅干，炉中汞死。然后授其道于长清子严公者，振危拔苦，接物利生，龙吟离位之中，虎啸坎方之内，水火颠倒，阴阳混融，姓名先挂/(第19行)于丹台，踪迹屡游于紫府。然后授其道于醴泉史风子者，外建因缘，内明造化，金鼎夜调于五气，雪芽春采于三田，衣挂六铢，鹤乘千岁，火枣朱悬于晓日，交梨碧灿于秋风。然后授其道于/(第20行)回阳子于公者，行则措足于坦涂，住则凝神于太虚，坐则匀鼻端之息，卧则抱丹田之珠，行满飞升于白日，功成归去于玄都。然后授其道于云中子苏公者，调和四象，斩伐三彭，瑶台之秋/(第21行)月当怀，阆苑之春风破梦，玉炉雪白，金鼎霜红，腾身快三岛之游，回首赴群仙之约。然后授其道于云阳子姚公者，气中养气，神内颐神，贯通道德之真詮，透脱阴符之妙理，眼界不生而青/(第22行)龙自住，鼻门大启而白虎常停，丹台记不老之名，玉简刻长生之字。此全真列祖之宗派也。”绝相公子蹙蹙然坐不安席，以手当膺而谢曰：“吾侪小人也，乃不知教门浩汗(瀚)，道海汪洋，如此其/(第23行)盛矣乎！”无名曰：“上世以来，聊复如此，自今以去，巧历难穷，仙源滚滚以相承，法嗣联联而不断，跨鹤乘鸾者莫知其数，降龙伏虎者继有其人。十九枝玉树重芳，天开秘牒，半万朵金莲再坼，地发/(第24行)灵章，墨穷恒华之松，不足以纪续仙之号，纸尽江淮之楮，不足以书列圣之名，法轮长转于阎浮，道日重光于宇宙，姑言其大概云耳。

若其具述而详言之,从劫至劫,终不可尽。”绝相公子口哇/(第25行)然而不合,舌桥然而不下,苍惶战栗,无地自容曰:“而今而后,洗心沐肝,愿从门下,执洒扫[之?][役?]矣。^①

宋德方的这篇《全真列祖赋》在蒙元时流传甚广。如它附刻在秦州(天水)天靖山玉泉观《大元崇道诏书之碑》的背面,此赋因这个石碑的幸存才得以流传至今。该碑至今仍在玉泉观内保存。^②此观创建者梁志通,是宁神子张志谨法系的传人。张志谨曾重建并住持济源天坛附近著名的灵都万寿宫,即唐代的灵都观,唐玉真公主的受道登真之处。宫至今犹存,在济源市,内有清代建筑。张志谨,字伯恭,温县(在河南济源以东)人,金泰和间泛海为商人,遇水寇,尽失资产,空舟而归。此后飘蓬云水,访道寻师。癸未(1223)七月丘处机西游归来,到西京阿不罕宣差楼子上,他前往参拜。后来丘处机训其法名曰志谨,赐号宁神子。丙戌(1226)他到晋阳,有道友预言天坛佳境可居,明年至灵都观,如有宿缘,应当地官员之请住持此观,并率领弟子兴复观宇,但不久便去世,可能是在乙巳年(1245)八月之前,逝后卜葬观侧。其门下弟子继续修建,殿堂、塑绘咸与一新,并置《玄都宝藏》一藏。^③他法系的门人对宋德方特别崇敬。如灵都万寿宫有《宗主宁神广玄真人像》碑,上刻张志谨的画像、遗颂、简历和皇后懿旨,碑阴上部刻灵都万寿宫之图,其下刻有宋德方所作九首主题为天坛访道的诗。^④玉泉观梁志通弟子将《全真列祖赋》刻在《大元崇道诏书之碑》的背面,同样说明了宋德方在全真教不同门派中的崇高声望,也说明此赋在全真教内有巨大的影响,其全真列祖说得到广泛赞许,被奉为圭臬。

此碑为四面柱形,碑身高1.58米,正、背两面每面宽0.53米,两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3-594页;缺字据另外二录文补:1、《敕封东华五祖七真碑》,载张维纂,《陇右金石录》,卷5,第34-40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05-16108页;2、《全真列祖赋》,载赵昌荣,《玉泉观志》,第30-32页。

② 关于玉泉观,见《玉泉观碑》,载张维纂,《陇右金石录》卷5,第32-33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04-16105页。

③ 《重修天坛灵都万寿宫碑》(至元四年立石,1267),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84-585页;《灵都宫懿旨碑》,同书,第508页;《宋披云道人颂》,同书,第484-486页。

④ 见《宋披云道人颂》,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4-486页。

侧面每面宽0.47米,碑额高0.80米,正面篆额《大元崇道诏书之碑》,背面篆额《全真列祖赋》。碑身正面刻至元六年(1269)正月元世祖给全真十二位列祖赠号的诏书。这十二位列祖即全真教五祖(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七真(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正面最下部的文字是令全真掌教张志敬执行诏文。此碑左面上截刻吕洞宾授王重阳的《祖师五篇密语》,其下刻大德六年(1302)仲秋下旬玉泉观知观何道元等立碑道众、功德主名。下截刻玉泉观创建者梁志通之师宁神子张志谨法系门人及助缘人之名。碑右面刻《全真宗祖之图》:第一截名列太上老君、无上真人关令尹、太极真人徐甲、通玄真人文子、洞灵真人亢仓子、冲虚真人列子、南华真人庄子七人;第二截列五祖名;第三截列七真名;第四截列丘处机及其十八弟子名;第五截列丘处机及其后的六位全真掌教名(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诏书使全真列祖道统首次获得官方的认可和褒奖。把《全真列祖赋》附刻于第二面,其意深刻,即饮水不忘凿井人;在全真列祖获此殊荣之际,全真教上下不忘宋德方发扬光大全真列祖的贡献;这反映了全真教徒对此赋的高度重视,视宋德方为全真列祖道统说的集大成者。

由于宋德方《全真列祖赋》是附刻于诏书之后,其重要性和真实性毋庸置疑。赋中有“仙源滚滚以相承,法嗣联联而不断”之句。此句在三洞讲经师邓志明撰《崇德真人之记》(1322年立石)中被引用:“披云天师云,仙源滚滚以相承,法嗣联联而不断。”^①由此可见此赋的广泛影响。

此赋的重要之处,首先是确认了二十位师真为全真列祖,并将其纳入一个一线单传、一脉相承的传教系统。其中前五位(1 东华帝君,2 钟离权,3 吕洞宾,4 刘海蟾,5 王重阳)即后来著名的全真“五祖”,虽然此赋中“五祖”一词尚未使用。第6和玉蟾(名德瑾,?-1170)与第7李灵阳(?-1189),^②是王重阳自大定三年(1163)秋到大定七年四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63-764页。

② 和与李的传记,见秦志安,《金莲正宗记》第2卷,第10-14页,《道藏》第3册,第351-352页;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1-5页,《道藏》第19册,第517-518页。

月在终南刘蒋村修行时结茅同处的道伴,被马、谭、刘、丘视为师叔,与王重阳一道号称全真门下“三祖”。^①第8马丹阳、9谭处端、10刘处玄、11丘处机、12王处一、13郝大通、14孙不二即王重阳的主要弟子(后)七真。其后的15至20位远远不如(后)七真著名,兹加以介绍:

第15位默然子刘师叔(?-1196),名刘通微,字悦道,道号默然子,东莱掖城人。大定丁亥(1167)夏王重阳东游海上道过掖城,与之同话,机缘契合,授以修真密旨及名号,于是弃家人道,进关于终南山甘谷之侧结茅修道。他甚至早于(后)七真拜王重阳为师,是王在山东授度的第一个弟子。庚寅(1170)春马谭刘丘入关,相得甚欢,同葺刘蒋庵居之。后立观度人,名声大振。明昌(1190—1195)间金章宗召之阙下,对以黄老清净无为修身治国之要。敕馆于天长观,寻迁永寿道院,开堂演道。未几得旨还山,赐御书。后活动于齐鲁间。^②与(后)七真同辈,与宋德方同乡,被尊为师叔,所以《全真列祖赋》尊称之为“刘师叔”。

第16位严处常(1111-1183),号长清子,京兆栎阳县人,是王重阳亲戚。大定癸未(1163)前往终南刘蒋村参拜王重阳为师。大定十年(1170)马谭刘丘入关,受丹阳指点,居祖庭逾十载。^③

第17位史风子(1102-1174),名史公密,可能是王重阳的首位弟子。大定壬午(1162)闻王重阳遇仙受秘诀、养道于终南,于是前往求道,纳为弟子,训名“处厚”,号“洞阳子”。丁亥(1167)春王重阳欲东游山东、令他侍行,他辞以母老不敢远游。马谭刘丘入关后,他协助葺修刘蒋庵,屡受马丹阳诗词训告。^④

第18位回阳子于公,其名、籍贯、生卒年份、事迹待考。或以为即马丹阳弟子于通清(1161-1217,道号:真光子),^⑤或马丹阳弟子于善

①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第2卷,第14页,《道藏》第3册,第352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4-5页,《道藏》第19册,第518页。

③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7-8页,《道藏》第19册,第519页。

④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5-7页,《道藏》第19册,第518-519页。

⑤ 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宗祖谱系形成考》。于通清传,见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18页,《道藏》第19册,第523页。

庆(于志道,1166-1250;道号:洞真子),^①可能都不准确。原因之一是,这位回阳子于公是王重阳的弟子,而于通清、于善庆均是再传弟子,低了一辈。永乐宫重阳殿壁画王重阳画传榜题第三十八《发蒙四子》提供了回阳子的重要信息,说明他是王重阳的入门弟子:“祖师以神功妙训启发四子之蒙蔽。四子谓默然子刘君,长清子严君,使(“史”之误)风子公密,回阳子于君,时俱称入室,亦丘、刘、谭、马之亚也。”^②更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丘、刘、谭、马之亚的刘、严、史、回正是《全真列祖赋》第15位默然子刘师叔、第16位严处常、第17位史风子、第18位回阳子于公;榜题和《列祖赋》中的顺序完全吻合。此外重阳殿壁画王重阳画传最后一个榜题《会葬龙庭》提到“洞真于公”,即于善庆,与《发蒙四子》中的“回阳子于君”不是同一个人。

第19位云中子苏铉,华州蒲城人,马丹阳弟子。大定辛卯(1171)春诣终南刘蒋祖庵拜丹阳为师,被视为“小丹阳”。^③

第20位云阳子姚珏(?-1207),终南蒋夏村人,王重阳远亲。大定丁亥(1167)四月王重阳诣门向他辞别,告以东游捉马。他对王素来以害风(风子)相待,只是笑别。后闻马丹阳入关居刘蒋庵,方悟王重阳之语果验,由此弃家,受道于丹阳。

《全真列祖赋》不但列出全真列祖,更重要之处,是将全真祖师列为三清四帝的法嗣。三清是道教神系的主尊,“四帝”即“四帝二后”,或称“六御”,是宋真宗以来道教神系中地位仅次于三清的主神。^④ 将全真列祖融入以三清四帝为首的传统道教神系,是为了宣示全真正宗的传法法统,也是为了全面继承了道教神系,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全真法事需要。随着全真教的发展,早期全真大师往往应邀主持道教法会,特别是前往大型宫观为皇家、贵族、官僚主持盛大斋醮仪式,这就需要传统住观道士的参加、配合与支持。全真大师往往遵照传统道教

① 樊光春,《全真列祖赋所述人物考》,《中国道教》2004年第1期,第16页。

②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7页。

③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第17-18页,《道藏》第19册,第522-523页。

④ 关于四帝二后,见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4章。

仪式,礼拜传统道教神祇。这不但是履行法事程序,也是显示自己代表着道教的正宗,如王处一在一首题为《朝真》的诗中所赞:“香散云霞接太空,祝延震动绛霄宫,群仙共集烟深锁,大德清朝讲正宗。”^①这首诗是王处一大定丁未(1187)十一月奉诏至中都,入天长观朝真作醮所写的一组诗中的一首。天长观是中都最重要的道观,奉诏重建于大定七年(1167)至十四年(1174),^②此观提点孙明道于明昌元年(1190)起主持编修了《大金玄都宝藏》。^③王处一奉宣入住此观,到第二年(1188)八月才离京返山。从他的《入天长观》一诗可知,他进入此观后最重视的是殿宇、神坛上的主尊圣容和壁画《朝元》像:“入得天长正位宫,交参殿宇映重重,金坛玉壁朝元像,七宝玲珑显圣容。”^④

这一时期天长观内所奉的主要神灵,是三清和四帝二后(六御),可以代表金代宫观所奉神系的主体。明昌元年(1190)二月皇太后有疾,章宗敕天长观设普天大醮七昼夜,并亲自到观行香,其大醮青词曰:“嗣天子臣谨上启三清、四帝、二后……”^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四帝二后最初是宋真宗时代(997-1022)的主神,即玉皇大帝、天皇大帝、北极大帝、圣祖、后土、圣祖母;其中圣祖即宋代传说的皇家始祖赵玄朗,圣祖母为赵玄朗之母。金灭北宋后,北方的道士大多继续沿用已有的四帝二后造像。道士并不一定都知道圣祖和圣祖母的来历,即使有个别知情者,出于自我保护也不会道出其中奥秘。于是圣祖、圣祖母的历史渊源被渐渐淡忘,演变成为像天皇大帝、北极大帝、后土一样的抽象神祇。这样四帝二后中的个别成员产生一些变化,但是道教四帝二后的主神位数、次序结构没有变动。当金代皇帝委托道观举办斋醮法会时,必须依赖道士主持,自然要遵从道士之说,礼拜四帝二

① 王处一,《云光集》卷2,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58页。

② 郑子聃,《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宫观碑志》第19页,《道藏》第19册,第716页。

③ 魏转霄,《十方大天长观玄都宝藏碑铭》,《宫观碑志》第19页,《道藏》第19册,第716页。

④ 王处一,《云光集》卷2,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58页。

⑤ 朱澜,《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瑞应记》,《宫观碑志》第21-25页,《道藏》第19册,第717-718页;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56-157页。

后,于是六御主神在金代仍然延续。

王处一是第一个为金朝皇帝主持醮仪的全真大师,此后他又两次奉旨赴京进驻天长观。此外丘处机、刘处玄、刘通微也先后奉诏到京,入住天长观,并主持醮仪。在醮仪方面,全真大师们往往遵守道教传统,虽然他们更加强调斋戒和德行。^① 这些第二代大师对具有代表性的天长观三清、四帝、二后神系自然十分清楚,并将其视为“正宗”。刘处玄在他的《黄庭经》注中提到天皇、玉帝等神格。^② 他们都是宋德方的师父或师叔,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宋德方在《全真列祖赋》中强调三清是“全真之祖”,四帝是“全真之师”。他住持开凿的龙山石窟,最重要的第二号窟主要神像即是三清、四帝、二后。协助开凿此窟的他的高徒李志全,同样秉承师说,强调宫观的建造和布局,应该按照以三清、四帝、二后等神的高下顺序安排。^③ 现存的龙山石窟和永乐宫布局,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但是,宋德方所指的四帝并不完全等同于以前的四帝。在宋代,四帝包括圣祖,即传说中的宋代皇家赵氏始祖。在金代,四帝名号、位、数均不改变,但是圣祖已经抽象化,不再特指赵氏始祖。在宋德方所说的四帝中,宋代赵氏“圣祖”已经被完全放弃。宋德方编修道藏,自然会发现圣祖的历史渊源,但是不会认同。全真教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逐鹿中原时,选择了追随蒙古,宋德方编修道藏时,北方已是蒙古人的天下,所以他不会承认圣祖。南宋金允中编《上清灵宝大法》卷四末尾附有一段文字,讨论摒除圣祖位号,不是宋人口气,最有可能是宋德方编修道藏时期所加入的说明,如果不是他的文笔,至少也反映了他的观点:“内有圣祖天尊位号。辩论:今世既不设此位不复书入矣,非漏落也。此圣位乃宋朝之始祖,以元天大圣后为配耳。今之九天司命真君也。”^④

① Stephen Eskildse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Quanzhen Taoist Mast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Chapter 9.

② 蜂屋邦夫,《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第135页。

③ 李志全,《天坛十方大紫微宫懿旨及结瓦殿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1页。

④ 金允中编,《上清灵宝大法》卷4,第14页,《道藏》第31册,第370页。

全真教虽摒弃了四帝二后中的圣祖及相配的元天大圣后,但绝不改变整个四帝、二后的位数、次序基本结构。道教神坛上,三清居中,六御侍列两旁,这个形制使道教神坛和皇家祭祖神坛一样尊贵。^①而且到金、蒙古时,六御早已成为道教神系的主干。道教仪式和修行均离不开三清六御。一方面四帝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四帝中的一帝已经过时,宋德方正好在这个时候把拥有“帝”号的东华帝君算作四帝中的一帝。这样一举两得,既继承了道教神系主干,又提高了全真教的地位,使全真列祖全面融入道教神系主干,直接继承四帝、二后,以显示全真教的正传道统,所以宋德方宣称:“四帝,全真之师,不全其真,曷为四帝?”宋德方在《全真列祖赋》中称东华为“东华帝君王公”,将东华帝君与古代神仙“东王公”视为一神。^②因为东王公在东汉起已经和西王母配对,“东华帝君王公”名号的使用也有这样一个含义:西王母已经取代了“二后”中过时的元天大圣后。在宋德方住持开凿的龙山石窟第二窟中,三清两旁的四帝中的最后一帝是东华帝君,二后中的第二位即是西王母(金母)。^③上述李志全所说的二后,其一也应是西王母。秦志安在其《金莲正宗记》(1241年序)中特意说明西王母是东华帝君之师。^④

宋德方阐述以东华为首的全真列祖传承,除《全真列祖赋》外,另有一个重要作品——《七真禅赞并叙》。其叙曰:“全真之道,其来久矣……此教出于太上而传于东华,东华传于正阳,正阳传于纯阳,纯阳传于重阳,重阳之前,玄萌乍发,人未之信,重阳之后,其风大阐者七世矣。”叙后有宋德方所作七首诗赞,分别赞颂以王重阳为首的(前)七真。如第一首赞王重阳,辞曰:“教祖重阳,猛脱金章,佩洞宾之秘诀,饮甘河之灵浆。进上上步,入玄玄堂。得四友于东海,领群仙于上方。金莲开半

① 景安宁,《三清古洞的主神位次与皇家祭祖神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第345-354页。

② “东华帝君王公”,也可理解为王氏。

③ 见 Anning Jing, “The Longshan Daoist Caves,” *Artibus Asiae* 68.1 (2008), pp. 14-43.

④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1,第2页,《道藏》第3册,第344页。

万之祖,玉叶传十九之芳。一自祖师归去后,终南依旧好风光。”^①此《七真禅赞》当时也曾被广为传诵,如何意孙撰《曹州有莘重修太清观碑》(1287立石)其中一段曰:“重阳饮甘河之灵水而得纯阳之秘诀也。传为七真,体道之妙,全真之奥,无得而[]。披云真人为之赞,曾子固为之铭。”^②第一句显然来自宋德方赞中“佩洞宾之秘诀,饮甘河之灵浆”之句;而“披云真人为之赞”则指宋德方的《七真禅赞》。

宋德方全真列祖谱系之造像,有两组仍然存世。一组是石雕,在宋德方亲自主持开凿的龙山石窟第一龕(见第四章);另一组是壁画,在宋德方创建的永乐宫内三清殿神坛东西壁(见第五章)。

3、宋德方门人与全真列祖说的传播

宋德方门人深知全真列祖传承说对全真教地位、传播的至关重要,因此不遗余力地发扬光大其师之说。其中宋德方大弟子秦志安(1188-1244),可以称为全真第一史家,他著书立说,使师说得到广泛传播。秦志安,字彦容,出于陵川(今山西南部)文士世家,父与元好问为诗酒之友。他四举进士不第。正大(1224-1232)中父去世,他年已四十,遂置家事不问,放浪于嵩山少室间,从释、道游。后遇宋德方于上党,执弟子礼,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篆,随师开凿龙山石窟。宋德方图兴道藏,与他谋划,命他在玄都观总校道书,居玄都近十年,日课校对。道藏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补完订正,多出于他手。他并且在道藏中增入自己所著的《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传》、《婺仙传》等。他为编修道藏沥尽心血,道藏成书后二十五日即去世。^③据雍正《山西通志》载,他校补三洞书讫,倏然间风雷大作,遂立化。他还著有《林泉集》二十卷,^④可惜未能传世。

① 彭致中集,《鸣鹤余音》卷9,第17-18页,《道藏》第24册,第309页。

② 何意孙,《曹州有莘重修太清观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57页。

③ 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载《遗山集》卷31,第13-16页,《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349-350页。

④ 觉罗石麟等监修、储大文等编纂《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卷159,第64页,《四库全书》第547册,第507页。

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1241年序),在全真史料中简称《金莲记》。此书完全按照其师《全真列祖赋》中的师真授受顺序为全真列祖立传,叙述全真列祖的正宗授受法统。现存正统《道藏》的《金莲正宗记》共五卷,有十四位全真祖师传记。它是以《列祖赋》为纲领而写成的第一部全真祖师传教传记集。如果说《列祖赋》是建立全真祖师授受法统的纲领性文件,《金莲记》则是对这个传承法统的详细传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看下表则一目了然:

次序	《全真列祖赋》列祖	《金莲正宗记》列祖
1	东华帝君王公	东华帝君
2	正阳子钟离公	正阳钟离真人
3	纯阳子吕公	纯阳吕真人
4	海蟾子刘公	海蟾刘真人
5	重阳子王公	重阳王真人
6	玉蟾子和公	玉蟾和真人
7	灵阳子李公	灵阳李真人
8	丹阳子马公	丹阳马真人
9	长真子谭公	长真谭真人
10	长生子刘公	长生刘真人
11	长春子丘公	长春丘真人
12	玉阳子王公	玉阳王真人
13	广宁子郝大通	广宁郝真人
14	清静散人孙仙姑	清静散人
15	默然子刘师叔	
16	长清子严公	
17	史风子	
18	回阳子于公	
19	云中子苏公	
20	云阳子姚公	

从上表可以看出,《金莲记》中的十四位列祖,即《列祖赋》中的前十四位列祖,而且次序完全相同;《列祖赋》中的第15至20位,现存本《金莲记》无传。但是,现存本并不完整。证据之一是,全真史家李道谦在为周全道(1145-1228)编写的道行碑中使用了“藏室所收《金莲记》”中的周全道资料,^①可见《金莲记》中原有周全道传。《重阳成道宫记》亦谓:“全阳周真人(周全道)、渊虚李公(李志源 1176-1246,周全道之徒^②)、洞虚张公(张志渊,周全道弟子)生前行事,亦各在秦樗栌彦容(秦志安)《金莲记》、《烟霞录》中,与祖师以下众师真同载《玄都宝藏》。”^③李鼎撰《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谓秦公彦容作《金莲记》,详细记载了(全真大师)刘志源生平。^④可见,在宋德方主编的《玄都宝藏》中,《金莲记》远远不止十四个传记;周全道、刘志源有传,地位高于他们的默然子刘通微、长清子严处常、史风子(史公密)、回阳子于公、云中子苏铉、云阳子姚玹,即《列祖赋》中的15至20位列祖自然也会有传,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因此,现存本《金莲记》只有十四位祖师传记的事实并不说明秦志安缩减了宋德方列出的二十位全真祖师阵容。作为全真第一部列祖传记集,《金莲记》有广泛的影响,其后全真史著作,大致基于此书。

《金莲记》称东华为全真第一祖,钟离为全真第二祖,但是吕洞宾、刘海蟾均不称为第几祖,而王重阳、和玉蟾、李灵阳三人在“全真门下列以为三祖而尊祀之”。^⑤王重阳又被称为“七真之祖”。孙不二“得预七真之仙列”。可见,《金莲记》成书之时(1241)“七真”一词(包括后七真)已经十分流行,但是全真教祖谱系中“五祖”一词尚未使用。

但是仅仅几年后,宋德方的另一弟子李志全(1190-1261),就常

① 李道谦,《终南山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4,第11页,《道藏》第19册,第752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圆明真人李练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7,第11-14页,《道藏》第19册,第779-780页。

③ 《重阳成道宫记》,《宫观碑志》第3页,《道藏》第19册,第712页。

④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20页。

⑤ 《金莲正宗记》卷2,第13-14页,《道藏》第3册,第352页。

常使用“五祖”一词,而且与“七真”相提并论。五位教祖的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是李志全是“五祖”一词的最早使用者之一。他的说法无疑反映和总结了宋德方对全真祖师谱系的进一步发展,原因之一是他与宋德方关系密切,了解其师的思想。李志全是山西太原太谷人,字鼎臣,少业进士,蒙军入侵,不能进取功名,于是归心玄门,由同乡亲属李志田(字遵道,号自然子)招引出家,^①以河阳张尊师为引度。丘处机西游中亚会见成吉思汗而归,他策杖徒步谒见于奉圣(今河北北部)龙阳观,丘处机授以他道妙暨讳名。^②根据山西龙山石窟现存的题字可知,宋德方开凿石窟时,他已经礼拜在宋德方门下,与秦志安并列为大弟子,地位略次于秦。他与秦志安深知宋德方编修道藏的历史意义和其师的历史地位,于是自戊戌(1238)春至己亥(1239)秋在龙山开凿一石窟(现编号第六窟),为其师造像并题刻颂赞于石壁,以此作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事后才告诉其师。他参加《玄都宝藏》的编修,因此自我谦称“玄都忝褐”,校勘道经朝夕不倦。道藏完成后在王屋山天坛和铜川隐居。著有《酌泉集》,又集七真及诸师诗赋二十卷,曰《修真文苑》,可惜不传。幸而他的几篇碑文仍然存世。

李志全在庚戌(1250)五月撰写的碑文《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中,称颂其师“绍隆五祖之清规,恢扩七真之正法”,^③将“五祖”和“七真”相提并论,并且说明其师树立五祖七真的贡献。这显示宋德方在他二十人全真祖师谱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七真”“五祖”的组合,形成了全真祖师主干。这个祖师主干不但已经定型,至此亦有“五祖七真”的定名。宋德方晚年在神山开凿的石窟中有一窟供奉全真五祖(见第四章),当时可能称为“五真”龕,以后称“五祖”龕。从“五真”转变到“五祖”是势在必行,因为在“五真”一词刚使用时,“七真”一词早已流行。“五真”和“七真”一起使用,不易区分两组祖师的不同身份,

① 杨希颜,《三老同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60页。

② 李蔚,《纯成子李君墓志铭》(1265),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8,第1页,《道藏》第19册,第785页。

③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508页。

而其文字也重复冗赘,失去文采,所以不能长久同时使用。因此,“五真”自然被改为“五祖”。

李志全在其《清虚子刘尊师墓志铭》(1261年立石)中称,丘处机于甲申岁(1224)自西域返回,在燕京太极宫曾经对门人说:“五祖证道果于前,七真绍玄筌于后。”^①但是在丘处机的文集和其它七真成员的著作中均没有“五祖”、“七真”的提法。丘处机曾经谦称:“四人出家,三人(马、谭、刘)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名。”^②他似乎还没有发展出一整套包括自己在内的祖师系统。如上所述,在全真第二代大师的时代,东华帝君尚不是公认的全真始祖,自然也不会有以东华为首的“五祖”之说,虽然偶然已有以王、马、谭、刘、丘为全真“五祖”之说。“七真”的概念虽已经形成,但还没有明确的文字表述,到李志全时,他是用自己“五祖”、“七真”的词汇追述丘祖的语义。

李志全在庚戌(1250)八月撰《天坛十方大结瓦殿记》,^③上文所引他关于四帝二后的论述,即出自此文。至此,三清、四帝、二后、五祖、七真这个由主尊、主神、主要宗师依次排列而形成的全真神系主干有了清晰的形象表现和一个系统、标准的文字表述。

宋濂(1310-1381)《宋景濂未刻集》卷下录有丘处机写给弟子宋道安的手帖,据此,丘处机西游归来之后,不但祖述过全真“北宗”(见下)五祖(东华、钟离、吕、刘、王),甚至阐释了“南宗”五祖。其文《跋长春子手帖》如下:

右长春真人丘公与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传次第非一朝一夕者。盖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钟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操授宋之张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陈楠(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则世所号南宗者也。岩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即公,余曰谭处端,曰刘处玄,曰(王)处一,曰郝太一(古),曰马钰及钰妻孙不二,此则世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38页。

② 丘处机,《上皇帝书》,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32页。

③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1-482页。

所号北宗者也。又言,金真之(原文缺字)知明君。始者,知明,龠之字也,咸阳大魏村人,凡三易名字,初(原文缺字)允卿,再为世雄、德威,合今为三也。大定丁亥闰七月十八日,知明抵宁海州,钰之夫妇首师事之,遂筑室于其南园,题曰全真庵。四方学者咸集,自是凡宗其道者皆号道士云。又言已至大雪山之阳栖霞之事如何者。栖霞,观名也,公以兴定(金代年号)己卯(1219)受诏见我元太祖皇帝于奈蛮国,弟子十八大师皆从。庚辰(1220)二月入燕城。辛巳(1221)三月逾岭而北,七月至阿布哈山,留道安等九人立栖霞观。壬午(1222)四月见止大雪山之阳。癸未(1223)五月辞归。帖言已至雪山则决在壬午。^①

笔者认为此帖的内容不符合丘处机和宋道安的关系。如果丘处机是写给一个对全真教一无所知者尚可,但是写给宋道安,则让人难以理解。宋道安是丘处机大弟子之一,曾跟随丘处机西游,是丘处机最信赖和器重的门人,丘处机于丁亥(1227)七月去世前留有遗语,令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②即丘处机在十八大弟子中选择了宋道安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掌全真教大权,尹志平只是宋道安的第一副手。但是,不久,宋道安因自己年老,请尹志平代替自己担任全真掌教。因为他掌教时间极短,一般不把他算作全真第六任掌教。在手帖中,这样一个全真宗师竟然似乎对全真一无所知,需要丘处机详细介绍全真教的最简单常识,如祖师王重阳之名,籍贯,何时到山东行化,其七个弟子中六人的名字,西游行程的年份等等。其荒诞不经,犹如一对在祖、父母身边长大且具有正常智力的兄弟在离别时,哥哥给弟弟写一手帖,认真交代自己的祖籍、双亲的姓名、自家的住址等基本家庭情况。“手帖”中还有许多其它不合情理与不合时代之处。其真正的作者,应是位全真“南宗”道士,假借丘祖的名望抬高“南宗”。

^① 宋濂,《宋景濂未刻集》卷下,第58-59页,《四库全书》第1224册,第614页。有学者以该“手帖”来证明丘处机早已提倡全真北、南宗合流,将其中的一些文字不当之处解释为古人遣词用字有时比较随意。见王育成,《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00页。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24页,《道藏》第34册,第499页。

第三节 全真掌教与全真列祖论

全真教作为一个新的教派,经过王重阳和七真的传教,从初创到鼎盛不过半个世纪左右。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新开张的古董店,正是因为它新,所以特别希望是个老字号。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谱系为它打造了一个千年老字号金玉招牌,使其身价立刻增长百倍,而全真掌教有如新店的掌柜,自然要全力维护这个招牌。多位全真掌教都不遗余力地推广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说。首先是第七任掌教李志常。

同宋德方一样,李志常也是陪同丘处机西游中亚的十八弟子之一。他将西游的经历记录下来,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为历史名著。此书主要记载丘处机往返途中的言行和诗词,很少涉及同行弟子的活动,但是却两次记载了宋德方与醮事有关的事迹,可见他们的关系密切。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出于刘处玄之门:宋德方是刘处玄的嗣教门人,而李志常的启蒙之师是刘处玄弟子于道显(1168—1232),而且宋德方比李志常年长十岁,不论在传法辈分上还是年龄上均是兄长,显然李志常对他十分尊重。西游后他们又长期一起在长春宫共事。李志常也十分重视宣传全真列祖,曾命弟子王粹(?—1243)撰写全真师祖本行,^①所以他应该十分熟悉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说。

李志常曾经编写过一个王重阳传记,由画家根据文字绘制插图,文图并茂,雅俗共赏,题为《重阳王真人悯化图》(以下简称《悯化图》),可作为宫观壁画的粉本,绘制成大型彩色壁画,也可刻板印制成

^① 王粹,见《恕斋王先生事迹》,李道谦,《甘水仙源录》,第7卷,第26—28页,《道藏》第19册,第807页。又元好问编《中州集》卷七有王粹传及诗三十三首,其内容可补《恕斋王先生事迹》之阙,其传曰:“王元粹。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后止名粹。平州人,系出辽世衣冠家。年十八九作诗便有趣。性习专固,世事不以累其业,故时辈无能当之者。正大末用门资叙为南阳酒官。遭乱流寓襄阳。襄阳破,只身北归,寄食燕中,遂为黄冠师。有‘十月风霜侵病骨,数家针线补残衣’之句。亲旧有怜其孤苦,欲为之更娶者。子正业已高举,主太极道院,竟不能自返。年四十余,癸卯九月病卒。”

连环画,一版再版,大量印制,广为流传。以前学界一直以为此画传已佚,笔者认为永乐宫重阳殿壁画王重阳传其实就是出自李志常所编《悯化图》。这里首先指出一个事实:重阳殿的王重阳画传中一共出现了十八位全真列祖,他们正是宋德方《全真列祖赋》二十位祖师中的前十八位列祖。画传中没有涉及《列祖赋》第19、20祖师云中子苏铉和云阳子姚炘,一定是因为他们不是王重阳之徒,而是马丹阳弟子,所以没有必要出现于王重阳画传中。李志常门人、继任掌教张志敬为传记题目(详见第五章)。因此可以说,李志常和张志敬两任掌教都采用、推广了宋德方《全真列祖赋》祖师谱系。任士林《重阳王真人悯化图序》说张诚明(志敬)为《悯化图》“题其目”,可能是因为李志常未能为图题目便不虞谢世,《悯化图》工作又因纯阳宫工程的需要不能停顿,而此宫的建设直属全真掌教领导,所以,张志敬接任掌教后为此图题目,最终完成了画传的文字部分。

1234年金朝灭亡后,蒙古上层对全真教的依赖减少,但是这时全真教却更加迅猛发展,终于引起了蒙古上层的猜疑不安。蒙哥(1209-1259)和忽必烈利用佛徒对道士的不满情绪,发起1255、1258年两次佛道辩论,在辩论中偏袒佛徒一方,给予全真势力沉重打击。^①第七任掌教李志常在第一次辩论后,于1256年郁郁去世,其徒张志敬接任全真第八任掌教,带领道士参加第二次辩论,对手比第一次辩论更多,不但有汉地僧人,还有忽必烈、西藏喇嘛及儒士。^②以帝师、西藏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1235-1280)等为代表的佛徒参辩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道士则往往沉默不语。现代史家往往解释为道士理屈词穷,甚至以佛徒一面之词为据谴责道士,但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全真教立教,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无为为内”,^③避免争辩。王重阳教导

① Anning Jing, “Buddhist-Daoist Struggle and a Pair of ‘Daoist’ Murals,”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66 (1994), pp. 117-181.

② Jan Yün-hua, “Chinese Buddhism in Ta-tu: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 Hok-lam Chan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eds., *Yü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91-393.

③ 引自平水长春壶天著《金莲正宗记》序文(1241年),《道藏》第3册,第343-344页。

马丹阳“不语无言没讨论”。^① 马丹阳教训门人说,辩者不善,善人不辩。^② 有僧人聘其博辩,纠缠他辩论,他答曰:“倘除一身外,余事皆不知。”^③ 谭处端说,“真功行,在摧强挫锐,寂寞忘言”,^④ “辩者,世之有辩者有于万恶也,天之不言者有其万善也”。^⑤ 尹志平告诫门人说:“默而不言,其功得倍……已有善行,人或反非之,能不与之辩,则其功亦可得倍。”^⑥ 佛徒则重视辩论,特别是西藏佛徒自幼接受长期严格的辩论训练。^⑦ 所以,官方组织辩论即是以佛徒之长攻击道士之短。道士辩论失败后,忽必烈令参加对辩的十七位道士脱下道袍道冠,削发为僧,解送燕京。入城门时道士的星冠袍服被高挂在长竿上,“普令晓谕”。^⑧ 道士还受命向佛徒退还 237 处佛寺,烧毁四十五部“伪经”及其雕版。全真教在其鼎盛时期突然遭受官方和佛徒的联手打击,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忽必烈通过辩论打击全真教,全真教徒不堪一击,束手就擒,可能出乎他预料之外。此后蒙古上层认识到道教对蒙古政权不能形成任何威胁,不再把道教视为具有颠覆政权潜力的危险势力。以后忽必烈对全真教的政策是时拉时打,多出于其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中的老谋深算的权术考虑。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违反蒙古传统,单方面召开忽里台于开平,宣布即位,加剧了蒙古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为了集中力量平息叛乱,巩固政权,忽必烈对柔弱涣散的全真教开始采取一些安抚政策。全真教的处境有所改善。

① 见《忆王孙·赠马钰》,《重阳全真集》卷13,第9页,《道藏》第25册,第764页。马丹阳又韵:“训我无言更不论。”《重阳教化集》卷2,第7页,《道藏》第25册,第782页。

② 见《赠堂下道人》,马钰,《洞玄金玉集》卷9,第5页,《道藏》第25册,第611页。

③ 《丹阳真人语录》,第11页,《道藏》第23册,第704页。

④ 谭处端,《水云集》卷中,第4页,《道藏》第25册,第853页。

⑤ 《无为清静长生真人至真语录》,第21-22页,《道藏》第23册,第713页。

⑥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2,第22页,《道藏》第33册,第167页。

⑦ David Paul Jackson, “Sa - skya Pandita on Indian and Tibetan Traditions of Philosophical Debat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5, vol. 1, p. 246.

⑧ 祥迈,《辩伪录》卷4,《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研究会,1924-1935)第52册(no. 2116),第772页。

局势缓和后,全真教掌教张志敬开始有余力重新考虑永乐镇纯阳宫的建设。他不是宋德方弟子,但是其师李志常的启蒙之师是刘处玄弟子、离峰子于道显,可以说同出刘处玄宗派。他对宋德方敬以师叔之礼,曾命宋德方弟子祁志诚拜访参知政事商挺(1209-1289),请为宋德方撰写道行碑。他还在辛酉(1261)命韩冲虚志元兼知河东南北路教门事,主管修建纯阳宫,完成尚未完工的工程,终于在壬戌(1262)年大功告成。纯阳宫属于全真掌教直接领导,所以此年春三月初吉由他亲自状写纯阳宫修建前后事迹,提供给翰林学士王鹗,请他撰写纯阳宫碑铭。他特别向王鹗强调了全真列祖的传承次序:“窃惟道家之教,肇自玄元。洞灵(亢仓子)、通玄(文子)、冲虚(列子)、南华(庄子)发辉于后。至东华君而全真之名立。东华传之正阳,正阳传之纯阳,纯阳显化甘河,得重阳真人始克光大之。重阳传畀玄教,其高第曰丹阳,而长真、长生、长春、玉阳、太古次焉。长春遭际盛时,独能增浚化源,巍然为一代大宗师,嗣其教者凡三叶矣。不肖奉袭余庇,常恐弗克负荷。是宫之成,非一朝夕一手足所能集。”^①他把全真列祖传承和纯阳宫的修建相提并论,这与宋德方创建纯阳观(宫)的本意一致。

中统三年(1262)朝廷赐号张志敬“光先体道诚明真人”。至元二年(1265)下旨就长春宫建设金箓大醮三千六百分位。^② 张志敬赐号中的“光先”即给全真前辈增光之意。全真教遭受重创后,需要重新树立自信和威信,最好的举措就是展示全真教昔日辉煌教史,强调前辈的正统伟大。张志敬为李志常《悯化图》题目,推广宋德方的全真道统说,特别是宋德方晚年发展的五祖、七真祖师主干,乘忽必烈登基后政治环境暂时有所改变之机,上报朝廷,力图使五祖、七真获得官方褒赠徽号。至元六年(1269)正月,忽必烈(世祖)给张志敬下诏书,褒封五祖、七真徽号如下:^③

① 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刻本,1475)卷15,第11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第157页,第609页。

② 李道谦,《玄门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李道谦,《甘水仙源录》第5卷,第1-2页,《道藏》第19册,第758页。

③ 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3页,《道藏》第3册,第366页。

原名号	世祖至元六年赠号
东华帝君(东华教主)	东华紫府少阳帝君
正阳钟离真人	正阳开悟传道真君
纯阳真人	纯阳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刘真人	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阳王真人	重阳全真开化真君
丹阳先生马钰	丹阳抱一无为真人
长真先生谭处端	长真云水蕴德真人
长生先生刘处玄	长生辅化明德真人
长春先生丘处机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阳先生王处一	玉阳体玄广度真人
广宁先生郝大通	广宁通玄太古真人
清净散人孙不二	清净渊贞顺德真人

全真列祖受到官方褒奖,恢复了全真教的一些尊严,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宋德方法系在全真教的地位。

张志敬之后的第九任掌教王志坦(1200-1272),七十二岁(1271)就任,不到两年便去世,不能有所作为,是个过渡性人物。他是马丹阳法孙,于善庆高弟,1223年谒见丘处机,1228年参礼尹志平,1244年春被李志常拜为大度师,此后辅助李志常,常驻和林,1253年向宪宗(蒙哥)建议修黄箓普天大醮,^①李志常去世后力主张志敬嗣教。^②

全真第十任掌教是宋德方之徒祁志诚(1219-1293,号洞明),1272年大到1285之间任职,开始了宋德方法系在全真教的主导地位。祁志诚,字信甫,钧州阳翟(今河南禹县)翟里人,家世业农,以农致富。壬辰(1232)年十四,被攻打河南的蒙军俘获。军士残忍地杀戮同时捕获的百余人,唯有祁志诚获免。兵至太原祁县招贤里,有大族强氏与

① 见冯志亨,《敕建普天黄箓大醮碑》,《宫观碑志》,第8-13页,《道藏》第19册,第713-714页。

② 高鸣,《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第7卷,第1-4页,《道藏》第19册,第776-777页。

军帅是朋友，收留他为养子。成年后强氏准备给他娶亲，他谢绝道：“不肖生逢丧乱，离去亲戚。白刃之下，孑身为造物者所遗，心槁木，形死灰，安能复以人道立于世？将息情绝欲，入山学道。高门抚养之私，前死会当图报。”他学道初，宋德方在太原龙山（1234—1236），他诣谒受教，承事数年，躬执劳苦。宋德方看出他的巨大能力，对门子弟说，“弘吾教者，必此子也”。宋德方授他以入道之要，他忻然领解，道业日益隆进。宋德方给他赐号“洞明子”，一日给他赠书数语，大意是：祁志诚可嗣其教，惟谨乃心，毋替吾言，敬之敬之。他拜受而去，至保州（在今河北）西沈村，筑环堵以居，三年不出。后来他又谒全真道士丁灵阳于奉先（即大都路涿州房山县）瑞云庵，丁十分器重他，给他讲论道义，不令离开左右。过了很久他向丁辞别，丁问他将去何处，他说准备回到太原。丁说，他如果回去将像一个老兵一样无所作为，“北行当张吾军，为统军帅”。他回答说，“弟子日丐一食，且不得饱，何言统军为？”他没有采纳丁的建议，仍然计划回太原，向南而行，到涿州（房山县之南）便患疾病，不能前进，才感到应该听从丁的建议，于是反面北行，到燕京后疾病不治而愈。他于是继续北上，庚戌（1250），他出居庸，行至云州（今河北赤城之北）。他选择到云州修行传教，可能并非偶然。云州接连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在上都和大都之间，是达官显贵们往还于两京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云州将士庶民对他礼遇良厚，为他选择一地建立草庵请他居住，起名为“乐全庵”。他口占漫语，皆达理之言，往往为人传诵。病患者前来请他治病，他用符祝治疗，手到病除。据说当地民众多依赖他的法力安然无恙。一次他出郭闲步西游，入西山寻幽择胜，到刘家谷，见峰峦秀峙，清泉茂树，十分喜爱（目前此地仍然满山密林，十分秀美，而周围皆是荒山秃岭）。当地人说此地昔日是金阁仙人的隐居之地。于是他在此卜地建观，名其山曰金阁山，谷曰游仙谷，观为云溪观，徙居其中。

中统壬戌（1262），蒙古元勋木华黎四世孙安童（1245—1293），时

任忽必烈宿卫长,年仅十八岁,听到他的名声,派遣下属张元智持书迎致。^① 祁志诚比安童年长二十七岁,但两人一见如故。安童问他修身齐家治国之方,他答道:“身正则景正,神邪则景邪。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治大国若烹小鲜。”安童叹重,以为名言。安童有问他随答,未尝阿意取容,由是安童待他以师礼。安童的母亲是忽必烈察必皇后(昭睿顺圣皇后)之姊,^②安童深得忽必烈信任,十三岁即任忽必烈宿卫长,位在百僚之上,又于至元二年(1265)秋八月拜中书右丞相。^③ 据虞集《白云观记》,至元六年(1269)安童(时任右丞相^④)路过云州时亲自拜访过他。至元十二年(1275)安童从太子北平王出镇极边,在边疆十年,二十一年(1284)三月归,^⑤忽必烈欲再次拜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安童固辞,不许,又请教于祁志诚。《元史》中有两位全真道士的传记,一是丘处机传,一是祁志诚传(误写为祈志诚)。后者重点在祁志诚与安童的关系:“(丘)处机之四传有曰祁志诚者,居云州金阁(阁)山,道誉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净忠厚为主。及罢还第,退然若无与世者,人以为有得于志诚之言。其后安童复被召入相,辞,不可,遂往决于志诚。志诚曰:‘昔与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见世祖,辞曰:‘臣昔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师友。今事臣者,皆进与臣俱,则臣之为政能有加于前乎!’世祖曰:‘谁为卿言是?’对曰:‘祁真人’。世祖叹异者久之。”^⑥至元二十

① 至元十一年(1274),丞相安童奉太子令遣时任郎中的张元智召请儒士杨恭懿至京,见《元史》卷164,第3841页。张元智以后曾任吏部尚书。

② 察必皇后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喜马拉雅地区画风技术细节,不见于以前中国传统肖像画,应是尼泊尔籍元代宫廷画家阿尼哥所画。见 Anning Jing, “The Portraits of Khubilai Khan and Chabi by Anige (1245–1306), A Nepali Artist at the Yuan Court,” *Artibus Asiae* 54:1/2(1994), pp. 40–86.

③ 《元史》卷126《安童传》,第3081页。

④ 《元史》卷112《宰相年表》,第2797页。

⑤ 《元史》卷126《安童传》,第3083页。

⑥ 《元史》卷202,第4525–4526页。

二年(1285)安童再次出任丞相。^①

祁志诚为安童提供政治咨询,安童成为他在朝廷的有力后盾。通过安童,他获得了朝廷的封号。^②至元七年(1270)祁志诚为其师宋德方请谥名于朝廷,获世祖(忽必烈)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他所居云溪观,赐额崇真观。至元八年(1271)祁志诚被授以诸路道教都提点。明年(1272 年终)嗣掌教,乃锡玺书。岁奉命持香祠岳渎。^③乙亥(1275)年春三月他在山西纯阳宫(永乐宫)将宋德方墓迁葬到宫西北的峨嵋岭。他还把宋德方在莱州神山所开凿的神山石窟洞天之事奏闻于上,^④以争取官方的保护。神山石窟用不易毁坏的石刻造像完整地展现了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说(见第四章),得到祁志诚的特别重视。

元灭南宋(1276),所俘获天尊像及名鼎,诏送长春宫。但是,全真教的地位却进一步下降。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召正一教天师张宗演(1244-1292)入朝,命其总领江南道教,又留其徒张留孙(1248-1321)在朝,赠号“上卿玄教宗师”,总摄道教,主持祭祀,部分取代了以前由全真掌管的祀事。忽必烈如此抬高南方道教首领,原因之一显然是他们在北方毫无基础,难以形成势力,又可以借此钳制北方道教。其伎俩,正如他在汉地引进毫无基础的西藏佛教首领掌管汉地佛教,使汉地僧人群龙无首,而西藏喇嘛在汉地却没有根基,犹如雪狮无身。^⑤

元灭南宋后,忽必烈的安内伐宋政策随之结束,加上他个人的西藏佛教信仰日益增长,在佛徒的鼓动下禁毁道藏,恢复了对全真教的打压。至元十八年(1281)九月他命文臣、僧官诣长春宫,与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道流考证道书真伪。后

① 《元史》卷112,第2800页。

② 虞集,《白云观记》,《道园学古录》卷46,第15-16页,《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54-655页。

③ 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99-701页。

④ 《神山[无][量]洞天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8-669页。

⑤ Anning Jing, “Financial and Material Aspects of Tibetan Art under the Yuan Dynasty,” *Artibus Asiae* 64.2 (2004), pp. 218-219.

诏谕天下：道经除《道德经》外一切焚毁。十月集百官于悯忠寺，焚烧道藏。遣使诸路俾遵行之。^①忽必烈在至元七年（1270）应祁志诚之请给宋德方赠号的圣旨还盛赞宋德方“起千真之废典”，这时竟然在其嗣教门人祁志诚掌管全真教时全面禁毁道藏。收藏在永乐宫的道藏经版一定是在这时被焚烧。根据翰林学士李谦撰写的祁志诚道行碑，在这个“教门多故”之年，祁志诚“挺身直前，百沮而不挠”。有人劝他及时谢事引去，他答道：“方玄风隆盛则以师长自居，少遇屯厄则退身为隐士，人其谓我何？稍俟安泰然后辞去，为未晚也。”^②他曾有“手提宝剑战魔军，战退魔军作道民”的诗句，^③可能就是此时他心境的写照。其它道教领袖也从中斡旋，特别是玄教宗师张留孙（1248—1321），通过皇太子真金（1242—1286）进言：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结果部分道经解禁。^④祁志诚虽然任掌教数十年，但“梦寐烟霞，言归故山”。^⑤至元二十二年（1285）形势缓和，安童也返回朝廷，重任丞相。他对安童说：“退归岩穴，此其时矣。”春二月，他推荐道教提点张志仙替代自己的职位，得到批准。^⑥他选择的退休时机十分有利：这时安童刚重新在朝主政，便于批准他自己选择的下一任全真掌教，以确保全真领导权的交接少受政府的直接操纵，可见祁志诚对世俗政治十分灵敏。曾经与安童同为丞相的伯颜（1236—1295）和史天泽（1202—1275）也十分赞赏他。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南宋，如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⑦他对祁志诚尤加礼敬。史天泽为一代

① 唐方等人，《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辨伪录》卷5，《大藏经》第52卷，第776—777页。

② 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0页。

③ 洞明子（祁志诚），《西云集》卷上第3页，《道藏》第25册，第532页。

④ 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12页。

⑤ 阎复，《玄都万寿宫碑》，成化十一年《山西通志》卷15；《全元文》卷296，第9册，第281页。

⑥ 杜思问，《乐全观记》碑末署“前掌教洞明真人大宗师祁志诚”。碑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旃蒙作噩律中南吕辛丑朔下弦后一日甲子，说明八月二十三日祁志诚已经是“前掌教”。《山右石刻丛编》卷27第10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5564页。

⑦ 《元史》卷127《伯颜传》，第3116页。

名臣,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①他不轻易赞扬别人,但听到祁志诚的议论后说:祁真人若在仕流,必长于治理。翰林学士李谦(1233-1311)数次与他交往,说他明于性理,通世务,尤善论事,裁处得宜。^②翰林学士阎复(1236-1312)也曾与祁志诚交游,称赞他“高风懿范,足以续道统之正传”。^③

祁志诚随后退居于丘处机曾经居住过的昌平北山三元观,将其扩建为蓬山道院。又率徒侣百余人,购材募工扩建崇真宫(即他任掌教前所居的金阁山云溪观)。扩建工程得到了几位蒙古上层人士的赞助。如太子真金之妻弘吉烈氏(?-1300)道过云州,遣使致香币问遗。这可能显示全真教拥护过实行汉法的真金。^④驸马高唐王奉黄金五十两为藻饰之费。^⑤元代有数人袭“高唐王”号,这位驸马高唐王应是阔里吉思。他文武双全,尤笃于儒术,筑有“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精通阴阳、术数。^⑥祁志诚与蒙古上层人物的这些关系,对他之后的两任掌教张志仙和苗道一大有裨益。

祁志诚于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成宗(1294-1307年在位)给他追加谥号,其制文《赠祁真人制》曰:“有道之朝,以清静宁一而为治,全真之教,非声音笑貌之可名,粤若异人,宜加美谥。故玄门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祁某,生呈瑞彩,长慕玄风,词翰出于性真顿悟之余,力量见于事会方殷之顷,每有感而必应,顾何施而不宜。功行越二十年,极云中之口访,生死皆十一月,与天运以始终,囿定数而莫逃,凜高风之如在,噫,自东华紫府而下,尔克茂于前修,从西昆赤子

① 《元史》卷155《史天泽传》,第3663页。

② 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0页。

③ 阎复,《玄都万寿宫碑》,成化十一年《山西通志》卷15;《全元文》卷296,第9册,第281页。

④ 郑素春,《元代全真教主与朝廷的关系》,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第728页。

⑤ 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0页。

⑥ 《元史》卷118,第2925页;阔里吉思传,见阎复(1236-1312),《驸马高唐忠献王碑铭》,《全元文》卷295,第9册,第261-264页。

而升。朕永怀于遗迹,尚其英爽,歆此宠光。”^①制文不但赞扬了祁志诚,也赞扬了全真教和第一祖师东华帝君。

全真第十一任掌教张志仙(道号:玄逸),经祁志诚荐举,朝廷批准,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就职,代替祁志诚,在全真危难之际担负重任。尚未发现他的道行碑或墓志铭文字传世,因此其身世不详。黄叔瓚《中州金石记》记有《加封济渑济源善济王敕并记》(至元二十八年四月立,1291),碑云遣玄门掌教大宗师辅元履道玄逸真人张志仙者,道陵之裔也,^②由此可知他是汉正一天师张道陵的后裔。有迹象显示他是祁志诚之徒。由于他是经过祁志诚的荐举而接任掌教职务,并不是朝廷直接任命,所以他是全真教自主选择的掌教。到全真第四代时门户之见已经很深,所以有“披云真人门下法派”、“洞真(于善庆)门下诸宫观”^③等说法,祁志诚很可能会从“本宗”道士中选择继任人,否则宋德方法派的势力在元代中后期难以占据全真教的领导阶层。而张志仙为祁志诚立《祁公道行之碑》,应是尽门人之礼,^④他还参与一些在宋德方派系宫观里树碑之事,^⑤最有可能是祁志诚门人。

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曾命张志仙持香诣东北海岳济渑致祷。^⑥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病死,成宗继位,尊其母弘吉烈氏为皇太后。^⑦弘吉烈氏曾经赞助过祁志诚扩建崇真宫。张志仙敏锐地以此新旧交替为转机,于元贞元年(1295)请求为大都长春宫树

① 张伯淳,《养蒙文集》(1346年序)卷1,第7-8页,《四库全书》,第1194册,第437页。

② 黄叔瓚,《中州金石记》(乾隆辛酉序,1681)卷5,第12页,《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辑第18册,第13808页。

③ 邓文原,《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7-788页。

④ 给过世全真道士立碑者一般是其门人,如寇志静门人立《圆明朗照真人功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25-626页;石志坚门人立《终南山宗圣宫主石公道行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37页;李道谦门人立《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公道行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13-715页;王志道门人立《提点王志道行之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41-742页;史志道门人立《明德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65-766页。

⑤ 见王道明,《重修太初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3-705页。

⑥ 《元史》卷16,第354页。

⑦ 《元史》卷106,第2701页。

碑,通过此事向朝廷叙述太祖(成吉思汗)邀请祖师丘处机的雪山之行,太祖对丘祖敬天爱民以治国、慈简清净以修身说教的赞赏,以及太祖以丘祖之号“长春”为名改“太极宫”(前“天长观”)为“长春宫”之事。其潜台词是请求新皇帝重温太祖的遗训,善待全真教。由于前皇帝的压制全真政策,提出立碑的请求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这是他的前任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均无暇或者没有做到的,所以张志仙是“昧死”以请。^① 成宗不但批准了他的请求,还对他加以褒奖,赐给宝冠、玉珪、锦服,解除了对全真的压制政策。此事下达到翰林院后,由姚燧(1239-1314)撰写《长春宫碑铭》。碑文有许多直言评论,只有在全真解禁后才能如此畅所欲言。如说丘处机西游返回燕京后,以全真教的名义大量解救陷入战火中的民众:“乃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碑文指出,全真遭到禁毁是因为它有广泛的组织,在民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引起了后来皇帝的怀疑:“匹夫一言,乡人信之,赴讼其门,听直其家。为有司者犹罪以豪杰以武自断而涣其群。以二三巨万之人,散处九州岛,统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岂屈子所谓名不可以虚作者耶!有遇其时,未必见隆于后。”^② 碑文还透露,道经禁毁后,道教醮祠也被禁止,成宗恢复了醮祠:“又虞自经厄以还,禁为醮祠。今虽开之京师,而外未白也。乃下诏万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南北,道流儒宿众择之,凡金篆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若然,先皇之开醮祠者,有成命也。为犯法臣(指桑哥)所不爱,竟梏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从事,是世祖独未究者,陛下(指成宗)又终之也。”姚燧还提到对全真解禁后海内欢欣鼓舞的情

① 姚燧,《长春宫碑铭》,苏天爵编,《元文类》卷22,第1页,《四库全书》第1367册,第256页。

② 姚燧,《长春宫碑铭》,苏天爵编,《元文类》卷22,第3页,《四库全书》第1367册,第258页。姚燧在《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中也说全真遭禁是因为官方对其势力的恐惧:“全真之名,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实倡之金正隆、大定间。自是以来,为其言者,雌从雄鸣,百千为曹。而县官惧其播世,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顾颉元编,《汧阳述古编·金石篇》第7页,《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第一辑,第23册,第17199页。

景：“方是诏下，四海之人感激奋言。始吾以为经厄之余，丘氏之学熄矣。陛下嘘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业者还之。”^①张志仙在大德四年（1300）时仍然是掌教，^②他的任期截止日尚不得而知。^③由于他的智慧、勇气和努力，全真教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全真第十二任掌教苗道一也是出于宋德方法系，是祁志诚高徒。他的最大贡献，是使全真教在武宗时（1308—1311）获得中兴，并进一步大大提高了全真列祖的地位。苗道一是山西晋城人，出生于至元元年（1264），幼岁举止已如成人。读书悟入，喜诵老庄书。为河南济源县堰头里宋德方法派道宫龙祥万寿宫（简称龙祥宫）道士。^④一日闻洞明祁真人住云州金阁山，遂往依之。^⑤执弟子礼甚勤。居久之，祁志诚识为受道之器，与他谈论，意志甚合。一旦屏退左右，告以秘奥之语。并且对他说：“汝（缘）在此，应有遭际，将大振玄风。”驸马高唐王闻之，以礼往聘。^⑥这位高唐王，可能不是当年与祁志诚交往、精通阴阳术数的阔里吉思。阔里吉思率军平定西北，于至元二年（1296）冬陷入敌阵被执，后不屈被害。其弟忽难袭高唐王。^⑦这位礼聘苗道一的高唐王，应该是忽难。苗道一到达后，高唐王和他一起前往和林，于军中觐见总兵北边的海山（1281—1311；1307—1311 在位）。此行的目的是为协助海山将来夺取帝位。据《苗公道行碑》，海山会苗道一，言讫

① 姚燧，《长春宫碑铭》，载苏天爵编，《元文类》卷 22，第 4—5 页，《四库全书》第 1367 册，第 258—259 页。

② 《重修太初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05 页。

③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认为他之后有一位名叫常志清者，可能短期担任过掌教，任期在 1300 年之后某年，1308 年之前（第 3 卷，第 232 页）。但是论据稍嫌不足。常在皇庆元年（1312）拥有“玄门演道大宗师”头衔，但是大德丙午（1306）时不一定已有。

④ 龙祥宫，见李志全，《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507—508 页。

⑤ 萧应植等纂修，《济源县志》（1761）卷 11，第 13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 年重印本，第 406 页。

⑥ 《苗公道行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87 页。

⑦ 《元史》卷 118，第 2926 页。

有合,虚席咨问,所策应验如响,以为神。^①海山特别重视苗道一这位高道的意见,有其原因。成宗死后,太后根据阴阳家推算两太子(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星命,劝说海山让位于其弟,如即位,则运祚不长。海山不以为然。^②苗道一的预言,与阴阳家所言相反,自然得到海山的赞赏。海山于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即位,是为武宗,于至大元年(1308)授苗道一玄门演道大宗师,管领诸路道教,商议集贤院道教事。其授职圣旨对他大加赞扬:“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致虚守静,寡欲少私,于山中养素之时,得太上忘言之妙。湛心渊而先物,知神器而有归。事朕北藩,其言应而如响,逮予面南,乃功成而不居。”^③他在另外几个诏文中称苗道一“朕之宾师”,“所言必应,其于事会则周知”,^④“予藩邸之宾”,“弘才伟学”,荐格“景贶灵祯”。^⑤可见,苗道一在海山夺取帝位的过程中以宾师身份活跃于军中,出谋划策,观察祥瑞,举行法事,并且预言海山即将登基,所言皆准,料事如神。他的海山登基预言不久成为现实,而他却功成而退,海山因此对他更加尊重。

苗道一继承了宋德方法系的传统,把继续全力弘扬全真列祖作为首要事务。他掌教的职权和与武宗的特殊关系为他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上书请求为五祖七真增加封号,同时也为丘处机十八弟子赠号,获得批准。武宗于至大三年(1310)二月下诏,赐赠五祖七真十八真人徽号。^⑥东华由“帝君”加号为“大帝君”;其它四位“五祖”成员由“真君”进加为“帝君”。七真由“真人”加封为“真君”(孙不二为“元君”);其中为丘处机单独特下一诏,其它六位“七真”成员共下一诏,以对丘处机别示旌崇。丘处机十八弟子中,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各有一诏,以示特崇。其它十五弟子共有一诏,均加“真人”号。尹志平、李志常加号“大真人”。宋德方没有担任过全真掌教,所以不加“大真

① 《苗公道行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7页。

② 《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第3322页。

③ 《永乐宫圣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27页。

④ 《至大诏书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29页。

⑤ 《至大诏书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30页。

⑥ 见《永乐宫圣旨碑》,《至大诏书碑》,《天诏加封祖真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27-733页。

人”号；但是由于他是苗道一的师祖，所以特别单独下诏，由“通玄弘教披云真人”（祁志诚所请赠号）加赠“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其中为首的“玄都”二字特指他主持编修《玄都宝藏》的历史功绩。苗道一请求为五祖七真加号，主要是崇宗报本；为丘处机及其十八弟子加号，则是重提太祖与丘祖的历史交情，与张志仙请求为长春宫立碑异曲同工。这次加封象征全真教地位的复兴。由于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这三代掌教连续不断的努力，全真教终于走出困境，步入中兴。

苗道一使全真五祖集体获得“大帝君”、“帝君”这样无比显赫的名号，在道教史上绝无仅有，意义非常重大。全真五祖从此可以帝王形象出现。道教历史中其它教派的祖师远远比不上全真教庞大崇高的帝君级祖师群。钱穆先生曾指出，《元史·释老传》分道家为全真、正一、真大道（大道教）、太一四派，正一天师属道教旧统，全真等三派为宋南渡后北方新创，而全真特盛。^① 正一派（天师道）早在东汉已经具有强大势力，但是其三大祖师张道陵、张衡、张鲁一直没有朝廷封号，“天师”之号是自封。直到北宋末，张道陵才被封为“真君”，由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崇奉道教的宋徽宗所封。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十月十六日上张道陵尊号“正一静应真君”。南宋理宗又于嘉熙三年（1239）加封张道陵为“正一静应显佑真君”。^② 在元代，成宗（1294—1307 在位）加封为“冲玄弘化正一静应显佑真君”。^③ 与全真教并称为北方道教三大教派的太一教和大道教，其实力远远小于全真，其祖师获得的朝廷赠号是“真人”。深受忽必烈赏识的太一教第五祖萧居寿（1221—1280）奏请为太一前历代祖师追赠称号，仅限于“真人”号：“师（萧居寿）爰自传嗣以来奏言，始祖（萧抱珍，？—1166）曰太一一悟传教真人，二代祖（萧道熙，1156—？）曰太一嗣教重明真人，三代祖（萧志冲，1151—1216）曰太一体道虚寂真人，四代祖（萧辅道，1191—1252）曰太一

① 《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第201页。

② 赵道一，《历史真仙体道通鉴》卷19，《中华道藏》册47，第345页。

③ 张伯淳，《加封汉天师制》，《养蒙文集》，卷1，第6页，《四库全书》，第1194册，第436页；《全元文》卷377，第11册，第172页。

中和仁靖真人。”^①大道教自第五祖李希安(号湛然子)入元朝,皆赐号真人。据翰林学士李谦元贞元年(1295)《制赠大道正宗四世称号碑》,成宗按照给全真教祖师追加封号的先例,给大道教第一至四代祖师追赐称号,“赠其始祖(刘德仁,1122-1180,号无忧子)曰无忧普济真人,第二代(陈正谕,号大通子)曰大通演教真人,第三代(张信真,1164-1218,号希夷子)曰冲虚静照真人,第四代(毛希琮,1186-1223,号纯阳子)曰体玄妙行真人”。^②这些教派的始祖与具有东汉以来大神东王公背景的全真始祖东华“大帝君”不可同日而语。从此以后,在世人的心目中,全真教源远流长的祖师群最为尊贵,因此理所当然代表道教的正统。宋德方的全真列祖正宗道统说从此被广泛接受,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

苗道一的掌教任期随着武宗的去世而结束,去职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宫廷政权争夺。至大四年(1311)三月仁宗(1285-1320;1311-1320在位)即位后清洗武宗时代的许多官员。苗道一是武宗亲信,因而失去掌教职位,仁宗改用马丹阳一系门人。取代苗道一的第十三任掌教常志清(天阳真人),最迟于成宗大德十年(1306)为长春宫提点,于仁宗皇庆元年(1312)由长春宫提点升任全真掌教,任期只有两年。根据现有史料,可以断定他出自马丹阳法系。^③他在掌教任期内事迹不显,任期终止于皇庆二年(1313)。接替他的第十四任掌教孙德彧(字:用章,1243-1321),李道谦高弟,同属马丹阳法系,仁宗延佑元年(1314)召至京师,掌全真教。建法主殿于长春宫西,国公塑像。延佑七年(1320)卸任归终南。^④接任者是兰道元,于至治辛酉(1321)任第十五

① 王恽,《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秋涧集》卷47,《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631页。

② 引自李兰盼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66)卷1,第42页;参知政事杨果撰《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1270),《元一统志》卷1,第47页。

③ 常志清在马丹阳仙蜕重葬中起到主导作用,非丹阳法系主要门人不能如此,正如只有宋德方法系主要门人祁志诚才能主持宋德方墓的迁葬。见张仲寿,《丹阳真人归葬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40-741页。

④ 赵世延,《大元敕藏御服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45-746页;虞集,《玄门掌教孙真人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50,第16-17页,《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98-700页;邓文原,《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7-788页。

任掌教，^①他是英宗（1303-1323；1321-1323 在位）时代的掌教，泰定元年（1324）之前以罪被黜。其后第十六任掌教孙履道，是泰定帝（1293-1328；1323-1328 在位）时期的掌教。他是郝大通法系弟子，拜王志谨（1178-1263）之徒徐志根（1214-1304）为师，^②先逍遥于冀北、豫南地区，^③后为汴梁朝元万寿宫道士，于泰定元年（1324）嗣教。他因玄教大宗师吴全节荐举而得到委任，这与其它全真掌教不同。自第七任掌教李志常起，全真教掌教多由卸任掌教荐举，得到朝廷任命，如虞集所说，全真“为其学者，常推一人为主，自朝廷命之，势位甚尊重”。^④丘处机以后的全真掌教均出于王重阳嫡系丘处机、刘处玄、马丹阳门下；郝大通并非嫡系，其法系门人以前从未掌教，而孙履道又由外教掌教荐举，实属非常。可能因为泰定帝参与谋杀仁宗之子英宗后篡位，不敢任用仁宗多用的马丹阳门下弟子。泰定帝死后武宗之子文宗（1304-1332；1328-1332 在位）夺位，于天历元年（1328）九月即位。文宗多依赖其父武宗的旧臣，于天历始元重新起苗道一于河南河内县覃怀。河南地方势力曾大力援助文宗争夺皇位，苗道一又是武宗旧臣，于是东山再起，充第十七任掌教。顺帝（1320-1370；1333-1368 在位）登基后并没有废黜这位文宗起用的掌教；虽然文宗谋杀了顺帝之父明宗（1300-1329；天历二年正月至七月在位），苗道一是顺帝祖父武宗的亲信，所以官位依旧，元统三年（1335）七月仍在掌教职。^⑤

接任的全真第十八任掌教完颜德明（道号：重玄）是苗道一之徒，

① 王道亨，《新城县修建龙祥观碑》提到“至治辛酉（1321）掌教真人蓝公”，据此兰道元此年已任全真掌教。张才编辑，《保定郡志》（成化八年，1472）卷25，第23页（天一阁藏本）。

② 程钜夫（1249-1318），《徐真人道行碑》，《雪楼集》卷18；《全元文》卷540，第16册，第455-457页。

③ 吴澄（1249-1333），《封孙真人制》，《全元文》卷473，第14册，第7页引。

④ 虞集，《非非子幽室志》，《道园学古录》卷50，第29页，《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705页。

⑤ 见《清虚宫碑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91页。

最迟于元统三年(1335)九月接任苗道一的官职,包括知集贤院道教事。^①至正二十二年(1362)时仍在此职,任掌教已近二十七年。他不但是任职最久的元代全真掌教,也可能是最后一位全真掌教。元翰林编修张珣于延佑己未(1319)夏六月登河南济源天坛山,曾“谒守坛(指天坛之顶的三级道坛)道人,即今(至元庚辰,1340)主长春宫总教真人完颜公子尔,隐居共话良久”。^②可见他掌教前曾为济源王屋山天坛绝顶总仙宫的道士。道坛为宋德方于辛丑(1241)春重建。^③山上有宋德方修炼之迹。^④完颜德明掌教后,影响远远不如前几位出自宋德方法系的掌教。但是他似乎尚能守成,维护祖师宋德方和前几位掌教开创的业绩。涉及他的史料寥寥无几,多与他弘扬本宗师真传统有关。如他自称是宋德方“门下洒扫”,在纯阳宫(永乐宫)重刻武宗加封宋德方的圣旨,表示认宗报本。他为此题记曰:“祖师披云真人,幼年入道,多蒙师旨,累授真詮,道德高妙,冠冕玄门。武宗皇帝特纶音,加赠‘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陕西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碑既载矣,河东永乐纯阳万寿宫乃披云祖师栖真之所,有缺斯文。门下洒扫重玄子完颜德明再为刻石,表识同宗,招示永久。至正七年(1347)丁亥十二月日题。”他还在纯阳宫重刊了祁志诚所立的宋德方道行碑。^⑤至正二十二年(1362)他重刻了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和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全真列祖的圣旨。^⑥

元末宋德方法系在全真教占据领导地位的主要证据,除了掌教位置的归属外,还有陕西终南刘蒋重阳万寿宫主管权的归属。在全

① 见邓文原,《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8页。

② 张珣,《重修天坛上皇殿记》,《济源县志》(1761)卷15,第14页,成文出版社1976年重印本第684页。

③ 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5-507页。

④ 李濂,《王屋山记》,觉罗石麟等监修、储大文等编纂,《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卷207,第8页,《四库全书》第549册,第704页。

⑤ 见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录》,第614页。

⑥ 《陇西南山七真碑》碑末署名:“掌管诸路[]所知集贤院事完颜德明至正二十二年,(1362)道士杨惟庆立。”《陇右金石录》,元,第80-85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28-16131页。

真教的所有宫观中,举足轻重的莫过于大都的长春宫和作为祖庭的终南重阳宫。前者是全真掌教的驻地,全真教的权力中心;后者是祖师王重阳的修道故庵和栖真之地,是全真教的精神源泉,又是全真教资金和人才荟萃储备之地。对此,西安王府文学姚燧有清楚的说明:“堂下(全真徒对掌教驻地长春宫的尊称)治京师,而祖师之藏与夫成道之庐,则在今终南山之刘蒋。自堂下视之,犹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忧传脉之不盛。故凡四方走币堂下为香火之奉者,必割畀而实之祖庭,待以兴化弘教之需。岂惟是为然?惟人亦然,苟可以任兴化弘教之责,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陈(际),不令拱手肆志于无用之地。”^①从金代到元代早、中期,祖庭一直由马丹阳一系经营,但是到元代后期宋德方门人全面接管了重阳宫的各级领导权。

宋德方嫡孙并德用(1281-1348,字:容辅;号:鉴峰;道号:洞阳)便担任过终南重阳万寿宫住持并兼任诸路道教都提点。他家世雍之右族,七岁时其父携而拜谒当时的全真掌教张志仙。其时张奉朝命祀岳渎道过陕西,见他神韵冲粹,遂加勉励,付《道德经》令读之。以后他辞别双亲,到耀州五台山人道。年及弱冠后两年,被苗道一召至京师,授诸路道教所幕官,纳为弟子。翌年除京兆路都道录。其后退居五台静明宫。^②某年大旱,他应邀修罗天大醮一千二百分位,有应,获雨三昼夜。诸如此类的事迹使他名声大振。至治改元(1321),大哥赤荆王赠他“洞阳真人”号;镇西武靖王以师事之,上“洞阳显道”之称。苗道一第二次出任掌教后第二年(1329)即再次召他出山,委以重任,玺书授“洞阳显道忠贞大师”号,领诸路道教都提点,仍署嵩山中岳庙住持提点。他受皇后懿旨,特赐御香代荐其诚,到嵩岳修金箓大醮,以祝天寿,寻视庙宇陵夷,力图修复,遂建言河南中书省,咨请上报,皇帝允许

① 姚燧,《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8,第3页,《道藏》,第19册,第786页。

② 廉维方,《五台山静明宫瑞槐记》(至正四年,1344),民国二十三年《续陕西通志稿》卷166;《全元文》卷1766,第58册,第122-123页。

出太府金币扩建殿宇。元统乙亥(1335)二月他将到陕西五台山静明宫,特奉完者台皇后懿旨,捧御香祝文,到静明宫唐孙真人(孙思邈,581-682)道场行降致祭。他于十月诣还静明宫,择日斋戒代皇后行礼。^①是后他归隐五台。己卯(1339)掌教完颜德明数次请他辅教,均不起。次岁秋,又集九路提点诣山邀请,坚辞不得,抵达大都长春宫,翌日朝觐顺帝。顺帝问以惜身保命之术,他对以诚心执中之道。顺帝授其集贤大学士之职,力辞不就。明年(1341)旨给驼马,随幸上京。^②此后他受命掌管陕西终南的大重阳万寿宫(即全真教祖庵,祖庭)。马丹阳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离开祖庵返回山东,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又前往终南亲自重振祖庵。重阳宫重建后,领宫事者多出自马丹阳法系,如马丹阳高第于善庆(道号:洞真,1166-1250),于善庆弟子高道宽(1195-1277),于善庆高徒、全真史家李道谦(1219-1296),李道谦门人、全真第十四任掌教孙德彧(1243-1321)。此后该宫的主要职位由宋德方法派弟子担任。根据延佑七年(1320)所立的王利用撰《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及碑阴的《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此时该宫提点、副提点、知宫、提领等多人均是宋德方宗派门人,虽然此宫并不属于宋德方法系。这些门徒还在此宫树立了上述宋德方道行碑。由于此宫的特殊地位,井德用前往任职,曾经过朝臣的讨论和皇帝亲自当面任命。大臣议曰:“陕西敕赐大重阳万寿宫,系重阳辅极帝君修道之区,先君(指元成宗)降龙衣永镇之所。尔来典者失人,废几不振,选道价清高者命。”可能这时马丹阳—于善庆一系的门人已经后继乏人,而刘处玄—宋德方一系却高徒辈出。大臣于是奏曰:“公(井德用)系凝和苗真君高弟,披云宋天师嫡孙,秉彝高洁,可被登庸。”他受命任诸路道教都提点、住持重阳万寿宫事,还得到顺帝保护此宫的圣旨,下达于至正元年蛇儿年(1341)六月。^③他上任后重

① 周德洽,《祀太元妙应真人记》(1336年立石),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中,《续修四库全书》第891册,第195页。

② 何约,《井公道行之碑》(1348),《陕西金石志》卷26,第9-13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2册,第16734-16736页;《全元文》卷1237,第39册,第408-411页。

③ 《盤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元代白话碑集录》,《全元文》卷1677,第55册,第46页。

振祖庭,使其面貌一新,后于甲申(1344)退隐。继任者是诸路道教都提点、明仁崇义洞真人焦德润,于至正十一年兔儿年(1351)得到顺帝保护此宫的圣旨,^①并且于至正十八年(1358)得到顺帝再次任命的圣旨:“焦德润可授明仁崇义洞元(天)真人,典领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事。”^②其后住持宫事者是诸路道教都提点、明道崇真洞和真人杨德荣,于至正二十三年兔儿年(1363)得到顺帝保护此宫的圣旨。^③与井德用一样,焦德润和杨德荣也是来自陕西奉元路耀州五台山静明宫。元统乙亥(1335)十月井德用隐退到静明宫,杨德荣曾在至元二年(1336)为井德用代皇后祭祀孙思邈之事立《祀太玄妙应真人记》之碑;此时杨德荣是提点知本宫(静明宫)事,焦德润是奉元路道门提点、本宫住持兼宗教事。^④曾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何约撰《井公道行之碑》(至正八年立碑,1348),文中称焦德润为井德用的“门人入室者”。碑末还有门人杨德荣之名。此时二人均为大重阳万寿宫提点。^⑤可见宋德方法系道士住持终南重阳宫一直到元末。由于此宫的特殊重要地位,住持者人选反映了其所属法派的势力,正如全真掌教代表了他所属法派的地位。

在元代晚期,宋德方法派的势力甚至主导了道教的根本祖庭——亳州上清宫(今河南鹿邑)。传说此宫坐落于老子诞生地。汉桓帝延熹八年(165)遣使到此地祠老子,以后历代都是崇拜老子的圣地。唐帝室以老子为祖,修建了壮丽的道宫。宋末和金末被战火焚为灰烬,但被重建。元代的重建是由丘处机弟子张志素(1188-1268)和郝大通门人王志谨(1176-1263)主持。但是在元代晚期,宋德方在此宫受到的尊重似乎超过任何全真宗师。此宫有《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

① 《懿厘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元代白话碑集录》;《全元文》卷1677,第55册,第61页。

② 《懿厘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元代白话碑集录》;《全元文》卷1677,第55册,第72页。

③ 《懿厘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元代白话碑集录》;《全元文》卷1677,第55册,第75页。

④ 周德洽,《祀太元妙应真人记》(1336年立石),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中,《续修四库全书》第891册,第196页。

⑤ 何约,《井公道行之碑》(1348),《陕西金石志》卷26,第12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2册,第16735页。

赞》碑，上刻该宫住持、凝元弘教文莹宗师真人马道逸所集汉唐以来君臣所作老子赞若干首，由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作叙。所选赞作者依次为魏明帝，唐高宗，唐玄宗，唐肃宗，宋真宗（二首），汉光禄大夫刘向，晋孙绰，晋牵秀，晋湛方生，晋王廙，唐杜光庭，宋温国公司马光，宋康节邵雍，金平水王朋寿，东莱宋德方（二首），夷山姬翼，陵川秦志安（二首）。最后三位都是全真道士。姬翼，即王志谨门人、《云山集》作者姬志真。王志谨曾率门人修建太清宫，在此宫有很大势力，而姬志真是王志谨门人中最善文者，选他的赞并不离谱。其它全真大师如丘处机等都写了不少老子赞，不过均未入选；但是选了宋德方二首、^①宋德方门人秦志安二首，而他们与此宫并无特殊关系。此宫住持马道逸对宋德方的偏爱难以解释，除非他是出于宋德方法派。《元史》记载，至顺二年（1331）三月文宗召亳州太清宫道士马道逸、汴梁朝天（元？）宫道士李若讷、河南嵩山道士赵亦然，各率其徒赴阙修普天大醮。^②由此可知，他是活跃于元代晚期的知名全真道士。文宗时的全真掌教是宋德方法孙苗道一，常亲自过问太清宫的事务，如元统元年（1333）召马道逸亲信、该宫提点赵道真来京。^③马道逸很可能是苗道一荐举的同门道友，所以对祖师宋德方格外尊重。

以上材料说明，宋德方法系在元末保持了全真教的主导地位。除了全真掌教的位置外，全真教最重要的几个大道宫——大都长春宫、终南重阳宫、永乐纯阳宫、亳州太清宫——均由宋德方门人住持。

元代南北一统后，全真教向南方大量传播。宋德方法系全力提倡的全真列祖说远播南方，对南方金丹派道士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受到了南方金丹派道士的重视。南方金丹派依附全真教列祖的传教谱系，

① 宋德方赞曰：“太上巍巍象帝先，道高万古闾重玄。神通妙用浑无碍，变化真空本自然。来往八万四千劫，飞腾三十六重天。昆仑尚可蛛丝挂，欲赞犹龙口莫宣。”又一首：“玉历垂文象外传，清光下彻九重渊。安排日月归元造，把握乾坤入自然。白鹿东升小有洞，青羊西降大罗天。狂辞欲赞玄元德，何异秋文吸百川。”于沧澜主纂，《鹿邑县志》（光绪二十二年刊本，1896）卷10下《艺文》第31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印本，第459页）。

② 《元史》卷35，第780页。

③ 李杲鲁翀，《大元奉元明道宫修建碑铭并序》，《菊潭集》卷3；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9页。

归宗认祖,将自己的传教谱系统接在全真列祖谱系之后,声称其教法源自全真派,被称为全真教南宗,而北方原有的全真教派被称为全真教北宗。宋德方创建的全真列祖说成为南、北宗列祖谱系嫁接的主干。一些南宗道士亦将宋德方追认为自己支系的祖师。

在南方金丹派依附全真道的过程中,南方金丹派大师陈致虚(1290-1343 之后,字观吾,号上阳子)是个重要人物。^① 据吉冈义丰,全真教南宗、北宗之称始自陈致虚,在他之前没有此说。^② 他是江右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在庐陵东山紫霄观簪冠入道,后授徒百余人,著有《上阳子金丹大要》等重要著作。他取全真列祖说为己用,在秦志安《金莲正宗记》的基础上著《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叙述以东华帝君为首的金丹派列祖传承次序。他在全真五祖七真仙传之后续以“黄房公”宋德方、太虚真人李珣(字双玉)、紫琼真人张模(字君范)、缘督真人赵友钦(字缘督)四人传记,宣称四人依次传授金丹大道,最后赵友钦于己巳(1329)之秋寓衡阳时“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阳子”,^③标榜自己师承有序。他重新编造宋德方传,将宋德方尊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上承五祖七真,下启他自己的三师。他编造的宋德方传,许多内容子虚乌有,但是有其目的,特转引如下:

黄房公:姓宋,名有道,字德芳,号黄房公。沔阳府人氏。行诸阶法。无云则能以符而行云,有云则能披云而见斗,故时号披云真人。一日遇丹阳,授以金丹火候秘诀,行之两年,能贰其身,弗死。因游东海。适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长春丘师叔,时公与十八人为之辅行之首。世祖皇帝封通玄宏教披云真人,武宗皇帝加封玄通至道崇文明化大真人。后以至道授太虚李真人,而黄房公莫知所终,或云在燕之长春坐逝。^④

① 周治,《上阳子陈致虚生平及其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第 131-138 页。

② 吉岡義豊,《吉岡義豊著作集 別卷》(東京:五月書房,平成二年,1990),第 143 页。

③ 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第 9 页,《道藏》第 24 册,第 77 页。

④ 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第 7 页,《道藏》第 24 册,第 76 页。

陈致虚出于自己金丹理论的需要,重新塑造了宋德方的祖师形象。正如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指出,陈致虚“所撰宋德方传盖非事实”。^① 陈致虚修行阴阳双修金丹法,视马丹阳、孙不二为阴阳双修,又称宋德方传丹阳秘诀。实际上马丹阳与宋德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② 宋德方是全真列祖说的倡导者,在至大三年加封后道价更加隆盛。陈致虚著《上阳子金丹大要》时(1331左右),正是宋德方门人苗道一或完颜德明任全真掌教之时。陈致虚将宋德方追认为金丹派的祖师,上承丹阳教法,意在说明自己的丹法属嫡系正传。但是,他的重塑使宋德方面目全非,在一些明清书籍中更是以讹传讹。^③

总之,宋德方是丘处机之后全真教最有作为的大师。他对道教和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在战争劫火之余以个人之力发起抢救道教典籍,编成七千八百余卷的《玄都宝藏》。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通过开凿石窟雕像的形式保存道教宫观造像的基本模式,使其传至永久。他创造了全真祖师二十人谱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崇奉“五祖”,与“七真”组合,形成了全真祖师主干。他改造了传统道教“四帝”、“二后”的主神体系,使其与全真列祖衔接,说明全真教的正宗道统。在元代早期全真教陷入逆境时,五祖七真成为全真教的中流砥柱:全真教依赖祖师的正宗道统信念、神仙魅力和巨大声望维持其地位。他们徒众多,形成了自己的法系。他的嗣教门人继承了他积极入世传教的传统,先后有四位成为全真掌教,在元代中后期领导全真走向中兴。由于宋德

① 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4,第10页。

② 窪德忠,《老子八十一化図説について》,窪德忠,《モンゴル朝の道教と仏教》(東京:平河出版社,1992),第166页。

③ 如明代王世贞编《列仙全传》卷8第19-20页“宋有道”传:“宋有道,字德芳,号黄房公。沔阳府人。行诸阶法。无云则能以符而行云,有云则能披云而见斗,故时号披云真人。一日遇丹阳,授以金丹火候秘诀,行之两年,能二其身,弗死。因游东海。适元太祖召丘长春及诸真十八人为之辅行,公为首焉。后以至道授太虚李。寓燕之长春观,坐逝。”此书中全真教祖师传记如王重阳、七真、李灵阳等传完全根据全真史料编成,但此“宋有道”传出自陈致虚。此传又见于张文介辑,《广列仙传》(万历十一年序,1583)卷7,第16页;清代王建章纂辑,《历代神仙史》卷5,第4页。以上诸书均重印于《中华续道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册。

方法系的不断努力,全真教祖正宗道统说终于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即使到了明代全真教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全真祖师代表道教正宗的社会共识并没有改变。^①

^① 王育成,《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

第三章 全真宫观

全真教初期强调离家修道,云游四方,如孤云野鹤,随方而栖,以上街、进村乞食果腹,随遇而安,并无修建宫观之需。第二代大师刘处玄、王处一开始有条件和能力兴建灵虚、圣水等道观。至金末全真势力急遽发展,建宫立观成为传教的首选要务。

绝大多数全真宫观是随缘兴建:有的是官民为本地祈福避灾而立,有的是道士接受私人捐赠而筑,有的是修复战乱中废弃的旧观,有的则是道士购置地产营建,等等。卜建必在风水顺畅、林木繁茂、高迥闲旷之地,以便怡神静心、练气葆形,修身养性。

除了一般道观外,全真教特别注重接管、修复传统道教的名宫大观,重视在全真祖师们诞生、修真、升霞之地创建纪念性的巍峨道宫,建成祖师崇拜圣地,在此集合大师,吸引徒众、培养人才,凝聚力量。如西北有陕西终南的重阳宫、宗圣宫,京畿有大都长春宫,山西有永乐纯阳宫,河南有王屋山天坛紫微宫、汴梁朝元宫、鹿邑太清宫,山东有文登东华宫等,围绕这些大宫有许多大、中、小观庵,形成宫观群。附属观庵称为下院、别业等,对大宫提供支持,又通过其地缘散布辐射,使祖师圣地的名望威播四方,以弘扬教门的正宗师真传统。全真教的精英和大部分的财力物力,都被集中、调动起来,投入这些大宫观的建设、管理、运行之中。不同的宫观群往往代表教内不同的门户势力,如马丹阳—于善庆一系在元代晚期之前一直主持终南重阳宫,刘处玄—宋德方一系主导永乐纯阳宫、天坛紫微宫,郝大通—王志谨一系经营汴梁朝元宫、亳州太清宫等。这些圣地的形成又与地方军政官员和区域宗王的支持密不可分。地方政权往往支持著名宫观的成立,划给土

地,提供保护,而宫观则主要为国家、社区、施主等举行祈禳超度等法事活动。以这些大宫为中心的区域宫观群又在全真掌教的统一领导下互相调协支持,共同发展。

本章首先讨论全真教营建宫观、造像的各种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变化,从全真早期的反对到全盛时期的重视。其次论述宋德方派系的宫观名录和一些宫观。随后讨论全真教最重要的几个宫观以及至今规模仍然宏大的宫观。最后是全真教营建造像的实例,共一百余个,列为一表,从中可以看出全真宫观布局和殿堂像设的特点。

第一节 全真教建观造像的理论

全真教创教初期,王重阳和其大弟子马丹阳均反对大兴土木建宫立观。王重阳《重阳立教十五论》“第五论盖造”曰:“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露宿野眠,触犯日月。苟或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斫伐树木,断地脉之津液。”^①王重阳有时画道像以传教,有时对造像则持否定态度,如其《传神颂》曰:“灵昏性昧着凡体,自画自描自传起。借他俗状做形躯,攒聚火风并地水。阳作骨骼阴作肤,眼耳鼻前安个髻。四般迷执各夸强,浑身便用肉山垒。我今省悟达玄微,却认初真不用你。若还只恁累我神,扑入坑中教见底。来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脚不移回头即悟。假合形躯诚是假,何劳更恁重描画。诸公莫使达人知,惹得一场大笑话。”^②即认为人本身就是四大假合,用绘画描绘就更假。

在王重阳弟子中,马丹阳强调居住简朴隐逸修炼,颇合王重阳出家依倚于茅庵草舍、不大兴土木的教导。他曾教诲门人,修道,茅屋不过三间。^③马丹阳曾经自责自己修道庵三间:“马风子,创置屋三间,

① 王嘉,《重阳立教十五论》第2页,《道藏》第32册,第153页。

②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9,第14页,《道藏》第25册,第740页。

③ 《丹阳马真人十劝碑》,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432页。

动土兴工经一载,杀伤蝼蚁命须还,死堕鬼门关。错中错,追悔亦应难。造下业缘须受苦,刀山剑树定跻攀,怎得列仙班?”^①这三间茅屋,可能就是他在王重阳终南刘蒋村故居创建的全真祖庭。其基址高爽,门人请他登临,他不许,并说:“吾于此未尝施工,况登临,乃人之所欲,修真之士不为。”^②但是马丹阳也已经预见到,他的简朴出家修道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全真教的迅速传播,全真宫观的发展不可避免。他曾向丘处机预言:吾歿之后教门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道院皆敕赐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③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则更赍志名宫大观,注重宫观建设。

到全真第五任掌教丘处机晚年和全真第三代大师时,由于全真教已经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宗教团体,王重阳、马丹阳的教戒已经难以执行,所以全真第六任掌教尹志平认为丹阳关于茅屋不过三间的教导已经不适合当时全真教的情况:“丹阳师父以无为主教,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道同时异也。如丹阳师父《十劝》有云,茅屋不过三间。在今日则恐不可。若执而行之,未见其有得。”^④由于时代的变异,全真第三代大师多已放弃了祖师们不许大兴土木的教导。对他们来说,建观立像有利于助人伦,兴教化,是必不可少的“象教”。此外,全真教盛兴后,全真道士必须出家的教规使得道士需要广建宫观,以作修道、祈祷、生活、养老等的场所。宋德方法系的门人有几千个,其宫观总数可能不在五百以下。其它一些高道的弟子也往往多达上千,建造的宫观庵等数量也有数百所。如曾经师事王处一和丘处机的刘志源,度门弟子三千余人,建宫立观二百余所。^⑤郝大通再传弟子李志柔有门人近三千

① 马丹阳,《渐悟集》卷上第24页《道友修庵》之五,《道藏》第25册,第462页。

②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2,第8页,《道藏》第33册,第162页。

③ 李道谦,《七真年谱》(1271),第19-20页,《道藏》,第3册,第387页。

④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2,第20页,《道藏》第33册,第166页。

⑤ 李鼎,《重修终南山太清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18-521页。

人,建立宫、观、庵达三百余个。^①

一些第三代全真大师及弟子对大兴土木营葺宫宇作了解释。马丹阳高弟于善庆(于志道,1166-1250;道号:洞真子)曾花费近十年精力,在终南重阳万寿宫建起高二百尺的五层玉皇阁。他认为庄严的宫观像设可以引起常人的敬仰,有助于弘教度人:“盖常人之情,见其严饰乎外者而严敬之心油然而生乎内。夫上达之士以清静无事绝虑修身者,固不在是。其于弘教度人,此象设崇构之缘,亦不可偏废,教之所以崇,道之所以尊也。”^②李志常弟子、北平长春宫王粹(?-1243)也持同样观点,宣称“非宫宇则无以示教”。^③全真道士房志起曾经集合弟子,教导他们积极传教,用壮丽的宫观赢得道俗的瞻仰:“吾大方家,虽清虚自然为宗,要以应时衍化为重,诂容山林长往,归洁一己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卫之土中而处会,俗美而易化,不于焉阐吾教,尚何往?然祝延宝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壮丽,不足以张皇教基,竦道俗瞻敬之心也。”^④他命门人率众下商洛之材,得木万计,从壬子(1252)之春到至元甲申(1284)秋,建主殿七巨楹,内设三清像,以示至道之原;中起通明观以奉玉皇大帝;其后建面阔五间的七真殿,以展示全真祖师的传承次第。

丘处机弟子李志明(1200-1266)引用历史先例作为修建宫观的理由。他在太原重建兵后被毁的天庆故宫时对徒众曰,道家营构宫宇,其来久远,源自汉武帝时,必须置宫观以作祈福之地:“度道士以守宫观,虽近代之制,然自汉武帝时于甘泉宫中为台,画天地太一诸鬼神像,各置祭具。自是之后,蔓延衍溢,恢张弘大,以至于今,其来远矣。

① 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9-552页;李道谦,《大元宗圣宫主李尊师道行碑》,《古楼观集》卷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8-599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20页(《洞真真人传》),《道藏》第19册,第784-785页。

③ 王粹,《神清观记》,李道谦,《甘水仙源录》,第10卷,第11页,《道藏》第19册,第807页。

④ 王恽,《卫州创建紫极宫碑》,《秋涧集》卷56,第18页,《四库全书》,第1200册,744页。

吾道家者流，虽恬淡无为以治其心，可不以分祉祝厘为立教之迹乎！”^①

关于宫观造像，全真第六任掌教尹志平有精辟的阐述。有塑师王才向他作礼请教，求为道像法。尹志平答曰：“凡百像中，独道像难为。不惟塑之难，而论之亦难。则必先知教法中礼仪及通相术，始可与言道像矣。”^②即造像必须合乎道教科仪和约定成俗的造像法则（iconography），因为造像的最主要功能是为科仪服务，满足斋醮仪式的需要，感通天神，借助神灵的威力达到现世的目的。

宋德方十分重视形象的功能，深知“象”和“质”的关系，认为通过象可以求质，得质则可忘象。如他在《全真庵记》中以神鼎的形象比喻全真的出现，强调观鼎之象可知鼎之实质：“视一象，则可知一鼎之全质矣。视一法，则可知一真之全体矣。故鼎常一，而无象可求；真理常全，而无法可除。”^③正如鼎之文象可体现鼎之全质，全真宫观造像可展示全真教的全质。

宋德方大弟子之一李志全（1190—1261）说，立观绘像可以祈祷通神，化凶为善，使人返璞归真：“殿阁栉比而崇隆，丹青辉焕，真圣星罗而彩绘，金碧庄严。狞神变相，有威而可畏，拜章奏款，有祷而必通。皆所以助国化民，革凶为善，移风易俗，反朴归[真]，对时育物，良小补哉！”^④他还具体地论述以三清境为最上界的天上仙境与地上所建宫观福地布局的关系，认为两者相互对应，应该依照三清、四帝、二后等神的高下顺序安排宫观建筑的位置和造像的设置：

谨按唐杜天师《广圣义》释序云：太上老君将显明大教，布化万方，以谓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阙宗主，乃师事玉晨大道君。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审道之本，洞道之元，生于亿劫之前，蔚为万气之祖。天尊为五亿天之主，亿万圣之君，所以道君为老

① 王博文，《栖真子李尊师墓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6，第23—24页，《道藏》第19册，第774—775页。

② 尹志平，《清和真人被游语录》卷2，第4页，《道藏》第33册，第161页。

③ 高汝行纂修，《太原县志》（嘉靖三十年刻本，1551）卷5，第24页。

④ 李志全，《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君之师,天尊为道君之师。三尊既立,各居一境,即始气为玉清圣境,号清微天中,元始极尊所制也;元气为上清真境,号禹余天中,灵宝道君所御也;玄气为太清仙境,号大赤天中,太上老君所治也。总摄于大罗天上,玄都玉京镇于其巅。极道之境,高而无上,三圣虚夷,万帝朝轩,所由造天地,生阴阳,悬三光,运五行,育群晶,殊四裔,洞天棋布,福地区分,仙官神祇,各有典司,察人间善恶功过而赏罚之。劫有成坏,而道体常存,运有兴亡,而玄门弗闭,是以方方设教,帝帝为师。凡修建宫观者,必先构三清巨殿,然后及于四帝二后,其次三界诸真,各以尊卑而侍卫,方能朝礼而圆全,无嫌于焚修夤奉之心,相称于祝寿祈[福]之地。^①

简言之,宫观的总体布局、各建筑的位置及其内的造像直接体现道教的宇宙结构模式和宇宙生成论,展现道教的世界观。由于李志全是《玄都宝藏》的主要编修者之一,道誉崇高,学识渊博,他的论点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

宋德方嫡孙、高道井德用(1281-1348)说,立观度人的本旨,是借助造像明了真理,通过像设科仪等遏恶扬善:“若夫假像以明真,立言而悟理,像设熏修之典,科筵肆席之仪,亲之者遏恶扬善之心生,敬之者正心诚意之道立。此先哲所以立观度人之本旨也。”井德用进一步把立观造像与全真教以功行成仙之说联系起来。他首先讨论全真教内功外行的成仙方法:“尝谓全真之学,以虚无清静为宗,以柔弱谦慈为用;惩忿窒慾以[成]其内,宽仁兼济以成其外。故内必全功,外必全行。内外两全,脱质而仙。”他转述了玉峰胡子登论修建宫观的三种情况:“建宫观有三:真仙出世处(修建宫观)为自然缘,如(终南)楼观、(终南)太平宫是也;国家崇建(宫观)为遇时缘,如(宋真宗时之)天庆观、(宋徽宗时之)神霄宫是也;道者勤诚感众为功行缘。”他指出,凡道士勤劳自建宫观,或以勤诚感动大众,慕道心齐,兴教力切,而修建宫观,即是功行之缘,“凡非真仙所出,国力所为,或因众信鸠工协助而

^① 李志全,《天坛十方大紫微宫懿旨及结瓦殿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1页。

成,或自勤劳攻苦力积所就,谓之功行,皆可也。”如果大家都以功行为心,“则人人皆仙也”。^①全真宫观绝大多数是道士和信众化缘集资共建,属“功行缘”。少数是因“自然缘”在名山圣地恢复毁于战乱的古时宫观。也有些是得到地方文武官员的鼓励和资助,或由地方官民为祈福避灾而延请高道所建造。

也有道士对造像颇有微词。王志谨(字栖云,1176-1263)的高徒姬志真,在《像法》一诗中批评造像绘画是蒙蔽明真的弥天大过,可受地狱的惩罚:“立像明真便失真,朦胧昏眼更添尘。丹青自此遮玄藏,土木何年露法身。幻出因缘徒逛世,横生机巧暗绳人。漫神谲鬼弥天过,不畏阎家老子嗔。”^②对造像的这种观点在全真道士中极为罕见。他虽然这样说,但也曾住持修建过名震四方的汴梁朝元宫。

元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1285-1353)准确地叙述了道士修宫建观的论点初衷,虽然他本人作为一个儒士认为缔构宫宇不符合老子教义:“然而为其徒者(指道士),必大其宫室,尊其称谓,土木之工,金碧之饰,不以少逊于浮屠氏,似与老庄立言之指相左,而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尊其教也。”^③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公履则能领会道教以“象教”的视觉力量帮助教化的观点;他在论述全真大师潘德冲在河东永乐镇大举营建纯阳宫(永乐宫)一事时说:“耸天下耳目于见闻之际,而绝其褻易之心,严乎外者,所以佐乎内,象之所以崇,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师(潘德冲)之恢大盛缘,作新崇构,岂徒以夸其壮丽也哉!”^④

关于全真宫观的形制,全真道士郑道真有很好的概括:“道院之制,为前殿祠事老子,其外两庑,其后为堂,高下降杀,与殿相承。”^⑤即全真教建宫观的形制,一般把主殿三清殿建在面南的首位,而其它各

① 井道泉等撰,《大元重修聚仙观碑》,袁通等纂修,《河内县志》(道光五年刊本,1825;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卷21,第38-39页,印本第1062-1063页。

② 姬志真,《云山集》卷2,第4页,《道藏》第25册,第373页。

③ 张起岩,《亳州天静宫兴造碑》(1332),明隆庆三年刻本《中都志》卷七;《全元文》卷1141,第36册,第115-117页。

④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5,第12-13页,《道藏》第19册,第762页。

⑤ 杨载,《长春道院记》(1321),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8页。

殿堂按照其所奉主神的位次依次向后排列;殿堂的高度、规格等级也依次递减;宫观一般有三个平行的轴线:主殿、堂在中间的主轴线,而两边的轴线有两庑等辅助建筑。他的说法显然是基于他对许多全真宫观庵的观察和了解,符合我们今天可知的全真教大、中、小型宫观庵的实际布局。

第二节 宋德方法派宫观名录

在全真第二代大师中,宋德方不但以纂修《玄都宝藏》闻名,也以广建宫观著称。他和门人所建的宫观数量最多,且主要宫观庵之名尚有记录可查。这些宫观庵名被刻在一个石碑的背面,至今保存在陕西户县重阳宫。此碑正面刻元代翰林直学士王利用所撰宋德方传记《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1320),^①碑阴刻有《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即宋德方法派一些弟子和主要宫观庵之名号记录。该碑拓片的照片也已发表。^② 拓片的照片虽多处文字模糊,不可识读,但不影响对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的理解。其所记载的内容在全真文献中极为罕见,值得仔细研究。以下首先介绍其内容。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上下分为七段。第一、二段主要是在重阳万寿宫担任要职的宋德方门人名号,第三到七段主要记录宋德方法派在各地的宫、观、庙、庵之名。最上段中部最高位大字刻“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宋德方赠号)。宋德方号左、右第一位用小字在稍低(约两字)的位置刻出自宋德方法派的两位全真掌教之号:右(读碑者之右)为“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志诚),左为“玄门演道大宗师凝和持正明素真人”(祁志诚之徒苗道一)。在祁、苗号左右又低两字的位置刻有其它门人的名号。祁号之右有九人,从左向右依次为:

① 碑文载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3-754页。

② 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49册,第82页。

崇玄演教弘道真人、重阳万寿宫提点兼本宗事张志柔
韬光盛德大师、三洞讲经师、两玄坛提点兼本宗门下事韦志纯
明真悟道抱素大师起经缘提举、本宗提点杨志广
清真守素纯静尊师、本宗提点李志德
法赐崇真广济全德尊师、重阳宫提领阎志闰
通真大师、重阳万寿宫提领韩志穆
葆光真静纯和尊师唐志真
弘玄大师重阳万寿宫提领薛志冲
保真大师许志定

苗道一号之左有八人名号,从右向左依次是:

谦仁广惠玄德真人、重阳万寿宫提点兼本宗事王志和
赐紫和光保德通玄法师、前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举兼领
重阳万寿宫事、本宗提点杨道谦
赐紫[][][]正通妙大师、前安西路法师、提领大重阳
万寿宫提点兼本宗门下事何道达
[][][]素纯净尊师、重阳宫提领本宗提点杨志淳
[]真安静通妙先生、本宗提点杨志[永?]
明真安道虚静大师、本宗提举贺志通
通义大师、重阳宫知官崔志和
履真安道大师重阳宫付官高志祥

第二段仍然是道士名号,从中部向右共列十二人,从左向右依次为:

保和通政明德大师、重阳宫提举、本宗副提点吕德厚
体真弘道大师、玄学讲师、重阳宫提举本宗事薛德荣
葆和弘义大师、重阳宫提领、本宗提举杨道广
永和微妙大师、重阳宫提举梁道久
葆和真静通微大师、重阳宫提举兼整屋鄂县道门焚修事赵德
[]
保和安静通教法师、重阳宫提领高道诚
祈真顿觉大师、重阳宫知官、本宗提领杨道元
崇融冲和大师、重阳宫知官、本宗提举杨若缺

纯静观妙大师重阳宫官门知官、本宗提领李道诚
 通妙大师、重阳宫副知官、玄坛提举任德懿
 崇玄大师、重阳宫副知官刘德真
 中和宁真玄静大师、重阳宫副官陈国道。
 (空白)刘道远(后加人名?)

第二段从中部向左共列十二人,从右向左依次为:

达真守素中孚大师何道信
 弘玄致道大师罗道恭
 体真大师邓志与
 葆光玄静诚[][]德先生、三洞讲经师、玄坛提举王道远
 通妙大师、本宗门下提举刘道玄
 履玄安道[][][]真大师[]道安
 洞照大师、重阳宫官门知官杨道[]
 []明纯素大师、重阳宫知官、本宗提举邓[][]
 清真广惠明道大师、重阳宫知官王德[]
 明真大师、重阳宫提领钟道全
 崇玄大师重阳宫提领周道全
 渊静大师重阳宫副官托德埴

以上名单除祁志诚和苗道一两位全真掌教之号外,共有 41 位宋德方法派弟子之名。其中大部分是重阳万寿宫的道士,担任此宫的各种领导职务。虽然此宫不属于宋德方法派,但宋德方门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全真根本祖庭的领导权。至于宋德方门人的总数,据宋德方门人李志鼎甲寅(1254)时推测,有数千人。^①

在碑的左边缘,贯通第一、二段有一行字:“照然弘道普济法师本宗门下提举事王道明。”此人可能是施主或刻字者。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从第三段起主要列出宋德方门下法派宫观庵之名,按照其所在行政地区为单位排列,单位大小不一,有些是“路”,有些是“州”,有些是“县”,其中间杂有少数道官职称和人

^① 李志鼎,《先师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真赞》,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525 页。

名。除去这些职称名和人名,共有宫、观、庙、庵名 222 个。

第三段从中间向右所列宫、观、庵名如下:

上都路云州金阁仙山(另起一行):敕赐崇真观(见下)

大都路:清都观(见下),明远庵(见下)

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纯阳万寿宫(见第五章),提点曲,炼阳观,^①修真观,宝玄观,洞真庵,^②崇真庵,岱岳庙,舜井竜泉观,云峰观,又玄观,[] [洞]观

西河县(隶属冀宁路汾州,大德九年 1305 地震前冀宁路为太原路^③):玉真庵

平晋县(隶属冀宁路):龙泉观

孝义县(隶属冀宁路汾州):洞真观,洞虚庵

莱州(隶属般阳府路,在今山东):神仙长生万寿宫(见第四章)

绛州(隶属晋宁路,大德九年 1305 地震前为平阳路):玄都万寿宫(见下),凝真观,洞微观

恒曲县:谷中观

栎州:栖云观

完州:全真庵

第三段从中间向左所列宫、观、庵名:

奉元路(隶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录事司十方大宁宫,守道庵,瑞云观,通玄观,披云庵,蓬莱观,栖霞观,悟真庵

长安县:大[] [] [] [] 万寿宫,[] [] 太虚观,郭杜村紫微观,紫虚观,流保村逍遥观,鹤池寨清真观,东祝村玄真庵,和迪村修真庵,付村崇真庵,吉四村披云庵

兴平县:马付村通仙观,正庵方登真观,石尚村披云观提点,(漫漶文字)玄道观

第四段从中间向右所列宫、观、庵名:

① 炼阳观在官庄,见《永乐宫圣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28 页。

② 洞真庵在桥西,见《永乐宫圣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28 页。

③ 《元史》卷 58,第 1376 页。

顺天府(辛丑,1241,升保州为顺天府,^①至元十二年,1275,改顺天府为保定府^②):长春庵,洞元庵,玉清观,披云观

永平县(金代完州,元至元二年改永平县,后复为完州^③):玉清观

易州(隶属保定路^④):天成观,圣水庵,洞玄庵,玄初庵,明远庵,玉清观,龙驹庵,蚕舍灵虚庵,玉清观,清微庵,光春观,洞元庵

洺水县(隶属广平路威州^⑤):碧虚观,初玄庵

潞州(在今山西):长春观,玉皇观,全阳庵,保和观

沁州:玄都万寿宫,保和庵

汝州(隶属南阳府):崆峒山问道宫,丹阳观,修真庵,显灵观,玄都观,[] []崇真观

[]州长春观

第四段从中间向左所列宫、观、庵名:

咸宁县(直属陕西奉元路^⑥):北坊太清宫提点,披云庵,长春观,太清观,孙村三清阁,子午谷长春观,玉清观,姜赵村溪远观

同州(隶属陕西奉元路^⑦):玉皇观,清真观

朝邑县(隶属同州):后土庙

华州(隶属陕西奉元路):郑县(至元十二年 1275 复华州郑县^⑧)林泉观,蒲城县(隶属陕西奉元路华州^⑨)岳庙

蓝田县(直属陕西奉元路^⑩):玄真观

乾州(隶属陕西奉元路^⑪):东关玄真观,虚白观

① 《元史》卷147,第3474页。

② 《元史》卷8,第170页。

③ 《元史》卷58,第1356页。

④ 《元史》卷58,第1355页。

⑤ 《元史》卷58,第1360页。

⑥ 《元史》卷60,第1424页。

⑦ 《元史》卷60,第1424页。

⑧ 《元史》卷8,第171-172页。

⑨ 《元史》卷60,第1424页。

⑩ 《元史》卷60,第1424页。

⑪ 《元史》卷60,第1425页。

三原县(隶属陕西奉元路耀州^①):真常庵,瑞云庵

第五段从中间向右所列宫、观、庵名:

晋宁路(大德九年1305地震前为平阳路):玄都万寿宫,道和庵,碧虚庵,清真观,靖真观

同县:洞真观,披云庵,玉宸观,清真观,清微庵,竜阳观,虚静庵,洞玄庵

襄陵县(隶属晋宁路):清阳万寿宫,葆真观,洞霄庵,灵源观,龙祥观,葆真庵,洞真庵,炼真庵,栖神庵

泽州(隶属晋宁路):显真观,洞真庵,葆真庵,聚仙观,紫微观,修真观,元君庙,玉清观,栖真庵,长春观

第五段从中间向左所列宫、观、庵名:

盩厔县(隶属陕西奉元路):廊下披云观,亭子头清微观,修真庵,百家坊稽真庵,蔡村修真庵,乐全庵,延寿溪乐全观刘道原,王德亨,蔡村修真观,稽真庵,披云庵,甘谷望仙坪玉清灵应宫,乐全堂提点、达真守素中孚大师何道信,王德安

鄠县(隶属陕西奉元路):曲保村龙祥观提点,通真玄静悟微大师苏道全,安静纯和希真大师李德钦,提举李道,周道灵,石桥寨披云观提点任道安,提领徐道清,黄道冲,玉蟾台玄古庵,仵庄瑞云观,清郑村昊天观,栖霞庵,秦渡志道观(见下)^②

第六段从中间向右所列宫、观、庵名:

解州(隶属晋宁路):栖真观,迎祥观,长春观,瑞云观

夏县(隶属解州):长生庵,遇真观

安邑县(隶属解州):长春观,清虚观,众仙观,清和观,玉京观(见下),乐全观(见下),碧虚庵,^③东华庵,太宁观,洞真庵,栖真庵,太清庵,洞阳庵,泽净观,长生庵

^① 《元史》卷60,第1425页。

^② 栖霞庵和秦渡志道观,据《真元会题名记碑阴》补,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129页。

^③ 莫溥等人纂修,《解州芮城县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1763)卷11,第9页:“碧虚观,在县北五里古城前,元中统五年何志渊记。”

冀宁路(太原路,大德九年以地震改冀宁路^①):文水县玄真观,玄都万寿宫,通慧庵,清妙庵,昊天观(今龙山石窟,见第四章)

忻州(隶属太原):长真庵,清微庵,靖居庵,披云庵,九阳庵,清真庵,明道庵,栖真观,玉清观,洞明观,披云观

第六段从中间向左所列宫、观、庵名:

凤翔府(隶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玄都观,披云庵

陇州(隶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长春观

平凉府(隶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崆峒问道宫(见下),玉清观

秦州(隶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南极万寿宫

成纪县(隶属秦州):披云观,朝元观,青尼沟清微庵,社树坪披云观,云中元君庙

成都府:玄都观,万里桥洞明庵

兴元路(隶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褒城县:玄都观

第七段从中间向右所列宫、观、庵名:

陕州(隶属河南府路):太初观(官)(见下),了真观,披云庵

河南府:披云观,二郎观,保阳庵,寥阳观,清逸观

孟州(隶属怀庆路,^②在今河南):紫微宫(见下),玉清观,清虚宫(见下)

济源(县,隶属孟州):龙祥宫(见下),修真观,重阳观,遇真观,洞云观(见下),长生观,清真庵,[]虚观

虢州:清真观

[]州:披云观

第七段从中间向左空白。

此碑所列宋德方法系 222 个宫、观、庵、庙、阁,遍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北方各地和四川。大多数在宋德方长期传教的山西、陕西、河南交界一带。其中道宫 19 个(1 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

① 《元史》卷 58,第 1377 页。

② 《元史》卷 58,第 1362 页。

纯阳万寿宫,2 莱州神仙长生万寿宫,3 绛州玄都万寿宫,4 奉元路录事司十方大宁宫,5 长安县大[] [] [] [] 万寿宫,6 沁州玄都万寿宫,7 汝州崆峒山问道宫,8 咸宁县北坊太清宫,9 晋宁路玄都万寿宫,10 襄陵县清阳万寿宫,11 盩厔县甘谷望仙坪玉清灵应宫,12 冀宁路玄都万寿宫,13 平凉府崆峒问道宫,14 秦州南极万寿宫,15 陕州太初宫,16 孟州紫微宫,17 孟州玉清观,18 孟州清虚宫,19 济源龙祥宫),道观 120 个,庙、庵、阁等 83 个。此碑所列宫观之名,显然不是经过在各地普查后所得,可能是当时在重阳万寿宫居住或者前来走访的宋德方法派弟子们,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本派宫观提供名单汇总而成,所以宫观所在行政地区单位名没有统一规范,离重阳万寿宫较近地区的观庵所在地记录详细到村、镇名;而地处河南、河北的宫观,所在地仅记州名或者路名。

应该指出的是,这份名单虽然十分庞大,但是仍不完整。尽管主要的宫观都被纳入,仍有一些未录(见下)。大型宫观的附属观庵也是略而不记。如(后)至元二年(1336)左右隶属于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纯阳万寿宫(永乐宫)的观庵等至少有 18 所,有的地点甚至远在陕西。它们是河中府云台观,解州路村化酆庵,姚温村曹老庵,主脑沟长春观,华州渭南杨郭村道院,道靖观,重真观,焦山玄真观,西里庄北孙老庵,牛角川静乐观,岳村刘姑道院,芮城县翠微谷大水泉长生观,招贤村清微庵,崇仙观,西庄清和观,姚村纯阳庵,力山种德庵,灵仙观。^①即使是小观,有些也有附属的道庵,如河中府河东县[玉]泉观,“外有云溪等庵,皆其枝叶也”。^② 这些附属观庵都没有计入上碑。假设每个大宫有平均 18 个附属观庵,上述 19 个道宫就会有 324 个附属观庵,加上碑中所载的观庵,宋德方门下宫观庵总数也可能会达到五百多个。

① 《纯阳万寿宫提点下院田地常住户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92-795 页，《记》后没有年代。据笔者在永乐宫的读碑笔记，此《记》是刻在《纯阳万寿宫札付碑》（在陈垣，同书，第 791-792 页）的背面，而后者的年代是（后）至元二年；此《记》当在其后不久。

② 见何志渊，《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83 页。

第三节 《披云真人门下 法派名氏之图》所列宫观举要

全真教宫观的原始建筑、造像,除了龙山石窟和永乐宫外,均已湮灭。但是有些已毁宫观的遗址和碑文尚存。宋德方法派的一些门人具有很强的历史感,把为“吾宗”宫观、人物树碑立传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宋德方大弟子李志全,就撰写铭文一事说,“吾宗特不允他托”,^①即“吾宗”内善文者,不能借故推托,不为本宗撰写碑文。这些碑文虽多溢美之辞,但仍保存了许多历史记忆,成为了解全真宫观的宝贵史料。下面根据一些现存的碑文和其它史料,结合一些实地调查,简要地介绍十三个《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的宫观,其中既有著名的历史名宫,也有村镇小观庵,以便从不同角度认识各种全真宫观。

1、上都路云州金阁仙山敕赐崇真观

此观在《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的宫观中居第一位。它是宋德方弟子祁志诚(1219-1293)所建。将它列在第一位,显示了当时重阳宫道士立碑时对这位曾任全真第十任掌教宗师的特别尊敬。此观位于云州(在今河北省赤城县)之西的金阁山,原名云溪观。当年他受教于宋德方后,于庚戌(1250)出居庸关,行至云州,住在当地军民为他修建的乐全庵草庵。后来他郊游至云州之西的金阁山,爱其山水,徙居于此,建云溪观于山谷。谷口在州南十余里官道旁。走官道往返于上都和大都两京的高官很多,丞相安童(1245-1293)曾顺道访问过他,常向他咨询政事,待他以师礼。经过安童的推荐,至元七年(1270)云溪观获敕赐观额“崇真观”。圣旨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宋德方道重先朝,力扶玄教,久云栖于朔漠,继[]勤于河汾。法藏方虚,全经创镂,起千真之废典,广一代之宗筌。追奖真风,宜加显号,可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仍将云州金阁山云溪

^① 李志全,《天坛十方大紫微宫结瓦殿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录》,第481页。

观赐号曰‘崇真’。准此。至元七年(1270)三月 日。蒙古字译。”^① 圣旨大部分都是对宋德方的褒奖和赠号,只有最后一句才是崇真观的赐号;对一位道士来说,给其师带来圣旨赞誉也是自己的最大荣誉。

至元二十二年(1285)祁志诚从掌教职位告退后,以为崇真观栋宇卑陋,不足以显示虔敬、安置神灵,于是大规模扩建此观,率领徒侣百余人,出私帑所有,购材募工。王公贵人和远近信道之士皆乐为资助,如皇太后(太子真金之妻弘吉烈氏,?-1300)路过云州时曾派使者赠送香币,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奉黄金五十两为藻饰之费。创前后二殿,门观显严,金碧辉映。至元三十年(1293)春,祁志诚已七十五岁,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扩建全部落成,于是召集徒弟和工匠,勉励他们努力施工,希望看到年底前完工:“汝等当致竭力,毋惮劳苦,比终岁尚毕斯役。吾老矣,幸及见之。”但是殿内壁画和雕塑没有完工,他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未能如愿以偿,去世前仍不忘勉励门弟子完成画塑:“绘塑之工,吾不能竟矣,汝众其嗣成之。”他羽化之日,远近吏民奔走会哭,从事服役者日至千人。他的弟子们听从居民的请求,奉师之柩,权殡于崇真观之震(东)位。^② 今日祁志诚的墓址犹存,墓前耸立着巨大壮观的元代石碑,正反两面刻有翰林学士、太中太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李谦撰《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见图3-1)。



3-1 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

① 《万寿宫披云真人制词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8页。

② 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0页。

祁志诚晚年曾派人在各地从三千道士中选择一位高道,负责崇真观的扩建工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初春在真定选中卫辉路淇州朝歌人李道元(道号清贫子,1245-1320),于四月至云州金阁山。祁志诚教导他说:“今生勿惮劳苦,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请他为山主,他拜而受之,意志愈坚,白昼从事工程重役,夜晚苦练减少睡眠。^①祁志诚羽化后,他继续工作,在金阁山十余年,成就大殿、寿宫、灵堂,并竖立丰碑,完工后才离开金阁山,前往山东文登昆嵛山负责修建东华宫(见下)。^②

崇真观后来成为朝拜祁真人的圣地,特别以其异香、楼阁、石洞等著称,引起许多文人墨客的逸思遐想。此观常有异香漂浮至远方,成为许多过路官员和文人的吟咏对象。元翰林直学士宋褰作《祁真人所居云州金阁山有异香》诗:“真人持玉节,高居坐广霞。风度三山杳,香闻数里余。氤氲翠羽盖,旖旎斑麟车。无缘访玄迹,应赴蔡经家。”^③翰林直学士虞集(1272-1348)于泰定元年(1324)五月过云州,道中闻异香,数十里不绝,感到奇异,但不知原因。四年后他再过云州,对与他同行的正一教夏(文咏)真人提到此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术,或者其有没而不亡者耶?”六月他自上都还,舍驿骑,步行入谷,观祁真人隐处,风雨之声与山木涧泉并作,凜不可久留,遂离去。天历二年(1329)六月,他被召去上都,又过此地,为僚吏从者讲述往昔的异香事,言未尽香便至,数十人共闻,嗟叹不已,以为是祁真人神灵所致。^④《赤城县志》(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录有虞集《云州道中数闻异香》诗一首:“云中楼阁翠苔荒,载道飞香远见招。非有芝兰从地出,略无烟雾只风飘。玉皇案侧当霄

① 全真教以食、睡、色为妨碍修行的三害。如尹志平说:“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王恽,《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89页。

② 张仲寿(1252-1324),《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1933《文登县志》卷12;《全元文》卷559,第17册,第414-415页。

③ 宋褰,《燕石集》卷5,第5页,《四库全书》,第1212册,第399页。

④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6。

立,王母池边向日朝。却袖余熏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尘飘。”^①元人纳延作《归途过金阁山怀虞侍讲》诗,与虞集唱和:“羸骖八月过云州,殿阁嵯峨迭嶂稠。空谷无人黄叶落,白云如雪满溪流。独登金阁寻仙迹,还忆青城觅旧游。日短长歌下山去,西风十里异香浮。(小字原注:)虞公过山下,尝闻异香十余里。”^②元人陈旅(1287-1342)也加入应和,作《和虞先生云州道上闻异香》:“年年骑马踏龙沙,金阁山前席帽斜。海上谁移千步草,空中时度七香车。丹崖翠壁横秋野,玉盘琅璈出暮霞。我亦往年驰驱过,不知仙枣大如瓜。”^③曾任礼部尚书的王沂作《过金阁山》诗:“金阁遥看缥缈居,空香何处度飙车。曾逢野鹿衔丹诀,定叱山祇守素书。白海波翻虹饮后,青林风急雨飞初。群龙应解仙翁意,要采新诗作步虚。”^④这些名人的诗作使崇真观及其异香闻名遐迩。

崇真观除了有两个壮观的大殿外,还有一个人工雕凿的石窟,称长春洞(见下章)。大殿在元明之交被毁。明代中期重建后,崇真观被改名为灵真观,此后一直沿用此名。据《赤城县志》(1748),明代杨洪(1381-1451)在崇真观“复建寺宇,请于朝,赐名灵真”。^⑤杨洪是著名的镇边大将,字宗道,江苏六合人,北宋名将杨业(?-986)之后。^⑥永乐初守开平,善骑射,遇敌辄身先突阵,八年(1410)从明成祖(朱棣,1360-1424)北征,成祖夸他“将才也”。他长期驻扎在宣府(今河北宣化一带),御兵严肃,士马精强,为一时边将之冠,又颇好文学,曾请求

① 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1968)卷8,第47页,印本第137页。

② 纳延,《金台集》卷2,第8页,《四库全书》,第1215册,第289页;此诗又见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乾隆十三年)卷8,纳延作乃贤(第49页,印本第138页)。

③ 陈旅(1287-1342),《安雅堂集》卷2,第20-21页,《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25-26页。此诗又见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乾隆十三年)卷8,第48-49页,印本第137-138页。

④ 王沂,《伊滨集》卷8,第12-13页,《四库全书》,第1208册,第456-457页。

⑤ 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卷7,第20页,印本第112页。

⑥ 陈循,《杨洪神道碑》,祁万利,《赤城历史概述》,第126页。

建学宣府,以教育军中子弟。^①景泰二年(1451)佩“镇朔大将军印”,一门父子官极品,手握重兵,病死后赠“颖国公”。^②其杨家墓地犹存,在赤城县,墓前的石人石兽完好,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明代云州堡(元代云州)属杨洪镇守,他作为地方守将维修了此观,并请朝廷改其名为灵真观。杨洪还重建过佛寺。他的宗教信仰有三教合一的特点。《明一统志》(1461)有灵真观的一条记载:“灵真观在云州堡金阁山之阳,旧为云溪观,元改今名。”^③此条中改观名的时间有误,应是明代杨洪出私币重建后改今名,重建时间在正统十到十二年(1445-1447)。^④观遗址之北现有一摩崖石刻,刻在面南的山岩中下部,是杨洪所记重建灵真观记录,字迹大部斑驳不清,大意是灵真观被焚,重建增加鼓楼、钟楼、亭子、牌坊、大雄宝殿等建筑。^⑤

崇真观(灵真观)在清代康熙年间又经过一次大修。据《大清一统志》卷25载,“灵真观,在赤城县云州堡西南十五里金阁山中,旧名云溪观,元改今名,本朝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⑥

据当代《赤城县志》(1992),观原有山门,其后有四大天王庙,再后面是北、中、南三进院落,有正殿、三清殿、观音殿、龙王庙、黄龙殿和杨洪庙。院后有亭和长春洞。现在所存的只有上述摩崖石刻和长春洞。^⑦地面建筑全部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仅剩柱础和零落的地基石。最大一殿应是三清殿,其平面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当心间最大阔5.5米,次间阔3.5米,稍间阔3.2米。

① 王直,《开平卫庙学记》,孟思谊等,《赤城县志》卷8,第12-14页,印本第119-120页。

② 《明史》卷173,杨洪传,第4607-4610页;河北省赤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赤城县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第589-590页;王越,《杨公神道碑》(成化元年1465立石),《赤城县志》(1992),第661-662页。

③ 李贤,《明一统志》(1461)卷5,第32页,《四库全书》,第472册,第153页。

④ 祁万利,《赤城历史概述》,第103页。

⑤ 蒲润洲,《观山》,河北赤城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赤城文史资料》,第1辑,第136页。

⑥ 和珅等撰,《大清一统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卷25,第11页,《四库全书》,第474册,第512页。

⑦ 《赤城县志》(1992),第486页。

乾隆《赤城县志》(1748)有一幅灵真观(崇真观)图(图3-2)。图中的建筑均是简略的示意符号,但是总体构图是根据实际而制,至少可以展示此观的基本布局。



3-2 乾隆《赤城县志》(1748)灵真观(崇真观)图

图中的灵真观(元崇真观),可能是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后的面貌。图左下是山门,山门后是建于游仙谷中的灵真观。观右前方有一坊和两个石碑。据田易等纂《畿辅通志》(雍正十三年,1735),“灵真观,在赤城县云州城西南十五里金阁山中,元时建,出观门不一里有冢,冢前一坊,大书祁真人蝉蜕处。有元学士李谦碑记”。^①《古今图书集成》引《畿辅通志》有更多的细节描述:“凡三区,俗为谓之三长住。有上中下之目。其上一区崔巍南向,为金阁,道经藏焉。越中区后与山门遥峙为三清殿。有径丈大书为洞天福地云。三清殿后偏西北为长春洞。”^②

① 田易等纂,《畿辅通志》(雍正十三年1735)卷52,第28页,《四库全书》,第505册,第190页。

②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第279卷,印本第511册,第52页。

图中的坊想必就是书有“祁真人禅蜕处”的坊,两碑中较大的一个即元代翰林学士李谦撰《祁公道行之碑》。谷中部是灵真观的三进院落,最前面的观门可能就是所谓四大天王庙,其后是三清殿、观音殿。观右的附属建筑似乎即龙王庙、黄龙殿、杨洪庙等。观右后方是长春洞,从中流出两股泉水。图中洞口面向东南,实际是面东。此观元代以及后代的建筑甚至没有留下详细的图像,仅有长春洞得到永存。

观的遗址目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规划以故观的遗迹吸引游客,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将此地开辟为度假胜地。现在遗址之前修建了供游人居住的七、八个简易木板房和供看守人员居住的漂亮砖瓦房。但是游客罕至,更不愿住在空荡的遗址前度假。木板房已经开始破败,显得遗址更加荒凉。

2、大都路清都观

据《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大都路有两个宋德方法系观庵,其一是清都观。此观是宋德方跟随丘处机西游返回燕京后任长春宫提点时所建,在燕京,落成于辛卯(1231)四月之前,可能是他亲自建造的最早一个道观,并且给此观定名为“清都观”。《元一统志》(1303)有此观的记载:“清都观:定庵老人吴章记,辛卯(1231)年四月立石。提点长春宫大师宋德方得紫微之故地,立混元像于中,名其观曰清都。清都紫府,乃上界神仙之所居也。观宇既成,大集道侣,与京城士大夫共落之。”^①

此观以“清都”命名,是“清都紫府”的简称。“清都紫府”为道教天堂,“琼楼玉宇,金铺钿砌”,^②在“万顷玻璃中”,^③金碧辉映,华丽无比,较佛教的无量寿西方净土有过而无不及。

① 李兰盼,《元一统志》(1303,北京:中华书局,1966)卷1,第52页。

② 俞德邻,《梦牛亭记》,《佩韦斋集》(皇庆壬子序,1312),卷9,第5页,《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66页。

③ 孙锐,《泊平望吊玄真子》,钱穀,《吴郡文粹续集》卷37,第12页,《四库全书》,第1386册,第208页。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观落成时前来参见庆贺典礼的不仅有道士,还有京城士大夫。全真大师们和文人士大夫一般都有良好的关系,此即为一例。为此观作记的吴章,金末名士,石州(今山西西南一带)人,出自金进士世家,祖父吴永举进士,广蓄书籍,构万卷堂。父吴希尹力学,知名当世,大定间登进士第,官至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吴章亦举进士,仕至翰林学士,金元名士元好问(1190-1257)尝受学于他。^① 宋德方与文人交友,向他们学习,自己也成为一个勤于著述的文人,而且他还注意培养门人的文才,他的几个主要弟子如秦志安、李志全、何志渊、祁志诚、牛道纯等都有著述传世。这在全真教其它法派和其它道教教派中都不多见。

3、大都路明远庵

全真女道士在金元时期的数量很大,居住在女冠专用的观庵中。许多受到地方权贵的赞助和保护。有些女冠并不仅仅环堵于观庵之内,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泛的社交活动,不但自由地与男道士论道谈法,而且与社会名流常有交往。

大都路明远庵是大都路宋德方法系的两个观庵中的另外一个,由女道士刘慧炳、李慧休创建住持。两人均是宋德方在燕京长春宫时期的女弟子。此观的兴建赞助人万执中,时任宣差滨、棣(在今山东)二州长官兼提点监司。他曾于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受忽必烈之命率领锐兵千人前往郢州(在湖北)招降,^②是一个攻打南宋的急先锋。《元一统志》(1303)对此观的记载如下:“燕京金故宫东南有坊曰开阳坊,街之北有庵曰明远,乃全真女冠希明大师刘慧炳、玄明大师李慧休创始营成,滨、棣二州长春万公兴建之力,起于丁亥(1227),成于壬子(1252)。太上殿宇及云堂厨房散舍,随分完备。希明、玄明二师俱西京人,拜玄都至道披云真人为师。长春大宗师赐庵名曰明远,盖有取

^① 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卷137,第30页,《四库全书》,第546册,第668页。

^② 《元史》卷8,第164页。

于光明远及之义。癸丑(1253)年九月望日太原李鼎为记叙其事,宣差滨、棣二州长官兼提点监司万执中(上文滨、棣二州长春万公)、母太夫人唐氏同立石。”^①

此观女住持刘慧炳不但与丘处机、宋德方关系密切,而且与金元名士元好问交往频繁。元好问作有《刘氏明远庵》诗三首,从中可以窥见这位女冠的点滴行迹:“(1)豪气元龙百尺楼,功名场上早抽头。路人不识闲居士,袖手雍容活两州。(2)世间无物碍虚空,宴坐经行一体同。老眼不应随镜转,江山元只在胸中。(3)落落云间晚照开,上方别有妙高台。栽花种柳明年了,柱杖敲门日日来。”^②这位与世无争、栽花种柳、安闲宴坐、路人不识的“闲居士”其实胸怀广阔,曾有“袖手雍容活两州”的功德。“活两州”显然是指由于她的全真传教活动,(滨、棣)二州的许多百姓避免了兵刀之祸。

4、安邑县乐全观

山西是宋德方长期阐教的地方,所以山西的宋德方法系宫观最多,而在晋南一带尤其密集,其中最为重要、庞大的是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纯阳万寿宫(见第五章)。纯阳宫周围的地区,特别是中条山之阳,还有许多中、小型观庵,也被视为宋德方门下的名区,乐全观便是其中之一。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解州)安邑县乐全观,应该就是解州芮城县乐全观。金代有芮城县,隶属解州,^③但是在元代,一直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才复立平阳路解州芮城县。^④安邑和芮城在中条山相连,在芮城复县以前乐全观可能属安邑,芮城复县后属芮城。它的位置在芮城县西北二十五里水峪。^⑤如果《法派名氏之图》不误,可能出于习惯,仍然将此观列在安邑县条目下。

① 李兰盼,《元一统志》(1303)卷1,第54页。

② 元好问,《遗山集》卷12,第17页,《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141页。

③ 《金史》卷26,第637页。

④ 《元史》卷18,第387页。

⑤ 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1734)卷171。

乐全观的基本情况见于杜思问撰《重修水谷乐全观记》(1285 年立石)。^① 作者时任安西王府营田使司提举等职。此宫初创于丁酉(1237),时有西窰李福成将自己的田地十一亩施给河府郭(道士),七年后(1243)又放弃中间地七亩,以施于灵峰杨(道士)及枣林平(道士),用土地的收入作为他们的日用之费,由郭、杨两人分别主持。次年(1244)刘阳(“郭、杨”之误?)又将地献于“真人”,^②这个“真人”当是指宋德方;他于此年再次来到晋南活动,到过河东永乐镇指授纯阳宫(永乐宫)扩建之事,而此宫和乐全观距离很近,超不过几里路。从丁酉(1237)到壬子(1252)这十六年间,李福成所施土地未能很好地利用,日就荒圯。壬子(1252),宋德方弟子何志渊(1189-1279)^③时任纯阳宫提举,应刘阳之请,与苏、张两知观暨薛老等来居此地,垦荒开荒,日营月葺,建圣堂,用作朝夕瞻仰之所,此外斋厨库廐、什物钟钵之类无不备置,“皆借笔耕之力”,^④显然指何志渊为当地居民提供写作、题字、撰写碑记等文字服务以换取重建所需的材料和人力等。^⑤ 还将李福成所先施的土地合而为一,由其男李老具状重施(于何志渊等)。观在中条之阳,芮之水谷,“地僻而境幽,土瘠而事简”。经过何志渊的经营,此观与下庄之泽静、庙下之玉京、中庄之[]清、上郭之东华、虞乡之东[],山上之灵峰等观庵“并列而为披云(宋德方)门下之名区矣”。^⑥

① 载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 27,第 8-10 页,《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21 册,第 15563-15564 页;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52-653 页。此记又见于莫溥等人纂修,《解州芮城县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1763)卷 12 第 13-15 页,缺字较《山右石刻丛编》所刊本的缺字少。

② 杜思问,《重修水谷乐全观记》(1285 年立石),《山右石刻丛编》卷 27,第 8 页,《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21 册,第 15563 页。

③ 关于何志渊的生卒年份,至元戊寅(1278)行年九十(见杜思问《重修水谷乐全观记》),年九十一无疾卒(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 160,第 56-57 页,《四库全书》,第 547 册,第 537 页)。

④ 同上注。

⑤ 何志渊为当地许多观、庵、庙作记,如元中统五年何志渊作《碧虚观记》(莫溥等人纂修,《解州芮城县志》卷 11,第 9 页);何南卿(何志渊)撰《芮王庙记》(同上书,卷 12,第 8-9 页);何志渊,《玉京观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33-634 页;《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83 页。

⑥ 杜思问,《重修水谷乐全观记》,《山右石刻丛编》卷 27,第 9 页,《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21 册,第 15564 页。

乐全观营建、住持人何志渊,《山西通志》、《芮城县志》作何南卿。他字东夫,道号清真子,本蜀阆城挹秀坊御史之裔,幼习儒学,在战乱中被俘到北方。元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1190-1244)建议用儒术取士。丁酉九年(1237)八月,下诏命诸路考试,中选者复其赋役。^①在平阳路所设的贡举中,他中甲科,由是得免俘。但是他绝意仕进,入道为黄冠师,往来汾晋间。适值宋德方在山西演教,因得而师事之。宋德方编修《玄都宝藏》,设二十七局,令他讎校文字,兼领并门均天局和其它七局。

《玄都宝藏》发行后,宋德方为了便于道经的理解,给每套经典设立一位讲席,解释经典,他被授以讲演之职。宋德方仙逝后,《玄都宝藏》经版萃集于河东永乐镇纯阳宫保存,他遂领纯阳宫提举。明《正统道藏》有《纯阳真人浑成集》,收集吕洞宾诗二百余首,虽然不署编者名,但据 Farzeen Baldrian-Hussein 考证,应为何志渊所辑。^②他为此集作序曰:“甫于藏室中得其(吕洞宾)诗章二百有余,厘为二卷,名之曰《浑成集》,以其浑然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执事于纯阳宫者,议欲侵木以广其传,庶与四方共之。因嘱予序引。刚拒不能,姑为道其梗概……时辛亥(1251)十月望日,条阳清真道人何志渊顿首稽首。”^③由此可知,他于辛亥(1251)在纯阳宫完成吕洞宾诗集的编辑后,在次年应邀到水谷营建乐全观,以为隐退之地。至元九年(1272)祁志诚嗣全真掌教后,重新起用他充藏室提点兼纯阳宫事,又令他提点“平阳路天师(宋德方)门下道众”。^④到至元戊寅时(1278),他行年九十而精力不衰,亲书细字文章,并派遣他的弟子王志纯从河东到长安请求他的方外友杜思问为他撰写乐全观记,并向杜提供了乐全观的概况,便于

① 《元史》卷81,第2017页。

②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936, entry by Farzeen Baldrian-Hussein.

③ 何志渊,《纯阳真人浑成集序》,《道藏》第23册,第685页。

④ 杜思问,《重修水谷乐全观记》,《山右石刻丛编》卷27,第9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5564页。

他写记。翌年(1279)九十一无疾而卒,葬水谷之南数里,门人为他立祠。^① 他的著作除了上述《纯阳真人浑成集》外还有《南华经注》十三卷和《水谷代腹》七卷,^②可惜后两书不存。

何志渊在住持乐全观的同时又兼永乐纯阳宫事,但是乐全观与纯阳宫的性质完全不同。作为全真祖庭之一,纯阳宫属“十方丛林”,荟萃各地常住道众,接待四处云游道士,是一个地区的道教活动中心。它的修建也依靠多方道士和信众的援助。乐全观则是一个道士告老隐退的处所。何志渊到水谷营建乐全观时已是六十三岁,修观的目的是在“地僻而境幽”、“事简”的地方寻求“隐沦所居”,所以杜思问《乐全观记》说他“即乐全而营菟裘焉”。^③ 他自己也提到“予闲居水谷之乐全”。^④ 几个年长道友一同到安静的小观庵隐居,相互为伴,颐养天年,这是全真教内常见的一种退休方式。

5、安邑县玉京观

此观有宋德方弟子何志渊撰写的《庙下玉京观碑铭并序》。^⑤ 与乐全观一样,它原属安邑县,在芮城复县后属芮城,在县(芮城)东北三里。^⑥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可能出于习惯仍然将它列在安邑县条目之下。杜思问撰《重修水谷乐全观记》提及乐全观等七个“披云门下之名区”,这个地处庙下的玉京观便是其中之一。此观和上述水峪乐全观的距离很近,不出三十里之外。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碑文的作者何志渊自称对此观之事“耳熟其详”,他的记录是“摭实以载”。

玉京观的创建者是里人薛志熙。他字国宝,出自庙下富豪人家,但是志慕清虚,弃俗归道,礼披云真人宋天师为师。他的家乡遭受兵

① 见薛增华,《谒何南卿祠》诗,莫溥等人纂修,《解州芮城县志》卷15,第16页。

② 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60,第57页,《四库全书》,第547册,第537页。

③ 杜思问,《重修水谷乐全观记》,《山右石刻丛编》卷27,第9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5564页。

④ 何志渊,《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83页。

⑤ 载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6,第34-35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5553-15554页;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33页。

⑥ 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71,第50页,《四库全书》,第548册,第321页。

劫之后,蓊蒿凄怆,一片荒凉。他运斤荷镢,斩榆棘,掇瓦砾,先草创一椽房屋以避风雨,以为修创之本。一日他邀请本地官庶议论修建,离观址百步之外,众人突然闻到异香,非陈檀可比,于是遍觅香源,但找不到出处,众人皆感疑异。其中一人说道:“非圣贤降临,岂有此奇特!”自此以后凡是在此祈禳,无不感应。于是一方士庶倾倒信奉,割地输财,助工借力,共建此观。首建圣堂两个,云房、灵官等堂相继而成。又开田地,拓道路,植菜种树,四周园圃一新。^①

此观的修建过程与以上各观均不同。其主要动力是神奇的异香和它随后引发的信仰的力量。整个社区的财力和物力都被立刻调动起来资助修建,所以工程很快就全部完成。这与乐全观主要依靠个人笔耕之力缓慢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6、绛州玄都万寿宫

此宫即是道教史上著名的“平阳玄都观”,虽然这一事实已经被遗忘。从丁酉(1237)到甲辰(1244)宋德方主持编辑《玄都宝藏》,在战争劫火后抢救编修了道藏经典七千八百余卷,先后立二十七局刻版印制,总局即设在平阳玄都观。虽然这部宝贵的道藏遭到忽必烈的野蛮禁毁,但是《玄都宝藏》中的许多经典仍然逃脱了焚毁的厄运,否则就不会有流传至今的明代《正统道藏》,“道教”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会早已失去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命脉。关于宋德方编修《玄都宝藏》的地点,史料往往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据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1262立石),丁酉(1237)宋德方复往平阳主持醮事,在“长春观”思及丘处机的嘱托,遂与门人秦志安等谋为侵木流布,令秦在平阳“长春”(观)总其事。^②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1284年序)《披云真人》传则说地点是平阳“玄都观”。^③当代学

① 何志渊,《庙下玉京观碑铭并序》。

②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7页。

③ 卷中,第22页;载《道藏》,第19册,第539页。

术著作一般说“平阳玄都观”。^①“玄都观”之说比较可靠,原因之一是李道谦是全真史家,全真大师,自然知情,何况这部道藏的名称就是《玄都宝藏》。但是平阳很大,在元初是平阳路(1305 以地震改为晋宁路),下领六个直属县,一个府,九个州;府下又有六县,州下又领四十县。^②这个玄都观的具体的位置在平阳何处?笔者认为应是在绛州城,即绛州玄都观(宫)。据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刻本,1475),山西有四个玄都观:一在石州东北安业坊,元中统建;一在宁乡县治东一里卧龙岗腹,元至元间建;一在洪洞县治东北朝阳坊,元泰定四年建;一在绛州城内正平坊,元初建。^③前三个玄都观建观时宋德方已经去世。成化《山西通志》中所说的“元初”指元代中统之前,蒙古帝国早期。因此只有“元初”所建的绛州玄都观才可以是宋德方编修《玄都宝藏》的总部。玄都观后来又升级为玄都万寿宫:据储大文等编纂《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绛州玄都万寿宫在州西北正平坊,元初建,内有披云真人宋德方祠,明嘉靖初毁。^④全真道士常在本宫观大师去世后修建纪念祠堂,内奉大师的塑像。此宫内有宋德方祠,说明此宫(观)与宋德方关系特殊,即它就是宋德方的修经总部“平阳玄都观”,修祠以纪念他在观内编修道藏的伟业,否则就无必要在此修祠,因为他并不是在此升霞或栖真。虽然这个有重大历史文化意义的道观(宫)早已不存,但是在此之前,宋德方弟子祁志诚在担任全真掌教大宗师时,担心其先师经营此宫的历史如不记载于碑刻文字将会湮灭,特意于至元丙戌(1286)春亲自登门拜访翰林学士阎复(1236-1312),而不是托弟子代访,请他为绛州玄都万寿宫撰写碑文,保存了此宫的概况。

据阎复撰《玄都万寿宫碑》,至元丙戌春,玄教大宗师洞明真人祁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61页;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3卷,第213页。

② 《元史》卷58,第1379页,地理一。

③ 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刻本,1475)卷5,第89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史部第174册,第157页。

④ 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71,第52页,《四库全书》,第548册,第322页。

公踵门修敬曰：“绛州玄都万寿宫，先师披云真人宋公所作也。”^①并向他介绍了此宫创建始末。己卯岁（1219），有王尊师志成自吴壁入绛州。此时绛州在兵燹之余，城邑荒废。据《元史》，此年秋蒙古大将木华黎率军进攻绛州城，攻陷后屠城，^②所以王志成来到绛州城只见一片断壁残垣。他感叹之余，到城西北隅建立道观，与尊宿牛志淳、道友裴志清一同披荆棘，拾瓦砾，日积月累，稍见成效后，请额于京师长春宫，赐名为全真观。全真第六任掌教尹志平因事去陕西，路过此观，将“全真观”名改为“兴隆观”。既而牛志淳等谋曰：“绛，名郡也，当结盛缘。主是盟者，非至人则不可。”于是相率备礼迎宋德方于平水。平水印书业十分发达，宋德方在平水活动显然是为了刻印道藏。宋德方到达后以为旧观过于狭窄，于是拓地扩建，由崔志明、樊志坚等董其役，建成面阔五间的主殿，巍峨高大，甲于一方。落成后，捐囊金五百星，购求良工塑造三清像。宋德方并将观名再改为“玄都”，显然因为此宫是编修《玄都宝藏》的总局。宋德方离开绛州后，遣提点段真卿、道士宁志一主持此宫。于是辟田园，广列肆，增置水碓，其经济收入，除了斋厨日用之外，均作营缮之费。二人去世后，提举史志静、道正郝志迪继掌宫事。祁志诚任掌教时曾西游路过绛州，看到宫门和复殿尚阙，令主持者以次修建，以完成其先师之志。

虽然玄都万寿宫是编修《玄都宝藏》的总部，而且祁志诚先师的最大成绩就是完成了道藏，但是碑文中却只字不提此事，这自然不是无意遗漏，而是有意讳言。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1281）诏喻天下禁毁道藏，而祁志诚拜访阎复请他撰写碑文的时间是至元丙戌（1286）春，在禁经诏后五年。此时经过皇太子真金等人的斡旋，部分道经已经弛禁，形势开始缓和。虽然碑文仍避讳禁经之事，但是祁志诚在此时为玄都万寿宫请碑记本身，就是对焚经暴行的藐视，期冀依赖碑文铭记其先师的修经伟业。

① 阎复，《玄都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56页。

② 《元史》卷1，第20页。

7、济源洞云观

据乾隆《河南通志》、乾隆《怀庆府志》、乾隆《济源县志》，洞云观，在济源县，有二，一在瑶头里，元至元五年(1268)创建，一在莲东董里，元至元二年(1265)创建。^① 这里所谓“创建”年代不一定是初创年代。特赐紫衣通玄大师史玄靖撰《创建洞云观碑》(1294年立碑)，没有具体说明文中洞云观在何州、县，但是把此观与“怀济诸观”相提并论。“怀济”似乎是怀庆路(孟州)济源县的简称。碑文说此观位于“沁右太行之阳曰祁村，东近孔[]，西邻盘谷，南俯黄流(黄河)，北据汤山”，还提到“[王]屋太行”。太行山南端和王屋山都在济源；盘谷在济源县城北二十里；“孔[]”应是孔山，在县城东北二十五里。^② 而且碑文还提到“两宫观旅之众”，意谓此观分处两地。可见，史玄靖《创建洞云观碑》中所说的洞云观当是《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中所列的济源洞云观。

史玄靖《创建洞云观碑》碑文多有损坏，内容不可尽知，只能窥其大概。^③ 据此碑，洞云观观名是宋德方所题，观是宋德方弟子李志远初创。李志远祖籍天党，一日辞师作云水之游，至祁村，邑令见而挽留，并施给他位于邑右的一块地作为养道之用。他于暇日剪夷荆榛，招集门侣，建起道观，虽然能蔽风雨，但是不够宏大。他在众人面前自责无才，愿意让位于贤能，以领导扩建此观：“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自愧不才，愿归有力有德而胜缘，弘倍于昔。”众皆唯服。丁巳岁(1257)，此观被付给本县与李志远同出一个师门的赐紫云真通道大师元志一。可能元志一原来的道院这时也并入洞云观，所以此观成为一观两处。新

① 孙灏等编纂，《河南通志》(乾隆四十六年，1781)卷50，第20页，《四库全书》，第537册，第90页；又见萧应植等纂修，《济源县志》(乾隆二十六年刊本，1761)卷2，第1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重印本第140页；布颜等纂修，《怀庆府志》(乾隆五十四年刻本，1789)卷5，第26页。

② 萧应植等纂修，《济源县志》卷2，山川部分；布颜等纂修，《怀庆府志》(乾隆五十四年刻本，1789)卷3，第10页。

③ 史玄靖，《创建洞云观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81-6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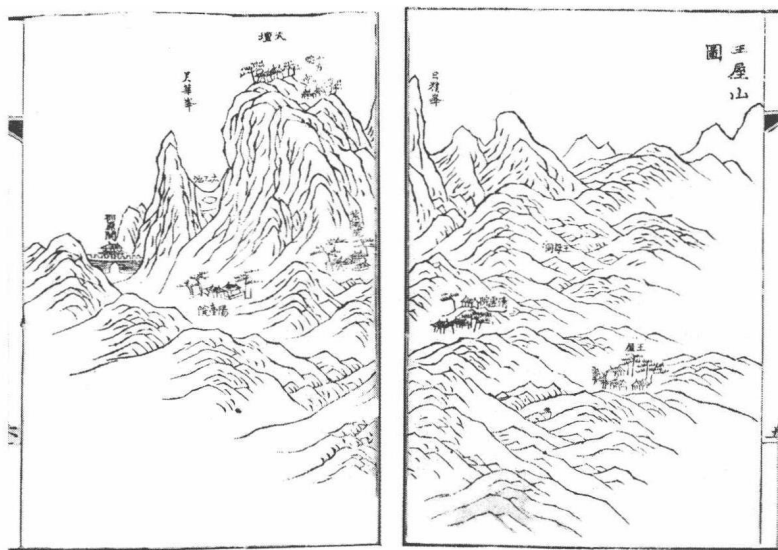
观主伐木购材,大举兴建,几年后殿宇宏敞,还建有真官之堂、斋厨、徒众之室、宾旅之居,以及廩库蔬圃,松桧茂林。其于怀济诸观中都属大观。此观还种植枣树等,开拓田野六百(亩)有奇,以土产给养,住观之众,岁无寒馁之迫,长幼内外,皆得平安。

碑文涉及此观的经济活动较多。一个道观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实体,其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住观道士的温饱。全真教在王重阳和七真的时代主要靠上街或进村乞讨糊口。乞讨本身是破除人我之分,认识四大假躯的一种修行功夫。但是到了全真第三代大师时,由于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百姓自己都食不果腹,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很难有余力供养大量道士。在全真教道士人数又猛增的情况下,必须依靠自己的经济活动解决生活之资和自身的建设。余英时先生指出,全真教自食其力,勤苦节俭,代表道教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① 由于道士不向政府纳税,又可以接受官、民施给的土地,道士在修建宫观之前要争取获得足够的土地以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保障体系。许多宫观不但能够在经济上自立,而且有余力放贷获取利息收入,或在灾荒之年向民众提供救济。洞云观获取、开拓的田地多达六百多亩。这虽然远远无法和一些动辄占有数万亩良田,甚至经营矿产、酒店等工商业的大佛寺相比,但比起第一、二代大师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8、孟州紫微宫

此宫全名是“天坛十方大紫微宫”,又称“上方紫微宫”,地处怀庆路(初为怀孟路,延佑六年,1319改)孟州济源县王屋山麓。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市区西北31公里处的王屋乡境内)东接太行山,西连中条山。宫名全称之首的“天坛”,指天坛山。如乾隆《济源县志》(1761)中的《王屋山图》所示(图3-3),天坛,即王屋山主峰北山峰(海拔1711米),山体凌空而起,四周是悬崖绝壁。山顶为面积四亩左右的平顶。据说是轩辕黄帝祈天之所,故名天坛。山上有洞多处,名

^① 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第74页。



3-3 乾隆《济源县志》(1761)之《王屋山图》

王屋山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宫,故名王屋。^① 山和洞号称“小有清虚洞天”。天坛东、西各有一峰突兀而起,东曰日精峰(1524 米),西曰月华峰(1153 米)。坛西有太一悬泉(图中作太乙池),次西石岩有一洞,名曰按云庵,传说昔太一元君修道于此。^② 天坛东北有一大山,山腰有王母洞,由几个大洞组成,面南,与天坛遥遥相望,明末全真龙门宗第六代律师赵复阳和第七代律师王常月曾在此活动,至今香火旺盛。古人在此地有时见到的奇特景观之一是夜间出现的“芝灯”或“王母仙灯”(实为荧光;枯木朽骨等产生的磷质物遇到空气燃烧所产生的青色火光),从王母洞飘起,团团簇拥,多至万烛,忽明忽暗,时出圆光,杳无定踪,绕天坛而上,漫游于星空。

① 杜光庭(850-933),《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第9页,《道藏》第19册,第703页。

② 和珅等撰,《大清一统志》,卷160,第10-11页,《四库全书》,第477册,第221-222页;孙灏等编纂,《河南通志》卷7,第24-25页,《四库全书》,第535册,第205页;济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济源市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76页;济源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屋山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58页。

王屋山自古是道教名山。^①晋道士葛洪(284-364)撰《神仙传》记太原人甘始在人间三百余岁,“乃入王屋山仙去也”。^②酈道元(466?-527)《水经注》曰:“王屋山在河东垣县东北也,昔黄帝受丹诀于是山也。”^③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850-933)《天坛王屋山圣迹记》谓,上帝敕西王母降于天坛,授黄帝破蚩尤之策,乃克天下,海内安然。^④南朝道士陶弘景(456-536)《真诰》(499)卷1记南岳夫人(魏华存,252-334,后被尊为上清派第一代宗师)对弟子说:“我明日当诣王屋山清虚宫,令汝知之所至也。”^⑤杜光庭说,王屋山自黄帝后,至晋代南岳魏夫人,上帝迁号,敕小有洞主王子登,下教魏华存于小有清虚宫中。四十七真受学道毕,南岳灵官仙众自清虚宫迎魏夫人赴南岳衡山司命之任。^⑥陶弘景《真诰》卷5又录裴君曰:“王屋山,仙之别天,所谓阳台是也。诸始得道者,皆诣阳台,阳台是清虚之宫也。欲入山者,此山难尚也,下生鲍济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长生。”^⑦唐玄宗(712-755年在位)时已有古老相传曰,昔周王升仙太子朝天坛于仙人台上。正一真人张道陵之胄、唐东都道门威仪使、圣真观和玄元观两观观主张探玄(667-742)至止于此山,入清虚洞宫,得皇人秘记曰,凡初跻道位,必先诣阳台(即此山)。^⑧唐睿宗(710-712年在位)第九女昌隆公主年甫二八(16岁),于景云之初始(710)受道于高道叶法善(616-720),^⑨后修道

① 见李留文,《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道教传统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第113-117页。

② 葛洪,《神仙传》卷10,《中华道藏》第45册,第60页。

③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40,第950页。

④ 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第1页,《道藏》第19册,第700页。

⑤ 陶弘景,《真诰》卷1,第11页,《道藏》第20册,第494页。

⑥ 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第3-4页,《道藏》第19册,第701页。

⑦ 陶弘景,《真诰》卷5,第14页,《道藏》第20册,第520页。

⑧ 蔡玮,《唐东京道门威仪使圣真玄元两观主清虚洞府灵都仙台贞玄先生张尊师遗烈碑铭》,陆耀通,《金石续编》卷8,第3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93册,第568页。

⑨ 蔡玮,《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743),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40页。据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生卒年可能是692-762,见《玉真公主考论》,《北京大学学报》第41卷,第2期,2004年3月,第41-52页。

于此山,改封玉真公主。^① 天宝二年(743)五月玉真公主朝于王屋之天坛及仙人台,请受八录三洞紫文圣书,于是月下宿甲午子夜,象设坛宇,星陈香灯。^② 玉真公主修道的金仙观,唐玄宗改名为灵都观。^③ 玄宗题玉真公主在仙人台下的幽居曰“平阳洞府小有仙台”,又于山门别署金榜为灵都观。^④ 道教大师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也常住王屋山修道。唐玄宗曾征他入内殿,受上清经法,请他于王屋山自选形胜处,置坛宇以居之。^⑤ 司马所集的《天地宫府图并序》列王屋山为洞天福地十大洞天中第一洞天。^⑥ 宋政和间(1111-1118)曾奉安“虚皇绀玉宝殿”于坛顶之上。

天坛绝顶自唐以来建有道坛和道院。据杜光庭,唐时有一个称为东天门的石门,侧身可上,乃至天坛顶。坛顶上有三清殿,东西有廊庑,坛畔有四角亭,临崖百尺,凭栏四望,南有嵩山、少室两山,黄河如带;东北望太行;东观日出,如生沧海,群山卑如丘阜。天坛中心有石灯台,四门,中高可丈余,制造甚奇,镇于洞天。坛隅有《造石灯台小碣记》云:“天宝八年(749)新安尉公使内使宫图令符筵喜,因为国为民醮坛置碣。”自天坛顶南下八里有上方院(图中题作“十方院”),即上访院,又曰中岩台,司马承祯修行游息之所。睿宗皇帝女玉真公主好道,师事司马天师。天师原住天台山紫霄峰,后睿宗诏住上方院。^⑦

《王屋山图》中天坛山麓有三组道宫建筑。左边的是阳台宫(唐为阳台观,图中题作阳台院),坐落在王屋山华盖峰南麓一个巨大的高台上(图3-3)。唐玄宗于开元十二年(724)敕修此观以居司马承祯,

① 《新唐书》卷83《玉真公主》传谓,玉真公主,始封崇昌县主(第3657页)。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3曰,玉真初号隆昌,唐书作崇昌者,史家避明皇讳,追改之也(第50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91册,第429页。

② 蔡玮,《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743),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39页。

③ 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第3页,《道藏》第19册,第701页;布颜等纂修,《怀庆府志》(乾隆五十四年刻本,1789)卷3,第10页。

④ 蔡玮,《唐东京道门威仪使圣真玄元两观主清虚洞府灵都仙台贞玄先生张尊师遗烈碑铭》,陆耀遒,《金石续编》卷8,第3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93册,第568页。

⑤ 《云笈七签》卷6,第15页,《道藏》第22册,第30页。

⑥ 《云笈七签》卷27,第1-2页,《道藏》第22册,第198-199页。

⑦ 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第5-8页,《道藏》第19册,第702-703页。

御书“寥阳殿”榜，内塑五老仙像。^①天尊殿内壁画高一丈六尺，长九十五尺，画神仙、灵鹤、云气，右画王屋山，均依按经传创意作图，检校庄严。^②观内有白云道院（司马号白云先生），司马庙堂，堂西壁上画司马游行，乘黄犊车，白云冉冉相随。^③唐女道士柳默然（773-840）后居司马承祜之故居，于山上崇建真君像十余。^④阳台观于金贞佑二年甲戌（1214）毁于兵火。正大四年丁亥（1227）起，道士王志佑（1152-1239）重修殿堂、廊庑、灵官之位、斋厨、宾馆、道院。^⑤至大末（1311）到至元庚辰（1340）道士李道彰及其嗣教门人赵德淳重修玉皇殿（寥阳殿）。^⑥以文才驰名河、洛间的明代进士李濂，^⑦于乙巳（1514）三月往游王屋山，至阳台宫，见唐明皇御书“寥阳殿”三巨字，殿中塑吴天上帝像，旁侍十二宫辰像，皆伟丽。^⑧

此宫在“文革”中被部队用作仓库，因此幸存。现有三进院落，依次升高。头两进院落的中间是主要建筑；前、后两殿，均为明代建筑；第三院落的建筑已毁。前殿三清殿（大罗三境殿）最大（图3-4），是明代单檐歇山



3-4 阳台宫三清殿（大罗三境殿），明代

① 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第8-9页，《道藏》第19册，第703页。

② （唐睿宗、玄宗）《赐白云先生书诗并禁山敕碑》，陆耀遒，《金石续编》卷11，第27-29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93册，第647-648页。

③ 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第8-9页，《道藏》第19册，第703页。

④ 李敬彝，《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尊师真官志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80页。

⑤ 李俊民，《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庄靖集》卷9，第3-6页，《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645-647页。

⑥ 张琬，《重修天坛上皇殿记》，《济源县志》（1761）卷15，第15页，成文出版社1976年重印本第685页。

⑦ 李濂，《明史》卷286有传，第7360页。

⑧ 李濂，《王屋山记》，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207，第6-11页，《四库全书》，第549册，第703-705页。

式殿堂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九架梁屋,五踩斗拱。此殿最奇特之处是由 30 根石柱支撑整个木质梁架结构。石柱上刻有八仙、风雨雷电等神和云龙、瑞禽、祥兽等,比较罕见。后殿玉皇阁,为五间周围廊式建筑,三层三檐,歇山顶,琉璃彩瓦(图 3-5),高近 20 米。柱子也是刻有图像的石柱。20 根石檐柱和阁内 8 根高达 11 米的石质金柱、中柱承载屋顶重量。殿内原有壁画塑像已毁,三清殿现在有新塑的三清像,玉皇阁有新塑的玉皇像。此宫 1986 年列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5 月 25 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5 阳台宫玉皇阁(从东南角拍摄)

《王屋山图》中天坛山麓居中的道院是紫微宫(图中题作紫微院)。从紫微宫登天坛,十里到上方院,又八里到山巅。传唐代道士李归一所撰写的《王屋山志》说,紫微宫在王屋山天坛上,司马承祯栖真之所。^①但是据《济源县志》(1761),紫微宫是宋绍圣元年(1094)建,元大德七年(1303)修,明天顺元年(1457)增修。^②在元代,天坛绝顶玄坛及道宫、上方院、紫微宫,以及图中右边的清虚宫(图中题作清虚

① (传)李归一,《王屋山志》(民国间影印明刻本)卷上,第 6 页,《中国道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重印),第 1 册,印本第 32 页。此《王屋山志》前有民国孙鉴序,认为即唐代李归一所撰之志。书前有王屋山形胜图七幅,其中有紫微观和阳台观图。紫微宫为唐建之说,又见于布颜等纂修,《怀庆府志》(乾隆五十四年刻本,1789)卷 5,第 26 页。

② 萧应植等纂修,《济源县志》卷 2,第 14 页,重印本第 139 页。

院)均属宋德方门下。济源是元代宋德方法派的重镇;此地的两位宋德方门下道士后来成为全真教掌教:一位是龙翔宫道士苗道一,后来担任全真第十二任和第十七任掌教;另一位是天坛守坛道人完颜德明,后来充第十八任掌教。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的“孟州紫微宫”,不但指天坛紫微宫本宫,也包括天坛之上的上方院和天坛总仙宫,即自紫微宫以上整个天坛上的道宫,因为从蒙元时期有关天坛道宫的碑文中可以看出,紫微宫及其上的天坛诸道宫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称作天坛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可以简称紫微宫。紫微宫还统辖另外两个同属宋德方法派的邻近道宫:清虚宫和龙祥宫(见下)。

宋德方重修紫微宫之事,见其弟子李志全(1190-1261)撰、纯阳宫提点白志明篆额的《重修天坛碑铭》(1249年立石),^①及李志全撰《天坛十方大紫微宫结瓦殿记》。^②据前碑,宋政和间(1111-1118)修建于坛顶的虚皇绀玉宝殿受到兵劫,复致颓圮。丁酉岁(1237),有莹然子周练师,接受王屋官长疏请,领徒众来上方院住持,增营建,但仅历三年便归寂(1240)。知宫李志昭等与众人商议后,征得地方官员的支持,持官方文疏,礼请功高德茂的宋德方主持院事。辛丑(1241)春,宋德方到达王屋山,访上方紫微宫,攀上天坛顶,并登上道坛焚香礼拜。他看到道坛和殿庑荒废圯毁,决意重修,委用门下刘志简提点本宫事,负责重建山顶法坛与道宫。十方修真徒侣及本土信士同心戮力,购求材料,运上灰甃,大举施工,兴废补缺。(法坛)饰以十二玉栏;诸殿室像设焕然一新。复将七真之像塑绘于翼室。明人陈贵于成化丙戌(1466)春三月游王屋山,在山顶见翊(法)坛,环坛屋十余楹,“坛正有虚皇、金母、元君三殿”。^③成化丙戌去元不远,元明之交天坛道宫没有受破坏的记载,成化丙戌前也无重建的记载。这三殿当是宋德方重修天坛时所建。虚皇在全真道观很受重视,如宋德方开凿的山西

① 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1249年立石),陈垣,《道家金石录》,第505-507页。

② 李志全,《天坛十方大紫微宫结瓦殿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录》,第481页。

③ 陈贵,《游王屋山记》,《济源县志》卷15,第19页,成文出版社印本第694页。

太原龙山石窟和山东莱州神山石窟,第一龛均是虚皇龛。金母殿和元君殿则与地方宗教信仰有关:天坛东北有王母洞,西有太一悬泉和太一元君修道处按云庵。据以上史料可知,宋德方在天坛重建了天坛之顶的唐代法坛,坛有三级,四周饰有十二个石栏。向南下法坛一级,建有虚皇、金母、元君三殿,增设七真祖师殿等。坛顶上原有的唐建三清殿及东西廊庑想必同时重建。

天坛重修完工后怀孟州宣差蒲察公、王屋司宰等地方官,奉礼敦请披云真人暨清真观冷尊师,于甲辰(1244)中秋修庆成清醮,朝礼望拜者不啻万计。李志全盛赞其师为司马承祯之后五百余年来在王屋山洞天振兴道教的唯一大师:“呜呼!自大唐贞一天师扶宗立教,崇构阳台中岩之后,盖寥寥五百余年,适至今日,全真教兴,增饰洞天。异哉,续玄门[] []功业者,其惟我披云宋真人乎!”^①宋德方还在坛顶安置《玄都宝藏》一藏,贮之高阁,永镇方维,期于不泯。

从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到嘉靖二年(1523),全真道士张太素在天坛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重建、扩建,主殿和主像均用金属制造,显然是受到武当山道教建筑和造像的影响。在天坛建筑和造像中大量使用金铜和铁质原料,虽然极为昂贵费工,但是金顶辉煌,有仙境神宫之象,十分壮观,使天坛道场、道院面貌焕然一新。据现存于天坛山顶、未见发表的《天坛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嘉靖三年立碑,1524),^②以及明弘治壬戌(1502)进士何瑭撰《白斋张先生墓表》^③和《白斋张先生修建碑记》,^④张太素,山西平阳府蒲州万泉县绵上乡下樊村人,生于明正统十年(1445)十一月十四日,未一周父卒,母改嫁田氏就养。既冠,娶卫氏女。后从戎,出入行伍中三十余年,军旅生活使他练达世故,备历艰苦。后来家族中选壮丁代戎,得以返乡。

① 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1249年立石),陈垣,《道家金石录》,第505页。

② 此碑文作者是松山隐者[] [] [],立碑者是张太素门徒王清芳、马清善。

③ 何瑭,《白斋张先生墓表》,何瑭《柏斋集》卷10,第36-38页,《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625-626页。

④ 何瑭,《白斋张先生修建碑记》,何瑭《柏斋集》卷8,第13-15页,《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581-582页。

四十余岁弃妻子出家为道士,带同母弟田九畴(道名田太希)云游四方,自晋南入秦中,隐终南,登太华,访商山,后入王屋山,至阳台宫白云洞,时弘治六年(1493)。他闻玉泉庵程守然道风高卓,后在天坛紫微宫邂逅相遇。经紫微宫道士范太阳举荐,他和弟弟遂礼程守然为师,得道名太素。因为他淡食四十余年,盐酪不入口,被称为白斋先生。他游王屋山天坛,看到坛顶无玉皇殿,叹曰:“山以天坛名,玉皇上帝,天神之主也。三清有宇而玉皇无殿,大不称名山本意。”^①至十一年戊午(1498)他发心修造天坛玉皇殿,开始募捐钱材。十二年(1499)正月开工,于坛顶修建玉皇殿三间,南向,铜脊铁瓦,为经久计;殿内安放巨型玉皇铜像,以使其永存不动。这个巨大的铜像是在汴城(开封)铸造,据《张公太素行实之碑》,“上帝铜像,于汴城土台前立厂开铸之际,霞光紫气直冲太虚,倾城王公士庶莫不兴叹,施金铁者争先稽顙。工完送(天坛)顶崇奉,正殿三楹,上帝之两庑七楹”。据此碑之阴的《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这个玉帝铜像重达4300斤。同时还造了小像四尊,共2000斤;真人、玉女像四尊,重4000斤;花瓶一对,重200斤;花一对,重20斤;大圆镜一面,重1000斤;钟一个,重1000斤;瑞兽,重1000斤;还有香炉、鼎、钵、烛台等。正殿还有四圣、玉女泥像六尊。又于玉皇殿前(两侧)建天将殿,东三间,西四间,南北长七丈三尺,内有泥像天将36尊。到正德元年(1506)九月才完功。^②

正德四年(1509)他奉郑懿王(郑佑樛,正德二年1507嗣懿王^③)令旨修建怀庆府玉清宫、玉(虚)皇阁五间。完工后复回天坛西七十里许西阳山结庐修道。乙亥(1515)九月省城周府胙城王孙、辅国将军(皇室世袭封号)因有疾祈祷于天坛,有所感应。为了报答神佑,王孙遣使持书、币给张太素,命他崇修天坛顶。他把三清殿三间扩增为五

① 何瑭,《王屋山天坛玉皇庙记》,《柏斋集》卷8,第5-7页,《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577-578页;《王屋山志》,第180页。

② 何瑭,《王屋山天坛玉皇庙记》作正德三年(1508)九月完工。见《王屋山志》,第180页。

③ 《明史》卷119,第3627页。

间,铁瓦铜脊;(太一)元君殿、王母殿各三间,俱南向;三清、元君、王母殿左右列南、北斗殿各五间,东西向;中修轩辕授道三级瑶台一座(即唐代以来的道坛)。此外还修建虚皇阁。三级坛下又建玄帝殿、三官殿、救苦殿各三间,四圣殿一间,左右云堂共六间,东西向。各殿铸、塑造像共一百三十四尊。又在坛顶道院建仙官殿三间,廊庑二十间,道院道士居住的方丈四十余间。始自正德丙子(1516),终于嘉靖癸未(1523),施工八年,使天坛总仙宫诸殿大为改观。

上述《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刻有张太素重修天坛造像用料的记录。此碑提供了明代全真教和全真造像的宝贵资料,但未见发表和研究。《传授图》上部字迹模糊不清。题名《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之下有一行横字:道德通玄净真常守太清一阳[][]本合[][]延明。“一阳”两字之下中间竖写“张公真常”四字。名字下面有一段文字,是张真常的小传。此段损坏严重,只能知其大概。他道号无为子,蓟州人,生于明洪武丙辰(1376)九月二十四日,升华于正统己巳(1449),主要弟子有张守然和程守然。小传下是以张真常为祖师的传授图。第二代传人是程守然和张守然。第三代以后有张太素、田太希、范太阳、陈太洪等几十人。碑最下部是张太素两次在天坛修造内容、用料的细目,十分罕见,全文如下:

计[开][][]建[][]基址铜铁像器千[]。

正[殿]三间。东[天]将殿三间,[西]四间,东西[向][四?]丈九尺。南北长七丈三尺。上下高[][]尺四寸。

玉帝大铜像一尊,重四千二百斤。小像四尊,共二千斤。真人玉女四尊,重四千斤。花瓶一对,重二百斤。花二树,重二拾斤。[][]一[],一百斤。钵一个,十斤。[]二个。烛台一对,壹百二十斤。门钉三付,一百[]十斤。大圆镜一面,一千斤。[]一口,一千斤。钟一顆,一千斤。[]兽,一千斤。铁[]二口,壹千斤。铁瓦不计其数。正殿四圣、玉女泥像六尊。泥像天将三十六尊。

重建前殿增广功(工)程开具[][]

原地基更[]阔八丈三尺,外增二丈四尺。南北[长][九?]

丈,外增五尺。东北角新展,长二丈五尺,东西阔四丈。旧殿三间,今改作五间。东小殿二间,今改作三间。右小殿一间,今作三间。东庑四间,今改作五间。西庑四间,今作五间。三清旧铜像三尊,重五千斤。真人、玉女四尊,重三千斤。雷祖二尊,三千斤。古铜花瓶、香炉,五百斤。钟一颗,一千斤。王母一尊,一千斤。元君一尊,一千斤。旧殿廊大小一十八间,今改作三十二间。新旧铜像共一十二尊。泥像共五十尊。瑶台三级从新甃砌如旧。台前竖琉璃四明香亭一座,上安铜宝瓶。玄帝殿旧二间,今改作三间。泥像七尊。铜镜一面,重四百斤。殿西竖清虚门一间。东建救苦殿三间,泥像一十七尊。御爱松下四[圣]殿一间,铁像四尊,泥像六尊。三官殿[三][间],泥像十一尊。大顶前[]铜像共二十一尊。泥像一百三十六尊。前后殿廊大小四十三间。铜像并铜器、脊兽共四万二百三十斤。

张太素的第一次重建,在天坛新增加了玉皇殿和玉皇铜像,显示以玉皇大帝为上帝的流行信仰和玉皇在道教神系中日益增长的地位。所需资金依靠募捐,费时八年。第二次工程中的殿、堂并非都是新建。主要的殿堂如虚皇阁、三清殿、元君殿、王母殿及道坛均是扩建。但供奉真武大帝的玄帝殿,供奉天、地、水官的三官殿,供奉救苦天尊的天尊殿,和供奉天蓬、天猷、真武、黑杀四圣的四圣殿可能均是新设。这样消耗大量资金的大规模重建,由周府胙城王孙赞助,得以便顺利完工。

嘉靖四年乙酉(1525)怀庆府孟县善士耿坝等请张太素下山,于府城北沁河上修造石桥,未完工,他便于嘉靖八年己丑(1529)冬十月十八日卯时无疾端坐而化,寿八十五。何瑭往年曾与张太素相接,见他温厚诚朴,退然如愚,认为是有道之士,请教道要,但他固辞不知,寂无一言。^①

^① 何瑭,《白斋张先生墓表》,何瑭,《柏斋集》卷10,第36-38页,《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625-626页;何瑭,《白斋张先生修建碑记》,《柏斋集》卷8,第13-15页,《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581-582页。

一级为祖师殿、火神殿、东极宫、火极宫、八仙台、白衣殿及舍身崖后的老子祠等共九个,十七间。这些建筑体积均小,依山岩而建,与自然浑然一体。清代中期以后,王屋山道教衰落,总仙宫建筑年久失修,加之人为破坏,除南天门基本完好外,其余仅剩断壁残垣或遗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地群众集资,在山上重建了三清殿和玉皇阁。^① 旧有的三清殿、玉皇阁等都是修建在天坛山顶峰脚下,因为顶峰自唐代以来是崇高无比的天坛——三级道坛。但是,当代重建者可能不明白为什么顶峰没有旅游胜地常见的亭台楼阁,于是在天坛顶上修建了一个庞大的三层楼阁,其荒诞,有如在北京天坛的三级坛顶盖一楼阁以作观望风景之用。

辛丑(1241)春宋德方除了重建天坛总仙宫外,还重修了紫微宫本宫。他因紫微宫旧有殿庑卑隘朽坏,命门人撤去新修。重建紫微宫本宫的工程始于重修天坛顶完工之后。由王屋总帅司荣作功德主助缘,与木工提点崔志明等造紫微宫三清大殿,玉皇阁,三官、四圣、灵官等堂,及方丈斋室云房,并且重建了清虚宫。^②

在重修紫微宫的工程中,崔志明等新构的清三大殿框架完成后,过了三年殿顶仍未能覆盖以瓦,主要原因是宋德方希望用纯琉璃瓦覆殿顶。虽然壮观,但价格昂贵,而当时资金不足。有道人薛志[]负责修造,计算材料并酬诸工匠价,需要白银约五百两。正在竭力营办资金之际,当地遽遭旱灾,众人恐怕半途而废。此时提点李志昭提议前往沁州(隶属平阳府路)管民官杜德康暨夫人王体善家求助,因其奉道多年,盟心喜舍。杜德康又名杜丰(1190-1256),乙未(1235)起任沁州长官,在沁十余年,宽徭薄赋,劝课农桑,沁人因以富足。^③ 他曾经鼎力协助宋德方雕刻道藏经版并修建宫观。李志超与一、二道友徒步几百里到沁州,踵门请助,具陈天坛上方宝殿琉璃瓦阙费之事。杜德康与王夫人立刻答应说:“某等昔年钦奉朝旨,令提领雕造三洞

① 《王屋山志》,第110-1122页。

② 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1249年立石),陈垣,《道家金石录》,第505-506页。

③ 《元史》卷151,第3575页。

藏经,兼修建诸宫观事,素有增饰上方念。今提点又言,正符前意。弊家虽财力浅薄,愿落成之,费用然多,更无他适,直圆备三清大殿了耳。”^①

李志昭在宋德方来天坛之前已是当地道士。他曾提议迎请宋德方前来王屋山接管住持天坛道宫。这样重大的决策,可能不会出于他的个人私见,而是其师莹然子周尊师(?-1240)归真前的嘱咐,所以他的提议立刻得到天坛原有道众和当地官员的附和。其师莹然子在天坛经营仅三年多,但是为宋德方重建天坛道宫打下了基础。莹然子是与宋德方同出于刘处玄师门的道士,其事迹见前怀州教授张宁远撰写于丙午(1246)的《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②和伯建尔撰《清虚宫碑铭》(元统三年,1335立石)。^③他本是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农家子,十六岁弃俗,因梦中警悟,遂礼长生刘真人为师,学道通经,虽诸子百家之说,无所不究,尤精于易象。和宋德方一样,他也后来再受教于王处一、丘处机。此外他还从郝大通学,所以精通易象。金正大间(1224-1231)他来到汴梁,因不拘礼法,受到怀疑,被指为细人(奸细),他并不辩解,遂为吏所捕,解赴枢密院。这时枢密使驸马尉见其黄冠野服,颇有太古之风,因问以延年术。他答曰:“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又有官员问如何是安乐法,答曰:“减嗜欲。”另一官员问以道之朴,答曰:“明珠在蚌,方圆未定;良玉隐石,黑白未分;妻儿在服,阴阳莫辩;鸡禽在卵,雌雄未见。”妙语似此者极多。金哀宗(1223-1233)闻之嘉叹,下诏释放。金廷以礼征召,他屡辞不能,令他提点太一、清微等宫,宠赐颐真之号。虽然在玄门为荣耀之事,他却耻以名污,视富贵如浮云,沉令状于丹阳观井中。翰林宗工,他以冷眼视之,耻与权贵

① 李志全,《天坛十方大紫微宫结瓦殿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录》,第481页。

② 张宁远,《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1246),陈垣,《道家金石录》,第488-489页。

③ 《清虚宫碑》,陈垣,《道家金石录》,第790-791页。此碑撰者名《道家金石录》失载。清代毕沅撰,《中州金石记》卷5,第23页:“重建清虚宫碑铭,元统三年七月立,伯建尔撰,赵初正书,在济源。”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12册,第681页。即此碑。清代黄叔瓚,《中州金石考》卷5,第8页:“重建清虚宫碑铭,元统三年伯达尔撰,赵初书。”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278,第697页。作者一作伯建尔,一作伯达尔。未知何确。此处暂从伯建尔。

交游。后来他晦迹于洛阳,又住嵩州(今河南嵩县)。人称他为“憨周”,^①其因有二:一是他居嵩州朝元观时,一日涧下见虎食鹿,想取鹿皮,直抵涧下,全无所惮,剥皮而以肉饲虎,虎在旁亦不伤害,食毕而去。一是他平居作息,终日如愚,似无所知,故人谓之憨。丁酉(1237)王屋总帅司荣长期钦佩他的德望,屡次疏文礼请他住持天坛上方院。他召门弟子曰:“昔唐有炼师司马子微,帝遣使往天台山征之,命主天坛。我辈何人,[而]今蒙总帅司公屡以疏请,使为住持,若不允之,更何地栖迟?古人云:当仁不让。”于是答应来请,主持此院。王屋总帅还施给洞宫社清虚宫、蔡村灵仙观、护驾堡仙游观地土,以土地收入供养道士。他与徒众辟土耕稼,顷亩四达,东至合河口,南至岭,西至井,西北至麻姑池,并取得总帅公据,刻于碑阴,以避免日后引起田产纠纷。既而建起云房方丈。他在庚子(1240)春二月二日生日向弟子嘱托了后事,七月归寂。门人为他立祠绘像。^②

因为兵灾之后天坛原有的道院遭到破坏,莹然子周尊师住持天坛的三年期间主要是开荒建房,解决生存困难的问题,并获取官方颁发的田产证据,保障道士长久的衣食之资,一时尚无余力重建法坛神殿。而且他与同门道友宋德方性格不同,不喜结交权贵,甘贫守弱,清心寡欲,继承了全真早期的隐逸之风,这也是他没有在天坛大兴土木的另一原因。王屋山西连中条山,而他去世前宋德方正在中条之阳广建宫观。有心于重建天坛者,自然会期望迎请宋德方前来主事。而宋德方的王屋山一行,使天坛道院焕然改观,殿宇宏丽,超越往古,达到鼎盛。

天坛很受全真掌教们的重视。天坛顶道坛和道院前石壁上蒙元时有全真第七任掌教李志常题“总仙宫”三字。^③全真第八任掌教张志敬(诚明真人,1220-1270)曾于中统五年(1264,八月改至元)三月

① 还有一位刘处玄弟子,周志通,号洞真子,居孟州长春观,也被称为“憨周”。见尚企贤,《修建长春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65-567页。

② 张宁远,《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1246),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8-489页;伯建尔,《清虚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90-791页。

③ 陈贵,《游王屋山记》(记成化丙戌1466年春三月事),《济源县志》卷15,第19页,成文出版社印本第693页。

庚辰受忽必烈之命在长春宫设周天大醮七昼夜,醮毕奉金龙、玉简、纽璧等于四月十七日到济渎清源祠行投金龙玉简礼,^①礼后顺便于四月下旬到王屋山进香,在紫微宫举行醮仪。方行事,霖雨沛降,三献之后,阴霾突开,星月灿烂,遂领从者步登天坛绝顶。^②他还任命他的师兄申志贞(号洞元子,1210-1284)主天坛上方紫微宫事。^③

紫微宫在元代两次得到圣旨,并获得皇家赠送的玉石道像。第一个圣旨写于成宗大德八年(1304)六月初五日,下达给紫微宫提点陈志忠等:“怀孟路孟州济源县王屋天坛山十方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里住持的提点、体窥履真大师陈志忠为头先生每根底,与了执把行的圣旨也。这的每宫观内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祇应休要、仓税休著者。但属这的每宫观里的庄田、事产、园果、碾磨、船只、竹园、林木、解典库、浴堂、铺席、店舍、醋醢、曲货,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不以是何人,休使气力,但系他每的休夺要者。若这先生每说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大德八年六月初五日,上都有时分写来。”^④另一个圣旨是武宗至大二年(1309)三月下达给紫微宫提点傅道宁,内容与第一个圣旨相同。^⑤此外,至大二年皇太后命朝廷官员奉香至天坛,礼告神祇,保安宗社,并命工雕琢玉像,命奉训大夫吴天佑捧玉像信物、安镇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永保皇图。^⑥

元朝结束后,紫微宫继续得到明代朝廷的重视。英宗(1435-1449在位)正统十年(1445),官修道经的总集《正统道藏》刊印后,英宗曾经赐给紫微宫一藏。其《赐紫微宫道藏经诏》曰:“朕体天地保民之

① 见《元史》卷5,第96页;李[]国,《济祠投龙简灵应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72-573页。在这种为国家举行的祈祷天地仪式后,要把玉简、金龙、玉璧等物投于名山大川,以昭诚信。

② 李蔚,《大朝投龙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62页。

③ 张好古,《洞元虚静大师申公提点墓志铭》,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8,第27页,《道藏》第19册,第794页。

④ 《天坛王屋山圣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11-712页。

⑤ 《紫微宫圣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33-734页。

⑥ 陈道阜,《元特赐玉天尊之记》(至大二年八月),见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附录,《道藏》第19册,第706页。

心,恭承皇曾祖考之志,刊印道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奉河南怀庆府济源县王屋山紫微宫,永充供养,听所在道宫道士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务须祇奉守护,不许从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褻渎,致有损坏遗失。违者必究治之。谕。”^①这套御赐道藏被安放在紫微宫玉皇阁内的朱柜。弘治六年(1493)道士程守然在紫微宫曾告诉张太素,“此宫有《道藏》可以检讨”,^②可知当时《道藏》尚在。

明人陈贵于成化丙戌(1466)春三月游王屋山时曾访紫微宫,对其描述如下:“中岩台即大紫微宫。宫在王屋山阳。入三门,见大书金匾曰天下第一洞天,元学士许有壬笔也。廊下多唐宋金元名贤题咏碑刻,拂尘读之,令人歆慕不已。后有通明之殿(即玉皇阁),中设昊天至尊像,旁置朱柜藏敕赐道藏经典。西有玩月云楼。楼之下流渠走水……由云楼之西上望仙坡至碧玉坡,有披云道人大书碧玉二字,笔力秀劲。”^③

明人李濂于乙巳(1514)三月也曾到紫微宫一游,在其游记中写道:“涧道中行里许,复上山坂,垒巘盘曲,莫记层数。乃循石磴,道士导引入紫微宫。仰视台殿如在天上。至门,金书榜曰:王屋山朝真门。门内为天王殿,榜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层曰三清殿,面对华盖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层曰通明殿(即玉皇阁),设昊天上帝像。殿中环列朱龕,贮国朝御赐道藏经若干函。有碑数十通,皆宋金元时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兴为天坛绝顶之游,乃乘小山轿,仆夫持絙牵輿以上,出紫微宫,西上二里,至望仙坡,阅披云子修炼之迹。”^④

古建筑史大师刘敦桢先生(1897-1968)在1936-1937年前后三

①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第46卷,第187册,第6页。

② 《天坛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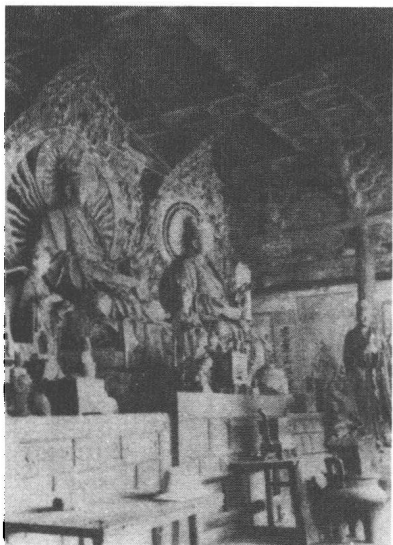
③ 陈贵,《游王屋山记》,《济源县志》卷15,第17页,成文出版社印本第689页。

④ 李濂,《王屋山记》,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207,第8页,《四库全书》,第549册,第704页。

次实地调查河南省北部的古建筑,包括王屋山的阳台宫和紫微宫。当时紫微宫尚有门楼,其次有天王殿三间,内有神像八尊列于左右。再后是三清殿,五间,单檐歇山造。刘敦桢并且发表了三清殿外、内景照片(图3-7,3-7.1)和平面图。殿后山坡上原



3-7 紫微宫三清殿。1936年照片,采自《刘敦桢文集》第3册第44页图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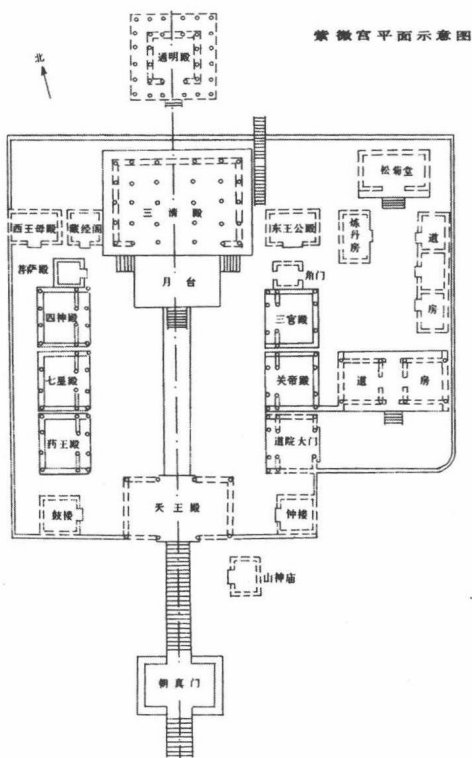
3-7.1 紫微宫三清殿内景。1936年照片,采自《刘敦桢文集》第3册第44页图43

有通明殿(玉皇殿),已毁。据宫内当时存在的碑刻,元代武宗至大三年所建的大殿,至清代顺治年间毁于火灾,其后修复。乾隆五十四年,殿顶后部雷雨震撼,经过两年修理,始恢复原状。此殿无疑是清代所建,但是在结构上却保留了不少古法。^①另外刘敦桢在1936年5月23日的调查日记中写道,据碑记,元代建筑毁于清顺治间,当时的三清殿系康熙间重建,其特征是:(1)殿平面极似山西大同华严寺辽代薄伽教藏殿。(2)背面无平身科(即两柱间平板枋上的斗拱)。(3)昂是插昂,但内侧起秤杆,支于下金檩;内槽之平身科亦施秤杆,相会于檩下如人

^①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1937),《刘敦桢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第2卷,第372页。

字形,为刘先生迄今唯一之例。其余造像、藻井等与阳台宫大体类似。殿后玉皇殿三间甚小,无可记者。^①

新中国成立初,除三清殿外,其它建筑均毁。三清殿又于 1972 年被拆除。1992 年宫门按原样重建。其它建筑也计划重建。宫依山坡阶地而建层层高台,作为基础,主殿坐北朝南,南北长 100 米左右,东西宽约 65 米,总面积约有 6500 平方米。主要的建筑在中轴线排列。从天王殿到三清殿之间有较长的甬道。据紫微宫的现代平面图(图 3-8),三清殿前有很大的月台,其前面和后部两侧共有三条踏道,和永乐宫三清殿前的月台相似,均是便于道教仪式的进行。



3-8 紫微宫平面图。采自《王屋山志》第 113 页

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要素是台基、梁柱和屋顶。最易于遭受兵火之灾的是木造的梁柱和屋顶木架,而砖石质的台基却不能烧毁。木造部分毁坏后,倒塌的墙壁和屋顶的碎瓦又覆盖台基,形成台基的保护层。重建一般是利用原有的台基,在其上重新立柱搭梁造顶。修建于山脚或山上的建筑,其台基由于地形和有限面积的限制而不易改动。紫微宫坐落在依山根升起的陡峻山腰,在一个中轴线上造成阶梯式依次抬高的几个小平台,在

^① 刘敦桢,《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刘敦桢全集》第 3 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第 143 页。

这些次第而升的不同平台上奠基、立柱、造顶,所以原建的台基不能改动。虽然宋德方门人所造的三清大殿,玉皇阁,三官、四圣、灵官等堂及方丈斋室云房早已不存,但是中轴线上山门、三清殿、玉皇阁(平面图中通明殿)等的基础、布局仍会存留,而后代重建只能利用已有的台基。因此,从平面图中至少可以看出紫微宫原来主要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大概布局。

如今的紫微宫仅有一个单檐歇山顶门楼(图 3-9),高高地坐落在新竣工的高大青石阶梯的顶端,俯瞰着通往天坛的山路和峡谷。穿过宫门后登上几节石阶,正前



3-9 紫微宫门楼

方就是三清殿遗址。其后再高一层的阶地是玉皇阁遗址。宫内十分空荡,只有几个孤零零的明清石碑仍然竖立,记载着过去一些辉煌时刻。

9、孟州清虚宫

乾隆《济源县志》(1761)所载《王屋山图》中天坛山麓东南有清虚院,即清虚宫。此宫现在济源市王屋山清虚村(原庭芳村)。《济源县志》(1761)和《怀庆府志》(1789)清虚宫条曰:“清虚宫,在王屋山东南,去天坛二十五里。”^①宫内原有古碑碣若干通,1977 年被当成普通石料加以利用,砌在当时所建的天坛山水库大坝上,^②致使宫史文献沦没。据说此宫创建于唐代,清代重修。现存有三清殿、王母殿、东配殿

^① 萧应植等纂修,《济源县志》卷 2,第 14 页,重印本第 140 页;布颜等纂修,《怀庆府志》(乾隆五十四年刻本,1789)卷 5,第 26 页。

^② 《王屋山志》,第 117 页。

等,均是清代建筑。但“清虚宫”之名却很古老。陶弘景(456-536)《真诰》(499)记南岳夫人“诣王屋山清虚宫”,杜光庭(850-933)有“南岳灵官仙众自清虚宫迎魏夫人”之说,不过其“清虚宫”并不是指具体的道宫,而是对王屋山仙境的泛称。

现存此宫最重要的史料是伯建尔撰《清虚宫碑铭》。^① 据此碑,丁酉(1237)王屋官长闻长生真君(刘处玄)高第莹然子周真人,道价清高,名传海内,众所悦服,因具疏礼请他住持天坛上方院,同时施给他洞宫社清虚宫、蔡村灵仙观、护驾堡仙游观等处土地,以其收入充当道流常住用度。因此,清虚宫连同上方院、紫微宫等一同归莹然子住持。他率领门徒广开粮地,戮力兴工,但是仅仅经营三载,便于庚子(1240)春二月二日生日无病而蝉蜕。紫微宫职事人同怀孟州宣差蒲察公、王屋司宰等曰:“上方紫微(宫),人间胜迹,物外奇观。前有得道士(指莹然子),已行满飞升,今无(下缺)尘人其孰可领略。如披云宋真人者,亲侍长生真君,闻师之德,如风之加草。”^②遂持本郡官寮等疏,踵门拜请宋真人。宋德方于辛丑岁(1241)到(紫微)宫,重修绝顶道坛、道院,复建紫微宫,去弊就新,不数年,上下一新,并以《玄都宝藏》一藏,用镇寰区。他委派提点刘志简、张志明、任志筌、钱志通等人节次住持紫微宫。

此后的紫微宫提点陈志忠,是重建清虚宫的倡导者。他道号贞靖,家世绛阳(在今山西)。年甫十五,辞亲学道,来到天坛山,礼宋德方门下三洞讲师赵希颜,执弟子礼,日炙月闻,得师真精粹之道,获“体规履真大师”号,并任提点,住持天坛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事。成宗曾于大德八年(1304)六月初五日降旨保护紫微宫,圣旨即是下达给“怀孟路孟州济源县王屋天坛山十方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里住持的提点、体窥履真大师陈志忠为头先生每根底”。^③ 一日,他对几位紫微宫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90-791页。毕沅,《中州金石记》(卷5,第23页)谓清虚宫碑铭系伯建尔撰,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12册,第681页。

② 伯建尔,《清虚宫碑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90页。

③ 《天坛王屋山圣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11-712页。

提点建议重建清虚宫：“况此（紫微）本宫，缘事稍完。有清虚宫，自来古迹二处卑隘，吾欲改经广大，未知意若何？”^①一唱百和，众人靡不忻然赞同。

重建始自至元戊子年（1288）。此前的清虚宫分在两处，地势卑隘。此次易地重建，首先相看土地，既卜告吉，遂后开始构建殿宇。主殿栋宇巍峨，饰以题刻绘画。其壁画中仙官“云章霞佩，黼黻絺绣，穷绩师之能，圣贤各有俨序”。至于东西廊庑，宾室斋厨，无不备具。重建于大德辛丑岁（1301）告成，遂迁道众入住新落成的清虚宫。

重建清虚宫的主要赞助人之一是医药提点高志清。他世为伊阳县（隶属河南嵩州）人，自幼学道，受业紫微宫尊宿王昌龄，而昌龄师事莹然子，因此他是刘处玄三传门人。他居住在附近的覃怀，立观度人，同时以药和符水为人治病，向他求治者填阶拥户，日不暇给，所以药资收入颇丰。他罄将药资捐献，以助工匠所费。

此宫修建资金来源的独特之处是主要出自一位擅长医药的道士，而以上诸宫观的修建之资多是来自募捐或者百姓、官府的施给。全真宫观设有“医药提点”一职值得注意。这说明以医药或符篆救死扶伤是全真宫观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也是宫观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此宫主殿内的壁画制作十分精细缜密，是穷画工之能的彩色工笔人物画。主题是“朝元”，即众仙真身穿礼服，排列成队，礼拜三清，所以壁画中“圣贤各有俨序”。这是全真宫观主殿内壁画的标准题材和绘画风格。现存的最好实例是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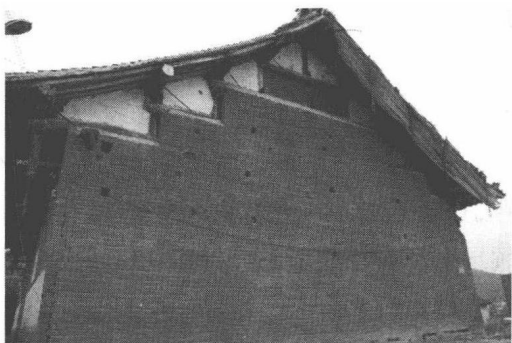


3-10 清虚宫三清殿，清代

① 伯建尔，《清虚宫碑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90页。

的元代壁画。

清虚宫不是坐落在山腰或山顶,而是修建在一片广阔的平地上。元代的建筑和壁画早已不存。现存有清代建筑三清殿(图3-10),三清殿之后原有玉皇阁,已毁。三清殿面宽五间(通面阔 15.98



3-11 清虚宫三清殿悬山式殿顶,清代

米),进深四间(通进深 11.98 米),单檐悬山式殿顶(图3-11),十分破败,屋顶多处摇摇欲坠,没有资金维修,平时也无人看管。殿内壁画和塑像不存。殿前有巨大石龟碑趺,想必是砌在水库大坝上的古碑之座。三清殿前左右两侧的关帝殿(现存)、玄坛殿(已毁)显然不是元代原建。但是玉皇阁左右两侧的东王公殿(已毁)和西王母殿(现存)则具有蒙元时期全真教神系的特点,因此可能是在原建的基础上在清代重建。东王公在全真教称东华帝君,如宋德方《全真列祖赋》称“我东华帝君王公”为全真始祖。西王母殿与东王公殿配,面宽三间(通面阔 8.90 米),进深两间(通进深 5.48 米),系清式单檐悬山式木构建筑。此宫现在没有宫墙和宫门。现存的几个建筑被纵横而贯的乡村小道隔开,原有的整体布局已经难以看出。

10、济源龙祥宫

《济源县志》(1761)龙祥宫条曰:“龙祥宫,在堰头里,元皇庆元年(1312)建。”^①《怀庆府志》(1789)龙祥宫条略有补充:“龙祥宫,在堰头里,元皇庆元年建。一名铁庵,又有铁山亭,皆因铁岸得名。”^②《明一统志》说铁岸“在济源县北济庙东,夹济河岸如铁石,因名”。^③ 又据

① 萧应植等纂修,《济源县志》卷2,第14页,重印本第140页。

② 布颜等纂修,《怀庆府志》(乾隆五十四年刻本,1789)卷5,第26页。

③ 李贤,《明一统志》(1461),卷28,第58页,《四库全书》,第472册,第716页。

《济源县志》,“铁岸在县北二里济水北岸,龙祥宫西平地温泉中,石峰陡出,体质鏗锈,周围丈许,根深莫测。龙祥宫亦名铁庵,邑绅段绵祚题额。又有铁山亭,皆因铁岸得名。”^①虽然地方志中所说的建宫年代并不准确,但是至少可知此宫的位置和俗名。清代修志时此宫仍然存在,其后不知何时湮灭。它曾经是《玄都宝藏》的刻印、造纸中心之一;领导全真教在武宗时(1308-1311)获得中兴的第十二任全真掌教苗道一也出自此宫。

元统三年(1335)龙祥宫的高道之一是“钦授崇仁虚白明义大师、住持天坛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铁岸龙祥宫提点陈德福”。^②从这位提点的头衔可以看出,铁岸龙祥宫是“天坛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的组成部分。它坐落在济水北岸,背倚太行山,西望天坛,附近有建于唐代的古观奉仙观和济渎庙。后两个现均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在现济源市内。

关于此宫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李志全在庚戌(1250)五月撰写的《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③李志全是协助宋德方编修道藏的主要弟子之一,熟悉《玄都宝藏》的印制过程,了解龙祥宫在编印道藏中的作用。李志常写道,披云真人“绍隆五祖之清规,恢扩七真主正法”,值“大朝”开拓之时,受皇太子令旨,于诸路置局,雕印《玄都宝藏》的三洞四辅真经,于济源、河中、终南祖庭三处,制造上品精洁复纸,以供应百藏经卷使开印。而铁岸龙祥万寿宫即是其中之一。^④此宫之所以成为《玄都宝藏》用纸的精造处之一,首先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附近的其它宋德方门下道宫如紫微宫、上方院等均在山区,无法造纸。而此宫前临济水,地通灵泉,周围是平川,造纸、运输都比较便利,所以被宋德方选中作为在济源的主要造纸之处。

此宫的创始经营者是当地道士董志立、其亲弟董志坚、法属张志柔,及舜泽尹志明等几位亲友。他们于甲午年(1234)开春,协力诛茅

① 萧应植等纂修,《济源县志》卷2,第8页,重印本第127页。

②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91页。

③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508页。

④ 李志全,《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伐栢,疏通水竹河渠,建立道庵,开治顷亩,以为养性栖真之所。当时仅有草堂斋靖数间,号清真庵。己亥年(1239)冬初,宋德方行化到此地,颇留意卜筑宫观。董志立等遂盟心同议,立文状把道庵奉施给宋德方。宋德方称赞他们的诚意,欣然允许,易清真庵名为龙祥宫,以多招集十方道众住持。是后此宫提供印制《玄都宝藏》的经纸,抄造历年。宋德方由于与此宫结缘良厚,特出财力,在此修建琳宇,期于功德不朽,道源流长。宫内建有尊殿、祖堂、斋厨、静室等。宫墙外置有田地,以供赡修真之士。^①宋德方扩建此宫的时间很可能是他接管紫微宫后,重建天坛道宫的同时。

11、陕州太初观

元代河南府路陕州灵宝县(今河南灵宝市)有宋德方重建的太初观,后升为宫。《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的“陕州太初观”,即是此太初观(宫)。光绪《灵宝县志》(清光绪二年刊本,1876)太初宫条曰,宫“在县南十里王垛村,唐天宝初敕建天宝观。宋崇宁间因甘露降真武殿,改为太初宫。元大德四年重修,即尹喜故宅”。^②民国《灵宝县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亦有太初宫条,内容与旧志同。民国县志的纂修者之一张象明作《老子故宅》诗,^③中有“瓦砾一片太初宫”之句,^④显示当时此宫已是破败不堪。1987年后当地政府陆续修复此宫正殿等,^⑤现在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① 李志全,《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125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② 周澹等纂修,《灵宝县志》(清光绪二年刊本,1876;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卷3,第43页,印本第361页。

③ 老子故宅,在灵宝城西北一里。元元贞元年安西王北觐,至灵宝,捐中统宝钞三百两用以重修。自是以后代有住持,为灵宝八景之一。民国十八年为驻军拆毁作薪,成为一片瓦砾场。见张象明等纂,《灵宝县志》(民国二十四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重印)卷10第13页,印本第735页。此遗址因三门峡水库工程而沉于水底。

④ 张象明等纂,《灵宝县志》(民国二十四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重印)卷9,第7页,印本第635-636页。

⑤ 灵宝县地方史志编委会,《灵宝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761页,783页。

太初宫坐落在古函谷关城内。古函谷关是扼制河南陕西间交通咽喉的天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和郡县志》引《西征记》曰:“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关去长安四百里。”^①

此宫的具体位置,据说是周时函谷关令尹喜故宅,即老子西游途中尹喜迎接老子处。尹喜在西周康王时为大夫,在缑屋终南山(今陕西周至县)麓结草为楼,仰视天象,观星望气,精思至道,号为楼观。他见东方有紫气西迈,知有圣人当过关西行,于是请求出任函谷关令。西周昭王二十五年时,老子因周德衰迈,欲西游开化西域,驾青牛之车,以徐甲为御者,西度函谷关。尹喜迎邀至其宅。后尹喜径随老子车驾,直往终南楼观,升台问道,老子遂为演说《道德》二篇。周穆王后谒草楼遗宅,建观,此为宫观之始。唐高祖以老子为始祖,唐玄宗尊老子为玄元皇帝,诏改楼观为宗圣宫。后人亦即尹喜函谷关故宅建观,观之东西有“望气”、“天宝”二台。^②

太初宫的前身天宝观,始建于唐玄宗的崇道活动高潮之中。据《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己丑,玄宗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即老子)庙一所,并置崇玄学,令其生徒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闰四月,玄宗梦见京师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令人寻求,得之于缑屋尹喜楼观之侧。至天宝元年(742)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声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玄宗,并说桃林县(后改灵宝县)故关关令尹喜宅傍有灵宝符。玄宗发使求之,果得其符,十七日献于含元殿,以为殊祥。于是置玄元庙于太宁坊,东都置玄元庙于积善坊旧邸。二月丁亥玄宗御含元殿,给老子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武皇帝”,辛卯亲自到玄元庙祭祀。又赠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

① 《元和郡县志》卷7,第5页,《四库全书》,第468册,第210页。

②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8,第1-14页,《道藏》,第5册,第150-153页;王道明,《重修太初宫碑》(大德四年立石,130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4页。

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桃林县为灵宝县。^①九月改玄元庙为太上玄元皇帝宫。二年(743)正月给老子加号大圣祖。三月敕西京太上玄元皇帝宫改太清宫，东都之宫改太微宫，诸州为紫极宫。^②

太初观前旧有二小石刻，其一云，唐开元二十九年，玄元(老子)降丹凤楼，^③告玄宗曰：“锡汝符，在尹喜宅。”玄宗求而得之水际，上有天篆文曰：“千载天宝灵符。”玄宗因此改元“天宝”之号，赐尹喜宅额为天宝观。另一小石刻云：宋崇宁四年(1105)，有甘露降真武殿后，徽宗乃敕修殿宇行廊，仍改观额为太初观。此二事为太初观重修前可考知的史迹。^④

由宋及蒙元，此观住持者代不乏人，但不得详考。兵灾之后，殿宇化为灰烬。戊戌(1238)，宋德方云游阐化到此地，决意重建，乃命其徒杨志玄等主持此事，营造三清琳宇和三官、四圣之殿。此观以前的主事者杨从礼、衡从义，杨处仁、畅处能、卢处中等，盖与杨志玄共力而兴建。后来得到朝旨，以观升级为宫。越四十年，杨从礼等人俱已物故，宋德方门人祁志诚(1219-1293，号洞明)任全真第十任掌教(1272-1285)，命杨志玄为此宫提点，以程志希、张志明、姚怀瑛、方怀圯等为知宫。迨至元乙酉(1285)，张志仙(道号：玄逸)接任全真第十一任掌教，仍命张志明、姚怀瑛暨知宫杨道信负责宫事。

重要的全真宫观除争取朝廷的圣旨或诸王的令旨保护外，还寻求地方军政大员及权贵人物的保护和施助，成为宫观的“外护”。如终南重阳万寿宫的外护者有京兆太傅移刺宝检、京兆总管田德灿、万户夹

① 《旧唐书》卷24，第925-926页。

② 骆天骧纂，《类编长安志十卷》(1296)卷5，《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册，第312页。

③ 唐朝皇帝常在丹凤楼大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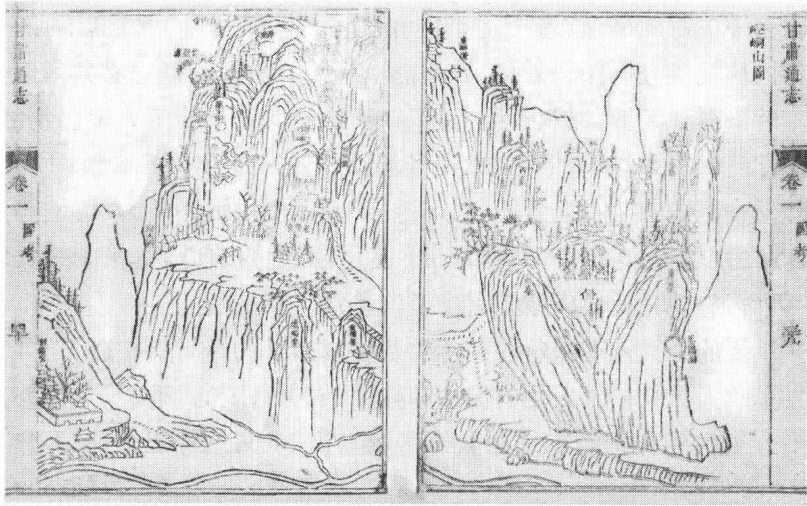
④ 王道明，《重修太初宫碑》(大德四年立石，130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4页。此二石刻《中州金石记》(乾隆辛酉序，1681)作者黄叔瓚谓曾访求，但不得。见卷5，第12页，《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第1辑第18册，第13808页。

谷斜烈、参省王辅臣等。^① 太初宫的外护功德主有蒙古军马征行千户刘昔刺乃八都鲁同妻吴积氏、男蒙古奥鲁、万户刘仲杰等。^②

12、平凉府崆峒问道宫

陕西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市)崆峒问道宫也是一个著名的古代道宫,坐落在道教圣地平凉崆峒山上。全国以崆峒为名的山有九处,^③但只有平凉崆峒山遍布道教宫观和佛寺,最为壮观。此山位于今平凉市西十五公里,属陇山支脉,海拔 2123.5 米,相对高度 673 米,山势西高东低,呈西北—东南走向。^④

崆峒问道宫坐落在崆峒山下轩辕谷(即前峡)北坡阳麓阶地。在《甘肃通志》的《崆峒山图》(图 3-12)中,此宫位于图左下角,宫墙内殿宇层叠而立,由宫门东北上可登崆峒山。



3-12 《甘肃通志·崆峒山图》

① 杨奂(1186-1255),《汧阳玉清万寿宫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序》,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3,第19-24页,《道藏》,第19册,第747-749页。

② 王道明,《重修太初宫碑》(大德四年立石,130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4页。

③ 范三畏,《“崆峒”本义与杜诗崆峒意象》,《崆峒文化研究论文集》2007年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第34-35页。

④ 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凉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83页。

问道宫的地点据说是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之处。据《庄子》、葛洪《神仙传》等书,广成子是古代仙人,居崆峒山石室中。黄帝立为天子,闻广成子,前往拜见,问以“至道之精(要)”。广成子斥黄帝治天下之法乖于造化,不足以与他论道。黄帝退而思过,斋居三月,又去见广成子。时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前,再拜稽首而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乃论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身千二百岁而吾犹存焉。”^①据说黄帝问道后,于明年复往崆峒拜访广成子,惟空山而不见人。黄帝慕其玄风,于其处筑宫室,设像师事,置土居守。厥后历代相承,遵仰圣道,颁玺书,禁樵采,遗迹具存。^② 黄帝崆峒山问道的故事,为以后中国历史中帝王将相向高道请教道要以治天下树立了典范,类似者如梁武帝(502-549 在位)向陶弘景(456-536)茅山问道,唐高宗(650-683 在位)向潘师正(586-682)嵩山问道,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雪山问道,及元丞相安童向宋德方弟子祁志诚金阁山问道等。

问道宫据说初创于唐代,但有史迹可考者,是在北宋末徽宗政和间(1111-1118):集贤承旨张庄奉旨董修宫宇,命京兆天宁万寿观赵法师住持。^③ 此事应发生在政和末徽宗崇道高潮中。政和六年(1116)九月徽宗诣玉清和阳宫,上昊天玉皇上帝徽号宝册,大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七年(1117)二月甲子,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篆宫,诏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辛未,改天下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于殿上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像。^④ 赵法师担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四下,第8-11页,《续修四库全书》第957册,第658-659页;葛洪,《神仙传》卷1,《中华道藏》第45册,第18页。

② 《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1-812页。

③ 《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2页。张庄传,见《宋史》卷348,第11042-11043页。

④ 《宋史》卷21,第396-397页;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99,第19-22页,《四库全书》,第343册,第811-812页。

任问道宫住持当是在天宁万寿观改名之前。

据《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至正十七年,1357),追金之际,问道宫殿庀俱烬。蒙元建政后,前平凉府长官元帅王钧受命重建荒城,政暇来谒此宫,徘徊周览,慨然有重建之志,遂遣使远邀披云真人宋德方,请他住持此宫。他重修功成不久便逝世。碑文没有叙述细节,只是说“远致披云宋真人,[] []甫竟而逝”。^①因此,宋德方在崆峒山的具体活动不得而知。当地至今传说“宋代”著名道士披云真人多次云游驻足崆峒,并在山上著述《锦身内外集》、《透天关》。^②其说可能源自《古今图书集成》所引《崆峒志》:“宋披云,宋时人,少游戏大梁,后访道入关中,住太白山五陵,遇纯阳真人,授以金丹秘诀了道,于崆峒山所著有《锦身内外集》、《透天关》等书行于世,号披云真人。”^③此文叙述的宋德方身世子虚乌有;他在崆峒著书立说之事,同样可能没有根据。

此后宋德方门人住持问道宫,虽有志增治,但雨暘丰凶无常,岁朘月耗,年久失修。约百年之后,至元庚辰(1340),故元帅王钧之孙王文顺为当时儒士,追思先祖的业绩,对同辈兄弟王克孝、克勤、克俭、克信说:“崆峒问道之宫,先祖重新,今又堕废,不为締构可乎?吾闻奉元丹阳宫道人姜公,力扶玄门,可招主之。”^④考奉元路咸宁县有丹阳万寿宫,有元至正间董仙碑迹。^⑤崆峒山离丹阳宫甚远,所以王文顺等遥致恳请,姜道人以问道宫是“教源所在”,欣然而来,躬荷畚具,诛棘爰茅,创立前后大殿,曰体元,曰混元;凌霄、启元二门,由掌教神仙演道大宗师完颜德明撰写匾额。方丈、靖室、厨库,焕然一新。落成之日,当地僚庶毕至庆贺。^⑥

明代问道宫有道士王全真,名道成,修髯长面,自称八九十岁,人

① 《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2页。

② 见《平凉市志》,第663页。

③ 见《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第78卷崆峒山部,第189册,第52页。

④ 《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2页。

⑤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7,第18页,《四库全书》,第588册,第594页。

⑥ 《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2页。

见之者以为方六十余岁,成化年间(一说弘治间,另一说正德间)游居问道宫,饮酒至石不醉,行走如飞,通黄白术,善医,以静坐闭息呼吸为上乘,善用草药为人治病。总制张泰师事之,布施以千金,大修问道宫殿宇。^①

据张伯魁《崆峒山志》(嘉庆二十四年刻本,1819),问道宫在明宣德(1426-1435)、万历(1573-1619)间由韩王重修,俱有碑记。^② 宫内原有许多碑碣。1958年“大炼钢铁”之前,问道宫尚有由大殿和亭台楼阁组成的建筑群、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和山水壁画。^③ 1972年问道宫被划入新建水库的淹没区,古树砍伐,建筑物拆除,^④宫内的碑碣被遗弃。水库蓄水后此宫被淹没,枯水期只能看到个别碑额。近年在东台玄鹤洞(见图右角)下重建有问道宫。蒙元时期问道宫的实物,今存者仅有至正十七年(1357)所立的《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

13、鄂县秦渡志道观

陕西奉元路鄂县(今户县)秦渡镇志道观,在县东三十里,是为纪念王重阳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而建,其地在全真历史上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王重阳去世后,弟子马、谭、刘、丘护师柩入关中,遵遗命葬于终南刘蒋村,庐其墓侧,服丧期满,于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准备相互告别,分头传播重阳之教。别前四人暂憩于秦渡镇真武堂茂树之下,在月光中各言其志,马丹阳曰“斗贫”,谭处端曰“斗是”,刘处玄曰“斗志”,丘处机曰“斗闲”。次日执手分袂,分赴四方修炼、传教。所以,此处标志着全真第二代大师的传教起点,从此全

① 赵时春,《平凉府志》(万历年间据嘉靖间刻版增刻本)卷3,第54页;刘兴沛等,《平凉县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抄本)卷4(无页码)。

② 张伯魁,《崆峒山志》(嘉庆二十四年刻本,1819),上卷,第16页。张维,《陇右金石录》卷8,记有明《平凉重修问道宫碑》,谓宣德时韩王即恭王冲斌;万历时韩王重修,不知其为郎谔或末王亶塔。见卷8,第1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227页。

③ 孙同伦,《崆峒山的文物古迹》,崆峒山管理局编,《黄帝问道崆峒山》(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145-146页。

④ 《平凉市志》,第733-734页。

真之教渐兴海内。

金代兴定年间(1217-1222),有景慕四真事迹者,依真武堂经营宫室以奉香火,受赐额为志道观。金亡,观宇亦化为灰烬,唯有废址,荆榛堙塞。一日,马丹阳高第于善庆(于志道,1166-1250;道号:洞真子)道经秦渡,瞻仰故基,感慨万分,遂命门人骆志通鸠工集材,构殿宇,恢拓四宗师之迹。^①

志道观虽然是于善庆一系重建,但是到元代中后期,宋德方法系门人不但担任全真掌教的席位,也开始出任于善庆一系许多重要宫观的领导职务,甚至接管了全真教的根本祖庭——终南重阳万寿宫。志道观显然也被宋德方门人完全掌握,甚至被视为宋德方一系的道观,正式列入宋德方法系宫观名录。此观在明洪武六年(1373)重建,^②但今已不存。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所列宋德方法系宫、观、庙、庵 222 个,有碑记可考者,主要有上述十三个和太原龙山昊天观石窟、莱州神仙长生万寿宫(神山石窟)、河东永乐镇纯阳宫。后三个将在第四、五两章讨论。在此节列举的十三个宫观中,仅有王屋山清虚宫尚存有清代建筑。云州金阁山崇真观、王屋山紫微宫、灵宝县太初宫、平凉崆峒问道宫均是名甲一方的大宫观,可惜太初宫毁于近代,其余三个毁于当代,仅有遗址和碑碣。

第四节 《披云真人门下 法派名氏之图》未录道观举例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并不是囊括宋德方门下所有宫、观、庵、庙的名单。如上所述,许多附属于大宫观的较小观庵没有计入,其它宫观也有未录者。以下列举几个没有被统计的宫观。

① 俞应卯,《鄂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478 页。

② 《陕西通志》卷 28。

1、平阳路解州闻喜县美良川河底村东华观

《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录有“解州安邑县东华庵”。安邑县和闻喜县相连接,如果安邑县东华庵和闻喜县东华观分别是两个不同的观、庵,我们可以看出,在宋德方积极活动的晋南地区,不止一所观庵以“东华”为名,推崇东华帝君,强调东华为始祖的全真祖师序列。正如《大朝平阳路解州闻喜县美良川河底村东华观记》(飘蓬丐者无名子志于癸丑中秋晦日,1253)曰:“我全真之道者,[肇]自于东华帝君,传度于钟、吕、海蟾三祖,续焰流传,牲有蝉蜕飞升者,焉能具载。至于重阳七真联芳而起,赓继前踪,大宗师清和尹真人、洞真于真人、披云宋真人接武而升,见世有大尊师真常李真人掌握教枢,阐化群迷,绝嗜欲而扣玄门,忘人我而归[大]道。”^①记中对以东华帝君为首的全真祖师的赞颂,显示出宋德方的传教和他祖述东华的全真列祖说在全真教内的巨大影响。所以,作者特别把宋德方和全真第六任掌教尹志平、马丹阳弟子于善庆(于志道,1166—1250)、第七任掌教李志常一道赞誉为七真之后掌握全真“教枢”的大师。

闻喜县河底村“东华观”是宋德方亲自命名,说明此观很可能与上述绛州玄都观(后为宫)一样,也是由于宋德方在全真教内的巨大声望而归附于他,所以请他题名。

此观的创始人是闻喜县美良川姚村人、全真道士李志云(号玄通子),人称圜李先生。他祖世豪农之家,自幼随父迁于嵩州福昌县居住。后舍俗归道,礼马丹阳为师。壬辰(1232)正月丙戌蒙军平定河中。^②因值兵革平息,他到达绛州(在闻喜之北)等处,隐居圜堵,晦迹韬光,数载后才出圜,因此人呼为圜李先生。己亥年(1239),河底村刘会首、王通事、吴会首、小杨田四等,把村里旧有一所三清殿和地二十亩施给他,请他作住持。他阐化门徒五十余人,唯刘志山、知观贾志纯、申志和、郭志希、彭志昌、阎志正、刘志呈等人能同心奉侍,竭力兴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17—518页。

^② 《金史》卷17,第384页。

缘,又增建了左右云、法二堂,凉楼、厨舍、杂居之宇。元代许多道观都有自己的墓地。此庵于北阳村也创建了墓地。道士一切所需均能自给自足。此外还有余力置牛耕种,贍济大众。一日披云真人宋德方道过此地,刘、贾两人见告,宋德方赐观额曰东华观。李志云与宋德方同属一代。他于戊申年(1248)八月九日书辞世颂后升华,寿年七十五。

宋德方给此观冠以“东华”之名,是他致力于创建全真列祖谱系的又一举措。在全真教的宫观中,以“五祖”中祖师之名命名的宫观庵有“东华”、“纯阳”、“重阳”,但是不以“正阳”(钟离权)或“海蟾”命名,因为“钟、吕、海蟾三祖”中实际上是以“纯阳”为主角,因为他是王重阳之师;而钟离的主要作用是引出纯阳;海蟾同样也是配角。全真教为纪念祖师而修建的宫观中,最早的是为纪念“重阳”而建的终南祖庭。宋德方通过建设“纯阳观”(后为纯阳宫,即永乐宫)和“东华观”,健全了全真教在宫观建设上表现出来的祖师传教谱系。

2、河中府河东县玉泉观

宋德方弟子何志渊撰有《玉泉观记》(元贞元年 1295 立石),记录了此观的概况。辛丑年(1241)河东县某村(后属芮城县)孙氏捐施自己的宅基作为道院,越四年,甲辰(1244)春,当地民众商议敦请任、王、尉、张、冯等人到道院住持,以为十方霞友邂逅之地。其地环境优美,左有玉皇之原,右挟玉泉之水,北有屈盘的崇山迭阜,南有拥郁的茂林修竹。^①

从庚子(1240)到甲辰(1244),宋德方常在河中一带活动,除了喜欢河东的山水外,主要是营建河东永乐镇纯阳宫。由于他的声望,当地的一些信道民众将自己的地产捐献给他以建立道观。一些以前不属于他法派的道士也献其观庵,投入他的门下,永乐镇吕公祠即是一列。他也常常为一些新附观庵命名题字。这个河东某村道院,可能是一个新归宗者。宋德方路过此地,便以当地名胜“玉泉”题为其观额。

^① 何志渊,《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83 页。

玉泉观的建设,主要依赖施主的赞助。资助人除了施地的孙氏等外,还有邻近八村的多位会首。全真教传教的一种方式是将信教民众组织起来,成立称为“会”的群众组织,其成员叫做“会首”。如从金大定八年(1168)八月到九年(1169)十月,王重阳在山东传教时曾经建立了“五会”: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和平等会。^① 会首们不但聚集在一起学习全真教法,也成为支持各地宫观的主力。玉泉观的会首们参加伐木、运瓦等工作,群策众力,共同修建,完成观门(三门)、三清殿、后堂、东西廊庑、靖室、妆塑绘像、水碓等:“故得三间四椽而转角者,三清有殿;三楹五架而插努者,庭后有堂。东廊西庑,靖室三门,妆塑绘像,色色就绪。水陆有地,水碓有番,所以贍众者伏腊(两种祭祀)之计足。”此观最大的三清殿只有三间四椽。后堂也是三间,只是更小。观虽然很小,但是功能齐全。

此观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满足斋醮祭祀,即上段引文中所谓“伏腊之计足”。而在醮仪中特别提到“水陆有地”,即有举行黄箓斋的道场。“水陆”是借用佛教水陆法会之辞,在道教就是济度亡灵的黄箓斋。此观的“靖室”也与斋醮有关。何志渊在碑文中强调黄箓斋,值得特别注意(详见第五章)。

3、河南怀庆路河内县覃怀修真观

此观有附近王屋山天坛大紫微宫道士、贞靖大师陈志忠撰写的《修真观碑并引》,可能与上方紫微宫小有洞天有隶属关系。作者活跃于至元(1264-1294)-元贞(1295-1296)年间。现存碑文多处缺字,只能知其大概。观是当地士民在城内为道姑移刺氏建,由州官史公输地,刘府君奉财,百工各尽其巧,建成金碧辉煌的道观,大殿内塑造玄元大道君以及真人、玉女、灵官、隶卒等像。殿内有精美的壁画,绘鸾骖鹤驭,霓旌羽盖,仙官导从。其主题应是典型的朝元图。此外建有高墙、广庑、宾室、靖庐、斋厨、廩廩等,筠径梅栏,无一不备。道姑出身

^①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8页,《道藏》第3册,第382页;姜守诚,《全真道三州五会考略》,《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5-110页。

于显赫之家,亲属皆佐国重臣,而道姑本人容姿婉秀,明颖异常,虽处富贵之中,常赈贫疗苦。辛丑岁(1241)宋德方东行返回山东故乡路过济源时,她道遇宋德方于东原,得尽弟子礼。宋德方勉励她去奢就朴,淡漠荣禄,炼身内丹,以致长生。道姑受教后身体力行,坚持正性。享年七十有奇,无疾而逝。门人李守祥、韩某等人记录道观的兴起之由和道姑的事迹,请陈志忠撰写记文,刻之于碑。^①

此观不同于一般的观庵,和上述大都路明远庵相似,是贵族妇女或大家闺秀厌世离俗,寻求清高,出家求道,赖以寄身的私人场所,得到家族和地方官员的保护,建在通都大邑之内,却与闹市的喧嚣繁杂隔绝,高墉之内别有天地,其建筑、塑像、壁画华贵壮观,足供焚香参神之用,同时又有雅致的后庭花园,适合怡神养性。这种女冠的私人观庵,数量不少。可能由于其私家性质,鲜为人知,因此也不计入宋德方法派宫观名录之内。

4、益都路密州诸城县上清观

乾隆《诸城县志》(1764)上清观条曰,上清观,元至大元年(1308)建。^② 其实至大元年是此观《上清观记》碑的立石年代。观的初创者是宋德方门弟刁志完。有密州诸城县(今山东诸城)徐[]村人贾阿王女疚儿,于甲午年(1234)三月初七日明书施状,将其亡夫遗留的地土产业,施与“丘神仙上足老宋真人”门弟刁志完。刁志完于是竭力尽诚,兴修殿宇、寮房。不数年间,稍有伦绪,遂请求有司赐给观额,曰上清观。刁志完的高弟徐志祐,也效力修建。徐志祐的引度弟子许志信、门弟李志全亦同心同德,继续工作。修葺道域,设置门庭,严饰殿宇,洁备丹房。经过师徒三代人的努力,观容焕然一新,可以安栖修真

^① 陈志忠,《修真观碑并引》(北京图书馆藏拓本),《全元文》卷908,第28册,第101-102页。

^② 宫懋让等修,《诸城县志》(乾隆二十九年刊本,1764;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1976)七,第15页,印本第283页。

上士,亦可接待方外之友。^①此观远在山东,可能不为终南重阳宫的宋德方门人所知,因此没有计入本派门下宫观名录。

5、般阳府路莱州掖县通仙观

莱州掖县城西南三十里平村,是宋德方的出生之地。据《神山[无][量]洞天长生万寿宫碑》(1290立石),此地修置有通仙观,“以宋真人[之]降[生][地]立之也”。^②道光《再续掖县志》(1842)作通仙宫,并曰宫内有《披云真人道行碑》,元大德四年(1300)立。关于此碑,《三续掖县志》作《披云天师道行碑》,朱翬撰并书。^③可惜县志艺文志不录碑文。乾隆《掖县志》(1758)曰此观旁还有宋德方墓:“真人宋德方墓:城南三十里平村观旁。长生弟子,开寒同山洞者。其徒弟逍遥子牛道纯、石之温墓俱在寒同山下,有墓表碑记。道纯著《神岫天游集》,亦敕封真人。”^④显然此观是宋德方门人为纪念其师,在元代建于宋德方出生地,观旁的宋德方墓是衣冠冢,因为他的藏蜕处是晋南河东永乐镇纯阳宫。通仙观在清末仍然存在,但是民国刘锦堂等纂修《四续掖县志》(1934)已经不记此观,想必已不存。

不在名录的宋德方门下宫观还包括以下几个。雍正《山西通志》(1734)记录有宋德方建太原龙泉观:“龙泉观在县东南二十五里三贤村,元大德五年(重修或立碑)。披云子宋德芳建。”^⑤道光《太原县志》(1826)记载有宋德方建神清观:“神清观,在晋祠西,元至元三十年(重修或碑立石)。道士宋德芳建,今废。”^⑥杜思问《乐全观记》提及

① 《上清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26-727页。

②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8页。

③ 王沅等纂修,《再续掖县志》(1842)卷下,第35页,《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印本第104页;《三续掖县志》卷3,第1页,重印本第105页。

④ 张思勉等纂修,《掖县志》(乾隆二十三年,1758)卷5,第3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印本第95页。

⑤ 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68,第25页,《四库全书》,第548册,第206页。

⑥ 杨国泰等纂修,《太原县志》(道光六年,1826)卷3,第44页,(1976年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本第225页。

(山西)解州安邑县灵峰观,是“披云门下之名区”之一。^①如果把未计的宫观和大宫观的附属观庵都计算在内,宋德方门下宫、观、庵、庙的总数可能有五百多个。

第五节 其它全真宫观举例

宋德方门下宫观虽然数量庞大,但只是全真宫观的一部分。如上所述,有学者估计蒙元时期的全真宫观有四千左右。^②还有学者根据自己所见的文献资料(包括碑刻等)作不完全统计,估计金元时期分布于山西的全真道观总数,约在三百座以上;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建于大定十年(1170)到元末(1368),主要是全真道观;约三分之一建于金大定十年以前,属传统道教,其中有相当数量者后来归属全真教。^③后一估计似乎比较保守;有些宫观不一定曾有碑文,即使有也不一定存世或被记录发表成为文献资料。所有的全真宫观以原貌保留至今的只有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和现在山西芮城的永乐宫(详见下两章)。个别重要者毁后被重建。其它的早已湮灭。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仅重点讨论几个在全真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并且在今天保留有遗址或者得到重建的宫观。

1、终南重阳万寿宫

此宫位于在陕西郿县(户县)祖庵镇北门外,坐北朝南,北近渭水,南向遥望终南山,东临东甘河,西面西甘河。重阳宫是全真教的根基所在,全真教初期的第一个道庵,为纪念祖师王重阳而建,因此称为“祖庭”,后来升格为“重阳万寿宫”,在全真教的宫观中,它的历史特别悠久曲折。

① 见杜思问,《乐全观记》,《山右石刻丛刊》卷27,第8-10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5563-15564页。

② Goossart,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p. 117.

③ 杨晓国,《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动探索》,《晋阳学刊》2004年第4期,第22-26页。

王重阳在离开终南刘蒋村东行之前,于大定七年四月二十六日(1167年5月16日)突然自焚其茅庵,舞于火边,并作歌曰:“茅庵烧了事休休,决有人人却要修。”^①大定十年正月四日(1170年1月22日)王重阳在汴梁王氏旅邸去世前,马钰对他许下三愿,第二愿是为他守服三年。他答道:“刘蒋村有我旧庵基址可住。”^②实际上嘱咐弟子们恢复他的旧庵基址并把他的遗蜕运到旧庵埋葬。王重阳升霞后,马、谭、刘、丘们把他暂时埋葬在汴梁,前往终南刘蒋村的旧庵基址修建墓地。修治好葬所后,四人乞讨凑足旅费,返回汴梁,迁灵柩归终南刘蒋村,重葬于故庵西隅,并守于墓侧。服丧期满,四友于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在鄆县秦渡镇真武堂(庙)互相告别,分别奔赴一方以修道传教。马丹阳作为大弟子返回刘蒋村继续留守在故庵并居环。他修建了三间茅庵作为环居之所,并手书“祖庭心死”,表示永远驻守此处。全真祖庭自此而始。

几年后金政府为了限制流行宗教的自由传播,令游方道士返回原籍。大定二十一年(1181)冬马丹阳收到遣返牒。可能由于他是当时全真教的掌教,必须要遣返,而一般的道士,如有当地官民的请求、担保,还有设法留在原地的可能,不一定非要回乡。如马丹阳的同乡弟子吕道安(1142-1221)就设法一直留在祖庭照料。大定二十年(1180)马丹阳命他接替陈知命作祖庭庵主。谭处端和丘处机当时也没有返回山东。马丹阳不得已离开终南祖庭东归,于二十二年(1182)四月返回宁海故乡,临走前把关中的教事嘱托给当时在陇州龙门山隐居的丘处机。大定二十六年(1186)冬京兆统军夹谷邀请丘处机下龙门山前往终南住持刘蒋村祖庭,由马丹阳弟子、时居祖庭的登州(在山东)福山县人宋明一(1143-1226)前往迎接。^③到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也被迫离返回山东栖霞。明昌六年(1195)官方颁布新法,禁罢没收无敕额庵院,全真祖庭当时没有敕赐观额,也被没收,道众四散而

① 王嘉,《重阳全真集》卷2,第8页,《道藏》第25册,第701页。

② 马丹阳,《洞玄金玉集》卷1,第2-3页,《道藏》第25册,第560页。

③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第19页,《道藏》第19册,第531页。

去,茅庵也摇摇欲坠。

就在祖庭濒于倾废时,七真中唯一未到过祖庭的王处一,却设法使其获得新生。他应金章宗之诏于承安二年(1197)六月进京,入住天长观,主持普天大醮,受宣觐见章宗,获赐紫衣和体玄大师之号。承安三年(1198)春王处一仍住在京师,决意恢复祖庭。他遣人召吕道安从终南到京,为祖庭买到观额,资金是由在祖庭经营二十多年的马丹阳高第、三原人杨明真(1150-1228,号碧虚)以及吕道安筹集。^①王处一向皇帝奏请立“灵虚观”于祖庭,保授吕道安“冲虚大师”号,使他掌敕牒,主领观事,负责重建祖庭;保赐马丹阳弟子、乾州醴泉人毕知常“通真大师”号,令副知观事。王处一并对吕说:“重阳祖师徒步数千里来化我辈,端为教门后事,我虽不能亲往来,尝敢忘汝于祖庭?夙缘甚厚,善为主持。”吕道安和毕知常返回后不数载,祖庭复振,买度牒为道士者有三百人,买观额立观者数十区。

但是蒙元军队入侵关中时,祖庭灵虚观又毁于兵火。丙戌(1226),蒙元兵下秦川。虽然丘处机西游后全真教得到蒙古官方的正式保护,但士卒嗜杀成性,全真祖庭和道士也不能幸免。灵虚观宇全部焚为灰烬,少数留守观宇而没有躲避的道士均被杀害,包括年已八十四岁的宋明一。^②辛卯(1231)关中又遭受兵火洗劫,祖庭再次受到破坏。

当时的全真掌教尹志平十分重视终南祖庭的重建。正好这时京兆总管田德灿遣官和祖庭道士、杨明真(碧虚)高弟李志远(号无欲,1169-1254)驰书请他到祖庭。田德灿曾受丘处机的教诲,发心为善,释放仆隶几千人,释放俘虏十万余户。^③丙申(1236)春正月,尹志平抵达终南重建祖庭,规度兆域,剪芜平丘,筑垣架屋,草创观宇。^④戊戌

① 禹谦,《碧虚杨真人碑》,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76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第20页,《道藏》第19册,第531页。

③ 孟攀鳞,《十方重阳万寿宫碑记》(1248),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58页。

④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4页,《道藏》第19册,第533页(尹志平传)。

(1238)春正月李志常嗣全真掌教席,同样重视祖庭建筑。他于三月(一说四月,另一说五月)赴朝廷,上奏教门之事,首先请求将终南祖庭由观升宫,七月奏请得旨,改灵虚观为重阳宫,敕于善庆(于志道,1166-1250;道号:洞真子)住持重阳宫并领陕西教门事,以綦志远(号白云,1195-1255)、李志远辅翼之,大行营建。^①辛丑(1241)尹志平应京兆官员的邀请,于正月二十五日在终南住持隆重的重葬王重阳仪式,参加者有数千人,^②葬灵柩于祖庭白云殿。^③甲辰(1244)皇子阔端(1206-1251)开府西凉,遣使于重阳宫修金篆醮七昼夜,由于善庆、宋德方、薛太霞、^④綦志远(白云)、李志远(无欲)等五人主醮。醮仪进行到降圣之际(即请道教神祇降临道场),东、北二方真文无火自燃。阔端知此灵异后,特降玺书护持道教,赐与醮五人以“真人”号,并给宫名崇增“万寿”两字,祖庭自此称为“重阳万寿宫”。^⑤

由于善庆领导的重建工程在庚戌(1250)夏六月取得重大成果:雄伟壮丽的通明阁于此时告成。建造此阁竟然花费了将近十年时间之久,可见这是一个十分浩大艰难的工程。所以,终于完成后他十分高兴,拽杖逍遥其下,解释说建此并不是为了夸示壮观,而是以像设崇道:“吾焚修祖庭,经营是阁仅十年,今始见成就。岂徒以夸其壮丽为哉?”^⑥他的自答本章开头已经引用过,解释了全真教大兴土木的道理,即向一般民众展示道教的崇高、尊严。

从阁的名字“通明”,可知此阁是供奉玉皇上帝,因此也可称为“玉皇阁”。明代正统元年(1436)曾经重修过这个玉皇阁。据重修碑

①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14页,《道藏》第19册,第536页(尹志平传);张德宁,《綦公本行碑》,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110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11页,《道藏》第19册,第534页(尹志平传)。

③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8页。

④ 李庭《太霞薛真人疏钞序》谓他号为羽流宗匠,执经讲演四十年。见李庭,《寓庵集》卷4,第41页,《续四库全书·集部》第1322册,第325页。

⑤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19页(于善庆传),《道藏》,第19册,第538页。

⑥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20页(于善庆传),《道藏》,第19册,第539页。

记,此阁有五层屋檐,高二百尺,^①相当于十层楼房那么高,建造此阁花费了近十年功夫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殿似乎耗尽了于善庆的精力,完工后三个多月他便谢世。

壬子(1252)春正月初吉,李志常到终南祖庭进香祀礼,“规度营建,整治玄纲,凡山下仙宫道观皆为一列”,并奖赐有功师德,“以是地系教门根本故也”。^②但是此年冬季,重阳万寿宫又一次受到冲击:有一“妄人”诬告道众与蒙元军尚未征服的西蜀人相通,有司率兵大加查治,道士惊骇散去。这时綦志远领陕右道门。第二年四月忽必烈在六盘山,綦志远前往觐见,“以实哀诉”。忽必烈降玺书抚慰,此事始得平息。^③

此后到元末,重阳宫深受朝廷的重视,没有受到破坏。经过不断地建设和维修,祖庭成为海内琼宫之冠。重建后的祖庭,到己酉(1249)时还有三清殿、五祖堂、七真堂、白云殿等主要建筑。据孟攀鳞《十方重阳万寿宫碑记》(1249),宫内建“殿于正位,以列三清,堂于后隅,以置五祖,闳七真之宝宇,俨白云之灵祠”。^④重阳宫现存李庭撰《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本行碑》(至元二十五年立石,1288)碑阴刻有《重阳万寿宫之图》,描绘了重阳宫的全貌。根据此图绘制的立体线描图(图3-13),展现了重阳宫全盛时的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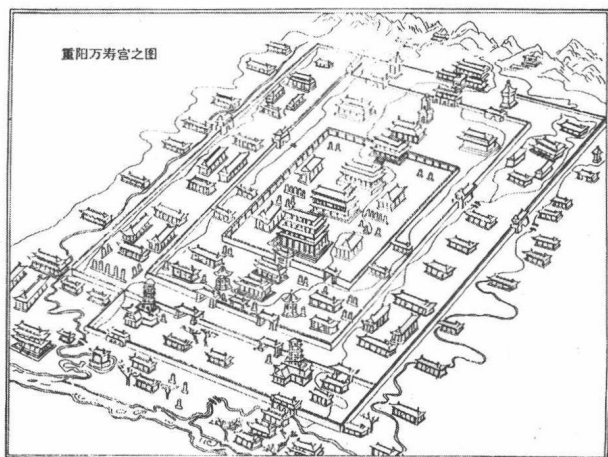
图中此宫有三重围墙,110个殿、堂、楼、阁、塔、亭、门等建筑栉比而立。中轴线上排列着最重要的建筑。第三重围墙内中轴线上有四个建筑。最前面的高层多檐建筑,应是通明阁(玉皇阁),其次应是三清正殿。再后的应是供奉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的祖师殿,第四殿应是供奉马、谭、刘、丘、王、郝、孙的七真殿。其后的大殿可能是安放王重阳灵柩的白云殿。

① 张楷,《重阳宫住持侯圆方重修祖庭碑记》(正统十年立石,1445),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136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11-12页(李志常传),《道藏》第19册,第536页。

③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25页(李志常传),《道藏》第19册,第540页。

④ 孟攀鳞,《十方重阳万寿宫碑记》(1248),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58页。



3-13 《重阳万寿宫之图》立体线描图。采自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40页

由于重阳宫的特殊性,其住持的地位崇高,在元代中后期同时兼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常由皇帝亲自任命。其中最著名者是李道谦(1219—1296,字和甫,自号天乐道人)。他是马丹阳高弟、重阳宫住持于善庆的嗣教门人。于善庆于庚戌(1250)去世后,他于翌年三十三岁时提点重阳宫事,一生在祖庭经营。他是一个学者型的道教大师,精心研究祖庭的历史和全真宗师、大师们的传记,勤于著述,编撰有《甘水仙源录》六卷(现存本十卷)、《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筠溪笔录》十卷,及诗文五卷。前三书存世,成为全真研究的最重要史料。他的嗣教门人孙德彧(字:用章,1243—1321)曾提举于善庆门下诸宫观,至元二十九年(1292)提举重阳宫,大德三年(1299)成宗授他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寻拜诸路道教都提点,延佑元年(1314)七十二岁时被仁宗召到京师,任全真第十四任掌教,延佑七年(1320)卸任返回终南,第二年八月去世。此后于善庆门派似乎后继乏人,而宋德方一系的弟子不但牢牢掌握了全真教的领导权,而且已经全面接管重阳宫的领导权(见上述《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元代最后的几位重阳宫住持——井德用(1281—1348)、焦德润、杨德荣均是宋德方法系门人。

元代以后全真祖庭变得十分寂寞,再没有出现著名的高道;只留下

极少文字史料。明代奉义大夫陕西等处提刑按察司金事张楷撰《重阳宫住持侯圆方重修祖庭碑记》(正统十年立石,1445)记录了明代永乐到正统年间祖庭建筑的修葺。此碑谓,昔日华丽的殿堂为风雨所凌,倾圮不振。祖庭虚席,兴举乏人。时有(说)经台宗圣宫道士侯圆方,知难而进,受命任住持,负责重修。于永乐乙未(1415)首先修陂头玄真观,此后才开始修重阳宫内的建筑:丙申(1416)修三清殿;戊戌(1418)修祖师殿;己亥(1419)修凌霄门;辛丑(1421)修七真殿;甲辰(1424)补葺青龙、白虎殿;宣德戊申(1428)创道院三间,并继修太上殿;庚戌(1430)再次补葺三清殿,重修蓬莱门;甲寅(1434)修陂头水磨;正统丙辰(1436)开始修理玉皇阁,阁建有五重房檐,高二百尺,重修所需土木工力百倍于前。侯圆方说:“殿堂门庑,或圯可新;兹阁一倾,不复如旧。”因此他苦心劳思,抡材庀工,务在坚固,而不事文饰。修此阁花费了六年时间,毕工于辛酉(1441)十月。^①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首先修重阳宫,而是首先修一个小观。这显然是为了慎重起见,先从次要的道观入手取得经验,再修重阳宫。修重阳宫也是用心良苦,先修一般建筑,最后再修高大的玉皇阁。到清代乾隆年间时,重阳宫更加破败,垣墉崩塌,殿宇倾颓。乾隆四十六(1781)当地吏民集资修缮了一次。^②同治十三年(1874)也有一次修葺。两次显然只是小修小补。

民国以来重阳宫多次遭到破坏,面积不断缩小。1949年后仅存老君殿、祖师殿、灵官殿三个建筑。1956年兴修水利时王重阳墓基被掘,石棺被撬开。“文革”中,墓被完全破坏,遗骨遗失,老君殿被拆除。但是,重阳宫及附近的许多重要全真石碑得到保护,陈列在1973年修建的“祖庵碑林”大厅内,十分壮观。近年地方政府重建重阳宫。笔者2007年参观时已有两个新建的大殿,一个是前殿七真殿,内有七真塑像,一个是主殿重阳殿,内供王重阳、和玉蟾、李灵阳全真三祖,1997年

① 张楷《重阳宫住持侯圆方重修祖庭碑记》(正统十年立石,1445),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136页。

② 熊仪束,《重修大重阳万寿宫文》(乾隆四十七年勒石,1782),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138页。

香港青松观捐资修建。

2、大都长春宫、白云观

北京白云观前身是大都长春宫。白云观是丘处机栖真之所,其仙蜕至今仍在观内丘祖殿(图3-14)。现有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一万平方米,为现存最宏大的道观。许多学者已经对白云观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柳司气太的《白云观志》(1934)和李养正的《新编白云观志》(2003),^①对白云观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因此,这里只作简单的介绍。



3-14 白云观丘祖殿

白云观是附属于是长春宫的一所下院,始建于蒙元时期,位置在长春宫之东。元末长春宫被毁,不能恢复,而白云观在明初得以重建,以后经过多次维修,扩展为首屈一指的大道观,被视为长春宫的易地继承者。长春宫原名天长观,始建于唐玄宗(712-756 在位)时代,重建于唐懿宗(859-873 在位)咸通七年(866)之前,辽代摧毁。天长观在金代是京城中都最重要的皇家御修、御用道观。全真宗师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等多次奉诏进京,入住天长观,为皇帝住持醮仪。

^① 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东京:开明堂,1934);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金代翰林侍讲学士郑子聃奉敕撰《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1179),记金世宗敕命重建此观之事。碑文谓正隆(1156-1161)之际,政役繁兴,薄领充牣,著籍之用,多贮观中,或有“囊奸者”狙火之,致使数百年之缔构,一夕而烬。大定七年(1167)秋七月二十三日,金世宗下诏复兴,以户部尚书张仲愈、劝农使张仅言董其役,费时八年左右落成。前三门榜曰十方大天长观;中三门曰玉虚之门,设虚皇醮坛三级,中大殿曰玉虚,以奉三清,次有阁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庆,以奉元辰众像。翼于其东者,有澄神殿,翼于其西者,有生真殿,以奉六位辰。东有“灵音”钟阁,兼奉玉皇上帝、虚无玉帝,次有大明阁,以奉太阳帝君,次有五岳殿,以奉五岳帝暨长白山兴国灵应王。西阁曰飞玄,以秘藏道藏,兼奉三天宝君。次有清辉阁,以奉太阴皇君。次有四渎殿,以奉江、河、淮、济之神。洞房两庑暨方丈凡百六十楹有奇。完工后,大定十四年(1174)三月既望,世宗及皇太子率领百官,款竭修虔,为道场三日夜以庆成。^①又赐钱二千万以供养道侣。复于五花山置隶属于观的烧丹院,建玉华殿,以为方士飞炼之所。^②

金代天长观的重大事件之一是补修道藏。大定二十六年(1186),道士孙明道奉诏提点天长观事,有意补缀观内飞玄阁所藏卷帙不全的道藏。二十八年(1188),世宗诏以南京(今开封)道藏经板付天长观,又移置(中都)玉虚观藏经于天长观飞玄阁。玉虚观藏经卷帙较多,但也不全,以天长观藏经补缀,补后所剩余的重复经卷则还付玉虚观,以确保天长观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道藏,以备观览。章宗嗣位(1189)后,署文臣二员,与孙明道参订经书,补缀完成,印经一藏。孙明道分遣黄冠访遗经于天下,得遗经一千七十四卷,募工鸠材刻版。有赵道真者,以板材自任,丐化诸方,不到二年,板材、刻工荟萃,镂槧具完。补板者二万一千八百多,积册八万三千一百九十八,存在四个库区,共三十五楹,一百四十架。孙明道与诸道侣依三洞四辅,品详科格,校勘同

① 郑子聃,《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1179),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24-1025页。

② 魏转霄,《十方大天长观玄都宝藏碑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49页。

异,勒成一藏,总共六千四百五十五卷,六百零二帙,题曰《大金玄都宝藏》。^①此为宋德方主修《玄都宝藏》的主要来源。

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正月十五日,天长观发生火灾,焚毁殆尽。翌年重建,敕改观名为“太极宫”。贞佑二年(1214)五月金宣宗因畏惧蒙古威胁,弃中都南迁汴京(今开封),太极宫仅余石像,观被风雨摧剥,荒废数年。

金末丘处机西游返回燕京后,成吉思汗以丘处机之号“长春”改观名为长春宫。丘处机命王志瑾主领兴建,垂二十年,建正殿五间,即观中大殿玉虚殿,装石像于其中,方丈、庐室、舍馆、厨库焕然一新,凡旧址之存者,无所不具。^②此时至元末长春宫是全真掌教的驻栖之地,全真教的权力中心,元代皇家最重要的醮事多在长春宫举行。丘处机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开始打击全真教,长春宫首当其冲,忽必烈毙后长春宫的地位才得到恢复。

姬志真撰西游十八大师之一夏志诚道行碑,谓丘处机曾命他“主白云观事”。^③据此,丘处机在世时已有白云观。但陈时可《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说长春大宗师既仙去(1227),嗣道掌教尹志平“乃易其宫之东甲第为观,号曰白云,为葬事张本也”;^④这显然以白云观为尹志平所创。后人均依从此说。尹志平在观内修建了处顺堂以奉丘处机仙骨,并邀请一位张清河道人在堂内画丘处机西游的壁画。但庚寅(1230)冬有人诬告处顺堂内容有错,即不应在灵堂里描绘会见蒙古大汗的主题,尹志平虽然贵为全真掌教,竟然即日被官方逮捕,李志常又代替尹志平入狱。这是蒙古统治者以处顺堂壁画为理由,开始打击全真教。处顺堂壁画当然被销毁。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长春宫的处境更加困难;直到他死(1294)后,当时的掌教张志仙才向朝廷“昧死”

① 魏抃霄,《十方大天长观玄都宝藏碑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48-1049页;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56页。

② 王鹗,《重修天长观碑铭》(1296),引自《元一统志》卷1,第45-46页。

③ 姬志真,《无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记》,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五,第18页,《道藏》第19册,第764页。

④ 陈时可,《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6页,《道藏》第19册,第796页。

请求为长春宫立碑。其实为宫观立碑应该是理直气壮,有宫无碑才不正常。但是由于蒙哥、忽必烈的长期迫害,全真掌教们只能一直保持低调,竟然不敢为祖庭长春宫树碑,虽然愧对丘祖,也无可奈何,直到迫害结束后,张志仙请求立碑时仍然心有余悸。

元末长春宫毁于兵火,未能恢复。宫东侧的白云观尚未全毁,在明代得到多次维修。洪武二十七年(1393),燕王朱棣(后为明成祖,1402-1424在位)命中官董工重建白云观。建前殿(即处顺堂)、后殿、廊庑厨房及道侣藏修之室,落成于次年(1394)正月十九日,适丘处机降诞之辰,朱棣亲临降香。翌年(1395)同日,燕王子高炽(后为仁宗,1424-1425在位)亦诣观瞻礼,屡建金篆大斋。永乐四年(1406),成祖命道录司右正一李时中为住持。宣德三年(1428),御马监太监刘顺命工创建三清大殿,妆塑圣像。宣德十年(1435),倪正道被宣宗任命为住持。他先受业于崇真万寿宫,又受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1364-1427)保举,于宣德元年(1426)起焚修于成祖创建的洪恩灵济宫(建于永乐十五年,1417),应该是正一派道士。他任白云观住持后大力营建。正统三年(1438),他倾己所有,并向司苑局内官曹铨(法名道宝)等十几人募化,建造玉皇阁,妆塑阁内玄像。正统五年(1440),复建处顺堂以奉长春真人,营修方丈、道舍、厨房、钵堂以居四方修真之士。正统八年(1443)在玉皇阁前建衍庆殿,奉侍玄天上帝。重修四帅殿及山门,建灵星门于山门外。又易民地以扩展观基,缭以周垣,植以嘉木。白云观于是规模廓大,雄伟壮丽,金碧交辉。^① 正统十二年(1447)八月初十,成祖始命编修的道藏,由英宗刊印完成,颁赐天下,以广流传,用一藏安奉白云观,共五千三百五卷,四百八十函,永充供养。^②

景泰七年(1456)领京师道教事的邵以正(?-1462)重修白云观长春殿(即尹志平所建覆盖丘处机遗蜕的处顺堂)三楹,塑丘处机像于其中,画十八大师及其祖师(赵原阳,名宜真,?-1382)、先师(刘渊

① 胡澹,《白云观重修记》(1444),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56页。

② 《赐经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57-1258页。

然,1351-1432)之像于其壁,落成于次年(1457)。邵以正之师刘渊然,事太祖、太宗(成祖)、仁宗、宣宗四朝,是明代早期最受皇帝重视的高道,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1393)太祖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仁宗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号大真人,七年(1432)乞归朝天宫,并推荐其徒、云南人邵以正。邵以正因此被召为道篆司左元义,正统中迁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景泰时赐号“悟元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①。其师祖赵原阳、先师刘渊然兼修正一、清微、静明、全真之教,受北派(全真)金丹之传,自认为是全真正统嗣派,也被全真道和时人视为全真子孙,所以有重修白云观之责。邵以正门人李得晟于正德四年(1509)又重修长春殿,并在殿中已有的丘处机像两边增加其它七真成员像:东坐西向,坐首位者为马丹阳,次则谭处端,又次则刘处玄;西坐东向者有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②

晚明还有三位宦官也重修白云观:弘治十七年(1504)至正德元年(1506)司礼监张诚大加修葺;正德十三年(1518)司礼太监冯公修饰殿庭门庑若干楹,移建长生堂、施斋堂,新增钟鼓楼;嘉靖五年(1526)司设监太监苏瑾兴工修葺。明代晚期几朝皇帝鲜问政事,宦官大权在握,因此有资力修观积德。富有的宦官还常在正月十九日纪念丘处机的燕九节期间布施贫民。^③

明末白云观罹于兵燹,观内道士四散,仅有一位俞姓居士留居。清顺治(1644-1661)初,应俞居士之邀,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入住白云观,任方丈,演教近三十年,重振了白云观祖庭和全真教。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望日奉敕主讲白云观,赐紫衣。他曾于天坛王

① 《明史》卷299,第7656页。

② 《长春殿增塑七真仙范记略》,引自于敏中、英廉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94,第12-13页,《四库全书》,第498册,第469页。

③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277. 关于“燕九节”,刘侗《帝京景物略》(1635)白云观条曰:“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浆祠下,游治纷沓,走马蒲博,谓之燕九节。又曰宴丘。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冠绅,或化游仕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结圉松下,冀幸一遇之。”卷3,第79-80页,《续修四库全书》,第729册,第329页。

母洞从师赵复阳密受戒律,但是他一改龙门戒律秘授的传统,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道风大振,改变了全真派自明初以来的消沉局面,被誉为龙门中兴之祖。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九日,他传衣钵给弟子谭守诚,留颂而逝,葬于观之西侧。康熙皇帝闻之,赐号抱一高士,命在藏蜕处筑飨堂,塑法像以祭祀。其祠堂至今犹存。

清代康熙、乾隆两朝均敕修白云观。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建玉皇殿、三清殿、长春殿、七真殿、灵官殿、四圣殿、棂星门、山门、窝风桥、钟鼓楼、东西道院等。观易隙地,再扩四周地界。扩地后西以琴台之外为界;此台为丘处机十八西行弟子之一、修筑山西纯阳宫(永乐宫)的潘德冲所建并常操琴于此。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五十一年(丙午,1786)重新修葺;五十一年、五十三年(1788)亲幸瞻礼,赐御书匾额、诗碑并碑记。乾隆帝十分欣赏丘处机的敬天爱民说和“长春”之号,“长春”也是他的一个斋室和书室之号,因此自以为和长春(丘处机)有合:“处机方外人,以修真炼性为长春耳。若所言敬天爱民,清心寡欲者,帝王之长春也,实在乎是。”^①至于清代民间捐款、置地、修建者,则不胜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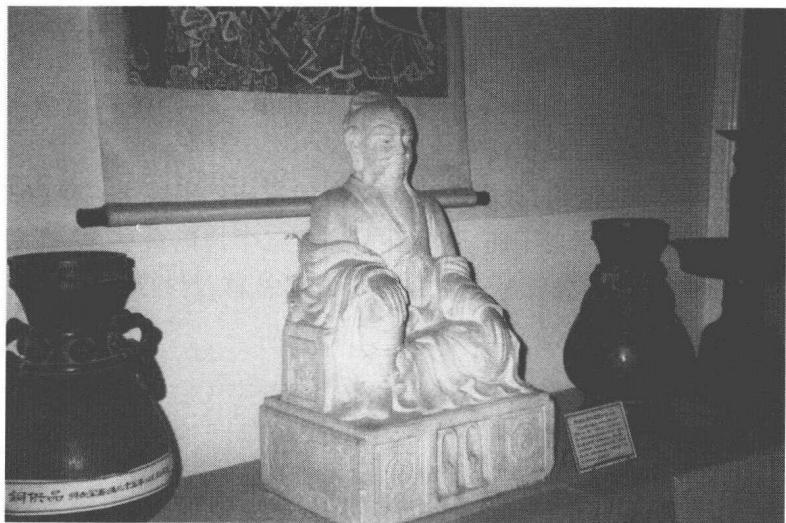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由于白云观是著名的大观,没有被废除或者占用。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在当时社会名流和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倡议资助下,白云观方丈陈明霖拿出白云观所藏全套《正统道藏》(1445)和《万历续道藏》(1607),供上海涵芬楼影印发行。由于明道藏原刻版在庚子(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平时被焚毁,白云观此举为保存文化遗产贡献甚伟。在政局动荡、日伪横行的年代,白云观香火不盛,四十年代时更加衰败,但毕竟是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当时仍是北平最大道观,常住道士人数近四十,登记的土地有5800余亩。^②

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白云观的土地大部被征收,仅留下观周围近三十亩土地,用于道士种植劳动自养。白云观珍藏的明代刻版《道藏》,被北京图书馆收藏。1956年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在观内成

① 清高宗,《乾隆御制重修碑》,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07页。

② 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32-36页。

立,应其请求,政府拨专款修复白云观。1966年6月初,文革烽烟四起,“红卫兵”和多个“造反”组织冲进白云观砸、烧、抄、抢并吊打、凌辱道士,逼迫他们剃发还俗。一时四处狼藉,道士人人自危。在这危机时刻,六十多岁的高道陈旅清却有远见,临危不惧,镇定自如,毅然设法保护了白云观的镇观之宝——一个唐代白玉老君坐像(图3-15)——以及数箱古字画和明清皇家所赐的锦绣道袍等。他一日深夜,孤坐苦思,忽有所悟,便悄悄敲开住持刘之维的房门,密商如何保护观中的藏宝。白云观历来有一条密规:局势混乱、大难降临之时,道众应首先抢救白玉老君像和其它珍品。他忠告住持,抢救行动事不宜迟,切不可延误过当夜,并认定当时的混乱必有终日。住持于白天刚刚受尽折磨,惊恐未定,看到陈旅清镇定刚毅,便毅然命他与忠厚善良的道士孙心正火速密办,并约定任何情况下决不走漏风声。^①这样白云观的部分历代藏宝才得以幸存。此后“造反派”、军管小组等进驻,解散道教协会,禁止道教活动,遣返、管制了方丈、监院等。1969年修建北京地铁的工程兵占用白云观大部分房屋,封存神像,改装殿堂为军营,



3-15 白云观藏老君坐像,唐代

① 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542页。

白云观名实俱亡。“文革”结束后,1980年白云观开始恢复。1981年政府拨款修葺工程启动,1982年竣工。随后布置殿堂、神像,1984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十五日老君诞辰)对外开放。1999至2000年中国道协和白云观自主修葺白云观。^①2009白云观再次全面大修,2010年仍在进行中。

3、亳州太清宫

太清宫位于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其地传说为老子的诞生地和旧居,从东汉起,就一直是官方和民间老子崇拜的圣地,是道教的玄元祖庭。目前虽然古代的建筑造像等多已荡然无存,但由于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仍然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地春秋时代属楚国苦县(一说相县)厉乡曲仁里。《史记》老子传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②据汉代边韶《老子铭》,其地在苦县濉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汉桓帝好神仙事,于延熹八年(165)八月甲子梦见老子,尊而事之。^③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佐悺到苦县,祠老子。^④从此这里成为老子崇拜的圣地。同年十一月桓帝又使中常侍管霸前往苦县祠老子。^⑤九年桓帝亲祠老子于濯龙,文闕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⑥隋文帝开皇六年(586),诏亳州刺史杨元冑,考其故迹,营建宫宇。^⑦

唐代尊老子为圣祖,此宫也成为皇室的家庙。贞观十一年(637)七月丙午太宗给亳州老子庙、兖州孔子庙各二十户以奉享。^⑧高宗于乾封元年(666)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封禅结束后于二月

① 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32-36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63,第2139页。

③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3-4页。

④ 《后汉书》卷7,第313页。

⑤ 《后汉书》卷7,第316页。

⑥ 《后汉书》志第8,祭祀中,第3188页。

⑦ 王鹗,《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宫观碑志》,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47页。

⑧ 《新唐书》卷2,第37页。

己未亲谒亳州祠老子,追号太上玄元皇帝。^①高宗逝,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元垂拱(685)后即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②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东封岱岳,^③礼毕,回谒亳州本宫,亲札《道德经》于石,作大幢,造八角楼,覆之于虚无殿之前。^④天宝二年(743),制改谯郡紫极宫为太清宫。太和七年(833),宫被河水淹没毁坏,文宗敕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充太清宫使并修葺,得以恢复。^⑤唐末内乱四起,僖宗幸蜀,危难时刻担心祖庙的安全。中和三年(883)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稠派遣道士马含章、孙栖梧等奏,自乾符四年后,累有逆寇企图侵犯太清宫,少或逾千,多或至万,老君皆密显神化,忽起浓云、阴风、雷雹,皆使败亡。八月十二日,敕书褒奖潘稠能施善政,广出俸钱,“备修宫观,垣墉栋桷,无不精新,像设丹青,弥加焕丽”。^⑥可见,宫内有精美的壁画和造像。

宋代老子不再是皇家圣祖,但是对老子的崇拜有增无已。宋建隆元年(960),太祖遣使诣祠致礼。淳化四年(993),太宗遣人修建宫宇,至明道元年(1230)工毕,诏水部员外郎和□撰碑铭,自是专命中使监领宫事。^⑦大中祥符六年(1013),在真宗的崇道高潮中,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于秋七月诣阙,请真宗谒太清宫。八月庚申真宗下诏,定于来春亲谒,以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禁太清宫五里内樵采,庚午给老子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翌年春正月如期车驾奉“天书”朝谒太清宫,^⑧建太清楼,庙貌益侈。^⑨徽宗的崇道热情比真宗

① 《新唐书》卷3,第65页。

② 《新唐书》卷4,第83页。

③ 《新唐书》卷14,第352页。

④ 杜光庭,《历代崇道记》,第7-8页,《道藏》第11册,第3页。

⑤ 王鹗,《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宫观碑志》,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47页。

⑥ 杜光庭,《历代崇道记》,第16页,《道藏》第11册,第6页。

⑦ 王鹗,《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宫观碑志》,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47页。

⑧ 《宋史》卷8,第154-155页。

⑨ 于沧澜主纂,《鹿邑县志》(光绪二十二年刊本,1896,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印本,第189页)卷5,第9页。

有过而无不及。他特别擅长运用美术为赵宋王朝服务,^①但是治国错行逆施,到北宋即将崩溃时退位,然后于靖康年(1126)——北宋失国之年——诣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②

经过唐宋两朝的建设,太清宫的辉煌壮丽可想而知。其主要建筑是太极殿,传即老子降圣之地。殿南有虚无堂,相传为老子讲经宴息之所。太极殿东有九井。至靖康(1126)之乱,大兵洗劫太清宫后,贼盗窃发,宫内殿堂楼阁,门阙廊庑,玉像神仪,灵踪圣迹,被纵火一烧而尽。

金代统治稍稍稳定后,有道士邢象符、王继真、丁礼符、李修□相继主宫事,仅二十余年(1145左右),稍加兴葺。其次两宫都监田子虚与副运韩元英重建太极殿和转轮大藏,并印经置转轮藏内。又其次四十年间(约1184前),□景成、延守德、李若谷承袭管勾,逐岁兴缘,改故添新,创三清、玉帝二大殿,灵宝五师、九曜、十二元辰、四圣、三官诸小殿宇,皆初成次序。至大定甲辰(1184),知宫郭居明率道众三十余人,诣本邑西南宁平乡崇贤里,请退休官员李圭出面组织重修。他虽然年逾八十,但善于策划。于甲辰(1184)六月召工揆度立约,翌日到诸乡募捐。十二月八日,举行斫木大斋,至丙午岁(1286)春月,立起高大的前后三门。不料供奉先天大圣后的洞霄宫(北宫)遭受火灾,其三殿顷刻而焚。他决定同时修建太清宫和洞霄宫。至丁未岁(1187),复建洞霄宫先天太后大殿,在法座下辟地得玉石,纵横五尺,命石工王熙雕刻先天太后圣容,不久而成,端丽殊妙,尊严厚重。四方瞻礼之士喜于瑞相,往往出施厚利,或舍金珠、粮食、钱帛、材木、箆箔、椽柱、薪草等,不计其数。太清宫中已就者,有前后三殿。又创虚无殿西转东行廊十间;太极殿之东,创为七元殿,殿南北转角行廊十三间;

① Maggie Bickford 认为徽宗热心于美术并非传统观念所说的沉溺于书画、玩物丧志。见 Bickford,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hip,"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453-513。

② 《宋史》卷22,第417页。

太极殿之西,立南斗殿,殿南北转角行廊二十间。东立五岳殿。^①从殿堂名可以看出,所奉之神延续了宋代道教的传统,并无创新,而创新还要等到全真教接管此宫后才开始。

全真教与太清宫的关系始于金代晚期。泰和改元(1201)及三年(1203),王处一奉诏两度在亳州太清宫设普天醮,度民为道士千余人。^②第三章已经论述,设醮的目的是皇室的嗣续。正大(1224-1231)中,刘处玄弟子、离峰子于道显(1168-1232)受旨提点亳州太清宫。他住太清宫三年,第一年不会晚于正大庚寅(1230),因为这年他的弟子孙伯英歿于此宫,说明他已经带领门人进驻此宫。孙原为元好问之友,久困名场不得志,遂投窜山海,为黄冠师,拜于道显门下。^③壬辰(1232)于道显因避蒙兵入侵而离开此宫,不久便仙逝。^④在他之前,太一派道士侯元仙曾为太清宫宗主。^⑤可能与他同时,太一第四代祖萧辅道(中和真人,1191-1252)也任太清宫提点。^⑥

金末,太清宫再次顷罹兵燹,复遇河渦合流,大水泛滥,宫内建筑漂荡无余,唯千年九龙井存。据王鹗(1190-1273)《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在李志常任全真掌教期间(1238-1256),戍兵亳州的万户张柔(1190-1268,后封安肃公)命官持疏,请事修复。^⑦张柔于甲寅(1254)移镇亳州,而李志常于乙卯(1255)八月陷入佛道辩论的困境,翌年去世。显然,张柔进驻亳州之初便派人到燕京请李志常重建太清宫。张柔是个猛将,但是雅好文化:丁亥(1227)移镇保州即增建当地庙学;接受汴京降城后不取金帛,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和秘府图书;汝南屠城时发现并下令释放状元王鹗;移镇亳州后还复建孔子庙。^⑧修

① 胡筠,《续修太清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47页。

② 姚燧,《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19页。

③ 元好问,《孙伯英墓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64-465页。

④ 元好问,《紫虚大师于公墓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63-464页。

⑤ 王若虚,《清虚大师侯公墓碣》,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38页。

⑥ 王恽,《故真靖大师卫辉路道教提点张公墓碣铭并序》,《秋涧集》卷61,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51页。

⑦ 王鹗,《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宫观碑志》,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47页。

⑧ 《元史》卷147(张柔传),第3471-3474页。

复太清宫是他振兴自己辖区的举措之一,可能也是为了建功赎过,清洗自己叛金、杀伐之罪。蒙元时期许多重要宫观的建设都得到当地戍卫将领的积极支持,无疑均有同样的考虑。这一事例显示了地方将官在重建著名道宫时起到的关键作用。

李志常得到张柔的疏文后,先委派隐真大师、提点石志玉和通微大师、知宫李志秘开始筹备。张柔亦委曲用心,拯力护持,施给宫周围地四十里。不久准备开工,但是李志常示寂。张志敬嗣任掌教后,张柔又奏告海都太子,敦请张志敬、崇道真人张志素(1188-1268,号谷神子)、栖云真人王志谨(1176-1263)同办其事。张志敬于丙辰(1256)遣张志素和王志谨主领营建。海都太子于丁巳年(1257)下旨,令按照张柔的奏请重修太清宫,并令“张元帅(张柔)添气力护持者”。^①显然,张柔希望名望显赫的高道主持修建。忽必烈在藩邸也于己未(1259)下令禁民在太清宫采樵,不许使臣行军留宿,以免妨碍兴建。忽必烈即位二年(1261)又降玺书,内容同前旨。^②

光绪《鹿邑县志》载有张柔颁发的《太清宫执照碑》,十分罕见,也不见于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碑文集。其文不但是关于此宫的宝贵史料,也有助于了解道教宫观执照的一般内容和作用。以下转引其主要部分:

圣祖太清宫,观经值兵革叁拾余年,殿宇崩塌,圣像损坏。此上差隐真大师、提点石志玉等前来,已蒙宣差万户(指张柔),将周回应有碑铭、砖石、园果、桑枣一切等物施与本宫为常主,及出榜禁约诸色人等,普不得非理骚扰侵犯外,有北京张真人等欲依(空七字)海都太子令旨前来重修,见行般(搬)运木植,准备兴工,所有已施为主,执照未蒙给降。乞照验事,准告使府相度太清官观古迹,依太子令旨,将已施(空七字)。太清宫地面,每壹面宽壹拾

① 《海都太子令旨碑》,于沧澜主纂,《鹿邑县志》(光绪二十二年刊本,1896)卷10下,第18-19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印本第433-436页);《亳州太清宫令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29页。

② 《亳州太清宫圣旨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2页。

里,肆面计肆拾里。于内应有底园果、树木、养种田地、一切等物尽行施与,为贍官常主。南北宫以会仙桥为界,诸人并不得争理。所有执照合行出给者。右付知官李志秘收执。准此。顺天曲阳黄岩端刊。庚申年(1260)五月初一日。宣差顺天、河南、等路。万户张。①

显然,张志素、王志谨到达后,在动工前请求张柔正式颁发执照以确认地产,以免以后发生争议。该宫地产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南北各达二十里的面积。宋真宗时禁宫五里内樵采,而元代时方圆二十里内都是宫产,面积比宋时扩大一倍。

得到执照后工程全面展开,但不久王志谨物故,但是其门人继续致力。张志素于是成为重建工作的唯一主要领导者。他是跟随丘处机西行中亚的十八大师之一,事其师四十年,周旋供奉,如同左右手,未尝失师旨意。他在玄元祖庭经营十余年,建殿堂廊庑合百余楹,彩碧一新。② 重建后主要的建筑是太极殿,完成于至元五年(1268),面阔九楹,较前更为壮丽。殿内造太上老君(老子)像,东华、文始像分别列于左右,洞灵、通玄、冲虚、南华像次之,均仙貌俨然。③ 像设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太上老君的弟子之列中,东华(帝君)占据首位,以展示全真始祖直承老子之教的正宗地位。

以太极殿为主的重建工程完工后,忽必烈敕翰林承旨学士王鹗制其铭,中书左丞姚枢书其文,中书右丞相安童竖碑。④ 忽必烈下达此敕以及上述己未(1259)、中统二年(1261)圣旨,均是为了向世人表白,他于戊午(1258)组织第二次佛道辩论,对全真教实施沉重打击并焚毁《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并不是要消灭老子之教;他并非是非偏执偏袒佛教、迫害道教的不公正君主。

① 于沧澜主纂,《鹿邑县志》卷10下,第19-20页,印本第436-438页。

② 孟祺,《应缘扶教崇道张尊师道行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4,第24-26,《道藏》第19册,第757页。

③ 王鹗,《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宫观碑志》,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47页。

④ 李尤鲁珣,《大元奉元明道宫修建碑铭并序》,《菊潭集》卷3;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9页。

元末太清宫再次被毁。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己未,红巾军头目刘福通(?-1366)等自礐山夹河迎韩林儿,立为皇帝,建都亳州,国号宋,自任平章,拆太清宫材以建宫阙。此后屡经兵火,虽然修葺不废,但规模疏陋,不能恢复原貌,到清末时惟存正殿五楹。^①

1978年太清宫成为县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宫内尚有清代修建的太极殿和圣母殿,民国时期的娃娃殿,还有唐到清代碑刻20余通,均露天放置。建筑和碑刻尚未得到有效保护。^②1997年和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太清宫遗址和洞霄宫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与发掘,揭露了几个建筑遗址并出土了大批精美的建筑构件。发掘显示,唐、宋太清宫的主殿位置就在今天的太极殿之下。以此殿为中心,在东西700米、南北500米的范围内都有建筑遗迹。^③

4、终南山宗圣宫

宗圣宫位于陕西盩厔县(今周至县)城东南约三十里终南山北麓一地势平坦处,被视为老子开教之所。其东北约20里是全真祖庵重阳万寿宫。本名“楼观”,传说是周康王大夫尹喜之故宅,以结草为楼,因号楼观。尹喜在此观星候气,知有圣人西行,果然遇老子过函谷关,延至楼观请道,老子为其演道德二篇五千言。司马迁《史记》亦记其事:“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④据乐史(930-1007)《太平寰宇记》(约980),楼观是晋惠帝时置。^⑤

① 于沧澜主纂,《鹿邑县志》卷5,第9页,印本第189页。

② 杨东昱、赵明星,《鹿邑太清宫唐宋建筑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第262-266页。

③ 详见韩维龙,《鹿邑太清宫唐宋建筑基址发掘的收获及意义》,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第2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第355-357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63,第2141。

⑤ 乐史,《太平寰宇记》(约980),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30,第647页。

在楼观南千步(南三里)处的一个小山丘上有一台,据说是老子说经之处,称为老子说经台,又称老子祠。《太平寰宇记》引《华阳子录记》谓,秦始皇好神仙,于楼观南立老子庙,晋惠帝元康五年重修葺,蒔木万株,南北连亘七里,给户三百供洒扫;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复修建堂宇。^①

唐奉老子为远祖,高祖李渊(618-626 在位)于武德三年(620)诏改楼观为宗圣观,并于七年(624)十一月(月在黄钟)亲幸此观谒拜。^②开元十年(722)四月玄宗梦终南山趾有天尊像,求而得之于楼观之侧。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太宗将观额改为顺天兴国。宋代宋敏求《长安志》(1076)曰:“兴国观,在县东三十二里,本尹喜宅也,周穆王为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观,相承至秦汉有道士居之,晋惠帝时重置。其地旧有尹先生楼,因名楼观。唐武德初改名宗圣观,事具楼观本记及先生传。太平兴国三年改今名。”^③金季观废毁。^④

全真教重建宗圣观,始于丙申(1236)。此岁春掌教尹志平自燕来秦,到全真祖庭重阳宫躬行祀礼,顺便访宗圣观等著名道宫。当时宗圣观仅有遗址和三门、钟楼并二亭,遂议复兴。时有此观前道士张致坚,状观之旧业,献给尹志平,作为恢复此观及其旧有地产的根据。尹志平将复观事托付给侍行的郝大通再传弟子李志柔(1189-1266,字谦叔,道号同尘)。李受命后,请陕西行省总管田雄(丘处机赐名德灿)、乾州长官刘德山为功德主,获得他们拨给的土地和颁发的官方文据,标明宗圣观旧有地界,作为赡养道众的恒产。地产明确后,李志柔率徒千指,以尹志平所委大师韩志元、张志朴纠领修建之事,同诚竭力从事营建,于壬寅(1242)稍克就绪。建成三清、文始、玄门列祖三大殿,紫云衍庆、景阳、宝章三楼,真官、斋心二堂。此外还建有宾馆、寮舍、

① 乐史,《太平寰宇记》(约980)卷30,第647页。

② 欧阳询,《大唐宗圣观记》(626),朱象先集,《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上,第1-4页,《道藏》第19册,第549-550页。

③ 宋敏求,《长安志》(1076)卷18,第12页,《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1册,第188页。

④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1296)卷5,《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313页。

焚诵之室、山门、方丈、厨库、蔬圃、水轮以及下院、别业。

说经台原有附属建筑启元殿。李志柔重修宗圣观后,又率领门众重修说经台,拓新说经台启元殿,绘历代注经仙哲四十八人于两壁,创四子堂、灵官祠、前山门、后客房;在台之次级构希声堂和云房、厨房、库房等,以居道众。^① 说经台的扩建使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观建筑群,有自立运行的功能。说经台建筑群元明屡有修葺。清顺治初邑人武应时、康熙二十年(1681)知县章泰、雍正五年(1727)道士梁一亮均重修。^②

中统元年(1260)夏六月经朝廷批准,观升级为宫,仍然使用“宗圣”之旧名,并举行大斋以庆重建工程全面落成。^③ 宗圣宫内现存有元初《终南山古楼观宗圣宫之图》碑,描绘了宗圣宫的建筑布局及其周围的环境和建筑。图中有68个题榜标明图中的建筑名、地名等。碑高2.4米,宽0.76米。碑面分为三段,上段是碑名,中段是宫全图,下段是石廷玉于至元二年(1265)十月二日所题跋文,谓新参订先朝宫图,重绘后刊之石,使四方学道者得以稽古而知本。

清代陆增祥《八琼室元金石偶存》录《终南山古楼观宗圣宫之图》,记录了图中68个题榜的内容。少数题榜漫漶,但大多数完整,现转引如下:

官图题榜曰宗圣宫,曰三门,曰望气楼,曰三清殿,曰元始殿,曰四子殿。右曰宝章,左曰景阳,曰丹井,皆在三清殿前。又有六榜,分列左右,次右曰道院,曰企秀,曰正一堂,曰常善堂。次左曰官厅,其右一榜漫漶,曰[]宗,曰育心,曰祖堂,曰考[]。树[?]。曰方丈,曰道院。宫之南曰衡林,曰说经台,曰炼丹峰,曰[]阿庵,曰太微峰,[][]山,[][]山,下[]庄[][]洞四榜在其右。子方山、五福山、青石庵、吕公崑、回车巘、

① 李道谦,《楼观大宗圣宫重修说经台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43页。

② 杨仪等人,《盩厔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1793,国家图书馆藏本)卷3,第14页;章泰,《重修说经台记》,同书卷11,第30页。

③ 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朱象先集,《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上,第13-18页,《道藏》第19册,第553-555页。

[]坊平、十老洞、迎门洞，八榜在其左。说经台之右有东观谷、丹岩、化女泉、西观谷、洞微庵、飞升谷、卧牛池、玉真祠、延真观九榜。其左有纯阳洞、文仙谷、洪[]庵、会灵观、[][]庄、田谷楼观渠、元始台七榜。官之西曰仙蜕园，曰田村，曰哑柏元真观，曰洪[]庵，曰柏林。官之东曰果园。官之北曰玉泉观，曰渭河。右为[]真庵、黑水河。盖屋县路左为楼观[]河终南县。^①

宗圣宫在元代全盛时形成了以其为中心、宫观庵数多达三百余区的庞大宫观群。这个宫观群属李志柔派系。他是全真教的首任宗圣宫主，家世洺水（在今河北），其父李志微尝师事郝大通高弟、赵州临城县开玄李真人。泰和辛酉（1201）李志柔亦事开玄，执弟子礼。其兄李志端、弟李志藏、李志雍，皆从他学道。他初隐居于仙翁、广阳两山之间十二年，辛巳（1221）在顺德府依城隍庙聚徒而居，不久在其旁边购买土地，建通真观，观内仅有一室，作为讲论之所。从他学道的兄、弟俱隶籍此观。庚辰（1220）春闻丘处机西游道经燕赵，具礼以饯行。癸未（1223）八月丘处机西归，复迎谒于宣德朝元观，得丘祖之道要及赐号同尘子。此后在四方传道，游无定所。丙申（1236）他陪同尹志平到全真祖庭重阳宫进香，应尹志平之请重建宗圣观，将通真观事嘱之于弟李志雍及门人韩志久，全力兴建宗圣观。丁酉（1237）冬全真掌教李志常任命他为大名邢洺两路教门提点，便于他往来秦魏赵间以办重建之事。庚戌（1250）洺州牧石德玉慕其名德，诣阙保奏，朝廷赐号同尘弘妙真人以及金冠锦服。中统四年（1263）掌教张志敬请他返回宗圣宫继续修建，凡有阙略，悉皆完饰。至元三年（1266）他命弟子石志坚（1204—1277）“嗣主本宗法席”，^②于宗圣宫升化，享年七十八。他有门人近三千，在诸方建立宫、观、庵殆三百余区，皆以宗圣宫为指南。^③

① 陆增祥，《八琼室元金石偶存》，第1—3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99册，第72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宗圣宫主石公道行记》（1282），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37页。

③ 宋子贞，《顺德府通真观记》，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0，第4—7页，《道藏》第19册，第805—806页；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朱象先集，《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上，第17页，《道藏》第19册，第555页；李道谦，《大元宗圣宫主李尊师道行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8—599页。

《同尘真人门下宫观纲首名氏》(1353)碑记录了他门下宫观及其住持者之名。^①

明万历间宗圣宫有道士姬东坡善鼓琴、讲《南华经》，皇帝嘉其恬寂，赐道藏二藏、龙旗、御杖、幡幢十六及瑞莲图。^②

清末终南山宫观建筑多数毁于战乱。1956年8月6日“楼观台”被列为陕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57年8月31日宗圣宫三清殿成为陕西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文革”前宗圣宫仅存建于元代的三清殿。1966年“文革”时三清殿被拆，宗圣宫、说经台等处塑像被砸，匾额、典籍、经版被烧。宗圣宫彻底成为废墟。2001年起当地政府大规模重建宗圣宫，重建建筑布局主要根据《终南山古楼观宗圣宫之图》。新修的主要建筑自北朝南依次为北山门、三清殿、紫云衍庆楼等。

“文革”中说经台建筑群部分被毁，1984年春起开始修复。目前说经台建筑群占地9432.5平方米，南北纵长182.6米，东西宽平均30米，中轴线的主要建筑有前山门、灵官殿、老山门、启玄殿（主殿）、斗姥殿（原址为藏经阁，现建筑为周至县城内城隍庙之一部，1979年迁建于此）、救苦殿（1980年代重建）和后山门，多为清代以后和现代所建。^③

5、开封大朝元宫

此宫坐落在河南开封市（汴梁）西南隅，修建于王重阳在南京（汴梁）的升霞之地，以纪念全真祖师的登真之处。王重阳在大定九年（1169）十月带领马、谭、刘、丘四子至汴梁，寓居太宁坊磁器王氏旅邸中。店主与王重阳关系十分紧张，王重阳甚至蔑视地对店主说：“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主人以为狂。不久王重阳于大定十年

① 拓本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三）第50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87-89页。

② 杨仪等人，《盩厔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179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卷3，第12页。

③ 张蕾，《楼观台道教建筑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正月四日(公历1170年1月22日)去世。后来此地建有重阳观。金亡后,观圯为废墟。

住持重建朝元宫的是郝大通弟子王志谨(1178-1263)。他平时不读书,但德高望重,门人数千,杰出者有弟子姬志真和再传弟子孙履道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宗系,修建、掌握了一些著名宫观,其中最重要者就是朝元宫。丘处机西行东归后,王志谨北去燕蓟跟随左右,住长春宫。丘处机把重建之事托付给他。丘处机升霞后,他率众南迈,到开封后,特在祖师升仙处倾心构筑朝元宫,不数十年,殿宇壮丽,广袤七里。识者以为重阳“令子孙卜筑于此”之言得到应验,但他并不居功,曰:诸人之力也。他全力修建此宫,无暇顾及其它归他管辖的宫观的重建,营建几三十年,去世时工程尚未结束,传给其徒姬志真,姬传给李志居,李传给徐志根(1214-1304),徐再接再厉,克溃于成,终于将其建成为甲于四方的名宫。徐志根之徒、朝元宫道士孙履道曾任十六任全真掌教,原因之一显然是此宫在全真教的地位十分崇高。^①

元末朝元宫遭到红巾军的破坏。红巾军头目刘福通曾经拆除亳州太清宫,用其材修建宫殿。他于至正十八年(1358)攻占汴梁,^②朝元宫废,惟存斋堂。明朝洪武初,朝元宫原址成为宝泉局铸钱之所。后宝泉局移走,但斋堂已颓毁。洪武六年(1373)设道纪司于内,改朝元宫为延庆观(一说十六年改额)。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对延庆观的描述如下:

“延庆观:在城内汴河之北,浚仪桥之西,旧为朝元万寿宫斋堂,今军储仓即朝元万寿宫之遗址也。元世祖时,盘山栖云道人王志谨建,元末伪宋太保刘福通废之,惟存斋堂耳。国朝洪武初为宝泉局铸钱之所,后移局于蔡河湾而斋堂悉已颓毁。洪武六年设道纪司于内。十年(1377)都纪邵惟真、副都纪郑德柔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之殿及东西两庑。永乐十年(1412)都纪赵德信又建三门,焕然一

^① 王鹗,《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62-563页;程钜夫,《徐真人道行碑》,陈垣,第713页;许有壬,《上清储祥宫记》,陈垣,第780页。

^② 《元史》卷45,第943页。

新。内有宋时诸名公石刻甚多,今悉散失,无复存者矣。”^①

成化十六年(1480)延庆观重修,万历三十八年(1610)又经皇室周王修葺,^②殿宇巍峨。清《如梦录》一书中记载了明代晚期时延庆观的概况:“延庆观,大门三间,门前有石狮一对。大门内向东,有关王庙三间;向南,二门三间,正殿供三清天尊。殿后有八瓣琉璃塔,上圆下方,内外纯砖砌就,约高四丈,三层。最上一层,向北檐下,刻“通明阁”三字,行书,字大尺余;下层向南,有洞,内供元帝,并有张三丰遗迹。西有小殿三间,内住全真道人。地极清幽,过往官员、清客、巨商多于此寄寓。”^③

明末清初延庆观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崇祯十四(1641)二月至十五年(1642)九月李自成数次攻汴,攻防双方皆期望掘黄河水淹敌,九月十七日堤溃,河水灌城,居民溺死者十有八九,全城被洪水黄沙淹没。加之明末清初戈革炽兴,汴城几乎化为废墟,延庆观自然不能幸免。康熙时次序初复,居民再次重建此观。有首事赵足行等人约众捐资,道士吴真云鼎力协助,金装三圣圣像,建成大殿三楹,灵官殿一座,客舍群房等,于康熙七年(1668)起建黄箒预修善会。^④此外,观山门内有一戏楼,三清殿前还有一前殿,祀吕祖。观最后有玉皇阁(即“通明阁”),供奉昊天上帝。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河水浸入城内,观再次被全部淹没。二十七年(1847)方伯、王简等人再次重建此观,费钱6260千有奇,盖房51间。^⑤

延庆观屡建屡毁之后,最古建筑只有《如梦录》一书中记载的三清正殿之后的三层玉皇阁(通明阁),其形制是下层四方,上两层为八面,内外青砖砌就。光绪《祥符县志》对此阁的描述比较详细、准确:“最

①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0,第16-17页,《四库全书》,第587册,第621页。孙灏等编纂《河南通志》延庆观条内容略同(卷50,第6页,《四库全书》,第537册,第83页)。

② 黄舒曷总修,《祥符县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1898)卷13,第56页。

③ 《如梦录》,孔宪易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街市纪第六”，第40页。

④ 《延庆观起建黄箒预修圣会小引碑》(康熙十年,1671),黄舒曷总修,《祥符县志》卷13,第56-57页。

⑤ 邹鸣鹤撰,《延庆观碑记》(道光二十七年,1847),黄舒曷总修,《祥符县志》卷13,第59页。

后杰阁,高数丈,土人以观目之,谓是当年故物。下一层作方式,瓮门南向,两旁铁窗台与地平,疑下有淤入土处。门上重阿斗拱,悉雕砖为之。门内奉元帝像,四隅甃砖砌成,不见梁栋,亦无阶梯。中层八棱,以碧琉璃作人字形,如屋山,然八面拱起。上层八角亭,高仅及丈,卫以砖阑,垩以绯灰,覆以碧琉璃瓦。南向一门,门上雕琉璃砖为蟠龙,中拱二字,题曰:玉皇。知内奉玉皇像也。”^①

民国十六年(1927)时冯玉祥主持豫政,在全省破除寺观庙等,移风易俗,延庆观被废除毁像,改为省会公安局第三警察分驻所。抗战前后三清殿被改作卷棚式殿屋三间,东院的罗祖殿、吕祖殿等成为理发等行业的同业集会所。1949年后殿房塌漏,道士散离,1955年街道居民委员会在此兴办褚裤厂,后来发展成为鞋厂,玉皇阁内是鞋厂会计办公室。1983年经市政府资助鞋厂迁移,1984年七月成立延庆观管理处。^②1996年延庆观归入北宋东京城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延庆观的古建筑中只有玉皇阁幸存至今。其形制在现存传统建筑中独一无二,虽然被用做鞋厂,仍然得到重视,于1957年维修,用翻修开封开宝寺铁塔的琉璃雕砖嵌砌在底层壁面,但上部仍然颓圯不全。这次重修,由于利用有佛教题材的琉璃砖,被批评为非佛非道。1974年开封市政府拨款5万元再次大修,首先剥离了1957年添加的全部琉璃雕砖,用新制的青砖作底层表面砖,第二、三层用北京门头沟琉璃瓦厂烧制的琉璃雕砖贴面,阁顶八条脊尖均加跑兽,攒尖顶上作铜宝珠。^③

玉皇阁目前通高18.34米。下层四方形平面,每边长9.71米。南面中间有一砖券门,两侧各有一直棂铁窗,东侧窗棂上铸有题记:“大明永宁王大府镇国中尉雪窗重修玉帝阁三官无梁宝殿铁窗门户两

① 《祥符县志》,卷13,第59页。

② 徐伯勇,《延庆观的新生》,开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年代不明),第222-223页,全文第219-223页。

③ 徐伯勇,《延庆观的修葺》,《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第183-187页。

扇,嘉靖二十八年(1549)九月吉日。”^①屋檐有砖砌仿木五铺作斗拱。顶部每面做歇山式,山尖向外,内部穹窿顶,无梁柱。室内供奉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铸造、身高1.95米的玄帝铜像一尊。此像并非原物,而是附近大道宫的遗物,后由开封博物馆收藏并于1987年调拨给延庆观。第二层实心结构,八面(八角形),每面两边各有一倚柱,中间装饰一歇山式山墙和山尖。上层是带有平座、栏杆的八角亭,高5米,东西宽6.47米,南北长9.93米。^②阁顶为八角攒尖顶。亭内供汉白玉雕刻的玉皇大帝及二侍者石像,玉皇大帝为坐像,通高1.8米。此阁在明清时位于主殿三清殿之后,1984年大修时在三清殿旧址新建了山门五间,于是现在玉皇阁成为延庆观的主要建筑。

关于玉皇阁的年代,现在一般称始建于蒙古太宗五年(1233)或元代,原是朝元宫的斋堂。^③其实这个说法并无根据。斋堂显然不会采用三层无梯楼阁的形制,更不会设置在主殿三清殿之后的位置,而且朝元宫的斋堂在明初时已毁,但是它至少是明代建筑。古建专家张驭寰称其带有宋元明清各时代的手法与风格,是一座“造型优美华丽集大成之建筑”。^④

6、文登昆嵛山东华宫

东华宫坐落于文登(今山东省文登市)昆嵛山圣经山紫金峰前。此峰位于文登葛家镇西于村北,海拔257米。元代集贤学士焦养直(?-1308)撰写于大德九年(1305)^⑤的《宁海州紫府洞白石神像记》,

① 孙福山总编纂,《开封市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6册,第35卷,第166页。

② 郭学德等,《河南古代建筑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第206-207页;宓风光、孙音编绘,《中国古楼阁》(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90),第122页。

③ 如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4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第364页;马晓建,《开封全真道圣地——延庆观》,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第4辑,第363页;全文360-363页;刘卫学,《全真探秘:开封延庆观》(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第113页。

④ 张驭寰,《张驭寰文集》第1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第46页。

⑤ 关于此碑文年代,光绪《文登县志》卷4,第14页(成文出版社重印本第313页)称作于大德九年。

追述了马丹阳建宫之事。据此,大定壬寅(1182)马丹阳西来文登,爱其风土清旷,在白玉台下结茅而居,起名为契遇庵。一旦他行视昆嵛紫金峰东华帝君故宅,叹曰“灵都真境实此地”,于是营建道庵,阅月告成,谓“古仙”东华尝栖于此,因以“东华”名之。不久,东华庵前几棵青松突然变白,他以为是升化的征兆,并说:“松之白也,殆为我乎?”明年癸卯(1183)他果然蜕去(据《七真年谱》,十二月二十二日升仙于莱阳县游仙宫^①)。此后庵由其门人明惠继续主持,聚徒四十人。贞佑(1213-1217)末,山东大乱,道士四散,庵亦毁坏。丙子(1216),文登天宝宫道士扈庆真修葺。^②扈为王处一之徒,奉师命而为。^③他修复三清宝殿、三官殿、八角琉璃阁等殿堂。^④焦养直碑又说甲申(1224)时丘长春曾为东华庵买田。此后庵升为观,再升为宫。扈庆真去世后,道宽等人相继整饬。

马丹阳始创东华庵之说可能是根据后人的传说,并无事实根据。因为在王重阳和(后)七真时期,除了王处一独自极力推崇东华帝君外,其它人绝口不提这个神仙。如马丹阳在大定癸卯(1183)四月所作的两首词中述全真传承次第,只赞颂钟离权、吕洞宾、王重阳,而不论东华。^⑤其中一首有小引:“癸卯(1183)四月行化到过福山,因借坡公海市诗韵以述怀赠诸道友。”此词结尾部分是:“钦崇教主唐才吕,遵奉讲师汉将钟。常叹一瓢为我累,宁思五袴效他丰。九载曾修三洞雪,十年不把一文铜。谁继重阳师父踵,丘刘谭马阐家风。”^⑥癸卯四月马丹阳行化芝阳,^⑦有蓬莱道众拜访,他赠词中曰:“离传吕,吕传王,父

①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2页,《道藏》第3册,第384页。

② 嘉靖《宁海州志》,转引自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页。

③ 光绪《文登县志》卷4第14页,成文出版社重印本第313页。

④ 从树乐,《紫金峰与东华宫》,《文登文史资料》第7辑(文化专辑),第65页(全文第64-66页)。

⑤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4,第4页,《道藏》第25册,第584页。此词是行化芝阳为道友作;据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2页,《道藏》第3册,第384页),其时为癸卯四月。

⑥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4,第4页,《道藏》第25册,第584页。

⑦ 李道谦,《七真年谱》,第12页,《道藏》第3册,第384页。

传子,麻麦丰。”^①如果一年前(1182)他确实尊东华帝君为全真教祖,词中应该首先颂扬东华。因此,可以肯定,他并不奉东华为全真始祖。他始创东华庵的说法显然是后人借他的名望提高东华宫的地位。

自金代末东华庵(宫)完全荒废,直到元代中期才重建。东华宫在元代受到重视,其主要原因是东华帝君在元代不断提升的地位,即元代的两次圣旨赠号:至元六年(1269)正月忽必烈下诏褒封五祖七真,东华帝君赠号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至大三年(1310)二月武宗加封五祖七真,赐赠东华为“大帝君”。

元代大德四年(1300)始有道士王道宽开拓东华宫之古基重建。此后道士武道彬、萧道固等继其遗规,鸠工抡材,百役具举。据中宪大夫、太子左赞善张起岩(1285-1353)所作武道彬道行碑(弟子王道安、刘道永天历三年立石,1330),武道彬擅长医术卜筮,因此乐于向他施捐、问道、求法名者甚众,他有求必应,毫不倦怠。大德元年(1279)五月,当地久旱,官民请他求雨,结果天降甘霖。三年(1299)多蝗虫,又请他消灾,果然蝗退。因此,他道价日重,得到皇帝和宗王的重视。武宗曾降玺书保护东华宫。宗藩李罗暨显宗(甘麻刺,1263-1302,真金长子)居晋邸时,给予他护持。宁海王(八都儿^②)锡以“云真渊静明道真人”之号,并赐金冠云鹤氅。^③他高寿八十,卒年不详。

东华宫的重建工程最后是由宋德方法孙、善于开山凿石营建修造的李道元(道号清贫子,1245-1320)完成。李道元曾在上都路云州金阁山住持全真前掌教、宋德方弟子祁志诚所建的崇真观的扩建工程。大德六年(1302)他下金阁山,前往宁海,担任东华宫及昆崙山主。他在宫北凿山开紫府洞(俗名东华洞),完成后又用白石雕刻五祖七真坐像,安置于洞内,“期与兹山不朽”。^④洞中供具如案、瓶、炉也以石雕

①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4,第4页,《道藏》第25册,第584页。

② 仁宗延佑五年(1318)时八都儿为宁海王。见《元史》卷26,第582页。

③ 光绪《文登县志》卷12,第4页转引中宪大夫、太子左赞善张起岩(1285-1353)所作武道彬道行碑(弟子王道安、刘道永天历三年立石,1330),《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据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第292页。

④ 邓文原,《大东华宫紫府洞记》,方汝翼等纂修,《增修登州府志》卷65,金石上,第47-48页。

造。他开凿东华宫石址,高逾丈,纵广二百尺有奇,其上为长阑(石栏杆),为三门(山门),皆犖巨石加砉琢。山门石阙正额题字“东华紫府之门”,背额刻字“至大元年(1308)十方道众打造”。^①李道元还建起三个大殿以及附属设施如斋厨等。他又采石建立五碑,记修建等事,俗名五华碑,以碑为壁,作石碑亭,亭之下刻以石狮子,蹬踩石狮才能入亭。亭内中竖方碑《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碑》,由翰林修撰邓文原(1259-1328)撰,翰林学士承旨张仲寿书,翰林侍读学士赵孟頫篆额,皇庆元年(1312)全真掌教常志清立石。碑文称武道彬、李道元为“今东华宫主”。^②此碑四周为其它四碑。

大德十一年(1307),李道元前往莱阳迎仙宫参加马丹阳会葬。重葬马丹阳是全真教内的一件大事。马丹阳升仙于此宫,仙蜕一直被秘密隐藏,以防陕西等地信徒窃取。从金大定癸卯(1183)到元大德丁未(1307),中间几次迁移,后来被浅土藏在迎仙宫,不为人所知。大德十年(1306)提点宫事王志筌到大都谒长春宫主席常志清,陈述其事。常志清知情大惊,与全真诸老商议,定于翌年十月重葬仙蜕于迎仙宫,在葬地上建殿,殿内造马丹阳像。当时的东华宫主李道元是主事者之一,为重葬做准备,凿石为棺。浅藏启封时,仙骨仍有三髻(马丹阳生前发式为三髻,以纪念其师王嘉),栩栩如生。^③由于他擅长石雕像,马丹阳肖像也一定是他负责雕刻。

至大三年(1310)李道元受圣旨主持东华宫。延佑元年(1314)他应邀再次到莱阳县迎仙宫,装饰严整,又将马丹阳所度十解元、百仙图转刻为雕像,各镌姓名。欲立碑而力不满愿,于是返回东华宫。砌月台压阶所用条石一百余段,长二十尺。延佑四年(1317)夏四月他奉圣旨,护持迎仙宫。同年冬十一月,开朝阳洞。次年(1318)夏建石殿奉太上,安奉圣像。延佑七年(1320)三月,他去世前召门弟子耿道清,嘱

① 文登县委宣传部编,《天福胜地文登》(烟台:山东省出版总社烟台分社,1987),第147页。石阙照片见文登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史志办公室编,《文登县城乡建设志》(内部发行,1988),彩色插图。

② 邓文原,《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38页。

③ 张仲寿,《丹阳真人归葬记》(1312),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40-741页。

咐他完成东华宫前的石桥：“我有一念未了，尔勿忘吾言。东华宫前石桥，吾不能成就。尔可尽力为之，三年间必当完备。”全真宫观前往建造桥，以象征遇仙得度或法桥普度。

李道元在营建中善于采用石料，以石代木做建筑构件如柱、梁、栏杆等，以石代泥做圆雕、浮雕像，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继承了宋德方法系开凿山岩石洞以造石像的传统，深知本宗的这一宗旨，即：用石料营建、造像远比木泥坚固，可抗天灾人祸，以期宫观、造像与山岳同在，传至永久，即“期与兹山不朽”。

耿道清不违师嘱，托钵募捐，建成石桥，名“迎仙桥”，高四十尺，长一百二十尺，阔一十二尺，栏杆俱备。^①桥头两侧有高约两丈的石人雕像。桥建成后，东华宫殿宇已近完美。时任东华宫提点的耿道清并不满足，欲建玉皇阁，谋于众曰：“人为万物最灵贵者。天地之间，惟上帝玉皇至尊至大，为人之太宗也，可不立而祀焉？古云，豺獭尚知报本，而况于人乎！”东华宫北紫府洞上有一巨石屹然峭兀，高约数十尺，顶平且宽，周围青松环绕，风景钟秀。耿道清规划在巨石上建石阁，为玉皇之阁。鸠工劈石，但是营谋未遂便羽化。继有山主殷志和、提点韩道微、董道安等虔心输力，纘志承修。又有忠翊校尉本县达鲁花赤大都驴和本县洪水寨宋云用，各施中统钞二千贯。工程阅期年方备举。阁完成后，命工匠以白石刻玉皇圣像，安于其座。^②

明代有景泰四年(1453)《重修东华宫记》，云文登信官蒋理，苏州府嘉定县人，发心施财妆塑东华洞圣像，祈保平安，如意吉祥。据光绪《文登县志》(1897)，蒋理之后无重修东华宫者。相传明中叶以后宫殿毁于火，光绪时栋宇已颓，只有历代碑碣林立。故址规模森然。^③

民国年代，东华宫古迹更加颓废。抗日战争初期遗址再次被毁。“文革”时五华碑、玉皇阁被毁。唯有山门石阙、石狮和五华碑亭基础

① 张仲寿，《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光绪《文登县志》卷12，第3-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4，第292页。

② 崔佐，《东华宫玉皇阁记》(1343)，光绪《文登县志》卷4中，16页，重印本第80页。

③ 光绪《文登县志》卷4中，第1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4，第79页。

尚存。1980年东华宫成为文登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91冬开始,文登市政府重修东华宫,恢复玉皇阁、东华洞、石门,新建三清殿、玉皇殿、七真殿、三官殿等殿堂及钟楼、鼓楼、碑林等。

7、秦州玉泉观

玉泉观坐落在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西二里天靖山(玉泉山)麓。至元辛未(1271)后,全真道士梁志通得山坡地五亩建观,虽然不是历史名观,也非全真教重镇,但地方官民以其为秦州名胜景,重修补葺,代不乏人,建后至清代先后扩建、维修30余次,形成拥有90余个建筑的大型道观,蔚为大观。虽然民国时废观,“文革”时被破坏,但未能彻底拆除。近年复观重建,现占地130余亩,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玉泉观中现存46通元代以来的石碑,其中有大德六年(1302)梁志通之徒、玉泉观知观何道元等人所立的《大元崇道诏书之碑》,内容为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敕封五祖七真。此碑背面刻有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赋》,上章已全文转录并讨论,这篇重要的全真文献由于此碑的幸存才没有泯灭。^①

另外两个元代碑文记录了此观的创建过程:一是国史院承旨知制诰唐仁祖撰《创建玉泉观记》,大德六年(1302)孟春玉泉观梁志通徒众立石。张维《陇右金石录》谓原石已佚,存者为明嘉靖四年(1525)重书立石。^②另一碑文是教门高士、天倪子何希玄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所撰的《重建玉泉观记》,碑损坏较严重,然内容尚未全佚。^③唐仁祖的观记描述了梁志通建玉泉观的经过。他是山西介休人,甫年

①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5,第34-40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05-16108页;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3-598页。

② 碑文见张维,《陇右金石录》卷5,第32-33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04-16105页;此文《道家金石略》未收入。

③ 碑文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0-811页。此碑未收入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玉泉观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此志亦未采用此碑内容,疑即志中提及并冠名为《石文圣化之碑》者(第27页)。

十二,辞亲修道,授业于阪泉(在今山西运城盐池附近)善济普慈真人冯志清,师叔为陈志寂,祖师为丘处机弟子、河南济源王屋山天坛附近灵都万寿宫住持、宁神子张志谨。他最初于太原东山圣泉观圉堵修道,至元辛未(1271)南历汴之朝光,涉关陕,至于秦亭,爱其灵境,乞地于师汝舟张黑子,得山坡余地五亩,铲除荆棘,岑寂隐居。有前来向他请祷者,他为之画符,每有应验,当地人敬而异之,因此道价重闻。帖木儿大王赐给他“烟霞无为太师”之号,当时的全真掌教(祁志诚)亦赐号“达玄子”。一日他对弟子钟道亮阐述应该在居所修建道观之理,当地豪绅士族,闻者莫不捐资助力,经纪数岁,于至元丙子(1276)起太上殿,主尊两边以全真教五祖七真列侍。至元己丑(1289)又建玉皇殿,以风后、牧伯翼侍。观栋宇宏丽,建在山崖上,位置高敞,俯瞰井邑庐舍,气势磅礴,如尘世外仙境琼楼。山腰有清泉涌出,清澈甘醇,诣观祈祷者获饮,有疾立愈,被视为神源。因此建泉亭,檐楹蔽映,绿树环绕,景色如画。观也因此得名为玉泉。梁志通在至元三十年(1293)仍任玉泉观住持,但于大德六年(1302)孟春之前去世。

何希玄《重建玉泉观记》述秦州判官李铭在玉泉观内建文昌帝君殿之事。李铭,字又新,长安瑰里人,至正十四年(1354)到秦州上任,下车首谒群望,朝拜当地山神。一日他与同僚在天靖山林野解鞍散步,谓往昔曾想为文昌建祠,但无暇兴工;现在宦游秦州,慨然有营葺之心。同事欣然赞同。遂于桧柏森然、景物如画处选殿址,剪榛棘,砻柱础,陶瓦甃,官民同建。他率僚吏捐金资助,不知疲倦,亲董其事,翌年翕然告就。建成正殿三楹,塑文昌帝君像于其中,掌桂禄二籍仙官翼侍其侧,雷霆四帅列于两边,并绘仪卫于两壁。落成之日广修醮祀,鸠集群英,资助币一千二百余缗,尽输常住道士,以备岁时香灯之费。^①

古人以为文昌掌管贡举科第,品藻文章,因此特受儒士文人崇奉。元代自仁宗(1311-1320在位)时起文昌崇拜大兴。据《元史》,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丙子仁宗出生于儒州的前一天,太史奏:文昌星明,

① 何希玄,《重建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0-811页。

文运将兴。^① 仁宗即位后,主张以儒士治国,恢复科举制度,以科举取士,于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甲辰行科举,诏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推荐贤能,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② 延佑三年(1316)七月,仁宗降玺书,易文昌之庙名为“右文开化之祠”,册封其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③ 秦州判官李铭一定是通过科举得官,因此在玉泉观内建文昌帝君殿以报答神佑。这是儒道信仰相结合的一例。玉泉观因有文昌殿以及后来修建的一些祭祀文人、政要的殿堂而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同、重视和保护。

明清时秦州长官和民众多次维修玉泉观。明代时于玉泉观内设道正司,坐北朝南的主殿是三清殿,五楹,即梁志通所建的太上殿。东建真武、长生殿,西有文昌、救苦殿,均各三间。文昌殿即元末李铭所建者,到成化十七年(1481)春,已近一百八十年,年久失修,殿柱受蚁害,梁栋朽坏,殿顶倾颓。当时玉泉观道士姚清规于春正月开始鸠集工匠,准备砖石材木,重修殿宇和壁画、塑像,落成于成化十八年(1482)夏四月。^④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三月秦州知州李宋等官员重修三清殿。万历二十二年(1594)秦州知州王吉人等重修真武、长生殿。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玉泉观道正司贵然兴与州人重修星辰、五祖七真殿,建山门围墙,辟为一院落。^⑤

清初玉泉观建筑因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秦州大地震和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兵乱遭到破坏。乾隆四年(1739)和五年,秦州知州李铉等主持重修文昌殿、仓颉殿,修缮位于观西部的武侯祠、李杜祠、选胜亭,并增建名贤祠三间以祀三位前任知州。^⑥ 玉泉观旧有北斗台,相传是达玄子梁真人(梁志通)礼星拜斗之处。台上有飞祠一座,内塑斗母像。乾隆九年(1744),有州人黄明纯与妻杨氏募化出资,重

① 《元史》卷182,第4195页。

② 《元史》卷24,第558页。

③ 何希玄,《重建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10页;虞集,《四川顺庆路蓬州相如县大文昌万寿宫记》,《道园学古录》卷46,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03页。

④ 傅鼎,《重修文昌祠记》(成化二十年,1484),《玉泉观志》,第73-74页。

⑤ 《玉泉观志》,第5页。

⑥ 《玉泉观志》,第6页。

建旧阁。十五年(1750)五月又于阁前建轩堂一大楹,立大门,建院墙,由是,祠宇深邃幽静,便于修斋建醮,祈福禳灾,妥神栖真。^① 乾隆四十年(1775),新任直隶秦州知州的觉罗彦方,公余登临玉泉观,捐俸资重修玉泉亭。^② 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至五十三年(1788)四月,玉泉观住持道士李来祥募化材料,在玉皇殿(位于三清殿之前)左右重建雷祖殿、三官殿和钟鼓楼等。^③ 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秦州知州齐佳士修理灵官殿宇、静观亭、四明亭,又于五十八年(1793)维修通仙桥以及星辰、五祖殿等,资助者包括知州属下的五位知县,各捐银十两。^④ 嘉庆十四年(1809)住持道士赵德阳重修玉皇殿及殿前的玉皇阁。嘉庆十六年(1811)四月邑贡生舒自用鸠工集资重修文昌帝君旧祠,又以朱、绿二像(可能即元碑中所谓“掌桂禄二籍仙官”)的位置过于靠近文昌(梓潼)帝君像座,移列于前廊下,并于左右置侍从乘驹像。此外还建一碑亭,保护、陈列前人碑碣。^⑤ 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月至二十五年七月州人常庆余等募化四方,鸠工庀材,重修玉皇阁(在玉皇殿前)、雷祖殿(在玉皇阁之西)、龙神祠、山门,及玉皇阁前下方的白虎殿和升仙桥等。^⑥ 光绪十一年(1885)州人张思哲等重修了位于三清殿之后的圣母宫。圣母宫如观内的许多建筑一样,创始年代不详;仅知乾隆中叶有州人王氏补修。^⑦ 玉泉观在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维修由知州张珩住持,始于光绪二十八(1902)夏,迄工于次年秋,重修升仙桥、灵官殿、通仙桥、玉皇阁、杜甫草堂、仓颉宫、玉泉亭、神仙洞、云阳洞等。^⑧

① 杨述先,《重建玉泉观北斗台碑记》(乾隆二十二年,1757),《玉泉观志》,第76页。

② 觉罗彦方,《修建玉泉亭记》(乾隆四十一年立石,1776),《玉泉观志》,第76-77页。

③ 《玉泉观志》,第7页。

④ 齐佳士,《重修玉泉观记》(乾隆五十八年,1793),《玉泉观志》,第77-78页。

⑤ 杨如松,《重修梓潼帝君祠并建碑亭记》(嘉庆十七年,1812),《玉泉观志》,第78-79页。

⑥ 裴恕,《重修玉皇阁、雷祖殿、龙神祠、山门、白虎殿、升仙桥并牌楼墙垣碑记》(道光二十五年,1845),《玉泉观志》,第80页。

⑦ 刘永亨,《重修玉泉观圣母宫记》(光绪十二年,1886),《玉泉观志》,第85-86页。

⑧ 张珩,《重建玉泉观各工程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玉泉观志》,第86-87页。

民国时玉泉观开始衰败。民国九年(1920)部分建筑因地震损坏。观内部分建筑被用做军校、中学、军队后方医院等。1949年后观内仅剩的三四个道士先后还俗。观宇曾被用做校舍、木器加工场等。1967年起军队进驻,驻军先后拆除五祖七真殿、灵官殿、老母宫等古建筑14座。1978年天水文化馆拆除了玉泉观的最主要建筑、元代始建的三清殿(太上殿)。到1981年7月,残存的古建筑有54座,大多数都倾斜欲坠。

1981年以后玉泉观开始迅速恢复和扩建。1981年7月天水市成立“玉泉观维修领导小组”,重修、维修古建筑40余座,历时三年多;1981年12月玉泉观成为天水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辟为公园,新增征地、拨地39亩;1985年玉皇殿一区进驻道士,恢复道教活动;1986年开始塑像;1988年驻观道士开始为重修三清殿募捐,1995年3月动工,1997年6月25日竣工并为塑像开光;1998年3月玉皇殿失火,烧毁殿门柱和部分殿顶,同年三月修复;2006年5月25日玉泉观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今天的玉泉观已经没有始建时的元代建筑。现存的主要建筑是玉皇阁和玉皇殿,均为明代风格。其它的古建筑均为明代或清代。玉泉观总体布局的特点是几个各自独立的小型建筑群分别散布在山脚、山间和山顶,由桥、石阶和曲径相连,没有大型建筑群。^①这反映了该观最后布局形成的特点,即它是由不同施主在不同时代多次重修、扩建而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第六节 全真教宫观造像百例(表格)

以下把全真教在宫观、建筑、造像方面有比较详细记录者列为一表。这些记录为我们了解全真教的建筑特点和主要造像设置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可以作为研究全真教宫观形制、造像(iconography)及全真科仪的参考资料。进入元代以后,绝大多数宫观的建筑和造像有共通性,说明了全真教宫观造像传统的形成,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还有少数宫观的建

^① 张驭寰,《张驭寰文集》,第11卷,第57页。

筑和造像比较特殊,是全真教吸收其它教派、传统的结果。

宫观名	时间	地点	主要建筑、造像	文献记载
	1166	终南县	王重阳画松鹤仙人图	夏文彦等 ^①
全真庵	1168	宁海马丹阳宅南园	王重阳画一骷髅,以示马丹阳夫妇。又画天堂之相	重阳殿题记 ^②
金莲堂	1169	宁海	王重阳自写其神,题颂于其上曰:来自何方?去由何路?以脚不移,回头即悟	重阳殿题记 ^③
	1183	文登县文 山	信徒争画并供养王重阳端坐白龟莲上重现空中图,“命青丹妙手,传写奇容”	马钰 ^④
马丹阳环堵处	1182	芝阳	马丹阳喜爱芝阳山水,作词与山水图,命工刻之于石,以贻后人	武思恭 ^⑤
官庵	戊申夏四月,1188	燕京城北	丘处机奉圣旨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彩绘供具,靡不精备	丘处机 ^⑥

① 夏文彦,《图绘宝鉴》(1365)卷4,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2册,第885页。马钰《洞玄金玉集》:“重阳真人欲往宁海,亲笔画一图画,与醴泉县弟子史公密收之。”卷1,第2页,《道藏》第25册,第560页;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4页。

②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6页。

③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7页。

④ 马钰,《洞玄金玉集》卷10,第15-16页(《赞重阳真人显异》),《道藏》第25册,第619页;卷10,第23页(《赞重阳真人出现》),《道藏》第25册,第621页;卷10,第24页(《赠辛五翁姜四翁》),《道藏》第25册,第622页。

⑤ 武思恭,《创建马真君碑亭记》(1347),许钟璐等修,《福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卷6之2,第21页(烟台福裕东书局藏版)。

⑥ 丘处机,《磻溪集》卷3,第6,《道藏》第25册,第823页。

五祖堂	至 1195	河内县	堂三楹,塑王马谭刘丘五祖像	李俊民 ^①
开阳观	1217-1226 前	景州	营三清正殿,及云堂于西	张本 ^②
天宁观	约 1222	赵州	真定幕府参议赵振玉于观建太古堂,左司郎中贾道成立真人(郝大通)像于中,使其徒事之	元好问 ^③
秋阳观	约 1224-1234	德兴府	起三清正殿、七真殿、两庑东西方丈、中外二门,宾馆、云庵、泉厨	张本 ^④
五岳观	1227, 1237	晋州	1227 盖正殿,塑太上、七真像;1237 建五岳庙正殿,塑五岳像	任毅 ^⑤
葆真观	1227 始建	栾城	前殿奉三清,监坛真官列于东西;后殿奉玉皇。左五祖堂,右七真堂	彭志祖 ^⑥

① 李俊民,《新建五祖堂记》(1195),袁通等纂修,《河内县志》(道光五年刊本,1825;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卷21,第18-20页,印本第858-861页,记郭忠等人,学全真之道,于乙卯(1195)冬在所居之北构堂殿三楹,塑师任佺[]五祖像。据上下文可知,此五祖为王马谭刘丘,正如县志编者指出,“所谓五祖,即王重阳及丘刘谭马是也”。

② 张本,《建开阳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0,第1-4页,《道藏》第19册,第804-805页。观名为丘处机西游返回后题。通玄大师杨至道(?-1232)建。

③ 元好问,《太古堂铭》,《遗山集》卷3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3页。

④ 张本,《德兴府秋阳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21-23页,《道藏》第19册,第801-802页。丘处机西游返回将抵燕山,驻车于德兴,爱其山水,欲构建居所,命羽士韩志久成之。

⑤ 任毅,《晋州五岳观碑》,《常山贞石志》卷15,《全元文》卷284,第9册,第22-23页。全真师朱志希(1170-1254)建。

⑥ 彭志祖,《葆真观记》(至元八年六月),《栾城县志》卷14;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第219页;《全元文》,第13册,卷443,第23页。

白云观 处顺堂	1228	大都	粉其堂而绘之,采《西游记》	史志经 ^①
明阳观	约 1229- 1244	山西台州	殿二曰三清,曰通明;堂四曰三官,曰四圣,曰秘篆,曰灵官	元好问 ^②
清逸观	1232	大都	建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泊诸神像;讲堂、斋庖、方丈、客寮靡不有所;筑琴台于殿之阴;葺蔬圃以供岁计,植花木为游观之所	商挺 ^③
隆兴观	1232 始	彰德路汤阴	崇构圣宇,塑绘像仪,曰三清、四圣、崇宁、里域、龙虎君、先师,云庑对峙,净室星罗,以楹计仅五十,以像数二十有奇	司马德义 ^④
会仙观	1232 后	泰安	三清有殿,七真有堂,斋有厨,贮有库,客有寮,至于蔬圃井硖,无一不备	鹿森 ^⑤
长真观	1234- 1235	燕京霸州 固安	建混元殿一,东西云堂各一,方丈一,灵官堂一	李鼎 ^⑥

① 《玄风庆会图》,转引自《丘处机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第508页。

② 元好问,《明阳观记》,李佩、胡谧纂修,《山西通志》卷15,第105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74册,第606页。

③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0,第16-17页,《道藏》第19册,第809页。丘处机西游归来居长春宫,四方归依道侣不啻千数,宫中拥挤。因此,潘德冲购买广阳坊民居以为长春宫别馆。

④ 司马德义,《彰德路汤阴县鹿楼村创修龙兴观碑铭》(1313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38页。李志常门人何志安建。

⑤ 鹿森,《会真观记》(1268),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1页。

⑥ 李鼎,《长真观碑记》(1260),明嘉靖四十四年《固安县志》卷8,《全元文》卷285,第9册,第45-46页。郝大通和丘处机弟子、圆明大师李志创建。无七真殿。

重阳成 道宫	1234 始建	终南南时 里	三殿,曰无极,曰袭明,曰开 化;五堂,曰三师,曰灵官, 曰瞻明,曰朝彻,曰虚白。 斋厨库廡,方丈散室	宫记 ^①
中太一 宫	1234 始, 其后七十 余年成	开封	三清殿、真室、岁君殿、周 庑、庖廡,既美既完	姚燧 ^②
通真观	1234 始	涿州奉先 县	有殿以奉玄圣,有[堂]以 奉真官,西斋东厨	彭志祖 ^③
神清观	1235 之前	崞州	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 山祇之祠,云堂丈室,斋厨 廡廡,饰之以金碧	王粹 ^④
昊天观 (龙山 石窟)	1234— 1239	太原	虚皇龕(雕刻虚皇及全真 二十祖师像)、三清龕(三 清六御像)、卧如龕(王重 阳卧像)、七真龕(七真 像)、辩道龕(宋德方像)	见第四章
重阳观	1235 或后	忻州定襄 县	其殿有四,曰三清,曰玉皇, 曰三官,曰四圣,曰真官,曰 七真	冯志亨 ^⑤

① 《重阳成道宫记》,《宫观碑志》,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26页。

② 姚燧,《重修中太一宫碑》,《牧庵集》卷10,第1-5页,《四库全书》,第1201册,第496-498页。王志谨(1178-1263)之徒张志夷、田志净等建。此为全真教接受太一信仰之例。

③ 彭志祖,《通真观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02页。尹志平赐观额。

④ 王粹,《神清观记》,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0,第11-13页,《道藏》第19册,第807-808页。通玄大师、云阳子柳志春所居。乙未(1235)尹志平取道山西前往陕西终南,途径此观,休息月余。柳志春遂以观归于尹志平。汾晋诸观归于尹志平者,此观为首。观名为尹志平所赐。

⑤ 冯志亨(1180-1254),《创建重阳观记》,《全文》第1册,卷6,第110-111页(引《定襄金石考》卷2)。无五祖,观建于乙未(1235)或之后不久。

(待考)	1235 始?	山东益都府路滕州滕县滕城乡	建三清大殿,绘塑元始天尊、左右真人、玉女、玄中法师、[灵官]吏神;焕丹青于列圣之像,灿金碧于高真之容。每遇朔旦,[谨][集]星冠道士奉真[]焚	魏志衷 ^①
上清太平宫	1235-1255 重修	终南山	四殿:通明,紫微,七元,孚佑;三堂:灵官,演法,湛然。斋厨库廐,楼阁方丈	李鼎 ^②
蟾房灵泉观	1236	彰德府	中建玄元殿,次列法箓堂,监坛灵官置诸左右,云房厨室,列之东西,前建三门,后有方壶	王志颖 ^③
宗圣宫	1236-1242	终南山	三殿:三清,文始,玄门列祖;三楼:紫云衍庆,景阳,宝章;二堂:真官,斋心。宾有馆,众有寮,焚诵有室。山门,方丈,厨库,蔬圃,水轮	李鼎 ^④
长春成道宫	1237-1280	宝鸡附近磻溪	构大殿三,曰玉虚,曰通明,曰太宗。玉虚之南,太宗之北,曰南昌,曰方丈	魏初 ^⑤

① 魏志衷,《创建云峰观记》(1272 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04 页。此碑多处缺字,内容缺失。云峰观在此观之东。

② 李鼎,《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519 页。全真道士清冷子刘志源主持重修。始建于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7),供奉翊圣保德真君(黑杀)。

③ 王志颖,《重建蟾房灵泉观碑》(1258 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531 页。

④ 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549-552 页。古楼观的楼观台据说是老子给函谷关关令尹喜传授道德二篇五千言之地。郝大通再传弟子、同尘真人李志柔主持重修。

⑤ 魏初(1232-1292),《重修磻溪长春成道宫记》,《青崖集》卷 3,第 34-36 页,《四库全书》,第 1198 册,第 736-737 页。

栖云观	1236-近 1255	洛阳	立正殿以奉三清,后真堂以尊圣众,云会在右,芬积居东	姬志真 ^①
太初宫	1238	灵宝县	营造三清琳宇、三官四圣之殿	王道明 ^②
延寿宫	1239 始	泾阳县	殿三:寥阳、通明、七真;堂三:法箓、灵官、祠堂。左云斋,右香厨,两庑,三门。南昌上宫,虚皇宝坛。丈室库房,环堵塑绘,金碧雕镂	唐瑩 ^③
天坛山 法坛	1241	王屋山	(法坛)饰以十二玉栏;诸殿室像设,焕然一新;复将七真之像塑绘于翼室	李志全 ^④
紫微宫	1241	王屋山	三清大殿,玉皇阁,三官、四圣、灵官等堂,方丈、斋室、云房	李志全 ^⑤
华清宫	1241- 1255	骊山	八殿:三清、紫微、御容、四圣、三官、列祖、真武、玉女;二阁:朝元、经藏。钟鼓有楼,灵官有堂,星坛云室,蔬圃水轮,依次而具	商挺 ^⑥

① 姬志真,《洛阳栖云观记》,《云山集》卷7,第6-7页,《道藏》第25册,第413页。

② 王道明,《重修太初宫碑》(1300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4页。宋德方之徒杨志玄主事。

③ 唐瑩,《圆明朗照真人功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25页。寇志静建。

④ 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1249年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5页。

⑤ 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5-506页。

⑥ 商挺,《增修华清宫记》(1261),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0,第19页,《道藏》第19册,第810页。

长生万寿宫石窟	1242 起	莱州掖县神山(寒同山)	虚皇龕、三清龕、卧如龕(王重阳卧像)、五真龕(五祖)、七真龕、长真龕、披云龕	见第四章
神霄玉清万寿宫	1244 建, 1284 翻修	沂州	创正殿五间,正堂三间,挟以翼室。1284 翻修正殿,像太上其中,左右法师灵官各一座。翻修者李善信“以法箴自重,长于斋醮”	时天锡 ^①
玉泉观	1244 始	芮城	得三间四椽而转角者,三清有殿;三楹五架而插栊者,庭后有堂。东廊西庑,靖室三门,妆塑绘像,色色就绪。水陆有地,水碓有番	何志渊 ^②
玄祯观	1248	交城?	创玄元殿,翼以东西洞房,圣座云敷,分位星列。后辟道院,构真祠,祖东华,亚栖云,各依传绪之次	王构 ^③
通仙万寿宫	1249-1260	陕西终南山	殿金阙寥阳于中。既而列祖有殿,宗师有堂,灵官有祠,前其三门,廊峙东西。后绘七真像	杨天初 ^④

① 时天锡,《玉清万寿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72-773页。丘处机弟子乔正忠、刘正清(号渊澄子)始建。刘正清门人李善信(号敬真子)翻修。翻修自然是为斋醮之用。

② 何志渊,《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83页。

③ 王构(1245-1310),《玄祯观至德真人记》(1292),康熙四十八年《交城县志》卷15,《全元文》卷450,第13册,第136-138页。祁志保建。他师从郝大通弟子、盘山栖云真人王志瑾(1178-1263)于燕都,“栖云许之为道统他日所寄”。戊申(1248),掌教真常大宗师给以玄祯观额。

④ 杨天初,《通仙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2页。

重阳万寿宫	至 1250	陕西终南	通明阁(玉皇阁),正殿列三清,其后祖师殿、七真殿、白云殿	孟攀鳞等 ^①
清阳观	至 1250	陕西终南	正殿塑三清,后殿塑七真,三门两庑,斋厨房廡	李道谦 ^②
纯阳观	1251 前	稷山县	起三清、七真之殿,门庑毕备,峻宇雕墙,极其壮丽,绘塑庄严,金碧交映	郝毅 ^③
	1251 前		道人刘志希献雕木七真小像	尹志平 ^④
紫极宫	1252-1284	卫州	建主殿七巨楹,内设三清大像,示至道之原;中起通明观,以奉玉皇,钦天帝之尊;后复作七真殿五筵,叙列仙品,见玄教之传也	王恽 ^⑤
太清观	1253 前	磁州武安?	建三清大殿,五祖七真正位,塑绘严饰极粹,并两翼云堂数处,静室、厨房、园廡,绰有列次	李志全 ^⑥

① 孟攀鳞,《十方重阳万寿宫碑记》(1248),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58页;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20页(于善庆传),《道藏》,第19册,第539页。

② 李道谦,《清阳宫孙公道行碑》,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第113-114页。

③ 郝毅,《洞神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7页。张志朴建。掌教尹志平(1169-1251)创名。1310年改名洞神宫。

④ 尹志平,《葆光集》卷上,《中华道藏》,第26册,第763页。

⑤ 王恽,《卫州创建紫极宫碑》,《秋涧集》卷56,第17-21页,《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743-745页。

⑥ 李志全,《清虚子刘尊师墓志铭》(1261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38页。尹志平弟子刘志渊建。

真常宫	1254 前	芮城县	三清有殿,祖真有堂,灵官有祠,道众有室。若斋厨库廐,蔬圃果园,陆田水碓之属,按绪而毕	王道亨 ^①
北极宫	1254 后-1275 前	成州	建玉皇殿、北极宫、灵官祠,库房仓库,一一全备	盘溪子 ^②
太清万寿宫	约 1255 前	济源县	建三清之大殿、七真之崇宇	庞得云 ^③
清真观	1255 前	大都	祀玄元圣祖有殿,以栖云众有翼庑,又为后堂以像真人何公、孙仙姑、和仙姑	任志润 ^④
太乙宫	1255 前始	终南山	上下宫殿赫然一新,神像(太一元君)载完,仪卫森列;斋堂庙庑,园圃水磨	李庭 ^⑤
洞霄宫	1255 始	亳州	中为大殿七楹,以祀圣母,后为殿五楹,以祀全真祖师。为像四十躯,为舍二百楹	任志润 ^⑥

① 王道亨,《真常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35 页。杨志安等建。后以此归李志常,为长春宫别馆。

② 盘溪子,《重修北极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16 页。供奉玄帝。

③ 庞得云,《重建太清万寿宫碑铭并序》(1275),《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48 册,第 66 页;《全元文》卷 468,第 13 册,第 468-470 页。始自单公讳志敬。单历事丘处机、刘处玄、王玉阳。

④ 任志润,《女练师奥敦君道行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86 页。女冠奥敦氏建。

⑤ 李庭,《重修终南山太乙宫记》,《寓庵集》卷 5,第 46-47 页,《续修四库全书》第 1322 册,第 327-328 页。白云真人秦志远(1190-1255)应请领此宫事,命门人重建。此宫供奉太一元君。

⑥ 任志润,《女练师奥敦君道行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86 页。女冠奥敦氏建。

玉真观	1255 始	武陟县	正位真元殿三楹,东西云堂各三楹,真官堂一位,绘塑圣像严肃,宾友寮舍,方丈厨库,蔬圃稼田	戈穀英 ^①
通玄观	约 1256 前	益都?	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仪;方正云堂,斋厨库庾,廊庑杂舍,以序营为,一新伟观。落成之后,每遇朔望,自总管以次官行香致礼以赞颂天子万年之祝	陈楚望 ^②
天庆延寿宫	1256 前	滑州	广殿设三清,次殿事祖师七真人,左右室监斋、玄中师、灵官,丈室,正师座	宋渤 ^③
真常宫	1256 后-1264 前	待考	三清有殿,众真有堂,东西行庑,前后净位,斋厨车廐,池井园圃,以次而具	孟攀麟 ^④
真常观	1256-1270 前	大都	构三清殿、九真堂、斋堂厨舍、祈真之坛、灵官之祠,又构环堵静位十余所,以居宫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役、喜修习静功者	王盘 ^⑤

① 戈穀英,《新修玉真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70 页。女冠董妙真等建。

② 陈楚望,《清虚大师把君道行录》,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 7,第 15 页,《道藏》第 19 册,第 780 页。把德伸(字仲直)建。李志常名其观。

③ 宋渤,《重修天庆延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698 页。

④ 孟攀麟,《重修真常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574 页。

⑤ 王盘,《创建真常观记》,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 9,第 24 页,《道藏》第 19 册,第 802 页。此观为长春宫之别院,掌教李志常、张志敬建。

云峰万寿宫	1257 前	益都路滕州	建三清大殿五间,五祖[殿],七真[殿],东西云堂,左右寮库,香厨净室	陈林[] ^①
隆禧观	1258 始	大都路涿州	起三清殿,绘玄圣于堵,上九位者居其中;又画日月、星官、岁德、师圣、岳渎等神列侍两傍	王恽 ^②
寥阳万寿宫	1258 后	亳州	正殿五间,中塑三清,后殿玉帝,左右两庑五祖七真。又祠祀三官四圣	杜禧 ^③
通真观	1260 前	顺德府	首建大殿于其东,以像三清。次筑祖堂于其西,以祀七真。然后斋堂、方丈静位、膳馐之厨、云众之居相望而作。为像二十一躯,为地合六十亩	宋子贞 ^④
清真观	1261 前三四年	滕州邹县	建六楹八之正殿,复以玄冲大法师君及灵官二小殿,列(下缺)皆以俨像设	张铎 ^⑤

① 陈林[],《雪山云峰万寿宫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8页。马丹阳系一个支派的祖庭。

② 王恽,《大都路涿州隆禧观碑铭》,《秋涧集》卷57,第7-9页,《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749-750页。

③ 杜禧,《寥阳万寿宫碑铭》,清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12;《全元文》卷1644,第53册,第586-587页;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第250页。

④ 宋子贞(1188-1268),《顺德府通真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10,第5页,《道藏》第19册,第805页。

⑤ 张铎,《清真观记》(1261),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5页。葆光大师张守顺与徒弟路守清建。

宁真观	1263 前	滑州白马县	起三清之邃宇,建七真之华堂,焕丹青于列圣之像,灿金碧于众真之容	孙志恭 ^①
崇福宫	1263 前	嵩山	为殿曰宝珠,曰重阳,为堂曰宝录,曰蝉蜕,曰真官	张仲寿 ^②
太清宫 太极殿	1264 成	亳州	间加九楹;像太上于其中,东华、文始列于左右,洞灵、通玄、冲虚、南华次之,仙貌俨然	王鹗 ^③
栖云观	1264— 1284	开封	构前殿奉玄元,后堂祠列祖,斋坛蔬圃悉备,监坛里域各为祠	刘将孙 ^④
青岩山 道院	1266	卫州青岩山	重构玉帝殿,泊东西两庑、山灵位、聚仙亭,下逮庖湑门屏,以楹而计者三十数	王恽 ^⑤
妙真观	1268 前	巨野县	建玄元圣祖之殿、真官秘篆之堂,斋厨门庑	高天佑 ^⑥

① 孙志恭,《大朝蒙古国滑州白马县太平乡岳村创修宁真观碑》(1263),1932年刊《滑县志》卷7,《全元文》卷284,第9册,第19—20页。灵阳丁师与门弟吕志明、魏志士、贾志玄建,以为栖息所。

② 张仲寿(1251—1324),《崇福宫记》(1311),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卷16,《全元文》卷559,第17册,第413—414页。郝大通弟子王志瑾(栖云,1178—1263)建。

③ 王鹗,《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47页。太极殿为老子降圣之地,见胡笏,《续修太清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46页。

④ 刘将孙,《汴梁路栖云观记》(1284),《养吾斋集》卷17,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46页。姬志真(栖云真人王志瑾门人)女弟子李妙元建。

⑤ 王恽,《青岩山道院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857—858页。全真道士李志和重建。

⑥ 高天佑,《妙真观记》(1268),清道光二十年刻本《巨野县志》卷20,《全元文》卷1043,第33册,第14—15页。女冠云溪散人田妙云壬辰(1232)北渡,与法弟张妙坚缔构。

太极观	1269 前	栾城县	位三清于前,殿玉皇于后,堂七真于西,斋厨寮舍,像设供具,随事一新	邴居敬 ^①
白云观	1271 后	大都宜民坊白云楼	作正殿,塑老君与门人四子像于殿中	虞集 ^②
清真庵	1272 前	滕州邹县	建昊天殿,泊斋室、云堂、厨房,绘塑玉皇上帝、左右宰臣、玄中法师、灵官吏神	茅志宣 ^③
法箴堂	1275 前	修武	建法箴堂三间,绘塑三天捡教玄帝圣像、三天主教真君、三天扶教天师,彩画许、吴十二真君、雷部神吏	陈南美 ^④
龙德宫	1276	开封	构殿无极以奉三清,至元丙子(1276),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营东西庑以庇其徒	许有壬 ^⑤
集仙观	1276-1330	益都路邹县	三清殿,方丈,云堂,斋堂,前列三门,右主左宾,神由其中,地方十夫	陈绎曾 ^⑥

① 邴居敬,《栾城县太极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99-600页。悟真大师孙志觉建。

② 虞集,《白云观记》,《道园学古录》卷46,第15-17页,《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54-655页。祁志诚始建。

③ 茅志宣,《创建清真庵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05-606页。马丹阳远孙、清虚子司志净住持。掌教李志常赐清真庵名额。

④ 陈南美,《创建法箴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59页。此为元代南北一统后全真教吸收南方许真君教法一例。

⑤ 许有壬,《龙德宫记》,《圭塘小稿》卷7,第10-13页,《四库全书》,第1211册,第630-631页。此宫与汴梁大朝元宫为宗属,均系王志瑾一系道宫。

⑥ 陈绎曾,《增修集仙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83页。

乾元观	1278	晋宁	观中突起殿阶,祠玉清上清太清三天尊。辟朱门为三,寮以修廊。七星堂以祠璇玑,南昌宫以祠司命,通明阁以祠昊天上帝	元明善 ^①
玉泉观	1276,1289	秦州	1276 起太上殿,事之以五祖七真;1289 建玉皇殿,事之以风后牧伯	唐仁祖 ^②
修真观	1280	不详	建大殿二,前奉三清,后尊列祖,丹青灿烂,金碧交辉,监坛真官,方壶静室,廊庑斋厨,药圃蔬园,钟鼎法物,皇王祝延万安之地,士庶祈禳百禄之场	欧阳志真 ^③
太清观	1281 前	曹州有莘	建三清殿于前,七真堂于后,左右厨库,东西云室	何意孙 ^④
灵阳观	1283 前	辉州	前殿奉玄元,后殿奉众真,灵官有祠,斋厨有堂,门墙库廡	白栋 ^⑤

① 元明善(1269-1322),《崇圣宫碑》,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卷15,第105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74册,第606页。毁于大德地震,按照原样重建,改名崇圣宫。

② 唐仁祖,《创建玉泉观记》,张维编,《陇右金石录》,卷5,元,第32-33页,《石刻史料新编》第21册,第16104-16105页。全真师梁志通建。原文为至元丙午起太上殿,但至元无丙午,当为丙子1276之误。

③ 欧阳志真,《重建修真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60页。

④ 何意孙,《曹州有莘重修太清观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58页。

⑤ 白栋,《大元国辉州请佃户灵阳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0页。

集仙观	1283 前	终南山	建其所当奉坛场神室等祠,岁时清供	王恽 ^①
万寿宫	1285 始,二十余年成	武当山紫霄峰	即岩为宫,广殿大庭,高堂飞阁,庖库寮次,像设瑞伟,钟鼓壮亮	程巨夫 ^②
昊天宫	1290 前	驰山	凿洞悬崖,绘塑元元八仙七真	杨志运 ^③
佑德观	不晚于1292	宝鸡	三清、四圣、混元、灵官等殿,云堂、厨库、方丈、三门	魏初 ^④
仙人万寿宫	1293 扩建	益都路邹县	建三清宝殿,像设莹明	邓志明 ^⑤
崇真观	1293 年之前	云州金阁山	宋德方门人祁志诚凿长春洞,内刻全真祖师像二十位	林 牟 贻等 ^⑥
全真观	1296 建成	东平	首创殿三楹,中像纯阳真君,列侍七真	陈 俨 [] ^⑦

① 王恽,《终南山集仙观记》,《秋涧集》卷39,第15-17页,《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502-503页。

② 程巨夫,《钩州武当山万寿宫记》,《雪楼集》卷5,第21-24页,《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2-64页。又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43-744页,文字略有不同。此为全真教吸收武当山玄武崇拜之例。武当山道士张守清建。至大三年(1310)武宗征其至阙,祷雨辄应,赐宫额曰天一真庆万寿宫,制加玄武神号玄天元圣仁威上帝。皇庆元年(1312)和二年不雨,仁宗诏张守真至京师,祷雨而雨。

③ 杨志运,《重修昊天宫碑记》(1290),清光绪九年《益都金石记》卷4;《全元文》卷988,第31册,第40页。

④ 魏初(1232-1292),《重修宝鸡佑德观记》,《青崖集》卷3,第46-48页,《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742-743页。全真道士袁志安建,其师张守冲,紫微全阳普度真人周公之所出也。周公承教马丹阳。

⑤ 邓志明,《崇德真人之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64页。刘处玄三传弟子李志椿扩建。

⑥ 林牟贻等纂修,《赤城县续志》(光绪七年,1881)卷1,《赤城县志译注》,第291页。

⑦ 陈俨[],《全真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29页。道士刘志深等建。

大同观	不晚于 1302	广宗县	建三清正殿,七真后堂,散 室廡库,罔有不备	董朴 ^①
五华宫	1308 前	邹县	起三清殿、三子堂,彩绘辉 焕;复建东西斋厨,以为四 方道友往来寄身之所	赵天麟 ^②
朝元洞	1276— 1312 凿洞, 1314 置像	华山	洞毕功又二年,俨像仪,奂 金碧,凡大小四百躯,置以 朝元而落成。作别洞朝元 之左,以祀五雷	井道泉 ^③
东华宫 紫府洞	1312 年前	昆嵛山	宋德方法孙李道元于莱州 镌五祖七真等法身一十七 尊石像,置于洞中	张仲寿 ^④
迎仙宫	1307;1314	莱阳县	马丹阳重葬,墓上建殿,殿 内造马丹阳像,宋德方法孙 李道元将马丹阳所度十解 元、百仙之图转刻为雕像, 各镌姓名	张仲寿 ^⑤

① 董朴(1232-1316),《修建大同观记碑》,1933年《广宗县志》卷9;《全元文》卷284,第9册,第7页。李志朴住持此观。其弟李志柔受尹志平(1169-1251)命住持终南宗圣宫,享年八十。

② 赵天麟,《白云五华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0页。王志顺建。掌教孙德咸(1243-1321)于延佑三年(1316)改宫额曰白云五华宫。

③ 井道泉,《太华山创建朝元洞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69页。綦志远(号白云,1195-1255)弟子贺志真(1212-1299)始创。此洞有38个法属宫观庵。

④ 张仲寿,《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光绪《文登县志》卷12,第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4,第292页。

⑤ 张仲寿,《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光绪《文登县志》卷12,第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4,第292页;张仲寿,《丹阳真人归葬记》(1312),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40-741页。

玉泉观	1315 前	澄城县	殿三清于中央,堂七真灵官于其后,像设俨雅,金碧相辉,斋厨廩库	潘汝劼 ^①
纯阳万寿宫	1325-1368	河东县永乐镇,现迁移芮城县	三清殿《朝元图》、《全真列祖图》,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重阳殿《重阳王真人悯化图》	见第五章
上清储祥宫	1326	开封	三殿:尊玄元圣像于前,奉栖云祖师于后。翼以斋序,缭以周垣	许有壬 ^②
天静宫	1332 前	亳州	殿即旧址为二,一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门,后丈其室,监坛二帅(师)、灵官有堂,斋诵有所,钟有楼,井有亭,道士有区舍	张起岩 ^③
十方问道宫	1340 后重建	平凉崆峒山	创前后大殿,曰体元,曰混元;凌霄、启元二门	见本章
十方长春观	1345-1347	钧州	首创玄元殿三间,东西序若真官,若监坛,若庖廩,若库廩	刘信 ^④

① 潘汝劼,《玉泉观碑》(1315),清咸丰元年刻《澄城县志》卷21;《全元文》卷992,第31册,第123-124页。纯净大师王永谦建。

② 许有壬,《上清储祥宫记》,《圭塘小稿》卷7,第12-16页,《四库全书》,第1211册,第631-633页。王志瑾(栖云)系宫观。

③ 张起岩,《亳州天静宫兴造碑》(1332),明隆庆三年刻本《中都志》卷七;《全元文》卷1141,第36册,第115-117页。天静宫提点刘道广师徒经营三纪而成。

④ 刘信,《钧州十方长春观重建玄元殿碑》(1349),民国二十年《禹县志》,《全元文》卷1783,第58册,第551页。

玉泉观	1354 后	秦州	正殿三楹,像帝君于其中,掌桂禄二籍仙官翼侍之,雷霆四帅列于[][]	刁斗微 ^①
翠筠观	1357	河内县	三门两庑,太上殿,五祖、七真二殿,监坛、灵官二祠。房舍库庖	王守愚 ^②
十方昭明宫	不详	大都	建大殿以祀玄元圣祖,及五祖七真,妆严绘事,备极精致,灵官为堂,弘玄(王志谨门人)为祠	李兰盼 ^③
玄都万寿宫	不详	巩昌	建通明正殿,绘塑圣贤;中建虚皇之坛;六子诸真	王涓 ^④
玄通观	约 1380	太原府曲阳县	晋恭王(朱橐)建五祖七真殿	沈树声等 ^⑤
金天观	1400	皋兰县	肃庄王建。左玄坛祠,右真武祠。正门曰九天门,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居其下,中有檄雷之坛。左曰法王堂,右曰天师堂。正殿曰雷祖宝	朱模 ^⑥

① 刁斗微,《重修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810 页。

② 王守愚,《重修翠筠观记》(1357),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卷 21;《全元文》卷 1766,第 58 册,第 107 页。

③ 李兰盼,《元一统志》卷 1,第 50 页。栖云真人王志瑾(1178—1263)请弘玄子居此宫,弘玄子兴构,仙蜕后,其徒郭志真嗣其役。

④ 王涓,《重修玄都万寿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813 页。

⑤ 沈树声等编纂,《太原府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卷 48,第 10 页。晋恭王橐,明太祖第三子,学文于宋濂,学书于杜环,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太原(《明史》卷 116)。

⑥ 明肃庄王于建文二年(1400)建,明肃庄王朱模(明太祖第十四子)撰,《金天观记铭》,《陇右金石录》卷 6,第 2—4 页,《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21 册,第 16135—16136 页。

			殿,雷师、皓翁、卿使、师相、十大雷神列班左右。后有玄极殿,中有三清,左右设南北二派五祖七真	
--	--	--	---	--

第四章 全真石窟

前一章所讨论的全真宫观均为土木结构的宫观；而本章的内容是石质的全真宫观或殿堂，即全真道士开凿的石窟，窟内有利用山岩雕刻的不可移动的造像。换言之，全真石窟是在石山中凿石而成的全真宫观，或者是土木结构宫观的一部分。完整独立的石窟宫观或者附属于土木结构宫观的石窟，其外部与山岩浑然一体，隐蔽而坚固，是宫观中最为坚实永久者。石窟内部也不仿照土木建筑，没有梁柱，显得原始古朴，但是设有神龛、道像，与土木结构殿堂内部布局、像设大同小异，可供道士崇拜、修炼、建醮之用。

石质的全真宫观多隐蔽在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深山，便于存像教于自然，使宫观造像与山岳同在，与岩石共寿，成为宫观规制和造像的永久楷模；自然不灭，像教亦可长存。

道教石窟有别于道教石洞。深山中的天然石洞被道士发现后加以利用者，可称为道教石洞。但是石窟和石洞有共同之处，都是世外福地，神仙洞府，道教洞天，象征道教之道；洞窟中空，虚旷无物，似乎存在于万象之先；洞窟中黑暗深邃，类似乾坤未分前的混沌；洞窟断面多为圆形，有如丹鼎，可隐喻金丹。神秘的洞窟对具有强烈神秘主义特色的全真派自然有很大吸引力。^① 从全真教开教之初到其鼎盛，神仙洞天一直是全真大师们的搜寻目标。如王重阳在山东宁海收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王处一为门人后，首先携四弟子于大定八年

^① 关于早期全真教的神秘主义，见 Lous Komjathy, *Cultivating Perfection: Mysticism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Early Quanzhen Dao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1168)二月晦日入昆嵛山石门口,开“烟霞”古洞。又如全真第七任掌教李志常曾命人在燕京西山一带寻找山洞,得仙都山仙君洞、黄山玉室洞天、大房山潜真洞。^①“烟霞洞”、“仙君洞”等比较隐蔽,需要凿开洞口才能进入,但其主要部分是天然石洞,与完全由人工开凿的石窟不同。本章仅仅讨论全真道士开凿的石窟;天然石洞被发现利用者则不在本章的范围之内。

与中国许多古代佛教石窟相比,道教在北方的石窟数量凤毛麟角,规模也远不及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北方在全真教之前没有形成道教石窟造像的传统,虽然在南方——特别是四川——有许多隋唐以来的道教石窟。^②

全真石窟数量很少,著名的仅有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山东莱州神山(寒同山)石窟,^③河北赤城县金阁山长春洞,山东文登市昆嵛山紫府洞(东华洞),陕西华县太华山朝元洞。其中龙山石窟和神山石窟仍有残存石像,金阁山长春洞和华山朝元洞仅有石窟,并无原来的造像;昆嵛山紫府洞仅有碑记史料可查。

著名的全真石窟除华山朝阳洞外,其它几个均由宋德方及门人开凿。宋德方法派长期致力于开窟造像,大力推广石窟宫观、造像的新形式,培养擅长开窟造像的道士,这在全真教内十分突出。整个蒙元时期,宋德方宗派内代代都有开窟造像的工程和擅长于此的专家,形成了全真道教石窟造像的新传统。这一传统随元代的消亡而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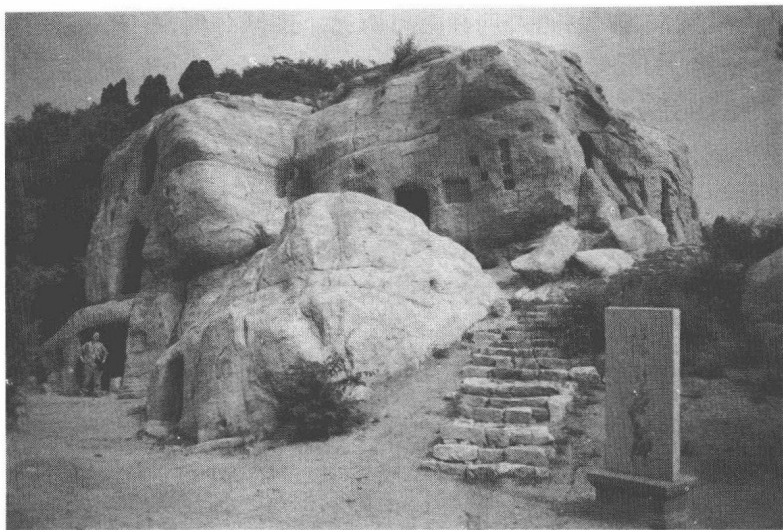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龙山石窟

在北方现存的道教石窟中,现在仍保存有相当数量道教造像者仅有山西太原西南郊龙山石窟一处,其中两个唐代石窟,五个全真石窟

① 文道广,《玄靖达观大师刘公墓志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1页。

② 见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卷。

③ 田中知佐子,《金元時代の全真教美術——山西・山東の二石窟をめぐる一試論》,《鹿島美術財団年報》,22卷(2004),第472-482页。



4-1 龙山石窟全景

(图4-1)。龙山在太原市西南约二十公里处,是山西吕梁山脉支系之一。山下是著名的晋祠,供奉唐叔虞和圣母,^①系晋水之源。龙山南连悬瓮山,西接方山,北至黑沙岭。北面原有童子寺。^②龙山西约十公里处是著名的天龙山佛教石窟。龙山上有一处突兀高耸的巨崖石壁,石质为灰白色的沙砾岩,道教石窟就开凿于面向东、南方向的崖面。

据李鼎撰《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1262立石),宋德方于“甲午游太原西山(龙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全’二字,修葺三年。殿阁峥嵘”。^③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1274)谓宋德方“甲午历太原之西山,

① 据 Tracy Miller, 当地儒士强调唐叔虞崇拜,但是晋水灌溉区的民众则视圣母为生命之水的源泉和晋水之神。见 Miller, *The Divine Nature of Power: Chinese Ritual Architecture at the Sacred Site of Jinc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② 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7,第12页,《四库全书》,第542册,第534页。据穆尔赛、刘梅等编纂,《山西通志》(康熙二十一年刻本,1682)卷29,第3页:童子寺在县西南十里,北齐天保年建。时有二童子见于山,又有大石若世尊像,遂镌为佛,因名童子寺。

③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7页。

偶抵一道宫,荒凉极目,乃向神游时所见。拂拭石刻,有宋全二字。真人曰:宿缘无可逃者。留居之。曾不三年,轮奂一新,遂为西州伟观。”^①王利用《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曰,宋德方于“甲午率门徒游太原之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榛莽无人迹,中有二石洞,圣像俨存。壁间有‘宋童’二字。真人葺之三年,恍然一洞天也”。^②综合上述,加上龙山石窟现存的宋德方、秦志安、李志全题记,可知宋德方与弟子在甲午(1234)游龙山时发现了古昊天观旧址和两个古洞,洞内皆有古代道像。石壁上刻有“宋全(童)”字样,宋德方以为是宿缘,于是决定留在山上,全力开窟造像,长达三年之久。

当时的龙山人迹罕至,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正如明代邑人、通判王瑄在题为《昊天观》的一首诗中所描述:“出郭西行路几弯,崎岖石磴蹶崇山。”^③即使今日从山下到石窟也需要奋力攀登半天。1993年6月笔者第一次探访龙山石窟,见夹谷邃险,周无人迹,凛其不可久留,悚然而退。宋德方在山西一般仙踪不定,即使是在他最喜爱的永乐镇修建纯阳宫(永乐宫),也没有长期驻扎在那里亲自督工营建,而是统筹规划好建宫事宜,将具体工作交给门人完成,自己继续云游四方。但是在龙山由于偶然所遇,他却不辞艰辛,临时决定在荒山野岭上的昊天观遗址驻留。全真宫观一般都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城镇乡村,其主要原因,一是全真道士多不从事生产,生活的部分来源靠民众施舍和出租宫观的田、地产;二是便于在民众中传教。但是昊天观位置偏僻,并不便于立身传教。尽管供给困难,生存不易,宋德方和门人却盘桓于此,开窟雕像长达三年之久,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何原因使他如此投入?

宋德方开洞造像的目的是什么?李养正曰:“他修石窟是为全真道刻石立像并作自我宣扬。”^④张明远认为:“宋德芳选择甲午春住持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3页。

② 王利用,《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3页。

③ 高汝行纂修,《太原县志》(1551)卷6,第20页。

④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454页。

兴建全真道窟,虽不能排除为全真教宣教播道的动机,更有为蒙元皇帝统一全中国,永坐江山,祈福祝贺的意图,同时也不能排除宋德芳对太原百姓多年来遭受天灾人祸险恶命运的一种同情。”^①笼统而言,“为全真道刻石立像”,“为全真教宣教播道”都是正确的,但是宋德方建造的其它宫观也可以说是为此目的。可是,他显然没有将龙山石窟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宫观来建设,否则他可能会像修建永乐宫或者神山石窟一样,做好总体规划后即先期离去,具体工作交由门人完成。

笔者认为龙山石窟有别于其它宫观的特殊意义在于,宋德方特意选择采用了石窟石壁雕像这一并非北方道教传统的宫观造像形式,其目的是建立坚如磐石的全真宫观造像范本,以深山野岭为天然屏障,防范兵灾人祸,使其传至久远,成为宫观造像的永恒典范。他在龙山发现的两个古代道教石窟,虽然年代久远,但是石像犹存。加之龙山周围有许多北朝以来的古代佛教石窟石像,如天龙山石窟,当时已有七百年之久,石像依旧,香火旺盛。这些数百年古洞必然会给他很大的启示,使他认识到石窟石壁雕像这一造像形式最大的优点是不易毁坏。佛教徒早就认识到“山既不朽,像亦长存”的道理,如龙门石窟的许多施主担心佛教“末法”时期泥、木质造像会毁坏于劫火,期望依靠石窟石像使佛像长存于世。^②宋德方之师刘处玄长期在洛阳一带修道,自然了解龙门佛教石窟的壮观,可能这就是他后来回到莱州掖县后准备在神山(寒同山)开凿道教石窟的原因之一,不过被当地官员所阻。他并不死心,曾嘱咐宋德方以后待机再开石窟。宋德方以后果然在神山开窟,完成了其师未尽的事业。古人所谓金石不坏,实际金铜像往往会遭遇销毁的厄运,唯有隐藏在深山野岭石窟中的石壁雕像,与山岩浑然一体,坚不易摧,牢固不移,罕为外人所知,往往可经历千年而毫无损坏。相比之下,通都大邑或乡村小镇宫观的一般造像不是

^① 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111页。

^② 见 Amy McNair, *Donors of Longmen: Faith, Politics and Patronag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第5章“震旦(Cinasthāna,梵文:中国)存法”。

泥塑就是木雕,易朽易坏。金蒙之交兵荒马乱,宫观造像往往化为灰烬,万不一存。道士所居,尚“无尺木寸椹之余”,^①更无完整的古代宫观可见。他云游南北,一定是第一次在龙山昊天观故址看到保存完整的整窟古代道像,感慨万分,所以视为宿缘。他与他的两个大弟子秦志安、李志全都具有十分深邃的历史眼光,秦志安更是全真第一史家。所以他能在战火之余以区区个人之力发起抢救编修道藏,以确保道经不灭;基于同理,他也一定认识到唯有在深山僻壤开凿石窟石壁雕像,才能保存道教宫观全套造像的基本样式,永久性地建立道教造像的标准,即使土木构建的宫观万一被战火或灾害摧毁,石窟宫观与石像仍然可以长期存世,成为宫观造像的样本。如果说编修道藏是宋德方在战火之后拯救道经的伟业,开凿龙山道教石窟则是他在乱世中拯救宫观道像的壮举。虽然石窟在二十世纪受到文物贩子等的盗窃,多个石像头部毁坏或损失,但是石壁雕像的身体却不能移动,对今人研究和理解道教宫观造像体系的影响不大。这使人不得不佩服宋德方及其弟子的历史远见:时至今日,全真宫观的木雕泥塑没有一躯完整造像遗存,而他的龙山石窟却保存了一个典型全真道观的全套主像,达到了保存宫观道像典范的最终目的。

多种山西和太原方志对龙山石窟均有记载,如明代《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昊天观,在县西龙山绝顶。有石洞,宋披云子所撰七真赞石刻。至元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有瑞鹤百余飞盘其上,移时而去。”^②这是龙山昊天观在方志中的最早记录。

明代李侃、胡谧等纂修的第一部山西地方志书《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1475)对龙山石窟描述甚详:“昊天观:在太原县一十里龙山绝顶。元贞元初建。有石洞,列为八龕,宋披云子所凿。一曰虚皇龕,内石像十一尊(应为二十一尊)。二曰三清龕,内三清像三尊。三曰卧如龕,内卧像一尊,传为披雾(云)卧化之所。四曰玄真龕,内石像三尊。

① 元好问,《重修大庆观功德记》,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卷15,第10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74册,第605页。

② 《永乐大典·太原府志》卷5203,第11页,中华书局1986年印本,第2286页。

五曰三天大法师龕,内石像三尊。六曰七真龕,内石像七尊。第七、第八二龕俱名辩道龕,乃道士栖止辩道之所。石刻。国朝洪武中并北极观入焉。”^①此条最可贵的是提供了各龕的龕名,但是建观年代(元贞初,1295)误,以后各志以讹传讹。明代初对全真教加以限制,许多宫观被合并,有时甚至有五、六个宫观被合而为一,一般是把较小的观庵合并到较大的宫观。昊天观属大观,不但没有被撤销,反而接收了北极观,后者遂废。^②

明代高汝行纂修《太原县志》(嘉靖三十年,1551)卷1昊天观条曰:“昊天观,在县西一十里龙山绝顶,元元贞元年道士宋德方建。观东石崖列凿石室八龕,有道者姓宋号披云子所凿。一曰虚皇龕,内刻石像十一尊;二曰三清龕,内刻三清像三尊;三曰卧如龕,内刻卧像一尊,传为披云子卧化之所;四曰玄真龕,内刻石像三尊;五曰三天大法师龕,内刻石像三尊;六曰七真龕,内刻石像七尊;第七、第八二龕俱名辩道龕。玉皇大殿五间,正德初年内官畅英重修。”^③此条增加了内官畅英重修玉皇大殿的新内容,并提到建观者“宋德方”的名字。此志还收入明代庠生王朝简作《披云洞》诗二首,说明当时有宋德方雕像的石窟(现编号第6窟),又被称为“披云洞”。诗曰:“试问披云何处居,苍山洞里自清虚。寻真贱役来相访,得见神仙石镂书。神仙何日起家缘,此洞开来五百年。满壁玄书今尚在,苍山老树总依然。”^④

明代关廷访、张慎言编纂《太原府志》(万历四十年刻本,1612)卷二十四昊天观条最为简略,仅记观址和所建年代:“昊天观:县西十五里龙山绝顶,元贞元年建。”^⑤建观年代(元贞元年,1295)重复了旧志

① 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卷5,第85-86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第155页。

② 据《永乐大典·太原府志》,北极观原在太原县西,故城之冈上,见卷5203,第11页,中华书局1986年印本,第2286页。又据明代高汝行纂修《太原县志》(嘉靖三十年刻本,1551),此观在太原县西花塔村,后唐同光二年(924)建,见卷1,第17页。

③ 高汝行纂修,《太原县志》(嘉靖三十年刻本,1551)卷1,第17页。

④ 高汝行纂修,《太原县志》(嘉靖三十年刻本,1551)卷6,第54页。

⑤ 关廷访、张慎言编纂,《太原府志》(万历四十年刻本,1612,国家图书馆藏本)卷24,第29页。

中的错误。

清代穆尔赛、刘梅等编纂《山西通志》(康熙二十一年刻本,1682)昊天观条目曰,“昊天观:在县西十里龙山绝顶,元元贞年建。东崖有石室八龕,一曰虚皇龕,二曰三清龕,三曰卧如龕,四曰元贞龕,五曰三天大法师龕,六曰七真龕,七、八俱名辩道龕。道者姓宋号披云子所凿。”^①此志为清代第一部山西方志,对释道记录比较简略。“昊天观”条只是部分采用前志内容。因避讳原因称第四龕“玄真”龕为“元贞”龕,此后清代各志均用此名。龚新、沈继贤纂修《太原府志》(雍正九年,1731),对昊天观的记载更加简略:“昊天观:在龙山,元元贞元年道士宋德芳建。”^②

清代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卷168 昊天观条曰:“昊天观在县西十里龙山绝顶,元元贞元年披云子宋德芳建。观东石崖列石室八龕,披云子凿。一曰虚皇;二曰三清;三曰卧如,龕内卧像一,传为披云子卧化地;四曰元真;五曰三天大法师;六曰七真;七、八胥曰辩道。凡镌石像二十有七尊。明洪武间并北极观入焉。正德初内官畅英重修。是时,云间陆本居石洞,^③以道术著。内又有全真庵,宋德芳撰碑。”^④清代沈树声等编纂《太原府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昊天观条全文取自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⑤

清代员佩兰总裁、杨国泰等纂修《太原县志》(道光六年,1826)昊天观条重述了前志的内容:“昊天观在县西十里龙山绝顶,元元贞元年披云子宋德芳建。观东石岩列石室八龕,一曰虚皇,二曰三清,三曰卧如,龕内卧像一,传为披云子卧化地,四曰元真,五曰三天大法师,六曰七真,七、八胥曰辩道。凡镌石像二十有七尊。明正德初

① 穆尔赛、刘梅等编纂,《山西通志》(康熙二十一年刻本,1682)卷29,第4页。

② 龚新、沈继贤纂修,《太原府志》(雍正九年,1731)卷9,第6页。

③ 据员佩兰总裁、杨国泰纂修《太原县志》(1826)卷10,第51页(1976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印本第576页),陆本,云间人,宏治(弘治)末居太原昊天观石洞中,有道术,能符水禳雨,辄应。袖核于山顶摇之,隐隐闻雷声起。后游华山,莫知所终。

④ 觉罗石麟等撰,《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卷168,第24页,《四库全书》第548册,第206页。

⑤ 沈树声等编纂,《太原府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卷48,第10页。

内官畅英重修。是时云间陆本居石洞,以道术著。内又有全真庵,宋德芳撰碑。”^①

清代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十八年,1892)昊天观条曰:“昊天观,在太原县西龙山顶,元贞元年披云子宋德芳建。(以下小字)观东石崖列石室八龕,披云子凿。凡镌石像二十七尊。有自撰碑。”

方志中提及的宋德方自撰碑,碑名为《昊天观重刊全真庵记》,全文如下:“九牧献金,夏禹铸以为鼎,九州山川草木百怪之象,莫不在焉。其历乎万世,有时而隐,有时而显。其隐也,莫知所去;其显也,莫知其来。世以为神鼎,云:人神其鼎,而鼎不知其神,此所以为神也。人视其鼎,歔歔咨嗟。有爱其鼎之为器,而不精察其鼎之文象者;有爱其鼎之文象,而不穷其鼎之全质者,皆非观鼎者也。且文象百变,其为鼎则一也,文象虽假,其为金则真也。一变而百,百归乎一,假不异真,真不异假,知乎此者,其亦庶几乎善观鼎者耶?唯善观鼎者,然后可以议乎全真矣。夫六合之内,万物之洪纤,有形无形,有识无识,生死去来,喜怒哀乐,皆一真之所融也。亦犹神鼎之上,一山一川,一草一木,一鸟一兽,莫非一金之所为也。视一象,则可知一鼎之全质矣。视一法,则可知一真之全体矣。故鼎常一,而无象可求;真理常全,而无法可除。极六合之内,尽万物之洪纤,孰非全哉?孰非真哉?江西老人结草庵乎福山,太守黄公题曰全真。命固以文,故引而铭曰:其行徐徐,其觉于于;渴焉而饮,饥焉而哺。全真庵乎,达者以为蓬庐。”^②文中宋德方以鼎比喻全真教,谓以识鼎的方法才能理解全真教的实质。碑文不是为昊天观而作,而是由昊天观重刊,没有关于昊天观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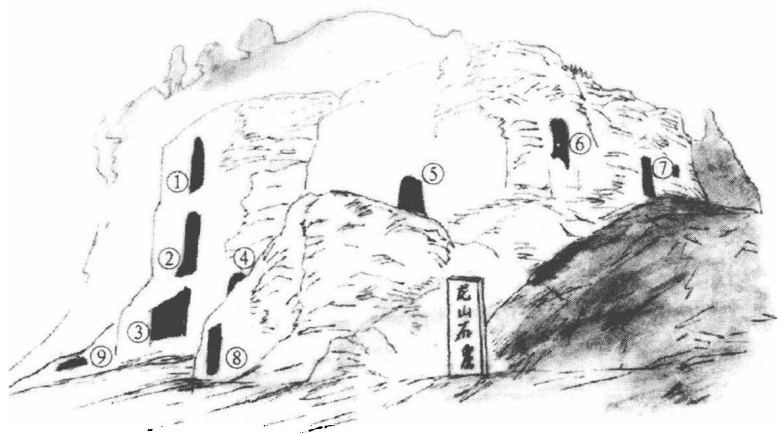
以上所引方志中昊天观的记载,虽然有许多错误,但保存了一些十分宝贵的信息。特别是龕名,与龕内石像内容大多吻合,显然有所

^① 员佩兰总裁、杨国泰纂修,《太原县志》(1826)卷3,第43页,1976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印本第223-224页。

^② 高汝行纂修,《太原县志》(嘉靖三十年刻本,1551)卷5,第24页。

根据。地方志由各地儒士收集资料汇总编辑而成,其中的释道内容多出自寺院宫观的碑文。成化年间首次编修山西方志时昊天观仍然有道士住持,当时一些碑刻仍然存在,如“宋德方撰碑”就是其中之一。成化志中的窟名自然是根据当时尚存的碑刻文字而来,否则不会如此具体,以后各志所列窟名最终均以成化志为据。

宋德方所选择的建立昊天观的位置十分有利于开凿石窟。观址在一较为平坦的山顶中部,一组呈不规则方形的石崖突兀而起,向南和向东(稍微向北倾斜)的两面为垂直的石壁,石窟就开凿于石壁上。目前共有九个石窟(图4-2),七个在朝南的崖面,两个在面东的崖面。在面南的七个石窟当中,第1、2、3号窟(窟号按照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在石崖的西头,面向正南,从上到下垂直排列;第3号窟之右(之东)是第4号窟;后者右上方是第5号窟,其崖面和窟口稍微向东倾斜。在向东的崖面上是第6、7号窟,窟口均稍微向北倾斜。第8号窟在面南崖面的最东端,位置最低,接近地平面。第9号窟在面南崖面的最西端。第1、2、3、6、7号窟为全真石窟,开凿于1234到1239年。第4、5号窟甚为古老,应是唐代石窟。第8号窟内有几尊后代泥塑像。第9号窟很小,是空窟,方志中亦无记录。



4-2 龙山石窟各窟编号和位置,据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第3页

各窟的编号,传统龕名、主像内容、创建者、年代和大小形制可列表如下:^①

窟号	方志中龕名	主像	创建者	年代	高(米)	宽	深
1	虚皇龕	虚皇、全真列祖	宋德方	1234-1235	2.33	3.25	3.03
2	三清龕	三清六御	宋德方	1234-1235	2.66	3.56	3.5
3	卧如龕	王重阳	宋德方	1234-1235	2.15	2.68	3.41
4	三天大法师龕	张道陵、张衡、张鲁	不明	唐代	1.8	2.16	2.21
5	玄真龕	玄真子张志和	不明	唐代	1.65	1.85	1.83
6	辩道龕	宋德方	秦志安等	1238-1239	2.53	2.6	2.89
7 前室 主室	七真龕	神将、七真	宋德方	1236	2.4 3.25	3.96 3.74	1.74 3.82
8	辩道龕	明清泥塑三皇等		元代	1.7	2.17	2.1
9	(无)	(无)	不明	明清?	1.7	2.3	2.15

在蒙元时期,虚皇、三清、卧如、七真、辩道等龕是昊天观的最主要部分。

龙山石窟在现代受到关注,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0年11月常盘大定在探访童子寺的途中首先“发现”了龙山道教石窟,这时石窟造像保存完整无缺。他于1921年首次发表了调查报告,并委托一位大学生于1924年夏季到龙山石窟拍摄更多的照片。此时辩道龕内的宋德方像头部已经被盗。不久,更多的石头失窃,并被卖给在华外国人;1930年蒙特(J. W. Munthe)将军通过瑞典国家博物馆之友(Na-

^① 根据 Anning Jing, “The Longshan Daoist Caves,” *Artibus Asiae* 68.1 (2008), pp. 14-43。

tionalmusei Vänner)组织,将三个来自龙山道教石窟的石头交给了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家博物馆(见图4-3,4-4,4-5)。^①值得注意的是,附近天龙山佛教石窟的大部分造像也是在1923到1924年之间被破坏倒卖。^②常盘大定对龙山道教石窟的研究以及1924年夏拍照的石窟



4-3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 (Siré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 pl. 32a)



4-4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 (Siré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 pl. 32b)



4-5 龙山石窟道像头部,瑞典国家博物馆藏 (Siré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 pl. 33)

照片发表于1939年。^③照片中的一些石像后来遭到破坏,失去头部;照片保存了这些石像的原状形象,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抗战期间日伪分子与僧静亮相勾结,盗窃了天龙山佛教石窟和龙山道教石窟内的大量石像。“文革”期间,石窟因地处偏远和太原文管会的保护,免于再

^① Osvald Siré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 (London: Edward Goldston, 1931), 35, pls. 32a-b and 33.

^② 李裕群、李钢,《天龙山石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第7页。

^③ 常盘大定,関野貞,《支那文化史蹟》第1卷(京都:法藏馆,1939-1940)。

次遭受洗劫。^① 1996 年龙山道教石窟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 年以来多位学者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如史岩纠正了常盘大定的一些错误,并认为第 4、5 窟的年代应是唐代,^②李养正澄清了几个石窟中的主像身份,^③张明远全面介绍了石窟的现状和有关文献,进行了细致的风格分析。^④

但是以前关于龙山石窟的研究在方法上尚有一个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参考石窟的开凿者宋德方、秦志安、李志全等人现存的一些著作,没有把他们的造像和论述(包括有关建宫造像的论述)结合起来研究。笔者提出一个假设:由于他们都是为传播全真教而勤于著述的道教大师,阐教所言、所行(包括造像)均出于同一个信仰,其著述和造像都是为了宣教这个同一目的,无须在传教中言(论述)、行(造像)不一,所以其宣教言论和宣教造像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并行不悖,像教和言教相辅相成。如果这个假设合理,他们的阐教论说可以被视为理解他们造像的最重要参考。因此,笔者结合他们的宣教论述尝试重新解读了龙山石窟造像。^⑤

这里笔者将重点分析龙山道教石窟的内容,特别是第 1 窟(虚皇龕)、第 2 窟(三清龕)、第 3 窟、第 7 窟(七真龕)的造像。关于石窟窟名石像主题的识别,常盘大定于 1920 年 11 月实地调查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⑥其中有许多错误,已经被学者纠正,^⑦但是许多问题仍未解

①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 443 页。

② 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 年第 2 期,第 33-42 页。

③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 439-456 页。

④ 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唐代龙山石窟研究》,《美术观察》1996 年第 2 期,第 52-55 页;《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文物》1996 年第 11 期,第 56-70,第 101 页;《龙山石窟历史文献勘误》,《美术观察》1997 年第 10 期,第 57-58 页。

⑤ Anning Jing, "The Longshan Daoist Caves," *Artibus Asiae* 68. 1 (2008), pp. 14-43.

⑥ 见常盘大定、関野貞,《中国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馆,1975)第 1 卷,第 110-120 页。

⑦ 见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 年第 2 期,第 33-42 页;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 439-456 页。常盘大定的许多观点又见于胡文和,《中国道教石窟艺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决。在宋德方及门人开凿的第1窟、第2窟、第3窟、第6窟和第7窟(方志中编号第六窟)中,第6窟内的造像主题明确。其它四窟的造像识别需要通过分析研究才能确立。

第1窟是龙山全真石窟开宗明义之窟,亦为其它全真石窟张本;第2窟与四川地区的宋代道教石窟有密切的联系,显示出全真教对传统道教神系的继承和改造;第3、6、7和1窟都具有全真特色。作为一个整体,这五个全真石窟通过造像的形式重新构建了道教的主尊主神体系,建立了全真列祖体系,将道教传统的主尊主神体系与全真教的师真体系融为一体,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道教神系主干,构成了全真宫观像设的最基本要素,为全真醮仪和道士的焚修提供了必备的设施。

以下按照开窟时间顺序讨论各窟。

1、龙山早期石窟

(1)第4窟 三天大法师龕

第4窟和第5窟即上述元代碑文中所谓古昊天观故址二石洞,应是唐代古洞。第4窟的古名是“三天大法师龕”,窟内有三尊主像及其侍从。主尊分别坐在北、东、西三面石壁的神座上。北壁(正壁)的主尊约88公分高(图4-6),头戴芙蓉冠,双眼平视前方,连腮八字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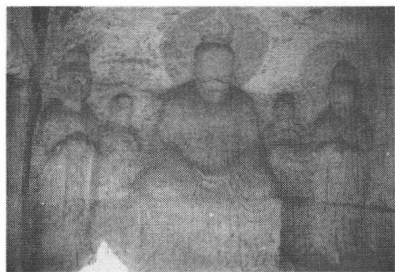


4-6 龙山第4窟北壁,主尊约高88公分

身穿道袍,盘腿端坐于方座上。双手均残。右臂举起,可能原作说法状,左手置腿上。神座下部双孔装饰纹样颇似传顾恺之作《洛神赋图》和阎立本作《历代帝王图》中方座底部每边的双孔。这种纹饰风格甚古,^①标明了帝王级别的身份、特征和尊贵地位。^②主尊左右各有一侍女像,拱手立于莲花台上。主尊之右的侍女头部已残。东壁的主尊及其侍女的形象与北壁的造像相似,但是由于其位置接近窟口,风化严重,特别是石像的下部(图4-7)。



4-7 龙山第4窟东壁及北壁东头



4-8 龙山第4窟西壁

西壁的主尊与其它两位主尊在服饰上相同(图4-8)。手背相迭,置于盘坐的双腿上,两边共有四位侍者,而不是两位。这多出的两个侍者像十分矮小,夹挤在主尊和两个站立的侍女之间,均未完工。工匠首先雕出主尊和两位侍女,然后再刻两位次要侍者,但是主尊和侍女之间留出的岩石显然太少,无法刻出头、身、手部的细节。由于洞窟内空间很小,无法容纳多位工匠同时工作,三壁三组像的雕刻应该不是同时进行;西壁的主尊地位最低,工匠似乎是先从西壁开始,然后依次是东壁、北壁,以期刻越重要的主尊时经验越多,雕像越好。三组像

① 据陈葆真,辽宁省博物馆藏《洛神赋图》是十二世纪时的摹本,但是忠实地保存了六世纪后半叶的风格。见 Ch'en Pao-chen, *The Goddess of the Lo River: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Handscrolls*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pp. 53-241; 陈葆真,《从辽宁本〈洛神赋图〉看图像转译文本的问题》,《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3期(2007),第1-50页。

② 社会价值可以通过风格的抽象力量体现在物质尺度(material scales)上。见 Martin J. Powers, *Pattern and Person: Ornament, Society, and Self in Classic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一书对古典中国纹饰范例性质(the nature of graphic paradigms)的研究。

的实际水平也是如此:西壁主像显得有些臃肿,东壁主像则无此感觉,主(北)壁主像艺术水平最高。当工作进行到东壁和北壁时,工匠已经汲取了教训,不再刻两位次要侍者;换言之,西壁未完工的两位次要侍者显示了工匠刚开始时因经验不足而犯的错误,并不说明窟内西壁的主尊地位最高。

此窟的原名“三天大法师龕”,“三天大法师”即汉代蜀地创建“五斗米”道(天师道)二十四治的张道陵(张陵)。^① 窟内三位主尊的身份,最有可能是天师道三位天师,即张道陵和继承其业的子张衡、孙张鲁,而似乎不太像道教的最高主神三清。在道教造像中,三清之神总是并排面南,坐在一起,而不是分居三面,以展示三神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即道教所谓原始一气化三清。而窟中的三位主尊分别坐在不同方向的三壁,仅以北壁的主尊面南而坐,其安排更加强调三者之间的区别和高下次序,似乎更合乎辈分不同的三张。文献记载唐代的道教宫观常有供奉张道陵者。^② 所以,唐代在龙山凿三天大法师龕并非不可能。窟的原名与窟内的像设特点完全吻合,主像应是三张而不是三清。

(2)第5窟 玄真龕

第5窟内仅有北壁一组雕像:一个男主像,其右有一位侍童,其左是位侍女(图4-9)。主像居中端坐,两手相迭置于盘坐的双腿上;侍者拱手而立,身体微向前倾。人物的姿态、冠式、服饰、衣褶纹样、座位等与第4窟的风格完全相同,但是雕刻水平更胜一筹,如衣纹的线条更圆润自然,更具有柔软、流畅



4-9 龙山第5窟北壁

①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447页。

② Liu Yang, "Images for the Temple: Imperial Patron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Daoist Art," *Artibus Asiae* 61, 2 (2001), p. 233.

的质感,与附近天龙山石窟盛唐造像的风格如出一源。

关于窟内的主像身份,李养正根据原窟名“玄真龕”,认为是玄真子,即张志和。目前还没有证据提出异议。道教中视张志和为神仙。据《新唐书》张志和传,他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十六擢明经,得唐肃宗(756-762 在位)赏识,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因赦还乡,以亲丧不复仕,居江湖上,自称烟波钓徒,但垂钓不设饵,因志不在鱼。著《玄真子》一书,亦以“玄真”自号,其居曰“玄真坊”。皇帝尝赐给他奴婢各一,他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① 窟内造像值得注意的是,主像两边的侍者与第4窟内主尊两边的侍者不同:后者均为侍女,而此窟内却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巧合,便是渔童和樵青之像。

第4、5窟内的造像均具有唐代特点,在风格上完全一样,说明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而且艺术水准很高,在质量和风格上与附近天龙山盛唐时的佛教造像相同,但是与龙山的全真石窟迥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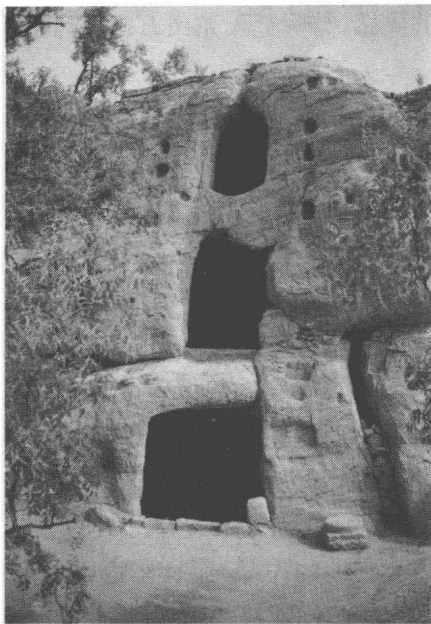
2、龙山全真石窟

龙山全真石窟即第1、2、3、6、7窟,由宋德方及其门人开凿。如上所述,1234年宋德方在龙山古昊天观故址见到两个古洞,石壁上刻有宋全二字,以为是宿缘,于是驻足三年,开凿石窟,第1、2、3、7号窟即是这三年间所建。第6号窟是宋德方门人秦志安、李志常等建于1238年到1239年。这些石窟是最早的全真石窟,组成一个完整的石质道观。窟中的石像是蒙元时期全真石雕造像中的幸存者,保存了现存最早的全真宫观全套主要神像。全真石窟中突出了全真祖师像,强调了祖师在道教传教次第内的地位,树立了全真教官观的基本像设规度。这些石窟和造像显示了全真教的特性。^②

^① 《新唐书》卷196,第5608-5609页。

^② 关于全真教特性的讨论,可参考 Vincent Goossaert,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rteenth-Century Quanzhen Taoism,"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9 (2001), pp. 111-38.

金元时期全真道观最典型的平面设计,是在中轴线建两个大殿:三清殿在前,重阳殿或七真殿在后。在龙山全真石窟中,第1、2、3号窟自上而下垂直排列,面对正南(图4-10)。这三窟等级最高,排列整齐有序,形成一个系列,相当于土木结构宫观内中轴线上的最主要建筑:第1窟(虚皇龕)类似金元时期道观主殿前常设的醮坛,第2窟(三清龕)相当于主殿三清殿,第3窟如同第二大殿。第6、7窟近似中轴线以外的左右翼室。



4-10 龙山第1、2、3号窟,自上而下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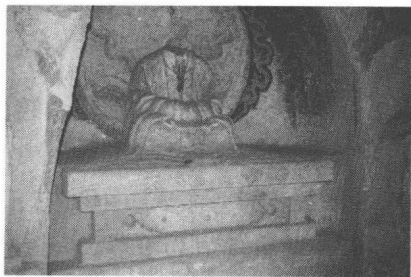
窟内石像往往被视为雕刻杰作,但是笔者以为有些过誉,

部分原因可能是现存蒙元时期的雕刻、塑像作品极少,道教造像更为罕见,而物以稀为贵。平心而论,虽然这些全真石窟及其造像在历史、教义等方面极为重要,但是与龙山早期唐代石窟相比,艺术水平急遽下降。证据之一是,工匠避免雕刻人物的手、手势、手中器物等比较复杂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在传统道教美术中很常见,并且往往包含象征意义;在人像手臂部分工匠仅仅刻出衣服的长袖,省略了手部细节,结果道像均作袖手而坐或袖手而立状态,坐立姿态僵硬,布局比较单调。石像的面部也缺少细节变化,简单呆板。所有全真石窟内的造像均用这种省略的手法刻成,造像质量较低。其原因之一显然是工匠水平有限。这说明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到金末、蒙元初期时,即使在具有悠久雕刻传统的太原地区,当地工匠的艺术造像能力低落。此外石像的整体造型设计也十分简略,主神周围没有传统道教作品中常见的旗、幢、羽扇、香炉、鲜花等器物。这些简略的造像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宋德方等募工开窟造像时,在像设方面的主要考虑是满足斋醮法事程

序的基本需求、建立全真祖师像、阐明祖师像与传统道教主神之间的关系等涉及全真教实质的大问题,所以关注的是开多少窟,各窟的位置和关系,窟内主要造像,道像的数目、位置、关系等总体布局。但是他并非造像专家,对风格、图像、服饰、纹样等方面的技术细节不一定全部了如指掌,没有给工匠提出具体指示或要求。在雕刻过程中,那些水平有限的工匠当时手中亦无传统道像的粉本可以参考,也没有多少实际道像可以观摩,雕刻时因陋就简,省工省事,不追求细节,大致有模有样即可,所以造像在风格上与太原地区前代石刻艺术没有相承关系。这些石雕与北朝的一些早期道像一样,属于“普通造像”(Ordinary Images)而非大作,但其重大宗教、历史意义并不因此而减少。^①

(1) 第1窟 虚皇龛

第1窟的平面为椭圆形,中间有一圆孔,下通第2窟,圆孔不知何时开凿,现在从第2窟通过此孔可达第1窟。主壁(北壁)中部有一个半圆形的神龛,龛内有一神坛,其上有一主像,长须及胸,作“袖手”而坐状(图4-11),身后有圆光环及火焰纹。现在此像头部已毁,不算头部像高73公分。在1924年的照片中此像头未损失,其上并且有芙蓉冠(图4-11.1)。主像两边的东西壁面是弧形,每壁有十个从像,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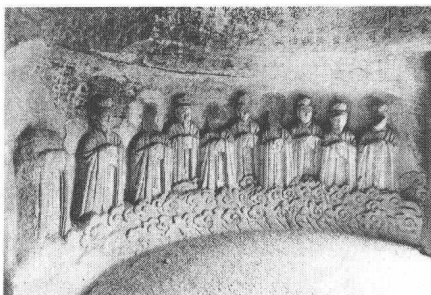


4-11 龙山第1窟北壁神龛内主像现状



4-11.1 龙山第1窟北壁神龛内主像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I-109,(2)(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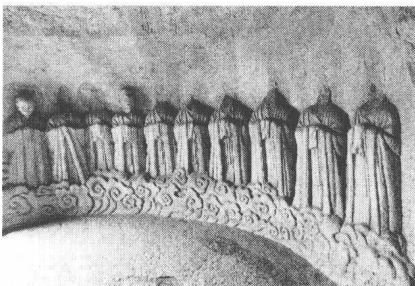
^① 关于北朝“普通造像”的研究,见 Stanley Abe, *Ordinary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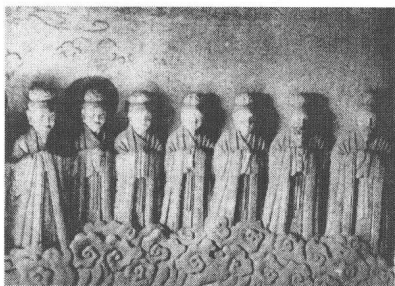
4-12 龙山第1窟东壁现状。采自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彩图第3页



4-12.1 龙山第1窟东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0,(1)(上)。原照片中缺前二位



4-13 龙山第1窟西壁现状。采自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彩图第3页



4-13.1 龙山第1窟西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0,(2)(下)。原照片中只有七位

(图4-12,4-12.1)西(图4-13,4-13.1)两壁共有二十个,平均高度约73公分,均着道冠道装,“袖手”站立在云头之上,云纹高度约37公分。常见的传统道教造像中,这种站立的从像应双手执笏。但是工匠省略了手部细节,用长袖掩盖了手部。现在西壁前九位立像均无首;东壁仅有两像首部完整,三像首部半残,其余首部全毁;但是在1924年的照片中(图4-12.1,4-13.1)窟内所有的雕像均未受损。^①窟顶刻有云龙纹。窟内西、东壁从像之上有宋德方命工匠刻制的一段题字,始自西壁,终于东壁。东壁的刻字损坏近半。整个题字内容可分

① 见常盘大定、関野貞,《中国文化史蹟》第1卷,图109-110。

为两部分,一,唐代著名道士吴筠(?-778)所著《玄纲论》中的一段引文;二,引文之后是宋德方开窟工毕的纪念性纪年题记:“自甲午春(1234)至乙未(1235)冬,三洞工毕。东莱披云命工勒石。”

这里题记中的“三洞”曾被认为指宋德方编修《玄都道藏》之洞真、洞神、洞玄“三洞”经文。^①实际上宋德方编修道藏的时间比1235年“三洞工毕”的时间晚,是在1237到1244年之间,^②所以题记中的“三洞”是指三个石洞,即第1、2、3窟完成于1235年。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题字把三窟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而三窟本身确实是一个整体,从上到下垂直排列,连接在一起,可见三窟之间的关系密切(图4-10)。更确切地说,因为这三窟内主像之间的关系特殊,所以这三窟紧密相连,恰似一个作品中的三部曲。

学者们对窟内像设内容意见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主像是全真宗师丘处机之像,两旁站立的从像为跟随他西游中亚的十八弟子。^③这个观点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宗教造像,值得重视,但是忽略了一个事实:窟内的从像是二十个,而不是十八个。另外两个是谁?为何与十八人并肩而立?如不首先解决这些问题,只选择十八弟子之数而不论另外二像的存在,主观随意性太大。虽然丘祖在全真教内极受崇敬,但是不会有全真道士敢于无视道像尊卑的严格区别,将其高置于(第2窟)三清像之上。

另一种观点认为主像是虚皇,即元始天尊。^④根据似乎是此窟在方志中的“虚皇”龛名。但是“虚皇”龛名本身是否可靠?即它是否龛的原名?笔者认为是非常可靠的:宋德方完成龙山石窟后曾回到他的山东家乡再次开凿石窟,即神山石窟,其中第一、二个石窟当时的窟名

① 常盘大定认为宋德方开凿此窟以纪念他完成《玄都宝藏》“三洞”道经的编修(《中国文化史蹟》第1卷,第112页)。同一观点又见于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2卷,第379-380页。但是正如史岩指出,《玄都宝藏》是完成于龙山1、2、3窟之后(《龙山石窟调查报告》,《新美术》1980年第2期,第38-39页)。

②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61页。

③ 常盘大定、関野貞,《中国文化史蹟》第1卷,第111-112页。

④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445页。

就是“虚皇”和“三清”(见下)。从两地石窟的实际形制关系看,神山的虚皇洞和三清洞完全是龙山石窟第1、2号石窟的翻版。由此可旁证,龙山第1号石窟的原名确实如方志所载,是“虚皇”。但是,能说明主像是虚皇更直接的证据是宋德方命工匠刻于窟内石壁上部的唐代高道吴筠的《玄纲论》。据《旧唐书》吴筠传,吴筠原是鲁中儒士,举进士不第,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法。著述、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令待诏翰林。安禄山之乱前获准还茅山。东游会稽,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后终于越中。所著文集二十卷,词理宏通,文彩焕发,“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其名著有《神仙可学论》、《玄纲论》三篇等。^①《玄纲论》由吴筠于唐天宝十三年六月奉进给唐玄宗。《道藏》收入此论三篇,共三十三章,其第三章论“真精”。窟内石壁上的宋德方题刻,除最后的纪年跋语外,全部引自此章的前半部。虽然刻字损毁近半,但可根据《道藏》存文补校。题刻如下(方括号[]内为补文):

唐吴尊师《玄纲论》曰:“[天]地不能[自][有],[有]天[地][者][太]极,[太][极][不]能[自]运,[运][太][极][者][真]精。[真][精]自然,[惟][神]惟明。[寔][曰][虚][皇],[高][居][九][清],[乃][司][玄][化],[总][御][万][灵]。[乾][以][之]洞(动),[坤]以之宁。[寂][然]无为,[群]方用成。[空]洞之前,[至]虚靡[测]。[元][和]澄[正],自此而植。[神]真独化,[匪][惟][巨][亿],[仰][隶][至][尊],咸有所[职]。丹台瑶林,以游以息。云浆霞饌,以饮以食。其动非心,其翔非翼。听不以耳,闻乎无穷。视不以目,察乎无极。此皆无祖无宗,不始不终。含和蕴慈,愍俗哀蒙。”谨录此语,庸示区中。^②

赞颂虚皇的引文十分清楚地表明,窟内的主像就是高居九清、司掌玄化、总御万灵的虚皇。这也是“虚皇”龛名的来由。

^① 《旧唐书》卷192,第5129-5130页。

^② 吴筠,《宗玄先生玄纲论》,第2-3页(《真精章第三》),《道藏》第23册,第674-675页;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第3-4页。

将虚皇龛开凿于三清龛正上方,折射出虚皇的崇高地位及其与三清的直接关系。由于三清(或元始天尊)是宫观神像中的最高神,不可超越,比三清位置更高的虚皇只能是三清(或元始天尊)的一种化身,类似佛教中的法身(dharmakāya)。“虚皇”之名强调虚无,但是“虚皇”又有像,是一种虚空身,类似吴筠所说的“无中之有,有中之无”,^①无有而无不有,无形而无不形。

虚皇与元始天尊具有同一神格,早在陶弘景(456-536)的《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中已是如此。此《图》描述了全体道教神仙真官及其位次。所有的神仙自上而下分居七位(七层),每位(层)有一个主尊居中,其左右是地位低于主尊的其它神仙。居最上位(上层)之中位(中间)的主尊(即道教最高神)是“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最上位诸神仙名后有一个说明:“右玉清境,元始天尊为主,已下道君皆得策命学道,号令群真,太微天帝来受事,并不与下界相关。自九宫(即第五位或第五层)已上、上清(即第二位或第二层)已下高真仙官皆得朝宴焉。”^②据此虚皇是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是其应号。

道教宫观中的虚皇像和三清像似乎是这样一种关系:他们都是“道”的直接体现,所以具有同一神格或品质,但是体现道的方式不尽相同:虚皇较“虚”,无形而无不形,代表“形而上”的道,道之根本,或上界的道,所以像国家祭祀昊天之神一样设坛以献;而元始天尊则是已经完全成形的“道”或道在下界的体现,所以采用雕、塑像的具体形象,是宫观主殿中必须常供的神像,而一般宫观中不一定非有虚皇像。这种关系在金代时已经十分清楚。大定七年(1167)秋七月金世宗下诏复兴中都天长观。三门之后首先设虚皇醮坛三级,其后立玉虚殿,以奉三清。^③宋德方的三位尊师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都曾经入住金代的天长观,后二位并且多次为皇帝建醮,所以

① 吴筠,《宗玄先生玄纲论》,第2页(《元气章第二》),《道藏》第23册,第674页。

② 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第1-2页,《道藏》第3册,第272-273页。

③ 郑子聃,《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1179),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24-1025页。

十分熟悉天长观道场的基本设置,并传给门人。天长观(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后,曾增建了虚皇坛。^① 全真教设立虚皇坛似乎与超度亡魂有关,如“夹谷先锋使于(终南)祖庭作功德主,建虚皇坛,以甲辰(1244)上元日请师(于善庆)设罗天大醮,荐悼海内亡魂”。^② 宋德方曾经在长春宫提点教门事。他在开凿龙山石窟时必然会遵从师训并依照长春宫(天长观)的道场旧制来设计虚皇龕和三清龕。龙山的虚皇龕相当于天长观的虚皇坛,三清龕相当于玉虚殿。所以,虚皇龕比三清龕小,而且在三清龕正上方,如天长观内虚皇坛在玉虚殿正前方。虚皇像象征形而上的道,而三清像代表形而下的道,所以虚皇龕的位置在三清龕之上。

如果虚皇像是无形中的有形,站在他两侧的二十个从像是谁?笔者认为最有可能是全真二十列祖的虚空之形。宋德方著《全真列祖赋》,提出由二十位全真师真组成的教祖谱系(1 东华帝君,2 钟离权,3 吕洞宾,4 刘海蟾,5 王重阳,6 和玉蟾,7 李灵阳,8 马丹阳,9 谭处端,10 刘处玄,11 丘处机,12 王处一,13 郝大通,14 孙不二,15 刘通微,16 长清子严处常,17 史公密,18 回阳子于公,19 云中子苏铉,20 云阳子姚炘),并宣称三清是全真之主,全真教早已出现于“龙汉以前,赤明之上”。宋德方在虚皇两侧安置二十个从像,绝非偶然,不会与他提倡的二十祖师全谱无关。龙汉之前的全真祖师,只能以“虚空”之形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像的大小不及其它全真石窟内造像的一半,而且是浅浮雕,而其它全真石窟内的造像多是高大的圆雕。相比之下,二十个从像的躯体单薄,身材很小,又站立在云头之上,有处于虚无缥缈间之感,显然不是二十列祖在世时的肖像,而是其在“龙汉以前赤明之上”的虚空之形,未降世时的原始状态。从窟内的布局和造像特征看,这些从像也不是偶像——窟内的唯一偶像是虚皇,而是虚皇的崇拜者,即供养人。由于“三洞”是全真教集资募工所开,全真列祖是最

① 《元一统志》卷1,第44页。

②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第19页(于善庆传),《道藏》,第19册,第538页。

合适的供养人。宋德方通过开凿石窟,用造像的形式将全真列祖直接与虚皇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全真祖师与道合一的原本,也用形象展示了他“三清(乃)全真之主”的观点。

(2)第2窟 三清龕

此窟是龙山最大的石窟,也是最重要的全真石窟,相当于道教宫观中的三清殿,完成于乙未(1235)冬(“三洞工毕”),但是正式庆贺成立的时间是丙申(1236)五月丙辰朔。

窟门内两侧有两段题记。窟门右(西)侧(读者面南而读)是宋德方门人李志全的祝文:“岁在丙申五月丙辰朔(1236年6月5日)。/总真玉室,庄严庆成,谨作祝文。/大道窈冥,孰诘其形。至人体奥,/立象尽情。爰穴磐石,焕以金碧。/万神来思,载欢载恻。祭酒披宣,/祈恩祝延。当今天子,亿万斯年。波及臣佐,/高呼庆贺。风雨若时,生灵安妥。/门人李志全述。”

窟门左(东)侧是宋德方大弟子秦志安的题记(图):“披云创凿石室尊[]伟披云之老仙,占龙山之[]/,凿千寻碧玉之岩,幻数洞黄金/之像。玄台共汉月争高,桀阁/与晨霞相抗。幸百灵之拱卫,亘/万劫而无量者也。丙申岁七月初九日(1236年8月12日)。/门人舜泽秦志安述。”

第2窟的顶部刻有云龙。五条巨龙盘曲交错,吞云吐雾,即民间宗教信仰中崇拜的五龙。巨龙和云纹都雕刻得很好,工匠显然擅长此题材。龙王兴云致雨可能是此窟的第二主题,类似四川大足南山三清古洞;此洞中三清龕右侧有龙王出行的浮雕,古洞右边有单独的龙窟。龙山石窟位于“龙山”,山脚下即是著名的晋水。在第1窟和第2窟窟顶刻盘龙形象,意在兴云降雨,所以此窟宋德方门人李志全题记中有“风雨若时,生灵安妥”之句。正德间居住在昊天观的道士陆本,以祈雨术著称,应是继承了昊天观龙王崇拜的传统。

窟内北、东、西三壁共有十五个雕像。主尊三清在北壁,面南而坐(图4-14),像高约1.06米,均长须及胸,戴芙蓉冠,着长袍,袖手而坐。现在中间和右边两像的头部已丢失。三清中只有左边一像未失



4-14 龙山第2窟北壁三清像现状



4-14.1 龙山第2窟北壁三清像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2

头部。在1924年拍摄的照片中三像全部完整无损(图4-14.1)。三清虽然贵为主尊,但其造型十分简单,三像之间没有区别,缺少手势等细节变化,每尊甚至没有自己单独的宝座,而是共同坐在一个简单的长条形石台上。



4-15 龙山第2窟东壁现状



4-15.1 龙山第2窟东壁原状。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3, (2)(下)

三清像两侧的东壁(图4-15, 4-15.1)和西壁(图4-16, 4-16.1)共有十二个雕像:六个坐像和六个立像,头后均有圆形光环,表示其神性,但是工匠没有刻出传统道教造像中常见的象征主神地位身份的器物服饰等。每边三个坐像和三个立像,从北到南依次排列。每个雕像在形象、位置上与对面石壁上的一个雕像相匹配。每壁从北向南依次为一个侍者立像,两个主神坐像,一个侍童立像,一个主神坐像,一个侍女立像。侍女手捧一器皿,双手被一个方巾掩盖。其它几个像,主

神不持笏板,侍者不持供物,均拱手于胸前,手部被长袖掩盖。六位主神头戴简朴的平顶圆冠,而不是道冠,也不是华丽的帝王冠冕或皇后凤冠。其座位仅仅刻出底部脚踏,而不刻座位本身,亦不刻扶手和靠背等部件。如果六个主神不是在三清两侧侍坐,如果头后没有光环,其形象更像乡间绅士。显然工匠当时没有依照传统的道像实物或粉本设计造像;在金代刚刚亡国之初,工匠可能没有机会参照传统道像。在1924年的照片中,六个主神当中只有西壁第三位无首(图4-16.1);现在西壁第一位主神和东壁第一位主神也无首。两壁立像除东壁中部的侍童外,其它像的首部均已被盗。



4-16 龙山第2窟西壁现状



4-16.1 龙山第2窟西壁原状。

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 I-113, (1)(上), 1924年照片

关于东西两壁六个主神的身份,学者们或未说明,^①或认为是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七个弟子(七真)中的六位男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②后一观点会引起许多问题,如:这种位次符合不符合道教神系发展的历史?符合不符合诸神位次森严的等级?有资格侍坐在三清主尊两边的至少是道教神系中拥有“帝”、“后”地位和称号的主神。现存同类道教造像实例均是如此。

① 常盘大定、関野貞,《中国文化史迹》第1卷,第111-132页;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年第2期;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4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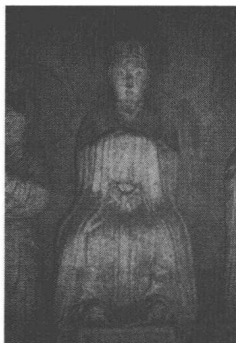
② 杨伯达,《秀丽多彩的元明清雕塑》,《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元明清雕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9页;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2册,第382页。

王重阳六位弟子并不是神,当时甚至没有“真人”的封号,有无可能侍坐在三清两边?古代有师道尊严的习惯,为什么只有六位弟子之位而没有其师之位?全真“七真”是一个整体,无论是前七真或后七真,均是七位,为什么这里仅有六位?在全真教的造像记录中有没有这样的实例?今天学者们辨别道教造像往往颇为随意,最大的后果只是表达不同观点,不会引起大问题。但是,当时的造像者和当时的法师却会十分小心谨慎,因为道场安排中的任何小错不但会导致法事的失败,还会引起天怒神怨的大灾。宋德方等精通道典,擅长斋醮法事,敢把“六真”坐像安排在三清两边?龙山石窟中既然有全真列祖龕(第7窟)供奉(后)七真之像,有无必要在此窟又立“六真”像?如果“六真”确实以三清主尊胁侍的身份出现在此窟,最多只能以供养人的小像形象侍立,而且必须站立在王重阳像之后。这里既然无王重阳像,六像不可能是“六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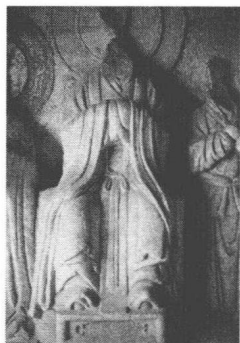
要识别这六位坐像,首先应该对其做更细致的观察。在东、西两壁,每壁第一位和第二位坐像被安排在一起;而第三位坐像与前两位之间有些距离,并且被一位侍童隔开。可以看出,六位坐像是被分为两组:靠前(靠近三清)的四位为一组,地位更高;靠后的两位为一组,地位稍低。这两组坐像还有性别上的差别:靠前的四位长须及胸,是男性(图4-17);靠后的二位没有胡须,是女性。东壁的女坐像所幸保存完整,其面部特征明显为女性(图4-18)。东壁的两位男坐像,两边



4-17 龙山第2窟东壁第二位男坐像(天皇大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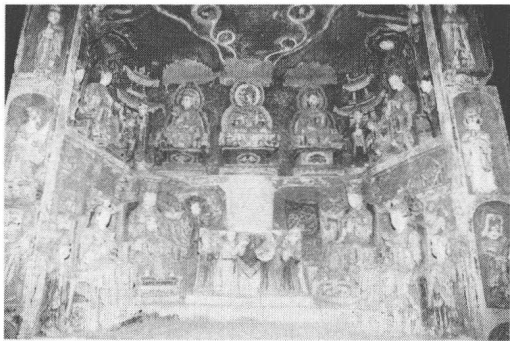
4-18 龙山第2窟东壁女坐像(后土)



4-19 龙山第2窟西壁第三位坐像(金母,西王母)

由两位身穿男装的男童侍奉;东壁的女坐像,则由一个身穿女装、肩盖霞帔的玉女侍候。与东壁女坐像相对的西壁第三位坐像(图4-19),虽然已失去头部,领口和胸前同样没有垂须,亦由一位玉女侍奉,因此也是个女像。两壁每位就座的主神均由同性别的侍者奉陪。这与永乐宫三清殿东西两部的六位有座主神及其侍者的性别区分完全相同。

六位坐像中男女之间的等级差别又见于四川大足南山三清古洞。此洞神龛刻在一个类似早期佛教石窟中的中心柱上(图4-20)。由于中心柱不能深凿,四帝二后坐像被安排在上、下两层,在概念上属于同一个空间。上层有二



4-20 重庆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神龛

帝坐像,在三清像的两边;下层有二帝和二后的坐像。二后的座位与二帝的座位不是安排在同一平面上,而是低了一个阶层。在龙山第2龛,两个女坐像比四个男坐像稍低的地位是通过她们靠后的位置表现。

在所有现存的同类宋元道教造像中(如四川安岳县老君岩、大足南山三清古洞、山西永乐宫三清殿),三清像两边的六位坐像是四帝二后,即“六御”。三清与六御常被合称为“九皇”,是宋金元时期道教神系中的最高神。

第2窟三清两边的坐像显然即四帝二后。宋德方在《全真列祖赋》中首先赞颂三清四帝,并将四帝称为全真之师:“三清,全真之主也,不全其真,曷为三清?四帝,全真之师也,不全其真,曷为四帝?由是言之,龙汉以前,赤明之上,全真之教固已行矣。”李志全宣称宫观造像必须以三清四帝二后为主:“凡修建宫观者,必先构三清巨殿,然后及于四帝二后,其次三界诸真,各以尊卑而侍卫,方能朝礼而圆全,无嫌于焚修夤奉之心,相称于祝寿祈[祷]之地。”^①李志全指出了修建全

① 李志全,《天坛十方大紫微宫懿旨及结瓦殿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1页。

真教官观时应该遵循的殿堂布局和建造次序。昊天观各全真石窟的布局和开凿顺序也符合他的宫观建设指导原则:第1、2、3龕面南,自上而下一字排列,形成昊天观布局的主轴,而第7、6龕在东侧,相当于土木结构宫观主轴线侧面的辅助建筑;石窟开凿顺序是根据窟内造像的尊卑次序而定先后——依次为第1、2、3、7、6,分别供奉虚皇、三清六御、王重阳、(后)七真、宋德方。如果我们结合石窟开凿者宋德方、李志全等人的这些论述,就可以肯定第2窟东西两壁的坐像的身份:前四位男像应是宋德方赋中所赞的“四帝”,后二位女像是李志常颂扬的“四帝二后”中的“二后”。宋德方、李志全等在窟中所设的清三六御像充分展示了全真教对传统道教神系主干的全面继承。六像没有袈裟、凤冠之类的明显帝后服饰,其原因同样是工匠的简略手法。

但是第2窟中的四帝二后并不等同于宋代道教造像中的四帝二后。第二章已经讨论过宋德方对四帝二后体系的继承和改造。宋代时道教的六御是玉皇大帝、北极大帝、天皇大帝、圣祖、后土、圣祖母。^①其中的圣祖即赵氏皇家传说的始祖赵玄朗,圣祖母即圣祖之母,到金元时已经完全过时。虽然六御的成员可以改变,但是道士不会放弃六御的体制,不但因为由三清和六御组成的道教神坛是根据皇家祭祖的神坛而建,其形制尊贵无比,而且因为道教斋醮仪式所献、请的最高神是三清六御。金灭北宋后,六御中两位过时的成员的历史背景被淡化,渐渐成为抽象化神祇,但是六御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改变。最好的证据来自金代最重要的皇家道观天长观(蒙元时期的长春宫),如明昌元年(1190)二月皇太后有疾,章宗在天长观设普天大醮,亲自进香,祈求三清、四帝、二后的保佑。^②这说明六御的形制在金代并没有改变。虽然金人在军事上击败了北宋,但是全盘接受了北宋的文化、宗教,包括道教的三清六御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章宗向三清六御献醮的时间——明昌元年春。这时全真大师王处一和丘处机已经活跃于天长

① 见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四章。

② 朱澜,《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瑞应记》,《宫观碑志》,第21-25页,《道藏》第19册,第717-718页;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56-157页。

观,任高功法师,为皇帝主醮。他们在主持醮仪时必然会遵守传统醮仪,全面接受三清六御的体系。由于他们是全真教醮仪的奠基者,^①又是宋德方之师,宋德方自己也曾经在长春宫(前天长观)主事,三清六御的体系自然被宋德方继承。但是宋德方对传统的三清六御体系进行了合乎时宜的改造。他把拥有“帝”号的“东华帝君王公”算作全真第一祖师,又将其认作四帝中的一帝,取代了已经抽象化的圣祖。东华帝君之师金母(西王母)同时取代了圣祖母。他亲自主持开凿龙山石窟时,在像设方面一定参照了长春宫的主要造像,在第1龕设虚皇像,在第2龕设三清像,三清两边设四帝二后像。其中四帝中的最后一帝应该是东华帝君,二后中的第二位应是西王母(金母)。宋德方在《全真列祖赋》中没有提到金母,但是他所谓“东华帝君王公”,似乎暗示东华帝君与古代神仙东王公之间的关系,而东王公和西王母(金母)自东汉以来常被视为一对神仙。秦志安《金莲正宗记》说东华帝君是金母的再传弟子:“全真之道酝酿久矣。自太上传之于金母,金母传之于白云,白云传之于帝君,天其意者,将以此一枝大教付于若人。”^②刘天素、谢西蟾的《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引用《仙传拾遗》木公条,明确将东华帝君等同于木公(东王公)。^③由于东王公和西王母自古就是一对搭档,以金母配东华帝君自然最为合适。金母加入全真神系,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宫观造像和道教法事中对六御体制的需求。六御中的一帝一后需要更新,东华帝君替换圣祖后,金母则是顶替圣母的最佳选择。东华帝君和金母成为六御成员,全真祖师系统便加入了传统道教神系的核心。宋德方及其门人通过对六御的继承和改造展示了全真教的“金莲正宗”地位。

在第2龕的六御位置上,东华帝君和金母只能分别占据第四位和第六位,即四帝和二后的最后一位,因为其身份低于另外四神。这样窟中的六御可具体识别如下:东壁第一坐像为玉皇大帝,西壁第一坐

① Eskildsen,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chap. 9.

②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1,第2页,《道藏》第3册,第3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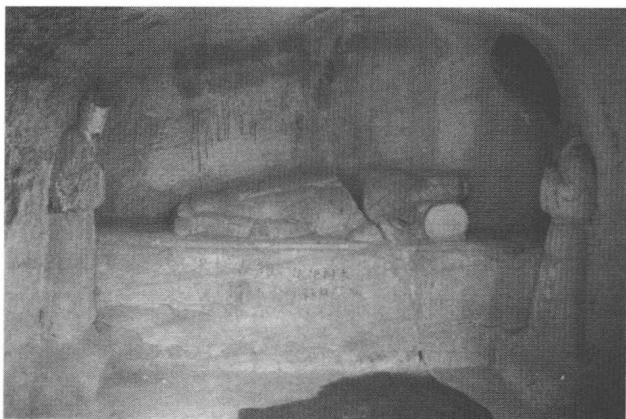
③ 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第13页,《道藏》第3册,第370页。

像为北极大帝,东壁第二位为天皇大帝,西壁第二位为东华帝君,东壁第三位为后土,西壁第三位为金母。东华帝君的地位低于后土,但是古代男尊女卑、男先女后的习惯在道教神坛上仍然不变;东华帝君的实际位置在后土之前,是由于四帝一组在前,二后一组在后这样一种道教神坛上的造型结构。

第2窟保存了蒙元时期三清六御组合的最早实例,说明传统道教神系三清六御的体制在金代之后经过宋德方及其门人继承和改造,成为全真教神系的主尊主神,形成了全真宫观造像的主干。以后更为庞大复杂的全真神系造像,如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是在此主干之框架内的扩展。

(3)第3窟 卧如龕

此窟在第2窟正下方,在方志中称为“卧如龕”。窟较小,内有三个石雕像(图4-21):北壁为一主像;东、西壁各有一侍者。主像是一位男性老者,和衣侧身向左卧在一石床上,右手臂被长袖掩盖,平放在身体右侧上,左肘弯曲,左手支撑左下颚,头下有一枕。头向东,以示道教好生,其卧姿故意与佛教造像中向右侧身而卧、头向西方的释迦般涅槃像相反。像长1.89米,高36公分。北壁有一道自然产生的裂缝,延及卧者的腰身。两个侍者拱手站立在石床两端之前,东壁的侍者现无首,西壁的侍者头部损坏。窟东北角上方有一圆



4-21 龙山第3窟内部

洞,直径70公分,上通第2窟。此窟内没有题记,但是可能原来有一个小碑:石床前的地面上现有一个长70公分、宽23公分的深槽,似乎是碑座处。

关于卧者的识别,方志中传说此龕“为披云子卧化地”,意即窟内的卧像是宋德方卧化像,自然是错误的。宋德方当时仍然健在,怎会造自己的卧化像?一说为老子,^①但是老子像并不采用卧姿。或以为是宋德方为自己制作的卧像,但并非他的“卧化”,而是类似“卧禅”的自我修持像。^②此说虽然深奥、博学,但不可思议。道教十分讲究位次尊卑。三清龕相当于三清殿,三清龕正下方的第3窟相当于三清殿之后的一个主殿。宋德方是个精通道典道法的大师,知道自己在道教和全真教内的地位,能够想象到为自己立像?而且会在庄严的虚皇龕、三清龕下为自己立一个非常随意的躺卧像?即使第6龕内的宋德方像也并非他的自立像,而是门人秦志安和李志全自作主张所立,事后才告诉他,他对此颇感意外,但这时木已成舟,他也无奈(见下)。第6龕开凿于戊戌(1238)春至己亥秋(1239)。如果他在甲午春(1234)至乙未(1235)冬开三洞时已经为自己立像,他的门人就没有必要开凿第6窟为他再次立像,他也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如果我们把龙山全真石窟及其造像内容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就不难看出,卧者唯一的可能,是王重阳像。原因有二。第一,在全真宫观中,殿堂、神像的制作顺序是位高者优先;位置顺序安排是位高者在前,位低者在后;宋德方等人在为王重阳的七个主要弟子开凿后七真龕(第7窟)之前,首先必须为其师造龕立像。第二,宋德方、秦志安等人十分注重全真教的正宗传教次第,所以宋德方作《全真列祖赋》,秦志安按照其主旨撰《金莲正宗记》;在他们开凿的全真石窟中,王重阳的门人有龕(第7窟),甚至法孙有龕(第6窟),而王重阳作为创教者怎会无龕?王重阳不但必然有龕,而且其位置要优先于七真龕,但是

① 常盤大定,閔野貞,《中国文化史蹟》,第1卷,第114页。

② 李养正,《太原龙山全真道石窟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446-447页。

低于三清龕；此龕只能是卧如龕，卧者只能是王重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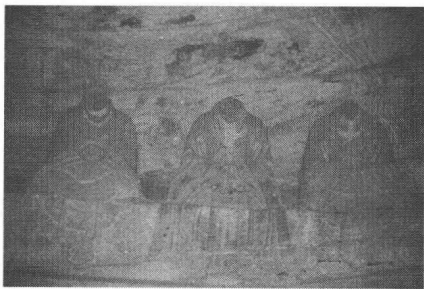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窟中的王重阳像不是坐像而是卧像。这说明宋德方对全真祖师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即把祖师像作为肖像处理，纪念其南京升霞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用于祈祷的偶像。无独有偶，王重阳升霞卧像又见于永乐宫重阳殿王重阳画传《重阳王真人恹化图》，而且是画在神坛墙后壁三主像之左（西）。画中王重阳也是在一床上向左侧身曲肱而卧，掩盖右手臂的长袖平放在右侧腰身上，左手支撑左下颚，头下有枕。

此窟在三清龕正下方的位置本身具有象征意义，即展示王重阳上承三清六御，下启（后）七真的历史地位。

（4）第7窟 七真龕

全真宫观内一般都设有七真殿或七真堂，内有七真之像和壁画；^①此窟相当于土木结构宫观内的七真殿（堂），完成于丙申年（1236）十月。窟门向东，内有前、后（主）两室。窟门两边原有两个武士像，早年被盗，致使窟门崩塌。现在的窟门是现代重建。前室现在无像。

后（主）室拱门之上刻“玄门列祖洞”，楷书，显然是此窟原名。窟内西（主）壁、北（左）壁，南（右）壁下部有长条台座，相互连接，台座上有七真坐像：西壁三位（图4-22，4-22.1），北（图4-23，4-23.1）、南



4-22 龙山第7窟主室西壁现状



4-22.1 龙山第7窟主室西壁原状。

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册，I-118，1920年照片

^① Goossaert,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p. 124.



4-23 龙山第7窟主室北壁现状



4-23.1 龙山第7窟主室北壁原状。
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
册,I-118,(2)(下),1920年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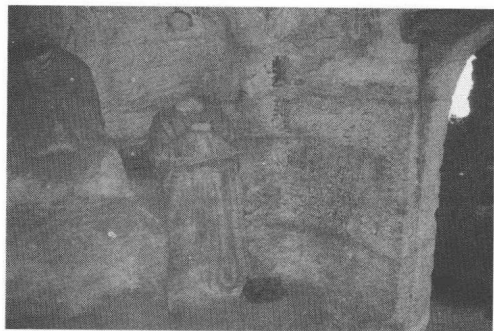


4-24 龙山第7窟主室南壁现状



4-24.1 龙山第7窟主室南壁原状。
采自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第1
册,I-118,(1)(上),1920年照片

(图4-24,4-24.1)壁各两位。此外北壁台座东端有一侍者立像(图4-25);原来对面(南壁台座东端)也有一侍者立像,但是这部分石壁



4-25 龙山第7窟主室北壁侍者

已毁,像亦不存。

后室门内两侧各有一段题记。作者为宋德方门人,但未署名。内容确认认为宋德方所开,并赞颂其功德。门南侧的题记为:“三载,洞府工毕,铭曰:道泰时昌,洞宫载缉。伟有神仙,从石壁出。丙申(1236)应钟,祖堂功毕。勛哉披云,有光先德。”门北侧的题记为:“《祖堂赞》:石室镌玉,祖堂绘金。功超往古,德冠来今。世与功远,年随德[]。警尔后学,无[][][]。”

此窟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所有雕像都失去头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旧照片中,南壁第一个雕像(图4-24.1)和北壁第二个雕像(图4-23.1)已经无首。西(主)壁的三像当时保存完整:居中的是一位长须长者(图4-22.1),其左边的一位也有长须,其右边的一位无胡须,较为年轻。北壁第一位是个长须男子,南壁第二位是个女冠像。

南壁第二像是孙不二,因为她是(后)七真中唯一的女性,在七真中名列第七。这里全真“列祖”像的座次应该是与宋德方《全真列祖赋》和秦志安《金莲正宗记》中的七真排列次序相同:马、谭、刘、丘、王、郝、孙。^①前四位是七真中的“内圈”(inner circle)成员,又称为“四师”、^②“四贤”、“四仙”等。^③如果按照七真的先后次序,西壁的三位应是七真中的前三位马、谭、刘:马居中,谭在马左,刘在马右。三像的实际形象与此相合。居中者有长须,年长,应是马丹阳(1123-1183),在左的也有长须,应是谭处端(1123-1185)。但是在右者无胡须;这一细节描写符合刘处玄(1147-1203)的实际情况:他比马和谭年轻二十五岁。从西壁这三像和南壁孙不二像的位置安排可以看出,在龙山

① 常盘大定认为西壁的主像是丘处机,原因是他的重要历史地位。见《中国文化史蹟》,第1卷,第117页。但笔者认为这不太可能。丘处机虽然是历史伟人,但在七真中名列第四。丘处机自己也以马丹阳为师叔,并为其立像。宋德方自然十分清楚七真的先后顺序,所以在《列祖赋》中也把丘处机排在七真第四位。因此,在此窟中宋德方不可能不顾列祖的传承次第,突然把丘祖排在第一位。

② Florian C. Reiter, “Ch’iu Ch’u-chi, ein ‘Alchemist’ im China des frühen 13. Jahrhunderts: Neue Gesichtspunkte für eine historische Bewertun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9 (1989), p. 190 (全文 184-207).

③ Marsone, “The Account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Quanzhen Movement,” pp. 107-108.

全真龕中主像的左边(观众的右边)为上位,主像的右边(观众的左边)为下位。因此北壁的第一位应是丘处机,南壁的第一位应是王处一,北壁第二位应是郝大通。窟内的七真像,可能主要作为肖像处理。宋德方出家学道时七真中的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仍在世间传道度人,成为他的尊师。他造七真像是为其师竖像,正如他的弟子在第6窟为他竖像,其纪念意义大于偶像崇拜意义。

(5)第6窟 辩道龕

此窟供奉宋德方像(图2-1)。在所有的全真石窟中,此窟年代最晚,开凿于1238到1239年,造像的水平也最高。显然这时工匠已有相当经验,又重金受聘,所以精心雕刻而成。可惜损坏严重。东壁门内正上方有宋德方的题记:“《披云自赞》/这个形骸许大,/已是一场灾祸;/被谁节外生枝,/强要幻成那个。/更分假像真容,/便是两重罪过。只因病眼生华,/毕竟有个甚么。”从这个题记可以看出,此窟是宋德方弟子所为,事后才告诉其师,因此不能说是宋德方给自己造像歌功颂德。

门内左(北)侧是李志全题记:“自戊戌(1238)春至己亥(1239)秋工毕。/门人李志全稽首作颂。”门内右(南)侧是秦志安赞颂其师宋德方的题记:“披云仙翁,玄门中龙。德如之何?/太华之峰。节如之何?徂来之松。/九龄悟道,遍礼琳宫。千里求师,/密契真风。阐玄化于阴山之外,续/琼章于火劫之终。炼谭马三阳之镜,/铸丘刘八极之钟。玉树重芳于海上,/金莲复秀于山东。真待养成千岁鹤,/一声铁笛紫云中。/门人舜泽秦志安焚香/敬赞。/”

窟内有三个圆雕像,一个浮雕像。宋德方像为唯一的圆雕坐像,现高0.95米(不包括首部),在西(主)壁的一个束腰方台座上。北、南壁各有一个侍者圆雕立像(图4-26),现高大约1.55米(不包括首部)。此外窟南壁西头刻有一个拱门,右门扇半开,



4-26 龙山第6窟南壁侍者

一个童子正跨门而入,是浮雕像。除了童子像未损外,其它三像现均无首;三像脖子上的切口很整齐,说明被小心翼翼地切下盗走。1920年时此窟仍然保存完好,但是到1924年时宋德方像头部已经被盗。从被盗前的照片看(图2-1),宋德方像头戴芙蓉冠,大眼,长方形脸,长须垂于胸前,袖手端坐在高台座(83公分)上,高雅而威严。值得注意的是此像与典型的道像不同:不是瞑目内观,沉思于内心世界,而是两眼正视前方,直击外部世界,炯炯有神,展现了他积极入世传教的形象。雕刻此像时宋德方仍然健在,时年五十七岁。这是道教造像中唯一现存的为仍然在世的大师所立的肖像,十分珍贵。由于宋德方在道教史上的地位,此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窟开工时(1238)宋德方住持编修道藏已有一年。他的大弟子秦志安和李志全十分清楚他的重要历史地位,并具有强烈历史感,敬佩他拯救道藏和道像的历史功绩,所以为他留像纪念,以示后人。由于宋德方像表现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两边的两位侍者像最有可能也是真实人物的肖像,即宋德方的两位主要弟子像。从龙山石窟的题记中可以看出,在开全真石窟期间秦志安和李志全追随在宋德方左右,如同其左右手,开此窟时两人已经开始共同协助其师编修道藏,由秦志安总其事。两位侍者像,在宋德方像之左的应是秦志安像,之右者应是李志全像。三像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是表现宋德方正在与他的两位高徒论道。这个主题颇合此窟在方志中的传统名称——辩道龕。

3、龙山全真石窟的特点

龙山全真石窟展示了全真道士在全真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的一种自信、历史观和使命感,即全真教在乱世中拯救了道教正法、道教造像、道教经典,将其发扬光大并要传至永久。石窟的设计、开凿者宋德方及其门人秦志安、李志全又是编纂道藏《玄都宝藏》的领导和组织者,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他们或作赋或著书或撰文,强调全真教为道教正宗。由他们精心设计的昊天观石窟用造像的形式展现了他们的这一思想,为全真教的宫观和造像设立了坚固的永久性典范。

五个全真石窟内的造像,其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宋德方、秦志安、

李志全等人有一个统一的设计思想将这五窟贯穿在一起,形成一个主题,这就是道教正宗的传承次第:虚皇/三清六御将道教真谛单线直传全真列祖;王重阳和七真将道教发扬光大。第1、2窟中的造像是从宗教崇拜的偶像角度表现,而第3、7、6窟中的全真祖师似乎主要是从历史角度竖立的纪念像。

宋德方主持开凿的四个石窟的布局和其中的石像,是根据当时全真教道士举行斋醮仪式和修炼所需而设计,代表了当时典型的全真宫观的结构和宫观内必不可少的最基本造像的标准。这些必备的造像是道教神系最重要的主尊、主神像和全真教的祖师像。全真教道士以传统道教的传人自居,继承了传统道教的科仪以及相关的神系,对传统的道教神系进行了改造,加入了全真列祖,把传统神系和祖师传承系统相结合,形成了全真宫观新的造像范本。

值得注意的是,全真“五祖”作为一个群体没有单独的石窟,而后七真群体却单独有窟。这说明,此时后“七真”群像在全真造像中已经成为定式,而“五祖”群像尚未成形,“五祖”的概念尚未流行。

宋德方在完成龙山石窟后,开窟造像意犹未尽,特意抽选有经验的弟子千里迢迢返回山东再次开窟刻镂石像,把他新发现的道教石窟石壁雕像这一造像形式带到东方。

第二节 神山(寒同山)石窟

大约在1242年到1244年之间,宋德方曾经返回过他的故乡莱州掖县,并且在马鞍山和神山(寒同山)开凿石窟。据《莱州府志》(1740),宋德方“开马鞍山一洞,神山七洞。还终南山,羽化而去”。^①开马鞍山石窟的具体时间不详,石窟的主像可能是老君。《掖县志》曰:“马鞍山,城东南五十里,岩峦奇特,为掖境诸山祖。西南麓有白云庵,壑故邃幽,松栗丛翳。古洞祀老子。”这个古洞可能就是宋德方所开的“马鞍山一洞”。

^① 《莱州府志》(1740)卷12,第3页。

如果山西太原龙山石窟是因为偶然原因而开凿,山东掖县神山石窟则是精心筹备后建造。

宋德方开凿神山石窟的概况记载在《神山给付碑》(1245)和至元二十七(1290)年立石的《神山[无][量]洞天生万寿宫碑》(以下简称《神山万寿宫碑》)。可惜《神山万寿宫碑》损坏严重,在陈垣编《道家金石略》中发表的《神山万寿宫碑》文中,因为缺字,看不出宋德方开洞的起始年代。或推测开凿时间是太宗八年(1236),^①可能不确,因为此时他正在山西太原开凿龙山石窟,次年在平阳玄都观开始编修《玄都宝藏》,二者均工程浩大,很难同时分身远到山东开掘神山石窟。《金石略》中所载《神山万寿宫碑》大意是,刘处玄自洛阳返回莱州后,筑室神山下,方开此山,为有司所遏,不果。一日谓披云曰,后开此山日,当于治城相际。大元某时(《金石略》所载碑文此处年代缺字),“金紫光禄大夫王公[缙]治[莱][州][城]”(此处三个缺字,今参考《掖县志》卷1第30页所引《神山万寿宫碑》中的一段补),披云感叹往言以为果然,自太原西[龙]山昊天观、终南山重阳宫二处,将领徒众元志全、曲志全、石志[温]等三十余人来继其绪”。^②可见宋德方知道莱州城开始缙治后,领会到其师刘处玄“后开此山日,当于治城相际”的预言,为了完成其师的未尽遗志,率徒从陕西、山西前往山东掖县神山开凿石窟,建长生万寿宫。修城的时间,据《掖县志》所引《神山万寿宫碑》文,是“壬寅”年(1242),^③因此宋德方是在开始治城之后来到掖县开掘神山洞。这时他已退休在陕西终南重阳宫,所以从重阳宫带领一些徒众同来。他还带领了一些来自山西龙山昊天观的门人,显然是为了参照龙山石窟的造像和经验。又据《神山万寿宫碑》,上述王公以山前一带荒地赠给长生万寿宫,裨助缘事。^④

① 张强,《宋德方对金末元初全真道发展的贡献》,丁鼎主编,《崑崙山与全真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第423页。

② 《神山[无][量]洞天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8页。

③ 《掖县志》(1758)卷1第30页:“元太宗壬寅(1242)年缙治莱城(小字原注:据元至元二十年神山万寿宫碑刻载,“金季失鹿,大元飞龙,壬寅金紫光禄大夫王公缙治莱城”)。”

④ 《神山[无][量]洞天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8页。

宋德方还获得了朝廷于乙巳年(1245)正月下达给他的圣旨,要求地方军政官员保护神山洞地产:“皇帝圣旨里宣差莱登州长官都帅:伏见莱州神山洞乃古迹观舍,屡经兵革,未曾整葺。今者幸有披云真人纠领道众,虔心开凿仙洞,创修三清五真圣像,中间所费功力甚大。其山前侧佐一带山栏荒地,除有主外,应据无主者尽行给付本观披云真人为主,裨助缘事,诸人不得诈认冒占。据此须议给付者。右给付披云真人。准此。乙巳年正月日。”^①由于圣旨中说到披云真人纠领道众开凿“三清五真圣像”,可知乙巳年正月之前宋德方已经完成了神山仙洞中最主要的主尊主神像。完成主像后,宋德方把工程交给门人完成,他自己提前回到终南。甲辰(1244)春他在重阳宫参加了阔端太子举办的金箬醮七昼夜。次年他仍在陕西。

宋德方留在神山的弟子继续开凿石窟,遇到很大困难。《神山万寿宫碑》云:“草创之端,众以劳筋[累]骨,糜日费月,烟火肠肚,未能涤荡,[意]欲他适。离数十步,返首观望,彩云晦霭,神光炜煌,长生见其[中][][]悔[]幡然来复。既而[]丁刻石精[][]木讷之[]聒动天地,迨于十载,始毕乃功。披云作诗十有二首[赞]之,见于《乐全集》。先是,山之西南三十里平村,修置一观曰通仙,以真人[]降[][]立之也。”^②于是却返终南祖庭[]然[]化留颂云:[喝][散]迷云,[驱]回[宿][雾],万法无私,[千][峰][独]止(步),明月[][]快矣哉,一声长啸还家去。”^③此段前半部分是描述宋德方弟子继续开凿的情况:众人由于长期劳苦,俗念未绝,意志动摇,开始撤退,这时见到刘处玄神变,于是重振干劲,十年完工。如果1243年左右开工,1244年春之前完成了三清、五真(五祖)龕,整个工程完工已是1252年左右,而宋德方早于1247年去世。看来宋德方开凿神山石窟的方式,与他创建永乐宫的方式一样:他主要负责始创、征

① 《神仙洞给付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4页。

② 通仙观内有《披云真人道行碑》,元大德四年(1300)立。王沄等纂修,《再续掖县志》(1842)卷下,第35页,《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印本第104页。又据《三续掖县志》卷3金石志,作“披云天师道行碑”,朱翬撰并书,重印本第105页。

③ 《神山[无][量]洞天长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8页。

地、规划、获取圣旨保护等最初的基础工作,工程展开后则交由其弟子完成。

开凿神山石窟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宋德方弟子石志温。他是跟随其师到神山开窟的三十余人之一。宋德方返回终南后,他留在神山继续开凿石窟,驱石夷险,架虚构险,手胼足胝达五十年,山洞才臻于齐备。他又在郡之南城创立一观,名曰长生,作为神山万寿宫的下院。宋德方刚开神山洞时,治莱州城的金紫光禄大夫王某曾将山前一带荒地交付给宋,裨助其事。他的后人王恩任通议大夫、同知淮东道宣慰使,于至元年间将石志温事迹告诉时任中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乐实,乐实上其事于势都儿大王,大王下令旨,赐宫名曰“无量洞天神山长生万寿宫”,^①及赐石志温号曰“九阳保德纯化真人”。^②石志温去世后就埋葬在神山(寒同山)下。^③

《神山万寿宫碑》作者(佚名)撰写碑文(1290立石)时,当年最初的开窟者都已经去世,只有石志温仍然在世。作者得到了道士提供的神山万寿宫事略,并到神山石窟实地游览:“遂与之出莱城之南十里许,其山崛然而起……山之间洞有七,曰虚皇、三清、五祖六真、长生、披云、[丰](灵)宫、[]女仙,洞之内焜焕金碧,[]万寿宫[]雕镂咸以玉石。”^④洞名显然是以洞内主像命名。信息的来源比较可靠,因为作者有此宫道士提供的文字,又经过实地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女仙洞是在山北,所以神山万寿宫本部有六龛:1虚皇,2三清,3五祖六真,4长生,5披云,6灵宫。这个记载与现在石窟的实际情况吻合。发表的碑文中所记载的第六个洞“丰(豐)宫”,应是“灵(靈)宫”之误,即刻有王重阳升霞像的一龛。但是在清代的方志中,五祖六真龛被描述为两龛,“灵宫”被误解为“灵官”。如《山东通志》(雍正十三年,1735)曰:“寒同山(神山),在(掖)县东南十五里。液水发源于此。

① 《神山[无][量]洞天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9页。

② 《万寿宫令旨碑》(1279),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24页。

③ 《掖县志》(1758)卷5,第34页,影印本第95页。

④ 《神山[无][量]洞天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9页。

上有虚皇洞、三清洞、五祖洞、六真洞、长生洞、披云洞、灵官洞。山北有仙姑洞。”^①又据《掖县志》，神山“有洞七，曰虚皇、三清、五祖、六真、长生、披云、灵官，镌诸仙石像四十有九”。^②

今天神山石窟依然存在，被称为神仙洞，位于山东烟台莱州市区东南约八公里，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小山腰上，目前共六个石窟，分布于上下两层，根据文献和各窟的位置、形制、造像等情况可以暂且给它们定名如下：第1虚皇龕，第2三清龕，第3五祖六真龕，第4灵官，第5长生龕，第6披云龕。前四窟在上层，后两窟在下层。各窟面积、高度、形制与龙山相对应的石窟略同。灵宫的主像和虚皇龕顶部、三清龕顶部的云龙纹样可能都是原作，此外没有原来的雕像。最近的一个民间报告宣称，原雕像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现在已经基本恢复原貌。^③所谓恢复原貌，就是重新做了一些像，质量十分拙劣，涂上厚厚的金粉，看不出是泥塑还是石雕像，放置在窟中。

在上层的四个龕中，第1虚皇龕的位置略高于其它三龕，如同在龙山虚皇龕位置最高。窟顶有云龙纹样，水平尚可，类似龙山虚皇龕顶的云龙形象，显然是开窟时的原作。窟内现有当代制作的虚皇像。

虚皇龕右(东)下方为第2三清龕，是神山最大的石窟。现在主(北)壁石台上有三尊坐像，东西壁各三尊坐像。这九个坐像的位置上最初供奉的一定是三清(北壁)和六御(东、西壁)。窟顶纹饰如同龙山三清龕，也是云龙纹，应是原作。龕前立有一个石坊，两柱和底部的横梁尚是原物。横梁上刻有元代至元七年(1270)三月的日期和一些捐资者之名，多是莱州官员。

三清龕之右(东)是第3五祖六真龕，也是一个大龕。主(北)壁长条石台上现有全真五祖像，原作也应该是五祖像。东、西壁现在各有三个坐像；其位置上原来也应有六像，是六真人，即(后)七真中除去刘处玄之后的六人：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

① 岳浚、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雍正十三年，1735)卷6，第39页，《四库全书》，第539册，第273页。

② 《掖县志》(1758)卷1第14页；影印本第179页。

③ 牟钟鉴等，《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第359页。

刘处玄作为石窟的发轫者和宋德方之师而受到特别崇拜,单独有一个石窟供奉,所以此处不设席位。

虚皇龕左(西)下方是第4灵宫。龕内北壁石床上有一像,向左曲肱而卧,头戴圆帽,身上盖被。刻法比龙山卧如龕王重阳卧像更为简略,细节更少,但是主题相同,也是表现王重阳在南京旅邸升霞。此像与石床和身后的石壁仍然连接为一体,不可移动,可见是原作。这是神山石窟中唯一幸存的原有造像,十分珍贵。其幸存的原因之一是,这是一个卧像而不是坐像或立像,甚为隐蔽,信徒一般给像盖上被子,不易发现,而且像与石壁、石床实为一体,不易破坏。

在三清龕正下方的下层有两个并排向南的石窟,东边的一个稍大,应是长生(刘处玄)龕,现在龕内的主像仍然是刘处玄;西边的一个较小,应是披云龕。

虽然神山石窟原有造像的具体情况不明(灵宫除外),根据上述文献史料仍然可以看出神山石窟与龙山石窟之间的密切关系。神山虚皇龕相当于龙山虚皇龕(第1窟),^①神山三清龕相当于龙山三清龕(第2窟)。神山的灵宫相当于龙山的卧如龕。神山五祖、六真龕的东西壁和长生龕相当于龙山的七真龕(第7窟)。神山石窟是宋德方根据其师刘处玄的遗愿开凿,所以特别给刘处玄开窟造像(长生洞)。神山的披云龕相当于龙山披云龕(第6窟)。此龕自然也是宋德方的弟子自作主张所凿,事先没有征求宋德方的意见。可见,神山石窟的开凿基本上参照龙山石窟。这进一步显示,龙山石窟是宋德方设置的全真宫观造像的样本或模式。开凿神山石窟的目的是把这个模式移植到东方,使东部地区也有一个坚如磐石的永久性全真宫观造像范本。

和龙山石窟相比,神山石窟有其重要的新内容,即此处新增加了“五真”圣像:《神山洞给付碑》(1245)说宋德方“创修三清五真圣像”;

① 神山和龙山石窟均以虚皇龕为第一龕,显然与金代燕京天长观所建虚皇醮坛有关。如上所述,宋德方之师王处一、刘处玄、丘处机均入住此观,自然知道其重要位置。据吉冈义丰,民国时期北平白云观西方尚有当年金天长观虚皇醮坛遗迹。见《道教の現状—白雲觀の道教》,《吉岡義豊著作集》第一卷(東京:五月書房,1989),第176頁。

而《神山万寿宫碑》(1290年立石)依照龕内主像的地位依次列出“虚皇”、“三清”、“五祖六真”、“长生”、“披云”等龕名。可见,宋德方在神山新开凿了一龕,供奉七真之上的五位全真教祖,即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这无疑反映了宋德方全真列祖说的新发展。宋德方开窟时(1242-1243)“五祖”之称尚不流行,将其称为“五真”,《神山洞给付碑》中的“五真”一词即据此而来。无论名称,首先将这五位作为一个祖师群而供奉的是宋德方,第一个造像实例是神山“五祖六真”龕。至于“五真”改称“五祖”的时间,一定是在庚戌(1250)五月之前,因为宋德方大弟子李志全在庚戌五月撰写的《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中已经把“五祖”和“七真”并列使用,并且称颂其师“绍隆五祖之清规,恢扩七真之正法”,^①因此“五祖”一词最有可能是宋德方的发明。一般认为“五祖”是宋德方弟子秦志安在《金莲正宗记》中首创。^②其实此书中并无“五祖”称谓,而是把王重阳、和玉蟾、李灵阳三人列为全真门下“三祖”。^③全真“五祖”实为宋德方晚年时首倡,并且在神山为其立像。

如果说宋德方《列祖赋》中所赞颂的20人组成全真祖师全谱,五祖七真的组合则形成了全真祖师主干;先有全谱,再发展了主干;主干先有七真,后有五祖。换言之,宋德方不但创立了全真列祖二十人全谱,而且把五祖和七真相结合,创立了全真教五祖、七真这一祖师主干。神山石窟最重要的创新就是五祖七真的组合和五祖七真群像的设立。此后五祖七真祖师主干成为全真教祖师崇拜的核心。

清代张思勉等纂修《掖县志》(乾隆二十三年,1758)记录了宋德方开凿神山之事:“披云真人,姓宋,名德方。平村人。年十二从刘长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07-508页。

② 如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3卷,第377页。

③ 《古今图书集成》第89册,《全元文》第3册第447-448页收有所谓秦志安(1188-1244)撰《创建元都清虚观记》,有“起三清之邃宇,建五祖之华堂”之句,末行:大蒙古国丁未(1247)岁八月己酉中秋日记。值得注意的是秦志安已经于1244去世,此外秦志安所写碑文未见使用“大蒙古国”号者,所以此记的作者可能不是秦志安。

生脱俗,性敏慧,道行淑真。开马鞍山洞,又开神山七洞。先是,长生欲开神山洞不果,留语云,后日洞开,当与修城相际。及是披云凿洞而城果修。后还终南山羽化去。有偈云:喝散迷云,驱回宿雾,万法无私,千峰独步。其徒以状闻,赠元(玄)通宏教披云真人。”^①文中提到为宋德方状请赠号的“其徒”就是担任过全真掌教的祁志诚。

祁志诚在宋德方开凿龙山石窟期间(1234-1236)投入师门,自然参加了龙山石窟的修建,了解其师通过石窟造像的形式为道教保存宫观造像样本的用意。宋德方带领来自终南和龙山的弟子挖掘神山石窟时,不知他是否参加,但是他深知神山石窟的特殊重要性。神山石窟开凿于龙山石窟之后,比龙山石窟更完整地体现了宋德方的全真列祖思想,是以此思想为基础的宫观造像更完整的范本。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在担任全真掌教期间(1272 年终到 1285 之间),仍然亲自主持此宫,以神山洞天之事奏闻于上,取得了皇帝对神山仙洞再次下达的圣旨,忽必烈下诏赐给洞名曰“神山万寿宫”,^②还获得了成吉思汗大弟朮只哈撒儿之孙势都儿下达的保护此宫的令旨。^③

第三节 金阁山崇真观长春洞

长春洞位于河北省赤城县之西的金阁山,是宋德方弟子祁志诚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从全真掌教的位置退休后所建,是金阁山崇真观的组成部分。退休后他扩建崇真观,建成两个大殿,并开凿了一个石窟,称为长春洞,窟内石壁上凿有道像。利用坚固隐蔽的石窟山岩造列祖像以使其传至永久是宋德方宗派造像的特色之一。这个石窟与宋德方开凿的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和山东莱州神山石窟属同性质。元翰林直学士揭傒斯(1274-1344)《游金阁山崇真观》诗曰:“路入林

① 卷5,第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印本第31页。

② 《神山[无][量]洞天生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69页。

③ 《万寿宫披云真人令旨碑》(1280),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31页。势都儿,见《元史》卷107,第2710页。

峦十里幽,忽惊华构讶瀛洲。金峰特立海鳌泣,玉石凿开山鬼愁。物外烟霞空揽结,壶中日月许迟留。赤城只在山门外,何必天台事远游。”^①由此可知,揭傒斯在崇真观看到了这个人工凿开的石窟。明代李贤撰《明一统志》(1461)云:“金阁山,在云州堡西南一十五里,元于此建崇真观,长春洞前有游仙峪。”^②明代吴嘉礼《长春洞》诗有“古洞春常在,碑荒字尚留”句,^③说明此洞在明代已经被视为古迹。《赤城县志》(1748)卷7 祁志诚传引(赤城县志)旧稿中的邱长春(丘处机)传云:“邱长春,不知何处人,元大德间结小庵于金阁山,隈精修炼,寡言笑,道成,语各游历庵众曰:某日当辞去。如期果不知所往。常于山下凿石为洞,号长春洞,一名了真处。洞内倚山凿石像,像两旁石脚二泉流出,龛外前汇为池。”县志祁志诚传的作者指出,邱长春之说误,“洞中石像即(祁)志诚辈所凿以像其先者”,^④即祁志诚及其门人开凿的石窟,内有全真列祖之像。祁志诚在宋德方开凿太原龙山石窟时加入弟子之列,自然参加过石窟的开凿,任掌教后又为山东莱州神山石窟争取圣旨保护。他对宋德方采用石窟山岩造列祖像以使其永久流传的本宗宗旨心领神会,身体力行,所以在崇真观开凿了长春洞。据县志,长春洞鑿石凿空而成二泉,绕(神像)座,森异可观。^⑤据林牟貽等纂修《赤城县续志》(光绪七年,1881),洞内有约二十个石像:“观在金阁山内,山口东向,题名坊在焉。北距云州八里,入山迤西北,洞蹬萦纡有所谓南嵯者,有所谓中庵者。中庵峻甲诸峰,蹬亦较险,洞辟其巖,曰清虚。其东北则耳熟之长春洞在焉。洞中石像若二十许人,道者指为邱长春,而以祖尊之。”^⑥这二十许石像,最有可能是宋德方《全真列祖赋》中的全真二十祖师。

① 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乾隆十三年,1748)卷8,第48页,印本第137页。

② 李贤,《明一统志》(1461)卷5,第29页,《四库全书》,第472册,第151页。

③ 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卷8,第46页,印本第136页。

④ 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卷7,第20页,印本第112页。

⑤ 孟思谊等纂修,《赤城县志》卷7,第21页,印本第113页。

⑥ 林牟貽等纂修,《赤城县续志》(光绪七年,1881)卷1,《赤城县志译注》第291页。

长春洞今天犹存(图4-27),洞凿于面东山脚石壁,洞口呈长方拱券型顶,洞口高约1.90米,门额刻字“长春洞觅真处”,左右刻对联曰:“觅真每恨千言少”,“了妙方知一字多”。洞高约2.5米,宽约3



4-27 金阁山长春洞

米,深约4米。^①有当代作者称,洞内有石像二十尊。^②笔者于2009年10月探访此洞,只见几个当代泥塑,原有石像早已不存。洞前有一个高大的古松孑然独立,似乎在陪伴着孤洞。

第四节 昆嵛山紫府洞(东华洞)

东华洞在山东文登,为祁志诚门人李道元(道号清贫子,1245-1320)开凿。他的方外友、前翰林学士承旨张仲寿称他“得法于洞明真人”,^③即他为祁志诚入门弟子。他是卫辉路淇州朝歌(今河南北部淇县朝歌镇)人。十岁时父母俱丧,后于铁户孙提举家为婿。刚到不惑之年,忽欲出家。因托疾毁身,针灸成疮,持钵化饭,西游至京兆,在古庙破窑中锻炼睡眠。但经年心地未明,遂上武当山,拜栖云真人王志谨(1176-1263)之徒袁先生为师。因开石洞工毕,随师前往邓州(今河南邓县)土洞兴缘。后西至凤翔(今陕西凤翔),值大雪不能前进,复东行,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春首到真定(在今河北)。时值前全

① 《赤城县志》(1992)谓洞宽4米,深7米(第486页)。实际上没有那样深。

② 蒲润洲,《观山》,河北赤城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赤城文史资料》,第1辑,第136页。

③ 张仲寿,《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光绪《文登县志》卷12,第4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4,第292页。

真掌教祁志诚派人持书寻访三千道士真容,其目的可能是面试精选高道负责扩建金阁山崇真观。寻访者在真定选中李道元,送至大都洞阳观暂住,四月他到达祁志诚退居的云州金阁山。他被选中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他有开凿石洞的经验,而祁志诚十分重视全真石窟的建设。祁志诚教导他说:“今生勿惮劳苦,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请他为山主,他拜而受之,意志愈坚,白昼从事工程重役,夜晚苦练减少睡眠。^①三年后祁志诚返真,他继续在金阁山住持十余年,完成大殿、寿宫、灵堂,并竖立丰碑。大德三年(1299),晋王给他封号为“抱元真静清贫真人”。大德六年(1302)他下金阁山南行,到达山东文登昆嵛山东华宫。

由于当时他已是善于营造的著名高道,他去东华宫自然是应当时东华宫道士之邀,前往担任东华宫及昆嵛山主。翰林修撰邓文原(1259-1328)撰《大东华宫紫府洞记》叙述了大德甲辰(1304)“主是山(昆嵛山)者李道元”开凿东华宫紫府洞(俗名东华洞)之事。洞在宫之北。他开始运椎凿山,巨石坚旷未化,便以炉炭烈火烧石,石理遇火而解,易若朽壤。他凿山开洞,是以洞喻道,正如邓文原所谓:“洞之空同,合道之中;洞之突奥,观道之妙;抱元守一,与洞同寂;神游化先,廓乎洞天。”有人讽刺他凿混沌,他曰:“道无不为而无为也。庸诘知塞者非实有而辟者非实无乎?”紫府洞(东华洞)凿成后,李道元又斫白石为五祖七真像,祠于洞中。这些石像均为坐像,共十七尊。洞中供具如案、瓶、炉等皆以石为之。邓文原论及他开窟造像的目的:“乃斫白石为五祖七真像祠其中,期与兹山不朽。”^②此言可谓一语破的。可见他确实理解开窟造像的本意和目的,所以得到祁志诚的重用。可惜东华洞五祖七真雕像下落不明。

李道元又于延佑四年(1317)开凿朝阳洞。^③此洞位于文登市圣

① 全真教以食、睡、色为妨碍修行的三害,如尹志平说:“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王恽,《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并序》,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89页。

② 邓文原(1259-1328),《大东华宫紫府洞记》,光绪七年刊本《增修登州府志》卷65;《全元文》卷648,第21册,第85页。

③ 张仲寿,《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全元文》卷559,第17册,第414-416页。

经山东南。洞前两侧有两巨石峙立,状似洞门,石上分别刻有“洞天”、“福地”大字。洞内原有全真五祖雕像,刻工精湛,但已毁。依山石楼仙阁,至今尚存。^①

第五节 华山朝元洞

陕西华山南峰朝元洞是丘处机法孙、綦志远(道号:白云)门人贺志真(1212-1299,道号:元希)开创。他是德顺州隆德(今甘肃隆德)人。十四岁时有学道志。父母不许,给他娶妻,他从不顾问。父母知不可强求,遂听之。二十三岁时师事丘处机高弟吕通明。寻谒终南祖庭,执弟子礼于綦志远之门,三载玄理洞明。后来环居于耀州孙姜村,苦节自励,以弘化度人为己任。他所到之处都力事兴建宫观,如陇州之玉宸,平凉之朝元,耀州之长春、集灵,德顺之昊天、玉泉、纯阳、寿圣。至元丙子(1276)他自陇西来华山,一筇一钵,徜徉泉石间。不久在玉泉之西筑全真观以居,但规制草昧。他以为不足以振宗风崇德化,遂登华山之巅,辟山开洞。其处百丈悬崖,猿鹰难及,他不畏险阻,攀挽藤葛而上,悬在石壁,下瞰幽壑,踞蹞以凿基。又以铁链构道,西折而下,至崖腹间平台,筑石室。从至元丙子(1276)到大德己亥(1299),他在华山开洞二十三年,尚未完工,以后事嘱其徒姚道常,于大德己亥冬十一月曲肱而逝,享年八十八。姚道常等遵从师命,继续努力十四年,毕功于壬子(1312)。此后又以两年时间造像,凡小大四百躯,按照其师遗训安置在朝元洞,这时洞才落成。又在朝元洞之左另外开一洞,以祀五雷之神。^②

朝阳洞不但成为游观太华山的胜景之最,也成为以贺志真为祖师的一个全真支派的根本道场。其法属宫观庵庙多达三十八个,遍布陕甘各地:奉元路大玄都万寿宫;咸宁县兴道坊紫极宫,南坊潜真庵,东

^① 文登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史志办公室编,《文登县城乡建设志》(内部发行,1988),第464页。

^② 井道泉,《太华山创建朝元洞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69-770页。

苑门淳和庵,明真庵;长安县子午镇全真观;泾阳县凤凰山昊天观,魏家庄正阳庵;耀州富平县孙姜村长春观,白云庵,义门村玄真观;美原县集灵宫;三原县小赵村葆阳庵,杨甫村通玄观,同官县灵泉观,白马土山庙;朝邑县河毗村修真观;华阴县西关王母观,敷水镇洞仙观,城隍庙,大敷谷希真庵;下邽县故市镇北聚仙庵;巩昌路净宁州在城昊天观,玉泉观,纯阳庵;隆德县寿圣观,通仙乡混元观;宁州天真观,要册镇集仙观,仙游宫;平凉府卧虎山朝元宫,山下元君庙,在城关王庙,城南三清观,城北全真庵;陇州龙门山玉宸宫;庆阳府华池川修真观,玉皇庙。^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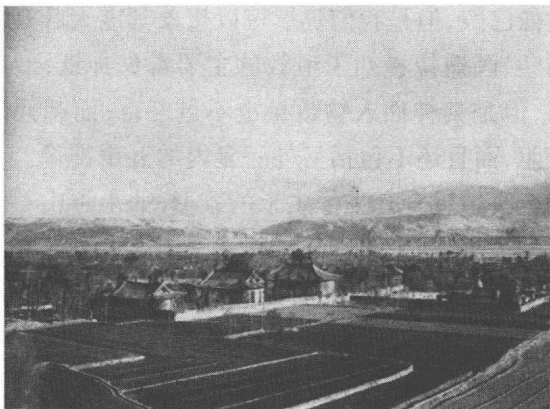
今天朝元洞仍然是华山的名胜古迹之一,可惜洞内原有的四百躯道像已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其庞大壮观。永乐宫三清殿内原有的塑、画造像囊括了道教的主要常见神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教神系,但是其神仙人物数量也不过三百;而朝元洞内神像竟然多达四百余躯,而且还不包括另外一龕内的五雷神像。如果龙山石窟展示了典型全真道观全套主像主干的雏形,如果神山石窟特别表现了全真祖师像的主干,朝阳洞则是全真神系的庞大万神殿。

以上的石质宫观都是少数道士以个人之力修建在崇山峻岭,远离人口集中的喧嚣城镇,回归原始的自然,形质简朴,不求华丽,只求与山岳同在,如岩石“不朽”,以使道教宫观的形制和像设与世长存。这与修建土木结构的宫观旨趣不同。全真道士修建土木结构的宫观总是惟恐其不够壮丽精美,不足以振全真之宗风,不能壮道教之伟观;如果条件允许,修建时往往竭尽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调动分支宗派内可以提供的资源,甚至远到外地求援,或者向全真“堂下”和掌教求助。永乐宫就是最好的一例,所以其建筑和壁画都是精益求精,精美绝伦。

^① 朝元洞碑阴《仙源之图》,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70-771页。

第五章 永乐宫

永乐宫的正式名称是十方大纯阳万寿宫或纯阳万寿宫。其原址是在山西晋南地区永济县(元代为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图 5-1),所以被简称为永乐宫;在元代又被简称为纯阳宫。它是宋德方首倡、全真派重建于 1240 年到 1368 年之间的一座道宫,位于永乐镇黄河北岸边,其地点据说是神仙吕洞宾的诞生之地。吕洞宾实有其人,是五代末的一个隐士,讳岩,字洞宾,道号纯阳



5-1 位于永乐镇原址的永乐宫。采自《永乐宫壁画选集》第 1 页,从宫后西北角拍摄,宫前方为黄河

子,很可能是唐代礼部侍郎、河中人吕渭之后,后被人传说为唐代的得道神仙。^①王重阳自称在终南遇到吕洞宾而得道,所以吕洞宾被全真教认作鼻祖,为纪念吕祖而建的纯阳宫在元代被称为“祖宫”。^②它又

① 景安宁,《吕洞宾与永乐宫纯阳殿壁画》,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台北:允晨出版社,2000),第 135-162 页。

②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 708 页。

称“东祖庭”，^①意为为纪念王重阳而建的终南重阳万寿宫是西祖庭。由此可见永乐宫在数千个蒙元时期所建的全真宫观中崇高的地位。在全真宫观中，永乐宫不但地位首屈一指，也是唯一一个以原样幸存的土木建筑结构的全真道宫。如今绝大多数全真宫观早已湮灭，除永乐宫外其它几个残存者都是几经兴废，面貌全非，唯永乐宫在数百年间避免了各种天灾人祸，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元代以后随着全真教的势力一落千丈，昔日的“祖庭”也变得默默无闻，直到1951年被重新发现。当时永乐宫已被废弃多年，但仍然基本保存了主体建筑，包括一个元代宫门“无极门”（图5-2）和三个元代大殿（图5-3，三大殿；5-4，三清殿；5-5，纯阳殿；5-6，重阳殿）。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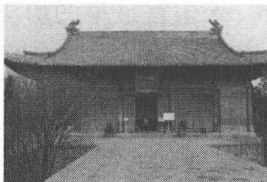
5-2 永乐宫无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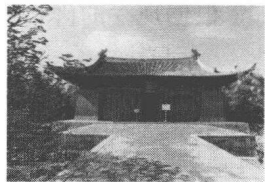
5-3 永乐宫三大殿：三清殿、纯阳殿、
重阳殿。范金鳌先生照片



5-4 永乐宫三清殿



5-5 永乐宫纯阳殿



5-6 永乐宫重阳殿

内的壁画也得以幸存，而且绝大部分是元代的原作。这些建筑和壁画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杰作。第一个大殿三清殿内的巨幅壁画《朝元图》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第二殿纯阳殿绘有叙事画吕洞宾画传和大

^① 《道藏尊经历代纲目》(1275)，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8页。

型壁画杰作《钟—吕传道图》、《八仙渡海》。第三殿重阳殿绘有全真祖师王重阳画传。这些大型壁画是绝无仅有的古代道教美术遗珍。从1957年到1962年,永乐宫被成功地迁移到二十公里之外的芮县城北郊,以防止黄河下游五十公里处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可能造成的水灾威胁。但此后永乐宫的原址并没有受到河水的泛浸。^① 是否当年保护工作有些失算? 但无论如何,大迁移创造了保护永乐宫艺术宝库的又一个奇迹。

本章讨论永乐宫主要建筑的建造年代,重阳殿壁画的年代和画稿底本的作者,以及永乐宫总体设计(iconological program)所表现的主导思想。笔者认为,永乐宫三大殿的主体工程应该是修建于1247到1254之间;重阳殿壁画是元代而非明代作品,王重阳画传的作者是全真掌教李志常;永乐宫总体设计主要展示全真祖师在道教传承中的正统地位。这些观点在作者的博士论文“The Yongle Palac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t Pantheon during the Yuan Dyasty”(《永乐宫——全真教对道教神系的改造》,普林斯顿大学,1994)以及其它几个论文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讨论。

第一节 三大殿修建年代

根据现存的碑石史料,永乐宫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金代,当时是一个祠堂,在金末战乱中被劫火焚烧,仅留下一个被火烧裂的石碑,碑文尚可识读,是金兴定六年(1222)二月清明后二日袁从义撰写的《有唐吕真人祠堂记》。记曰,永乐镇东北隅百步许有招贤里,通道之北即是吕真人故居。乡人在其旧址建庙,岁时享礼甚谨严。作者自谓因避兵乱到芮之西郊,始获展敬祠下,并应永乐镇道契袁公益之请撰写祠堂记。

庚子(1240)宋德方到永乐镇拜谒纯阳祠,见到全真祖师的生祠鄙陋狭隘,荒废失修,决定重建为纯阳观。甲辰(1244)宋德方又到永乐

^① 据搬迁工作的参加者金维诺教授2002年10月对笔者所言。

指授重建。当年暮冬观被野火焚烧,识者认为是革故鼎新、毁小立大的征兆;翌年(1245)朝廷批准升观为宫,进吕洞宾号曰天尊。宋德方鼓励其徒利用这个良机重振旗鼓再建此宫。此时他已经在终南重阳宫隐退,不再主持纯阳宫的重建,但是请求全真前任掌教尹志平和现任掌教李志常援建。两位掌教全力支持,并选派了经历、地位相当于宋德方的全真大师、燕京都道录潘德冲充任河东南北路道门都提点,主领纯阳宫的重建。

潘德冲(1191-1256),字仲和,号冲和,山东淄之齐东人。少警悟敏慧,常人不及,读书日记千余言。后知父母将为他娶妻,宵夜逃遁,计划前往栖霞滨都观诣丘处机。道过潍阳,通过当时住持玉清宫的尹志平的引见,得以师从丘处机。后随丘处机西行中亚。尹志平任掌教后命他充燕京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李志常主持全真日常事务时对他倚重尤深。他善于理财,李志常去和林朝覲往返数千里,凡十三次,供拟之费皆倚他置办。岁乙未(1235),平遥官僚疏请尹志平重修太平兴国观,尹志平命他前往,仅过一年,便撤旧建新,并于丁酉(1237)立石观内庆成。^① 壬寅(1242)他任诸路道教都提举,仍兼燕京都道录。据说丘处机当年自西域回,抵盖里泊,夜与诸弟子谈,曾对他说:“汝缘他年当在西南,此时永乐吾道矣。”甲辰(1244)冬河东永乐纯阳观遭受火灾,掌教李志常遴选道望隆盛者负责重建。李志常和尹志平集众言曰:“纯阳,吾教之祖也。今朝廷崇飭如此,孰可任其事者?”众人认为潘德冲的德望干才绰有余裕,最合适担当此任,何况丘祖在盖里泊已尝命之。于是署他为河东南北两路道教都提点,命往营之。^② 潘德冲于丙午年(1246)尚未到达永乐。他到永乐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247年(见下),在此经营十年,新宫主体工程建成后,功成而化(1256)。

宋德方、尹志平、李志常、潘德冲均有跟随丘处机西游中亚的资

① 据觉罗石麟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69,第28页),观在县下东门内,唐显庆二年建,旧名太平,观多古碑,内有清和真人(尹志平)画像和手书,丁酉(1237)提点大师潘德冲立石本观。《四库全书》,第548册,第248页。

②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甘水仙源录》卷5,第9-11页,《道藏》第19册,第761-762页。

历,在全真教内有崇高的威望。在他们的组织下,全真教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永乐镇,确保以最高的规格和水准建设东祖庭。没有任何其它全真宫观的建设得到如此众多的第三代大师们的参与和领导。

关于永乐宫建宫史的一个重要碑文是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撰《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他的依据是潘德冲在永乐的门人刘若水等人提供的其师行状,消息来源比较直接。据此碑,到己酉(1249)秋时,潘德冲已经在永乐营建数年,建成新宫。他善于经营产业,以其收入补充各种建宫费用。他还派遣门人刘若水到附近九峰山营建纯阳上官(今不存)。己酉(1249)秋,中宫懿旨,遣近侍陪护他降香,遍礼海岳灵山及玄教师堂,到山东时他增葺尹志平曾经主持过的潍阳玉清宫:

师率其徒至永乐,百工劝缘,源源而来,如子之趋父事,陶甃伐木,云集川流,于是略基址,度远迩,程功能,平枝干,合事庀徒,百堵皆作,不数稔,新宫告成。堂殿廊庑,斋厨廩库,下至于寮舍浴浴之属,各有位置,莫不焕然一新。北逾一舍,有山曰九峰,土人云,此纯阳得道处也。遣其徒刘若水起纯阳上官。及于宫侧创下院十余区,市良田竹苇及蔬圃果园、舟车碾硃,岁充常住百色之费。至于四方宾侣过谒官下者,周爰四顾,见其严饬壮盛,俨敬之心油然而生。夫撤祠宇而为宫庭,其崇卑相去奚啻万万,然于纯阳之本真,何加损益。但致饬之道,斯其行者远矣,而人之观感异焉。此象教所以不可废于后世。耸天下耳目于见闻之际,而绝其褻易之心,严乎外者所以佐乎内,象之所以崇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师之恢大盛缘,作新崇构,岂徒以夸其壮丽也哉?己酉秋,中宫懿旨,凡海岳灵山及玄教师堂,遣近侍护师悉降香以礼之。乃增葺潍阳玉清宫。至崑崙山麻姑洞,取历代诰册刊之石,以彰灵迹。^①

^①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甘水仙源录》卷5,第12-13页,《道藏》第19册,第762页。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在己酉秋(1249)他受中宫委托遍礼海岳玄迹之前纯阳新宫已经告成,殿堂廊庑焕然一新。

此后又经过近三年的建设,到壬子(1252)年时,新宫已是规模宏大。此年四月掌教李志常路过永乐镇,见宫规模宏敞,甚喜,赞扬了潘德冲建宫的成绩,并大力资助修建经费。甲寅(1254)春潘德冲到燕京长春宫参加朝廷所设普天醮,随后返回永乐:

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岳渎,过永乐,见其规模宏敞,喜谓师曰,非师不能毕此胜缘,乃倾帑以助其经费。明旦,与师同跻九峰之巅,见其秀拔如椅,遂易其名曰玉椅峰。甲寅(1254)春,圣天子在藩邸,命设普天醮于长春宫,于是召四方羽侣道行清高者毕集,师首与其选。致彩云鸾鹤之瑞,真常曰,此瑞公适当之,遂以清和真人所遗金冠锦服为赠。事毕还永乐。^①

正在纯阳宫建设进入最后阶段时,不料潘德冲于丙辰(1256)五月突然去世。去世前留语左右,谈到尹志平、李志常托付他为纯阳祖师建宫,自己连年经营,纯阳宫已略有次第,不再有何大事,可以离去:

丙辰夏四月适上官,至五月朔旦,忽谓左右曰:“吾幼遇长春师,授以秘传,终身诵之,粗有所得。继而清和、真常以纯阳师祖世缘见付,吾比年经营,略有次第。今世缘道念亦庶几兼修而并举,无复事矣,吾其行乎?”众不知所谓。二十六日,将返下官,时方盛夏,畏日载途,从者咸以为病,师曰汝众弟行,无伤也。忽阴雾四合,抵下官四十余里,人不知暑,此尤可讶。初,纯阳殿前有古柿二本,根干盘错,枝叶茂盛,一夕无风自折,众方惊悟曰:“此柿无风而折,可谓大异。吾师前日之言,其兆于此矣!”是夜二更将尽,师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诵咒语,随即以灰掺之,露坐移时,若有所待,寻复入,以汤颧其面,即易衣索笔,书颂一篇,既毕,乃

^①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甘水仙源录》卷5,第13页,《道藏》第19册,第762页。

就枕憊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①

上段引文中提到纯阳殿,即纯阳宫内的第二个大殿,显然已经建成。由于全真教建立宫观大殿的顺序是先尊后卑,在此之前第一个大殿三清殿必然已经基本完成;纯阳殿之后的重阳殿规模较小,建成不会很费力;显然三大殿已初具规模。正因为如此潘德冲在去世前说纯阳宫经他比年经营,已“略有次第”,今“无复事矣”。“略有”是谦言,实谓已经完成了清和、真常的嘱托,了结宿缘,可以安心离去。

潘德冲去世十分突然,连他的门人都没有料到。这应该和官方开始公开压制迫害全真教有关。朝廷因惧怕全真教的蓬勃发展,利用佛教徒抑制道教,于己卯(1255)举行佛道辩论抨击道教,勒令道士归还占用的寺庙。翌年潘德冲和李志常相继去世。永乐宫建设此时陷入低潮。

徒单公履撰《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最后铭文中的一段也值得特别注意:“维师启钥通玄局,十年动息静不凝,外营扰扰中常宁,功成羽化何泠泠。”^②指潘德冲外营纯阳宫十年,功成后羽化。他谢世之年是丙辰(1256),上推十年是丁未(1247)。在这十年中,纯阳宫主要大殿的主体工程应该是修建于丁未(1247)到甲寅(1254)之间。乙卯(1255)全真教陷入佛道辩论的困境,直接殃及纯阳宫;丙辰(1256)他去世前自以为宫已初步建成。

关于永乐宫修建史的另一重要史料是现存该宫三清殿月台甬道东侧的王鹗撰《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③宿白先生最早发表了此碑的选段,并指出,“此碑之巨,为永乐宫诸碑之冠”,“叙纯阳宫重建经过甚详,为考是宫历史的重要文物”,^④是“记录永乐宫创建之唯一的记事碑”。^⑤但是此碑遭受人为破坏,文字残缺不全,特别是碑

①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甘水仙源录》卷5,第13-14页,《道藏》第19册,第762页。

②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甘水仙源录》卷5,第17页,《道藏》第19册,第763页。

③ 此碑文陈垣《道家金石略》未刊。

④ 宿白,《永乐宫调查日记》,《文物》1963年第8期,第55页。

⑤ 宿白,《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文物》1962年第4、5期,第85页。

的下部。宿白在《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一文中多次引用此碑文,引文关键之处往往是空格缺字,因此一些关于该宫的重要事件和时间不能尽得其详。宿白注释说,“碑中多有意镜废处,细玩镜处,似皆有关赞颂全真之辞。按 1281 年(辛巳,至元十八年),大焚道书之后,全真被抑,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13:‘至元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髡。’此碑被镜,其在此时乎”。近年《永乐宫志》(2006)和萧军编著《永乐宫壁画》(2008)等书全文发表了此碑碑文,但是缺字多达一百多个,而且多在有关建宫过程、时间等关键文字之处。在以前的永乐宫研究中因不知完整的碑文而无法充分利用这一宝贵史料。

此碑即使在元代遭到人为的破坏,文字完整无缺的碑文仍然可以得到恢复:李侃、胡谧编修的《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刻本,1475)卷 15 刊有此碑全文,文字除个别之处有改动、省略、缺字、错字外,基本完整。^①由于此碑对研究永乐宫创建史至关重要,现根据原碑并参照成化志录文,将完整的碑文恢复如下:

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②

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王鶯撰

大司农姚枢书并篆额^③

粤自两仪奠位,万类赋形,凡天壤间,名山大川,地灵物秀之处,必有高人异士毓焉。厥惟中条之南,大河之北,有镇曰永乐,东邻古芮,西腋首阳,昔称天下福地之一,信哉!镇之东北仅百步许,曰招贤里,土膏泉冽,草木畅茂,寔纯阳真人吕公之世居也。公讳岩,字洞宾,父、祖皆第进士,为唐名臣。公以德宗贞元丙子四月十四日生,幼而颖悟,长擢进士甲科,未赴调,因暮春游泮水之上,遇钟离子,授内丹秘旨及天遁剑法。自是谢绝尘累,结茅于庐山,号纯阳子,与楚人梁伯真、巨鹿魏子明为方外友。年五十

① 李侃、胡谧,《山西通志》卷 15,第 111-112 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史部 174 册,第 609 页。《全元文》卷 246,第 8 册,第 15-17 页所录此碑文,注明出处为成化十一年《山西通志》,可是不知何故也有许多缺字。

② 成化志作“重修大纯阳万寿宫之碑”。

③ 成化志缺此行。

而道成，或显或隐，世莫之测。尝自称回山人，或称回道士。平生所/为诗二百余篇，名《浑成集》，辞意高妙，气象豪逸，殆非烟火食人所能拟议。近代题岳阳楼云：“朝游百^①越暮三吴，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游湖州沈东老庵，酒后用/石榴皮书于壁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东坡和云：“符离道士唐兴际，华岳先生尸解余。忽见黄庭丹篆字，由传青纸小朱书。”又云：“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东轩笔谈》载，滕宗亮守巴陵，有回道士来谒宗亮，口占一诗为赠云：“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刘贡父诗话》纪吕老与黄觉大钱七、中钱十、/小钱三，曰：数至此耳。后觉果寿七十有三。顷年，王侍郎博文，从事鄂州廨，语及仙翁题《汉宫春》词于黄鹤楼：“横吹声沉，倚危楼[红][日]，[江]转天斜。”末云：“乾水辛火，归来兮，煮石煎砂。回首处，幅巾梨/杖，云间笑指桃花。”至今墨光可浥。其它灵踪胜迹见于书者不可概举，故世之言神仙必宗钟吕。唐末以来，土人即其故居，屋[以][事][之]，^②榜曰“吕公祠”。每遇毓秀之辰，远近士庶毕集其下，张乐置/酒，终日乃罢。近世土官以隘陋故，增修门庑，以祠为观，择道流高洁者主之。逮/国朝开创，长春子应诏北还，凡祖师仙迹一为发扬。自是其功日益兴，其徒日益广。岁甲辰（1244）暮冬，野火延之，一夕而[烬]。[识][者][以][为]革故鼎新之兆。明年有/敕升观为宫，进真人号曰“天尊”。披云真人宋德方在陕右谓其徒曰：“师升其号，观易以宫，苟不修崇，曷以称是？以是[闻][诸][长][春][之][主]教清和、真常二真人，乃命燕京都道录冲和大师/潘德冲，充河东南北路道门都提点，办其事，以完颜志古、韩志元辅翼之。远近助役源源而来，其指授作新，则潘之力居[多]。[庚][戌]（1250），/朝命以披云所刊《道藏》经板，委官鞬贮是宫，故宫门益

① 成化志作“南越”。

② 成化志作“室以事之”。

崇。壬子(1252),真常奉旨祀五岳回驻于此。翌日登九峰,憩于纯阳洞,爱其峰峦秀拔,以“玉椅”名之。且命其徒刘若水辈,别营上官。倾囊倒橐,[悉][为][潘][助]。[于][是][为][殿][三]:曰“无极”,以奉三清;曰“混成”,以奉纯阳;曰“袭明”,以奉七真。三师有堂,真官有祠,凡徒众之所居,宾旅之所寓,斋厨库厩,园圃井湑,靡[不][毕][备]。[甲][寅](1254)[设][普][天][醮]于燕京大长春宫,潘预高道之选。事竟,荐李无尘志烈为本宫提点之副。俄,真常与潘相继谢世。辛酉(1261),诚明真人就命韩冲虚志元兼知河^①东南北路教门事,有未完[者],[俾][终][成][之]。[岁][玄][默][闋][茂](1262)春三月初吉,诚明状前后事迹,以示慎独老人曰:“窃惟道家之教,肇自玄元,洞灵、通玄、冲虚、南华发挥于后,至东华君而全真之名立。东华传之正阳,正阳传之[纯][阳],[纯][阳][显][化][甘][河],[得][重]阳真人,始克光大之。重阳付畀玄教,其高弟曰丹阳,而长真、长生、长春、玉阳、太古次焉。长春遭际盛时,独能增浚化源,巍然为一代大宗师。嗣其教者,凡三叶[矣]。[不][肖][忝][袭][余][庇],[常][恐][弗][克][负]荷。顾是官之成,非一朝夕、一手足所能集,不假丰碑纪述以传永久,则先辈勤勤将泯灭无闻。^②今巨石已砉,敢以斯文为请。”予谓纯阳之显现,虽幽闺妇女、山野[小][人][皆][饱][闻][而][乐][之],[历][代][名]儒有所著撰,往往为书其事,则仙翁之瑞,世可知/已。今之学道者,尊重阳为祖师,扣其源,寔自纯阳启之耳。然则纯阳于玄教有培植之功,而奕世联芳,继继[不][忘][崇][奉][之][意],[是][不][可][不][书],[乃]为书之,而系铭其后。铭曰:/中条之阳,有福其地。维岳降灵,亦祇以异。异人伊何?世称仙翁。神变叵[测],^③[邈][乎][高][风]。[历][代][相]

① 成化志作“州”字。

② 成化志无“将”字。

③ 成化志作“不测”。

[沿],立祠以事。易观而宫,/圣朝所赐。是宫之作,肇于德冲。十年于兹,告成厥功。厥功茂哉,树碑以[识]。[日][月][逝][矣],[道][基][不][坠]。琳宫载崇,羽衣载充。祝我/皇家,福寿无穷。^①

中统三年岁舍壬戌(1262)九月十五日立石。

功德主(以下缺字)总管万户徐德禄

宣授河解都(以下缺字)[达][鲁]花赤忽狎忽思

宣授河东西路兵(以下缺字)总管李[]

宣授河东南路都(以下缺字)[花][赤]阿剌红

特赐光先体道诚明真人掌[管][诸][路]道门事张志敬

此碑的素材提供者是当时的全真掌教张志敬。碑文有许多重要信息,如甲辰火灾纯阳观被烧后,宋德方决定重建,“以是闻诸长春之主教清河、真常二真人”,得到前任和现任两个全真主教的支持,选派潘德冲担任河东地区道门都提点,负责重建,“潘之力居多”。

关于永乐宫三大殿的修建时间,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在甲寅(1254)于燕京大长春宫设普天醮之前已经修成。这与徒单公履撰《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所说的建宫时间并不冲突,据后者,新宫到壬子(1252)时已经是规模宏大,潘德冲去世时(1256)时已经基本完工。

王鹗碑谓宫建成于壬戌(1262),“十年于兹,告成厥功”。这反映了当时的掌教张志敬的观点:他是李志常的门人,又在李志常于丙辰(1256)去世后接任掌教,这十年间的后七年是在他的任期之内。目前学者论及三大殿的年代常遵从此说。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十年间的后八年(1256-1262)是全真教最困难的时刻:乙卯(1255)官方组织佛道辩论,借机沉重打击全真教,随后指令道士于第二年(1256)参加第二次辩论,李志常在此之前于六月郁郁去世,潘德冲先于四月去世,全真教未能派人到和林朝廷参加辩论,因此受到官方和佛徒的强烈谴责。辩论延期到戊午(1258)年。由忽必烈住持的第二次“辩论”简直是对以张志敬为首的二百名道士们的公开“批斗”大会,以西藏萨迦派

① 成化志录文到此结束。

八思巴为首的佛徒大获全胜。辩论后道士被勒令归还几百所侵占佛徒寺产而改建的道观,并负责修复或重造其内被道士损坏的佛像。这个时期甚至有道士改行专门雕塑佛像,如青州把道录刘元,后来成为塑造佛像的好手。^① 永乐宫在蒙哥、忽必烈打击全真教时是首当其冲。宋德方编修的《玄都宝藏》全套经版收藏在永乐宫;在多次禁毁“伪经”的圣旨下达后,永乐宫经版会成为政府和佛徒的重点清查目标,直到忽必烈命令焚经时被全部焚毁(《道德经》除外)。在一系列致命的打击下,全真教很难有余力继续大兴土木修建纯阳宫。王鹗碑似乎过于强调了李志常资助以后到张志敬任期内的建设成果。

综合两碑的内容,可知纯阳宫火灾后的重建始自丁未(1247),宫内的主要建筑显然是在壬子年(1252)李志常到访之前已经规模宏大,甲寅(1254)三大殿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德方在永乐宫的正式重葬时间也是甲寅,这同样显示此时三大殿已经基本完工,因为他的灵柩于戊申(1248)冬从终南迁移到永乐镇后,再次临时入土,等待正式重葬竟然长达五年,这自然不是非礼,而是要等到全真前辈列祖的大殿完成后,才能轮到建宋天师祠堂并迁灵柩于内。丙辰(1256)潘德冲去世前宫已初步建成,到壬戌(1262)时三大殿土木部分工毕,只剩内部装修和彩绘壁画等。

此后永乐宫的建设似乎陷于停顿。忽必烈晚年,对全真教的禁抑逐渐松弛,永乐宫的建设也开始复苏。甲午(1294)时在三清殿前建起宫门“无极门”。该殿用料偏小,虽属殿阁,但仅用厅堂之材。从丁未(1247)到壬戌(1262)建成三大殿花费十五年时间,但是相隔三十二年之后,到甲午(1294)才建起宫门,而且得想方设法采用灵活手法,用小料建大屋,且无力同时为台基砌砖石,可见全真教势力的衰退直接影响到建宫的进程。基础砌砖石推迟到七年以后的大德五年(1301)五月。^② 到至大元年(1308)曾经帮助武宗夺取帝位的宋德方法孙苗道一担任全真掌教,全真教开始恢复元气,此后永乐宫的建设也有了

① 虞集,《刘正奉塑记》,《道园学古录》卷7,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02页。

② 《大纯阳万寿宫化功缘记》(1301),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08页。

新的起色。据三清殿和纯阳殿的壁画题记,泰定二年(1325)六月洛阳著名画家马君祥长男马七待诏等完成了三清殿壁画的绘制;至正十八年(1358)秋山西著名画家朱好古门人张遵礼等人绘制纯阳殿壁画工毕。重阳殿内没有壁画题记,但笔者认为不会晚于元末。

第二节 重阳殿王重阳 画传的作者与壁画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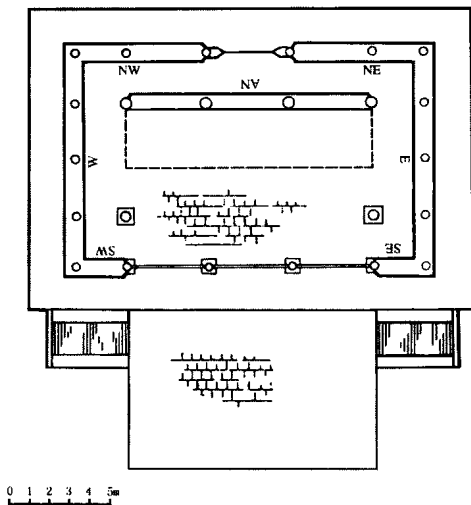
重阳殿的墙壁上绘有大型彩色壁画王重阳画传。画传的作者和壁画的年代目前都不确定。笔者认为画传的底本是全真掌教李志常编写过的一部王重阳传记,即《重阳王真人悯化图》(以下简称《悯化图》)。笔者拟从三点说明壁画内容是根据李志常的《悯化图》所作。

第一,李志常《悯化图》共有五十五幅图,而重阳殿画传正好也是由五十五幅图组成。元代文人任士林(1253-1309)曾作《重阳王真人悯化图序》云:“《重阳王真人悯化图》,凡五十有五,李真常实为之,张诚明遂为之题其目,史宏真为之传其事,王资善为之序。其然,何窃窃然如也?盖悯一世之穷,相率而期于化,此图之不可不作也。然吾观重阳之为道也,如月在天,如风行水,其神凝,其形化,何往非迹,何往非图?逮云行月移,窍虚风霁,其神迁,其道传,何有于迹,何有于图乎哉。果且无迹与图乎哉?虽然,易象何为而作也?忘筌忘蹄,必有得是图之外云。”^①“真常”为李志常之号,“诚明”为全真八任掌教张志敬(1220-1270)之号。由此可知,《悯化图》是李志常原作,其徒张志敬将全文分为五十五段,便于原作的图绘,并加上题目,以突出每段文字及其插图的主题。史宏真“为之传其事”可能是指刻版印刷并发行。

重阳殿王重阳画传常被误认为由四十九幅或五十二幅组成,其实是五十五幅,与《悯化图》图数相等。要说明这点,首先需要介绍一下

① 任士林,《松乡集》卷4,第30-31页,《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555页。

壁画的布局。王重阳画传绘制于殿内东壁(图5-7,E)、西壁(图5-7,W)、北壁东段(图5-7,NE)、北壁西段(图5-7,NW)及神坛墙后壁(图5-7,AN)。每壁有榜题及其图绘若干。制作过程是先在每壁利用直尺画线,形成画格(the grid system)。^① 参照画格选好榜题的位置,



5-7 永乐宫重阳殿平面图及壁画分布。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在该位置上用墨线条绘制长方形框。每个墨框内写一榜题,分题目和叙事文字两部分,内容是王重阳画传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故事。然后在榜题墨框周围画上描绘该榜题内容的叙事画。以东壁为例,共有榜题十五个,七个在墙壁上部,位置自南向北一字均匀排列,八个在墙壁下部,自南向北一字均匀排列。围绕每个榜题有一幅叙事画。各幅画之间利用树木、建筑、山石等母题(motif)界定,并不像常见的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叙事壁画那样用横、直界线分开,^②所以十五幅叙事画结成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巨幅青绿山水画。西壁壁画的结构与东壁相同,也是有十五幅;东西两壁共三十幅。北壁西部上、下部各五个榜题和五幅画,北壁东部下部有五个榜题和五

① 关于永乐宫纯阳殿壁画利用画格绘制研究,见 Hui Chuan Wang, "The Use of the Grid System and Diagonal Lines in Chinese Architectural Murals: A Study of the 14th Century Yongle Gong Temple Supported by an Analysis of Two Earlier Examples, Prince Yide's Tomb and Yan Shan Si Temple,"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9.

② Jules Lubbock, *Storytelling in Christian Art from Giotto to Donatell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幅画;上部虽然有五幅画,但是只有四个榜题,西端故意少了一个榜题。其原因显然是把北壁的画幅数目算作十九幅。这样东壁、西壁、北壁东段和北壁西段共有四十九幅。画传始自东壁南端上部,进行到东壁北端下部后,接下来画在北壁的东、西两段,然后续接于西壁北端上部,向西壁南端展开。每个榜题原文并没有编号。但是朱希元等人发表于1963年的《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给东、北、西三壁的四十九个榜题统一加上始自“1”,结束于“49”的统一序号。^①其实画传进行到西壁南端“49”号后并未结束,而是续接在神坛墙背面西端上部,结束于东端下部。此壁中部绘有三清像,三清像两边各有三幅王重阳画传叙事画,一幅在上部,两幅在下部,两边一共六幅。但是此壁画面损坏严重,只有三个榜题幸存:一个在西端右下部,题目是《四子捧柩》,内容是马、谭、刘、丘四子取王重阳灵柩并护送回终南;一个在东端上部,题目是《秦渡论志》,内容是马、谭、刘、丘为王重阳守灵期满后在秦渡镇月夜论志;还有一个在东端左下部,题目是《会葬祖庭》,内容是全真第三代大师在终南重阳万寿宫重葬王重阳灵柩。其实仅仅根据榜题在西、东两端对称分布的构图原则,就可算出缺失的榜题数量和位置:与东端上部现存的《秦渡论志》相对,西端上部应该原有一个榜题。描绘此榜题内容的画尚存,主题是王重阳在南京(汴梁)去世,可补名为《南京升霞》;与西端右下部的《四子捧柩》榜题相对,西端左下部应该原有一个榜题,描绘此榜题内容的画尚存,主题是祠堂祭祀,即王重阳在南京去世后不能马上运回终南下葬,被临时埋葬在当地孟园,可补名为《权瘞孟园》;与东端左下部《会葬祖庭》榜题相对,东端右下部应该原有一个榜题,描绘此榜题内容的画尚存,主题是在一次文登县举行的醮事中王重阳神奇出现于云端,^②可补名为《重现文登》。《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给三个现存的榜题另外加上从“1”至“3”的序号,误

①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65-78页。

② 事见马钰,《洞玄金玉集》卷10,第15-16页(《赞重阳真人显异》),《道藏》第25册,第619页;卷10,第23页(《赞重阳真人出现》),《道藏》第25册,第621页;卷10,第24页(《赠辛五翁姜四翁》),《道藏》第25册,第622页。

以为这三个榜题自成系统,与东、西、北壁榜题不属一个系列。这六幅画在 2008 年之前又从未发表,使问题更加难以澄清。因此许多人误以为重阳殿王重阳画传由四十九幅画组成。^① 1964 年出版的《永乐宫》一书认识到这个错误,特别指出重阳殿壁画“分五十二回”,^②即把神坛墙背面三个幸存的榜题和东、北、西壁的四十九个榜题算作一个系列。但是这个观点没有引起注意。其实“五十二回”的观点也不准确,因为没有考虑到已毁的三个榜题和现存的三幅画。如果“五十二回”加上已毁的三个榜题和现存的画,所有壁面的上层共有二十五幅,下层三十幅,总共是五十五幅,与李志常《悯化图》五十五幅图数相等。我认为五十五数一定是根据北宋著名华山道士陈抟“天地未合”之五十五数而定。

壁画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上述四壁有图五十六幅,但是榜题却只有五十五个:北壁东段西端上部的一幅画没有榜题。原因显然是壁画榜题基本抄录《悯化图》。后者定数五十五,前者亦然。《悯化图》由李志常原著,张志敬题目,在全真教内据有很大的权威性,各地宫观如采用此图作为壁画粉本,只能尽可能忠实于原文,个别文字可根据实际情况稍作修改,但不能任意增加榜题。永乐宫是祖庭之一,属全真掌教直接领导,更要尊重出于两位掌教之手的《悯化图》。据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真常真人传,壬子(1252)年,李志常视察了终南重阳宫和永乐纯阳宫(永乐宫),为全真宫观的营建统一制定了规度纲领:“春正月(真常真人)来终南祖庭,敬展精衷,恭行祀礼,规度营建,整治玄纲,凡山下仙宫道观皆为一列(例)……至四月既望仙仗东归,由中条之纯阳宫,亦如终南故事。”^③宿白先生指出,李志常此行“有统一全真宫观之规度营建意有关,疑潘德冲所建(永乐宫)三殿(无极、混成、袭明,即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之重要问题如命

① 如金维诺,《永乐宫壁画全集》(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第4页;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第55页;方天渊、范金鳌,《永乐宫壁画》,《中国殿堂壁画全集》之三《元代道观》(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10页。

② 《永乐宫》(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第16页。

③ 卷下,第11-12页,《道藏》第19册,第536页。

名、供奉尊像等之最后定案,盖决自李志常全真大宗师也”。^① 这个看法很有道理。李志常制作《悯化图》,很可能与这次统一规划全真宫观营建造像有关。

但是,既然北壁东段西端上部一幅画不用榜题,为什么仍然要有此画?如果缺了此幅画,北壁东段壁画整体就会缺少一角,失去与北壁西段壁画的整体结构平衡。但是,此画不用榜题并不影响壁画的全局大观。所以,此处只有一幅画而不用榜题是个两全之策,即保持了壁画总体布局的平衡,又符合画传五十五回的定数,忠实于《悯化图》原作。

壁画榜题、图绘涉及全真祖师有十八位,与宋德方《全真列祖赋》的二十位全真祖师中前十八位相同。榜题第一《诞生咸阳》曰:“昔东华教主承道祖休命,开教中华,[继]有正阳(钟离权)示纯阳、海蟾以金莲之瑞(《列祖赋》第一至四祖),以肇七真(指前七真)开化之端……。”第九《题壁付图》画王重阳将松鹤仙人之图授门人史公密(《列祖赋》第十七祖师史风子)。第十六《看彩霞》至第二十五《誓盟道戒》主角是马丹阳、孙不二(《列祖赋》第八、十四祖)。第二十九《长春入谒》介绍丘处机(《列祖赋》第十一祖)。第三十《长真弃俗》介绍谭处端(《列祖赋》第九祖)。第三十一《度太古》、第三十二《太古传衣》介绍郝大通(《列祖赋》第十三祖)。第三十三《太古传衣》题目与第三十二《太古传衣》雷同,是工匠抄写错误。抄写者自己也认识到错误,所以榜题框内只写了题目,没有重复抄写叙事文字。第三十三幅本来应该介绍王处一,可是工匠抄错了榜题,又没有改正,所以画传中没有正式介绍王处一,但是第四十二《掷盖龙泉》的主角是王处一(《列祖赋》第十二祖)。第三十八《发蒙四子》介绍默然子刘通微、长清子严处常、史风子史公密(史处厚)、回阳子于公(《列祖赋》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祖师)。第四十三《化长生子》介绍刘处玄(《列祖赋》第十祖)。第四十九《三师勘符》正式介绍了和玉蟾、李灵阳(《列祖赋》第六、七位)。综合上述,《列祖赋》二十位祖师中的前十八位均出现于王重阳壁画传中,《列祖赋》最后两位祖师没有出现于壁画中,是

^① 宿白,《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文物》1962年第4、5期,第84页。

因为他们是马丹阳弟子,与王重阳传记无关。壁画画传中十八位全真祖师与《列祖赋》二十位列祖中前十八位相同,绝非偶然,说明画传底本作者十分重视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谱系,为王重阳作传时根据《列祖赋》的祖师名单决定传记的选材范围,将其中可以纳入王重阳画传的祖师悉数编入画传,无一遗漏。

第二,壁画和榜题墨迹一定是十四世纪后期元末作品,但是榜题文字所据的底本可以确定是写于元至元六年(1269)之前。换言之,榜题文字的底本最有可能是李志常(1256年去世)时代的作品,即李志常《悯化图》。

与三清殿、纯阳殿不同,重阳殿没有工匠关于殿内壁画和榜题制作时间的题记,所以准确年代不明。许多学者以为此殿壁画作于明初。这一观点首先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鸿年(1914—1989)试探性提出。文化部文物局于1957年组织美院师生到永乐宫临摹壁画,为永乐宫从永乐镇搬迁到芮城北郊龙泉村新址作准备,陆鸿年是参加者之一。他在评论重阳殿壁画时写道:“在东壁中段所绘石碑上有洪武元年字样(原注:公元1368年),是否绘制比前殿(指纯阳殿壁画,绘于1358)晚十年,还是个疑问。”^①王世襄(字:畅安)据此进一步推则说,壁画年代很可能是洪武:“据摹绘者说原画东壁中部在所绘的石碑上隐约有‘洪武元年’字样,很可能此殿壁画的时代,比纯阳殿要晚十来年,但画家的姓名竟未能发现。”^②范金鳌接受王世襄之说,但比较肯定:“重阳殿壁画较之前殿约又晚十年(原注:东墙中段所绘石碑上有‘洪武元年’1368字样)。”^③金维诺曾肯定壁画年代是洪武元年以后:“东壁画中石碑上有洪武元年字样,可知壁画当完成于明洪武元年1368以后。”^④最近他说,“壁画当完成于明洪武元年”。^⑤

① 陆鸿年,《永乐宫壁画艺术》,《美术研究》1959年第3期,第38页。

② 王畅安,《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文物》1963年第8期,第43页。

③ 方天渊、范金鳌,《永乐宫壁画》,《中国殿堂壁画全集》之3《元代道观》,第10页。

④ 金维诺主编,《永乐宫壁画全集》,第4页。

⑤ 金维诺,《永乐宫朝元图的发展渊源及其艺术成就》,萧军主编,《永乐宫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5页(全文第11—16页)。

笔者认为“洪武元年”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它并不是壁画中原有的题字,而应是游人的漫笔。东壁壁画中部唯一绘有石碑之处是第十一《留颂邙山》,榜题叙事部分曰:“重阳祖师以大定七年(1167)夏出关,过洛阳,抵邙山,谒上清宫,阅读纯阳吕真君诗碑。”画中王重阳站在一个大石碑前看碑。画中的石碑表面原来无字,但是在碑最左边上部有五个后加的字,似乎是“[]武贰拾四”,可能即所谓“洪武元年”。此幅画的榜题十分明确地说明王重阳阅碑之事发生于“大定七年(1168)”。画家是根据榜题绘画,如果确实需要在画中的石碑上写明年代,也只能写“大定七年”,因为王重阳不可能在“洪武元年”(1368)读碑,而且画家不可能只在碑最左侧写字,其它表面完全留白;因为碑文应该是从右向左写。

其实画传最后一个榜题《会葬祖庭》的叙事文字足以说明壁画是元代作品,其文曰:“天朝龙兴,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臣妾而奔走之。太祖圣武皇帝,思得至人,以辅皇化,首诏长春大宗师。师应诏龙庭,启沃以道,大愜宸衷。由是玄风普彼道教之大总乎寰乎远。清和宗师嗣法之十年,又宗师位传真常李君。真常主教之四年,辛丑(1241)春,清和会四方道流,大葬祖师之仙柩于终南祖庭之白云殿,以尽师资之理。时洞真于公(于善庆),白云菴公(菴志远),无欲李公(李志远),实主宫事。若行台移刺宝俭,总管田德灿,万户夹谷斜烈,参省王辅臣辈,皆外护主盟者也。”^①榜题以溢美之辞极力赞颂成吉思汗,把蒙古铁骑的崛起誉为“天朝龙兴”,底本作者和榜题书写者将自己视为蒙古顺民,只有在蒙元时期才可作此姿态,因此可以肯定画传为元末作品。

榜题的底本无疑作于至元六年(1269)之前。此年正月忽必烈下诏赠五祖、七真徽号,如东华帝君赠号“东华紫府少阳帝君”,吕洞宾赠号“纯阳演正警化真君”,王重阳赠号“重阳全真开化真君”。但是榜题中从不使用这些名号。若是榜题底本写于赠封之后,就会采用这些名号以示对祖宗的尊敬。虽然底本作者和榜题书写者视自己为“天

①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8页。

朝”顺民，榜题中也不用“大元”国号。忽必烈（1260—1294 在位）于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建此号，盖取《易经》中的“乾元”之意。^①文中主要用全真掌教尹志平和李志常任职之年纪年蒙古时代，虽然极为罕见，却可以说明底本作者是站在全真掌教的角度审时纪年，此非《悯化图》作者李志常可乎？

第三，榜题文字三次采用丘处机诗句，但没有采用其它（后）七真成员的诗句，说明榜题所据底本作者更加接近丘处机，或即丘处机门人。榜题第三十六《立会三州》，描绘王重阳于大定戊子（1168）秋和己丑（1169）在山东立“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平等会”等五会。文中引用了一句丘处机诗句：“《磻溪集》云‘五会轩轩立五名’是也。”榜题第二十九《长春入谒》引用了丘处机两首诗中的两个诗句：“遁迹岩阿方十九”^②和“弱冠寻真傍海涛”。三句中前两句出自丘处机本人的诗词集《磻溪集》，可能不足为奇，因为许多丘祖门人可能都熟悉此集中的一些诗词。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诗句，其出处是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③而且所引的不是整诗，仅仅是诗句，说明榜题文字所据底本的作者非常熟悉李志常著作。当然榜题中也多次引用王重阳诗词集，但这完全正常，因为榜题内容是王重阳画传，作者必须研读王重阳著作，但是没有必要研读李志常的游记达到熟知其中只言片语的程度。李志常书中记录的丘处机诗词散布于他自己所写的长篇旅行叙事文字之中，古书又无标点，要在他那浩瀚的叙事文字中找到这些丘处机的诗句，并且恰当地引用于王重阳传记中，实非一般人所能，除非作者是李志常自己。

基于以上三点，可以肯定重阳殿壁画榜题是出自李志常的《悯化图》，基本上是原文照抄，个别文字可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动，但是基本保存了《悯化图》的原貌。

① 《元史》卷8，第138页。

② 丘处机，《磻溪集》卷1，第2页，《道藏》第25册，第811页。

③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第26页，《道藏》第34册，第489页。

第三节 永乐宫总体设计的象征意义

本节主要关注的是永乐宫总体设计的象征意义。所谓“总体设计”主要是综合三方面设计的总体效果：一，建筑设计；二，雕塑设计；三，壁画设计。如果一个道观、佛寺或神庙是由一个宗教团体的施主出资建设而成，建设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受到其它团体的涉入和改造，它的总体设计应该反映出该宗教团体的信仰。如果它的建筑、塑像、壁画都是按照该宗教团体的基本信仰设计，它们的形式应该是相辅相成，内容应该没有矛盾，所传达的信息应该是和谐一致，而这个和谐一致的信息可以表现出总体设计的意义。这里要考察的具体问题是：永乐宫的建筑布局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何如此？它的设计思想是什么？永乐宫壁画，特别是最宏大复杂的三清殿壁画的内容和功能是什么？永乐宫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永乐宫总体设计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只能根据其不同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建筑、雕塑、壁画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做出具体分析。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以外的经典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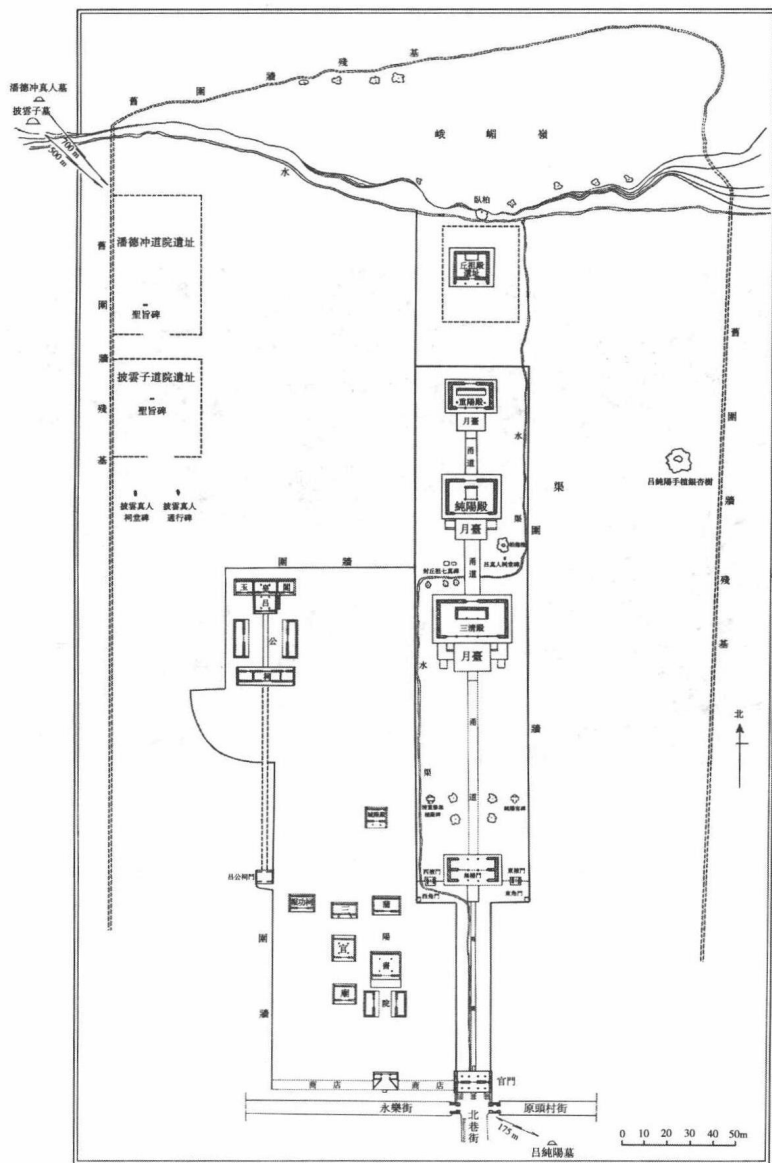
1、建筑总体布局^①

永乐宫现存的主要建筑有宫门、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② 宫门是清代建筑，正门是无极门，两个宫门之后是三个大殿。建筑总体平面布局最大的特点是其主要建筑从南向北排列在一条轴线，

① 笔者此节的观点曾在香港中文大学 1995 年 6 月举办的中国建筑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述，论文题目为《永乐宫建筑的象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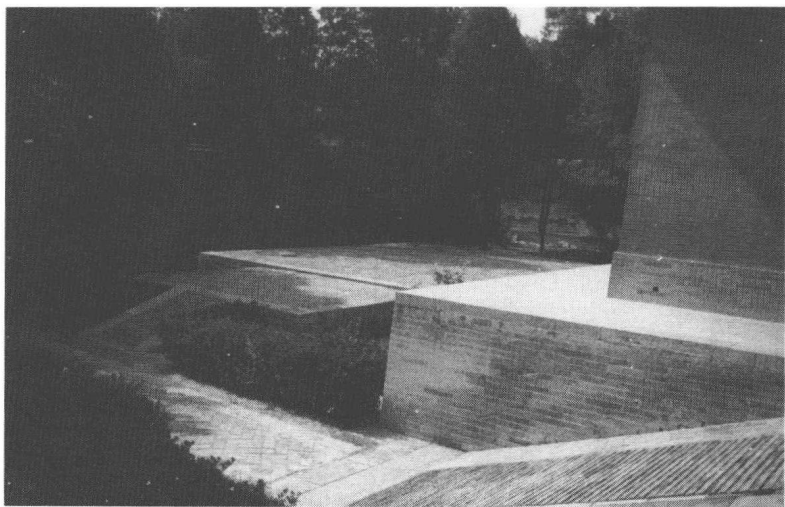
② 《蒲州府志》的《永乐宫图》中，重阳殿（图中“七真殿”）原有丘祖殿。丘祖殿建造年代不详。与三大殿不同，它似乎不是最初设计的组成部分，其迹象之一是，连接三大殿的高大甬道到重阳殿后门之后就戛然而止，没有延伸到丘祖殿；如果四殿是同时作为一个整体设计，甬道必然会延伸到丘祖殿前。王鹗《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说建宫时“〔为〕〔殿〕〔三〕：曰“无极”，以奉三清；曰“混成”，以奉纯阳；曰“袭明”，以奉七真”，显然当时没有丘祖殿。此殿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拆除。

长将近五百米,两边不设任何配殿或廊庑,使单一的轴线十分突出(图5-8)。建筑专家们已经指出了这个特点。如杜仙洲说,“不设东西配



5-8 永乐宫原址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殿或周围廊屋,打破了传统习惯”。^① 柴泽俊说,“三殿之间用高耸的甬道相联,两侧不设廊屋和配殿”。^② 张驭寰不能相信两边没有配房,但是也找不到曾有配房的遗迹:“永乐宫的总体布局,以中轴线贯穿,从前至后,主要的五座殿全部建在中轴线,但是各进院两旁的厢房与配房也不知当初是否存在? 这些已全部毁掉,笔者在 1956 年第一次到达永乐宫之时,各殿宇的两侧两厢就已经没有建筑遗痕了。”^③ 重阳殿高台基下面两边的地面上有两个方形的砖石基础(图 5-9),年代不明,或被称为“朵殿”,但是面积很小,显然不是配房而是坛一类的基础。



5-9 重阳殿旁边砖石基础

宫内的其它次要、附属建筑都安排在轴线之外的西边,而不是按照传统建筑习惯修建在轴线两边,左右平衡。在中国现存的古代建筑中,这种总体布局只有永乐宫一处。即是在已经湮灭而又有比较详细记录的全真宫观中也没有同样的例子。常见的全真宫观布局是按照传统建筑的习惯,在主殿左右修配殿、廊庑等,形成中、左、右三条轴

① 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 年第 8 期,第 4 页。

② 柴泽俊,《山西古建筑木结构模型》(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第 44 页。

③ 张驭寰,《张驭寰文集》第 11 卷,第 61 页。

线,如德兴府秋阳观三清正殿、七真殿有两庑、东西方丈;^①栾城葆真观三清殿、玉皇殿之左有五祖堂,之右有七真堂;^②大都清逸观正殿左右翼以二室;^③燕京霸州固安长真观主殿混元殿之东西各有云堂;^④彰德府蟾房灵泉观玄元殿左右置监坛、灵官(堂);^⑤涇阳县延寿宫寥阳、通明、七真三大殿左右有两庑;^⑥沂州神霄玉清万寿宫正殿、正堂左右挟以翼室;^⑦终南山通仙万寿宫主殿、堂东西设廊;^⑧终南清阳宫三清、七真殿左右建两庑。^⑨即使离永乐宫很近、同属宋德方法系的芮城玉泉观,其三清殿东西也有廊庑。^⑩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都反衬出永乐宫总体平面采用单一轴线的独特。

永乐宫的这种特殊布局有其明显的象征意义,正如杜仙洲指出,永乐宫的总体平面布局“并非沿袭一般的传统习惯,而是按照道教的象征意义设计的。”^⑪有何象征意义?特别是建宫时通过怎样的建筑设计来表达这个象征意义?这个问题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研究,笔者将对永乐宫此种布局的象征意义详加探讨。

在中国传统建筑史上,单体建筑的修建和形式在宋代已经形成了严格的规范,如官式建筑的规格等级,用料的大小比例,加工的方式等,都有一定的程序。北宋晚期将作少监李诫奉命编修的《营造法式》

① 张本,《德兴府秋阳观碑》,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第21-23页,《道藏》第19册,第801-802页。

② 彭志祖,《葆真观记》(1271),《栾城县志》卷14,《全元文》,册13,卷443,第23页。

③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李道谦,《道家金石略》卷10,第16-17页,《道藏》第19册,第809页。

④ 李鼎,《长真观碑记》(1260),明嘉靖《固安县志》卷8,《全元文》卷285,第9册,第45-46页。

⑤ 王志颖,《重建蟾房灵泉观碑》(1258立石),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31页。

⑥ 唐瑩,《圆明朗照真人功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25页。

⑦ 时天锡,《玉清万寿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72-7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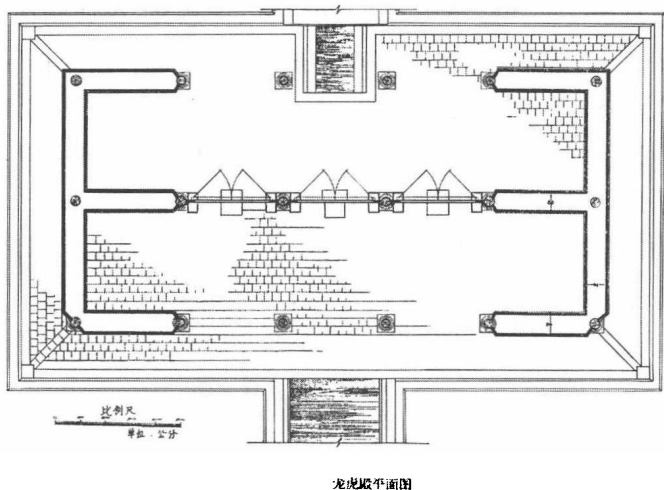
⑧ 杨天初,《通仙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52页。

⑨ 李道谦,《清阳宫孙公道行碑》,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113-114页。

⑩ 何志渊,《玉泉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83页。

⑪ 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第5页。以下所引永乐宫建筑的基本数据均据此文。

(1100年成书,1103年颁行)总结了单体建筑的设计规范、用料的规格、施工的工序和方法等。此书规定的官式做法,主要是针对宫殿衙署、寺观庙宇。永乐宫的建设在单体建筑方面,从最低部分台基下的地槽到最高部分的瓦顶、鸱吻,只能按照宋、金建筑的基本形式和做法,并根据有限的人力物力等实际情况做些调整改革,而不能创造全新的建筑形式来表达象征意义。建筑专家们已经指出永乐宫的建筑在许多方面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这里再举出两个例子。无极门前后檐位于中间的“明间”与其两边的两个“次间”空敞无墙,殿纵向中线竖一排中柱(图5-10),由额枋连贯。中柱上安装板门六扇三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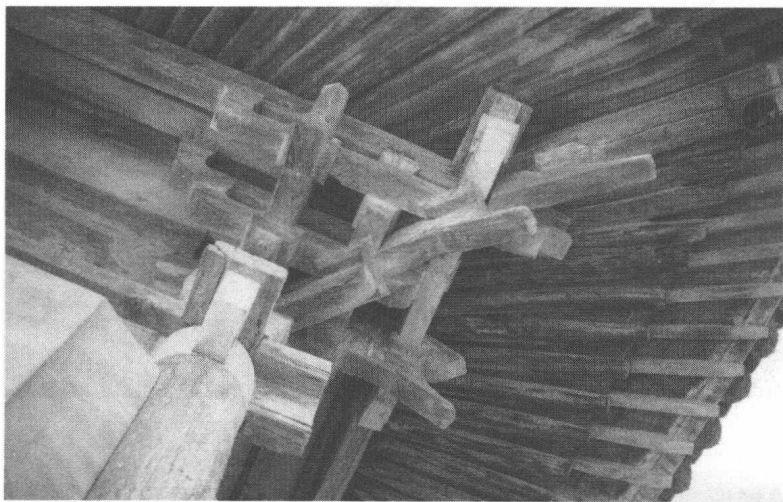


5-10 永乐宫无极门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最两边梢间前、后和东西两山有土坯墙,前后梢间之间有土坯隔墙。西头前后两梢间形成E形,东头两梢间反之。这种两头梢间有墙,其它各间无墙,只在分心槽一缝上立板门的大门形制十分接近北宋的皇宫宫门。^① 无极门的监造者朱宝、朱元父子是元代宫廷负责殿阁营缮的机构少府监的木匠,显然是按照大都皇宫宫门的风格建造无极门,

^① 参照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中绘制的北宋皇宫大门平面图。

而元代皇宫宫门的风格源自宋、金,主要不同之处是无极门作为一个道宫宫门在规模、用料、间数、铺作、装饰等方面降低等级。在大木作方面无极门比三大殿晚四十二年,但是其风格与三大殿一致。最主要的原因是潘德冲受命负责修建永乐宫后在燕京做了长期准备工作,到永乐时带来许多门人、信徒参加修建,其中自然有熟谙燕京官式建筑的专家。另一个例子是无极门转角铺作。殿顶四角出檐最远,位于四角柱上的转角铺作负荷最重,制作也最复杂:正侧两面的构件以 90° 会合搭置于角柱之上,正、侧各有一组与柱头铺作相同的斗拱,此外在正、侧斗拱之间 45° 角线又设角拱一缝以加强负荷能力(图5-11)。角



5-11 永乐宫无极门东南转角铺作

昂两层:下层的下昂和其上的由昂;下昂与殿身铺作的下昂一致,由昂的位置于殿身铺作耍头在同一平面。由昂昂尖之上设平盘斗。其上是角梁和仔角梁。转角铺作的外观与河南登封少林寺宋代初祖庵大殿完全相同。^① 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的外观也非常接近初祖庵,不同之处是初祖庵柱头铺作用圆栌斗,补间铺作用讹角栌斗,而无极门

^① 初祖庵转角铺作的照片和线描图,见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第98页;郭黛姮、徐伯安,《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小议》,《科技史文集》第11期(1984),图19。

均用方形栌斗。初祖庵的年代是 1125 年,^①为《营造法式》颁行之后的二十二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前辈们调查的两千多个古代建筑中,初祖庵的斗拱形制最接近《营造法式》的规定,^②由此可见无极门大木作与宋代官式建筑的密切关系。当然永乐宫建筑也有许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而作的革新。独一无二的例子有无极门后檐中心间踏道的处理(图 5-12)。踏道不是按照传统自台基后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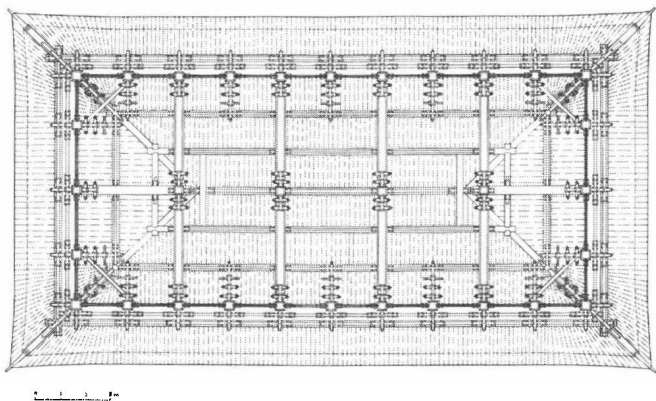
5-12 永乐宫无极门后檐中心间踏道

向外铺设,而是向内缩进台基里,其两边的台基地面有 15 公分的凹槽。这个特殊设计的目的是把宫门变成一座临时戏台:在凹槽内铺设一个厚木板,使后檐当心间的地面平整,木板后垂直挂上布帘遮掩踏道尽头,宫门后部就与山西许多神庙内的专用戏台相差无几,可以进行戏剧演出。所以,宫门兼有临时戏台的功能。从纯阳殿北壁中部的壁画可以看出,当时永乐宫戏剧演出的题材主要是全真神仙道化剧。

① 郭黛姮等,《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3 卷,第 406 页。

②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6 卷第 4 期(1937 年 6 月),《刘敦桢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第 2 卷,第 411 页;祁英涛,《对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的初步分析》,《科技史文集》第 2 期(1979),第 62 页。

这种宗教剧在元代十分流行,现存元剧中至少有二十六个与全真教有关。^① 潘德冲石棺上也有戏剧演出的线图。^② 另一创新的例子是无极门脊枋两头的支承方法。脊枋较短,达不到次间外缝(图5-13,5-14)。



5-13 永乐宫无极门梁架仰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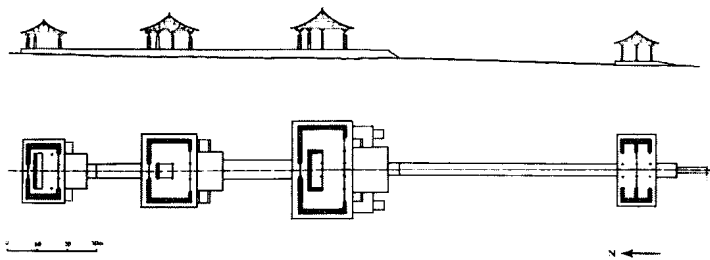
5-14 永乐宫无极门梁架。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① 侯光复,《谈元代神仙道化剧与全真教联系的问题》,《中华戏曲》1986年第1期;收入《永乐宫志》,第284-293页。

② 杨明珠,《永乐宫潘德冲石椁戏曲线刻图试谈》,傅仁杰、行乐贤编,《河东戏曲文物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第29-38页。

一般情况下脊榑应达到或超出次间外缝,以使此缝梁加直接支承脊榑及正脊两头巨大的鸱吻。由于脊榑两头太短,于是对其采用间接支承的办法:正脊用“收山”(倒推山)做法,在前、后次间上平榑上南北向横架太平梁,梁中部立驼峰,置一斗三升、替木、丁华抹额栱、叉手,承载脊榑两端。但是脊榑下襻间枋的作法却完全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襻间枋在明间的较大,在次间的较小,并且不再一个平面:前者出自栌斗口,后者出自栌斗之下,即《营造法式》所谓襻间“每间各用一材,隔间上下相闪”。总之,永乐宫的单体建筑只能遵循传统,必要时做些改革。但是,单体建筑的组合方式到宋代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式;怎样把不同的单体建筑组织成一个建筑群体?在这方面有比较灵活的布局选择。

永乐宫的建设正是充分利用了建筑布局上留有的灵活设计的余地,通过建筑布局的精心策划来体现其象征意义。无极门之后笔直平坦的甬道向北推进 75 米左右,然后砖砌菱形纹斜坡道突兀而起,上达三清殿前高达 2.30 米左右的砖砌月台,到达一层更高的境界——神圣的殿堂。宫内的单一轴线突然提升到如此巍峨的高度,并一直保持这一高度,直到第三殿重阳殿后(图 5-15)。站在地平面观察耸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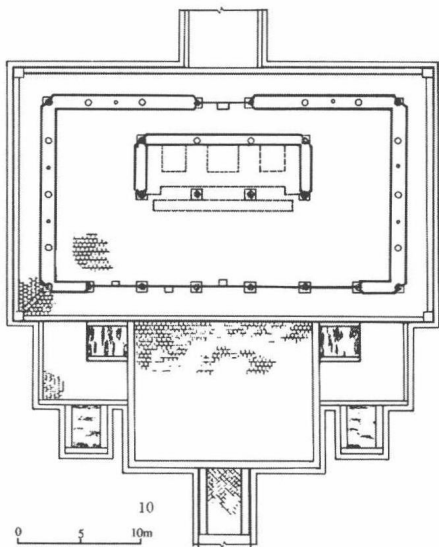
5-15 永乐宫中轴线平面剖面图

高大台基上的三大殿和水平贯穿其中的高大甬道,有仰望气势如虹的仙境神宫之感。三个大殿从南向北以等级递减的次序前后笔直地排列,四个建筑之间仅仅由那个砖石砌成的高大甬道连接;宫内没有其它甬道。这条唯一的甬道修建在轴线上,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通道,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单一轴线的总体布局,一反官式建筑“均齐对

称”^①的主要特点,以单一甬道的形式特别标明宫内的单一轴线,通过轴线和三大殿的直接联系显示三大殿之间一脉相承、前辟后继的关系,说明全真教受教传道的门派次序,宣示全真教在道教中继往开来的正宗地位。

2、三清殿壁画

三大殿之首的三清殿(图 5-4),其正式名称是无极殿(无极之殿),供奉道教主尊三清,为宫内最重要、最大的殿宇。台基高达 2.38 米,面宽七间(28.44 米),进深四间八椽(15.28 米),单檐庑殿式琉璃瓦顶,巍峨壮丽。前檐中间的五间和后檐当心间安装隔扇门,东西尽间、东西山面、后檐除当心间外都砌垒砖基土坯墙(图 5-16)。殿内神龛位于殿后半部内槽(从前向后第三间)明次三间。神龛的后(北)边沿和东西两边沿为砖基土坯墙三扇,北墙长三间,东、西墙各长一间,以 冂 形三扇墙围成神龛。殿内仅有金柱八根,都排列在神龛三间槽缝上,而且其中明间后部两根金柱埋在神龛北墙内,次间四根金柱半隐于神龛东西墙;偌大的殿内完全独立的金柱只有神龛明间前部的两根,其余位置上应有的十根金柱均省略不用,殿内除神龛、神像以外别无它物,突出了神龛和三清像的中心地位,扩大了神龛前无障碍空间,以便于崇拜瞻礼、举行法事和使用、观赏壁画。



5-16 永乐宫三清殿平面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 年第 8 期

① 罗哲文主编,《中国古代建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 227 页。

殿内 冂 形神龕内原有三清塑像三尊,每间一尊,永乐宫发现时已毁,近年新塑了三清像。神龕墙朝内的一面绘有云气和两位侍女。此外神龕墙背面的中间有救苦天尊和一童子塑像(半残)。

殿内四壁和 冂 形神龕东、北、西三面墙外壁均有壁画,组成一幅巨型图画,可称为《朝元图》,即全体道教神众聚集于一堂朝拜道教的最高神三清。这是道教宫观主殿的传统题材。最负盛名的同类作品是唐代洛阳北邙山老君庙画圣吴道子所绘的《五圣朝元图》。现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七十八神仙卷》和传北宋画家武宗元绘《朝元仙仗图》可能都源自吴道子的老君庙壁画的粉本。再如金代最重要道观中都天长观主殿内绘有《朝元图》壁画。全真大师王处一(1142—1217)在《入天长观》一诗里提到观内的《朝元图》。^①

三清殿《朝元图》高4.26米,全长94.68米,面积403平方米,主像高达三米以上。壁画不但是道教艺术也是中国现存壁画中最宏大庄严、绚丽灿烂、工整细致的工笔人物画作品。其构想和设计从整体到局部均臻于完美。这是《朝元图》题材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完美结晶,凝聚了许多道教大师的智慧、心血和绘画大家的才能、技艺。画中的神明多达290位,但其组织有条不紊。从全局到每个人物的绘制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人物的形象姿态、冠服器物、装饰图案等,既遵循教义、继承造像传统,又善于创新,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而成的皇皇巨制。

就壁画风格而言,三清殿《朝元图》与现藏加拿大多伦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晋南元代早期壁画《神仙赴会图》共同代表了唐宋以来中原地区吴道子画派的宫观壁画风格。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前,寺观壁画是最重要的绘画种类。从唐到元各地曾经修建过数以万计的道教宫观,时至今日,只有三清殿《朝元图》和晋南《神仙赴会图》得以幸存。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原宫观壁画的伟大传统。

就《朝元图》这一传统主题而言,在两套现存的道教壁画中,现藏安大略博物馆壁画的图像经过佛徒的篡改,主题由“朝元”改为“礼

^① 王处一,《云光集》卷2,第1页,《道藏》,第25册,第658页。

佛”，而且图像比较简略。^①只有三清殿的壁画是现存最早、最好、最完整的《朝元图》。元代以后的明、清道教壁画在图像、艺术和规模上远远不能接近三清殿壁画的水平。

三清殿的壁画和塑像组成一套完整的道教神系。这里“道教神系”是指道教神灵在特定的场合按照高下地位和组合关系做出的有序排列。它可能会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于经典文献，以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形式出现于宫观庙宇，或以非固定的形态降临于修行者的静思观想或法师的道场。它是道教宇宙本体的拟人化显现，体现了道教宇宙结构的组织原则，是道教崇拜的主要对象。道教宫观布局的设计，其中绘画雕塑的制作，道场仪式的内容、形式等往往根据神系的特点而定。道教有许多不同的神系，而且一个神系可以不断变化，主要原因之一是道教并非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宗教。不同的教派和法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场合往往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选用由不同神祇组成的神系，甚至在同一个教派、经典或仪式中会有不同的神系出现。例如一个道经在描写一个仪式的不同阶段时可能会列出不同的神系，或者一个道经由于在不同的时期经过改动而出现不同的神系。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神系必须由一个全国性的道教组织大力推广，而这种高度的统一往往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官方为了自己的需要支持甚至建立、推行某一神系。这种神系可称为官方道教神系。道经中的有些神系仅仅是文字描述，难于在实际中采用。但是，道教宫观里绘制或雕塑的神系则是为了实际崇拜和仪式。小道观里的神系可能鲜为人知，而重要教派的主要宫观中的神系则会对许多人的宗教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三清殿的神系庞大复杂，除了上述壁画中 290 个人物，神龛内原有三清主尊塑像（已毁），神龛墙正面有两玉女画像（现存），神坛墙背面正中有一个救苦天尊天尊塑像和一个童子像（半残），殿内画塑人物总数是 297 个。这些数字与道经、碑文中常见的神系 360 分位差别很大。

^① 关于现藏多伦多的道教壁画的研究，见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壁画上没有标明诸神名号的榜题,因此要理解壁画首先需要辨明诸神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道教图像的研究是随着三清殿壁画的研究才起步,以前在这个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而且可以与三清殿壁画对照比较的道教图像非常稀少。即使最基础的辨别诸神的工作也必须从零开始。在神系壁画部分中的 290 个神中,155 位神的身份明确,因为他(她)们有比较明显的造型特点,如特殊的编组、位置或常见的名目象征符号等。其余 135 位神的身份则需要研究。

三清殿壁画的研究始自王逊先生发表于 1963 年的文章《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以下简称《试探》)。^① 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已经发表的全面考察壁画内容的研究成果。此文从 360 分位这个文字数目的概念出发,因为道经和碑文中常常列出的神系有 360 分位,即以道经中的一套神系名目为标准推测壁画中的神像。王逊说他主要依靠南宋道士宁全真授《上清灵宝大法》卷 39-40 所记黄箓大斋的 360 分位的仙班名目,认为它可以代表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6)颁行的一套神祇名目。^② 宣和的神祇名目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它是道教的体系最后形成时期不断修定的结果”,“神祇名目的系统此后没有根本的变化”。^③ 也就是说,道教神系到宣和时已经基本定型,到元代时也无根本变化,所以可以用《上清灵宝大法》北宋末的 360 分位神名校验元代三清殿的神系。对这种用一个道经为壁画神像定名的方法,王逊解释说:“由于宋元道教的图像,目前还掌握得不充分,我们还不可能完全利用已有的道教图像来和三清殿《朝元图》相印证。可以帮助我们探求此一《朝元图》的神祇名目的,主要是依靠文献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初步确定道教神祇的大致范围,和在几个主要时期的变化,并试图确定有哪些材料有比较直接的关系。”^④

《试探》是三清殿壁画及道教图像研究的开山之作,贡献巨大,影

① 刊于《文物》1963 年第 8 期,第 19-37 页。

② 其实宁全真授《上清灵宝大法》卷 39-40 并无黄箓大斋 360 分位,见《道藏》第 31 册,第 37-60 页。有此内容的是金允中编《上清灵宝大法》卷 39,见《道藏》第 31 册,第 608-616 页。

③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第 22 页。

④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第 20 页。

响深远。到今天,学者们探讨三清殿的神系,仍然是以《上清灵宝大法》的360分位作为根据。如康豹《神仙的形象》一书甚至认为三清殿的神系的问题已经解决,神系是由360个神组成。

《试探》以一个宋代道经中360分位仙班名目为标准来推测三清殿元代壁画中人物的方法似乎不太可靠。事实上,宋、元之际道教神系不是没有变动,而是变化巨大。道教在这期间与宫廷政治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传统的政治、经济等体制因为金人、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发生根本变化。与之关系密切的道教不可能仍停留在宋代的阶段。宋代官方推行的道教神系主神是“六御”,其中包括赵氏皇室的“圣祖”和“圣祖母”。这两位道教主神的出现完全是为了神化赵氏皇室的统治。但是,到元代时,蒙古统治者对道观中供奉的宋代圣祖等皇家像施行了系统的禁毁。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1293)四月下诏毁南方所有前官方道观天庆观的圣祖殿。元成宗于元贞元年(1295)七月颁诏毁南方天庆观宋太祖像。^①道士私藏宋皇家像者,可处以极刑。在这种环境下,三清殿壁画不能照搬宋代的神系。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三清殿神系与《上清灵宝大法》之类道经有特别的关系。全真教作为一个金元间兴起的民间新道教,与宋代官方支持的道教有本质上的不同。从丘处机、王处一等第二代大师起全真教就已经开始建立以东华帝君、吕洞宾、王重阳、七真等为主的自己的神仙祖师系统,在宫观正位供奉全真教祖。全真虽然接受了宋代神系中所有可以被接受的部分,但是也对其进行了改造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道教活动。所以,用一个宋代的神系标准来套解元代全真教的神系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困惑。例如,《上清灵宝大法》有360分位,而且有的分位不止一个神,如“六甲神将六丁玉女十干大神”分位应有二十二位神,^②“五方五帝兵马神众”分位上的神兵神将则不计其数,^③但是三清

① 见《元史》卷17,第372页;卷18,第398页。天庆观是宋官方在全国各地统一兴建或改建的官方道观。

② 金允中编,《上清灵宝大法》卷39,第21页,《道藏》第31册,第615页。

③ 金允中编,《上清灵宝大法》卷39,第22页,《道藏》第31册,第615页。

殿壁画中的神总共只有 290 位。360 分位中不包括主尊、主神的侍臣玉女之类。如果除去三清殿的三十几位侍者,壁画中只有二百六十几位真正重要的神圣。但这并不等于在三清殿举行的醮仪中所用的只有 260 多个神仙;醮仪中仍可用 360 分位甚至 3600 分位,只是壁画中并不画出所有可请之神。如果以道经中 360 分位名目为依据为壁画中的 260 神像定名,选择余地太大,张冠李戴的现象难以避免。

三清殿壁画神仙的识别不能根据《上清灵宝大法》的 360 神位。道教造像并没有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环境的神系,成为道教万古不变的造像准则。不但道教,甚至远比道教造像发达的中国佛教造像也没有固定的程序。原因在中国古人比较实际,讲究实际效果。宗教大师和施主舍资造像都出于自己具体的需要,希望取得特定的效果,根据预期的目的选择神祇,而不是根据某个经书作决定。在设计三清殿壁画时,不会先找到《上清灵宝大法》的 360 神位,从中选出一部分神画在壁上。因为此书只是上千部道经中的一部,并不是一切宫观造像都要遵循的法典,而且是南宋的道书,与全真教并无特殊关系,全真教并没有把此书奉为造像准则的责任和义务。实际上,全真教视自己为道教的金莲正宗而视其它教派为旁系支出,有自己三清、六御、五祖、七真、二十列祖的全套神系主干,这套神系主干在龙山石窟和神山石窟中已经确立,成为全真宫观造像的标准和基础,元代中后期宋德方门人已经掌握了全真教和三大祖庭的领导权,永乐宫又是宋德方法系的总部,保存有宋德方的仙蜕,他们不至于数典忘祖,不顾自己祖师创立的全套全真神系主干,而把南宋的随便一部道教经典奉为自己造像的圭臬。从第三章可以看出,全真的宫观造像都是根据全真派的具体实际需要设计,有其历史特点,强调五祖七真的重要地位。设计壁画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全真道士登坛建醮必须奉请的神祇和全真师真。

总之,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谨慎处理道经和神像的关系。文本优先于图像的观点与美术史重视图像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很大矛盾。在图像研究中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文字比图像重要或者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因此图像总是根据文字制作。有些神像的描绘固然可能会参照有关的道教经典,所以道经对理解壁画中的神灵有很大帮助;但是有时

道经的内容也可能受到神像的启发。三清殿神系的构成并不是照搬经典文字,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削足适履地用壁画去适应道经中的文字或数目,然后反过来以其解释或勘校壁画。

《试探》文中没有讨论 39 位神的身份。他们是(《试探》编号)3-8,16-18,110-111,135-140,213-218,221-225,230-237,161-163。《试探》解释说:“这一些都是这一次试探中,连假定都不能提出的。”^①此外,《试探》识辨的 86 位神的身份,特别是壁画中的八个主神中六神的名目,可以商榷。其中许多神的身份仍然是假设,没有经过论证,正如《试探》所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仍是属于假定,而大部分也还缺乏确凿有力的根据。”^②

《试探》文中以为壁画中神的总数是 286 位,^③所附线描图中的神也是 286 位,比壁画神系中人物实际总数少了四位,即缺少西部诸神为首的武将和其后的三位仙官。这无意识地改变了壁画的全局和结构,不利于识别诸神和理解壁画。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在《试探》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三清殿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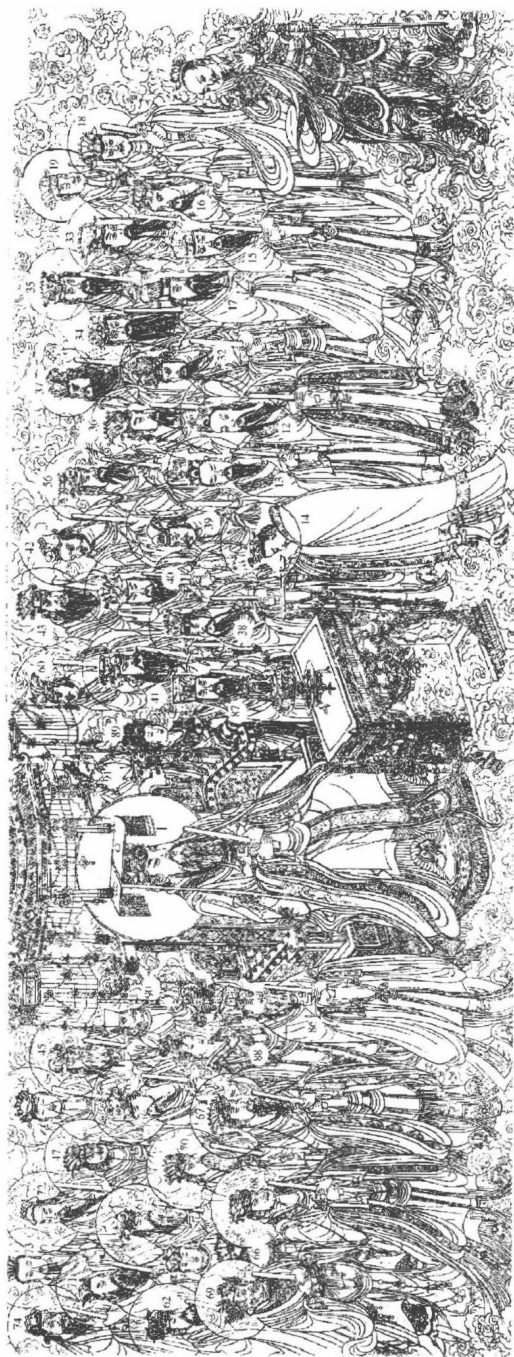
由于《试探》的线描图不完整,本章不采用此图,而是根据范金鳌先生的线描图,参照壁画照片,减少装饰性的云气,另外制作了画在四壁和神坛三面墙外壁的全体 290 仙圣的线描图,^④并重新给全体成员编号,无一遗漏,以求完备。下文的讨论主要涉及北壁(图 5-17,北壁西部壁画线描图;图 5-18,北壁东部壁画线描图)、西壁(图 5-19)、东壁(图 5-20)和神坛西(图 5-21)、东(图 5-22)壁外墙壁画的线描图。

①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第 3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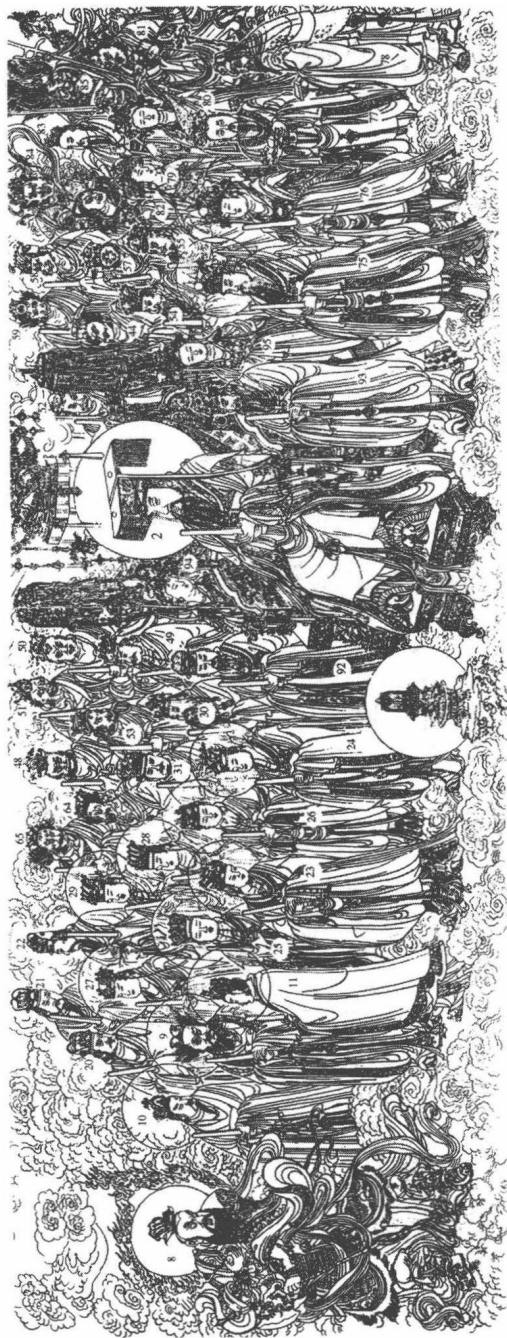
②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第 33 页。

③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第 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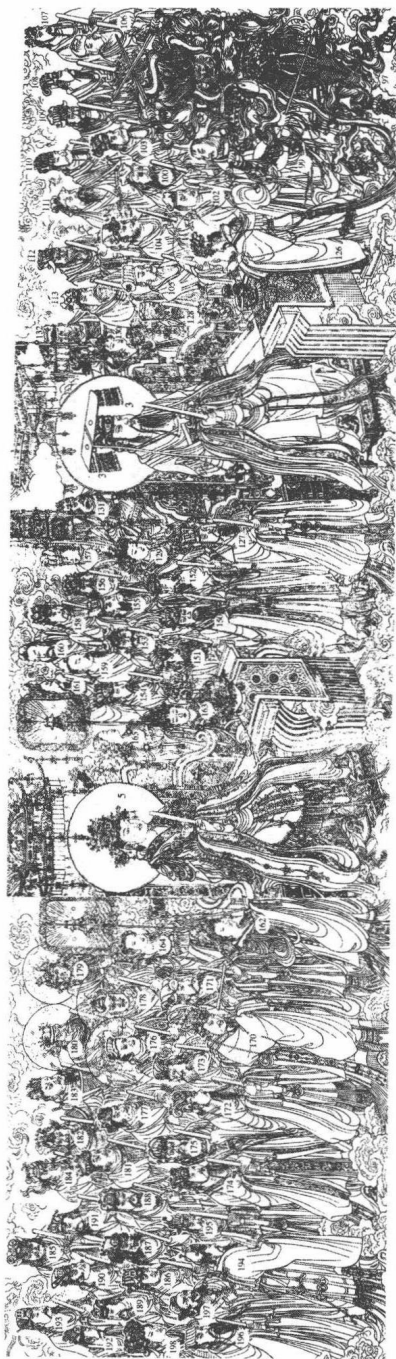
④ 范先生在永乐宫工作过二十多年,他的图十分细致和准确,往往是一个线条都不少。壁画中的许多线条相互交叉,范先生的线描也是忠实再现。但是,由于范先生的线描图没有颜色,相互交叉的线条有时造成人物、器物的识读困难,除非读者十分熟悉三清殿的壁画。有些很粗的线条直接和人物的脸、冠饰或上身接连。为了清晰起见本书中对一些线条做了弱化处理。有些人物脸边的云纹也做了简化。在计算机处理线描图的过程中,人物脸部和器物等细节都造成扭曲,这里根据清晰的照片做了改动或重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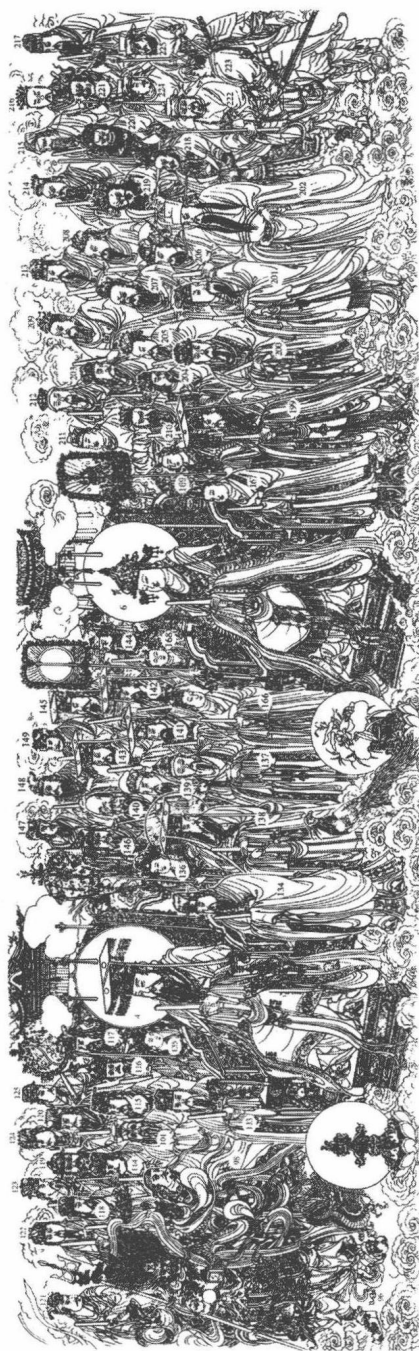
5-17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西部壁画线描图



5-18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东部壁画线描图



5-19 永乐宫三清殿西壁画线描图



5-20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线描图



5-2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西壁外墙面壁画线描图



5-21.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西壁外墙面壁画。采自
《中国殿堂壁画全集·3 元代道观》图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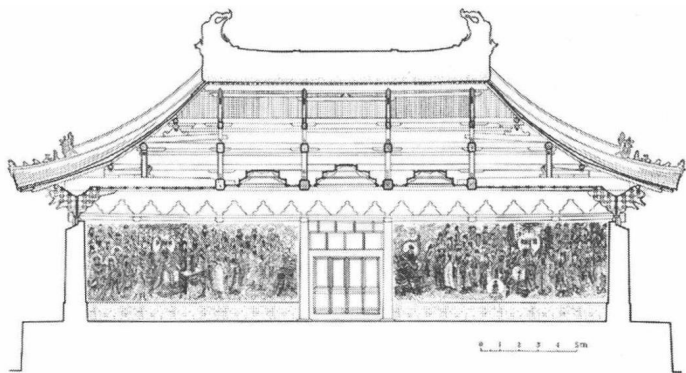


5-22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东壁外墙面壁画线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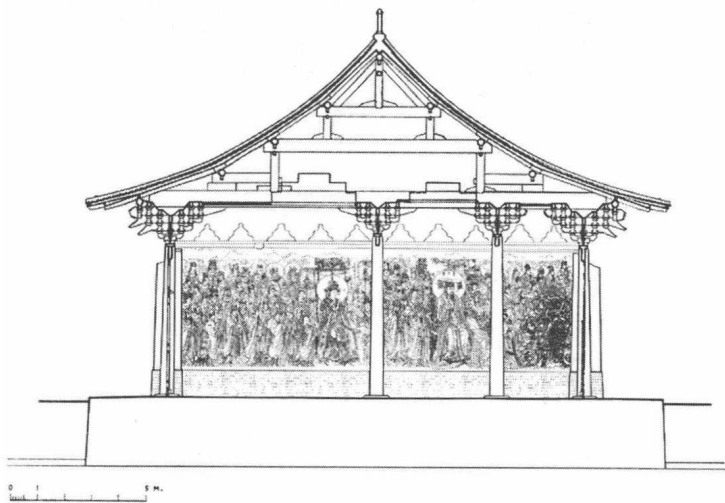


5-22.1 永乐宫三清殿神坛东壁外墙面壁画。采
自《中国殿堂壁画全集·3 元代道观》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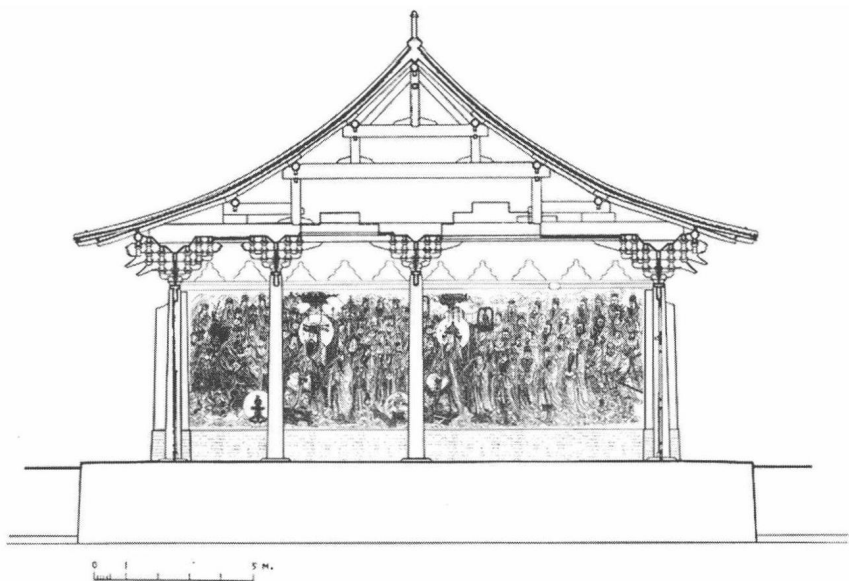
本章还制作了三清殿建筑和壁画的合成图(图5-23,5-24,5-25)。笔者到目前为止尚未在中外建筑、美术研究中看到过类似的建筑图与壁画线描图的结合图,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冒险的新尝试,姑且称之为“建筑与壁画合成图”,目的是便于标示壁画在殿内和四壁的具体位置以及建筑与壁画的关系和比例。



5-23 永乐宫三清殿北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5-24 永乐宫三清殿西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5-25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和建筑合成图。建筑图采自杜仙洲《永乐宫的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形式传达内容,造型决定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对三清殿神像的研究不应以某个道教经文、宋徽宗时的道教神系或 360 神位等文本、概念、数字为出发点,而应从分析神像的造型特点入手,观察其组织原则、结构特色、分组关系、上下位置、大小比例、冠服装饰、所持器物等。壁画的形式所提供的是内在证据,而其它图像和文献所能提供的是外在可比材料。因此,壁画人物的造型、组织特点是辨别神名、分析壁画内容和功能的最好物证。然后把这些神像与其它具有同样造型特点并且身份明确的道教神像相互比较印证,找出这些同类神像之间的历史演变关系,同时结合有关的道教经典、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辨别三清殿所有神像的身份、功能等,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壁画的作用等其它重要问题。作为宗教画,三清殿壁画从全局到每个细节的设计都十分严谨缜密,在传统艺术形式中凝聚、表达着全真教徒对全体道教神明的虔诚和信仰。壁画的整体构图、人物编组、冠冕服装、手中器物、装饰图案等无一不是精心设计绘制而成。因此,对壁画从全图到细节都需要仔细观察。与众不同

的服饰器物、特殊的人物姿态等更应该引起特别重视。细节再小都不应该轻视,因为它可能传达某种信息。但是,每个细节都不能孤立地观察和解释,而是必须放到与其它细节的关系、与整组人物的关系、与全部壁画的关系、与道教艺术传统乃至中国美术史的关系中通盘考虑。

三清殿壁画在构图上可分为两个部分:西部朝班和东部朝班,以三清殿的中轴线为界。两部均从后檐墙中部后门边开始,向两边展开,然后向南(东西山墙)推进,结束于前檐墙两端。每部都以武将引导和殿后。

三清殿壁画构图的组织原则是,以神龛三清像为中心,成员以组为单位,左右平衡,东西相配;如果一组神画在东山墙的东面,与之相配的一组神就会画在西山墙的西面。这样整个神系被分为东、西两部,每部形成一个从头到尾的朝班,为首的武将作为前导,位于大殿后檐墙(北壁)的门左或门右;殿后的(作为殿军的)另一位武将位于前檐墙(南壁)东部或西部。每一部的其它神画在两位护神之间的后檐墙和东、西山墙,分班排列。神祇的编组有大有小,相配的两组都有相对的关系,如北斗与南斗。如果一组神比较独特,没有匹配,为了保持左右平衡此组会被一分为二,互峙于两壁。比如具有明显形象识别特征的“四圣”是四人一组,独一无二,没有与其相对的另一组神。于是四圣被分为两个小组,一在西山墙(西壁)北端(图5-19中的前二位),一在东山墙(图5-20中的前二位)。

壁画的构图主要围绕八个最大的主像展开,这八大主神在本章线描图中的编号为1至8。其中编号为1者是北壁西部唯一就座的主神(图5-17),2是北壁东部唯一就座的主神(图5-18),3是西壁前部就座的主神(图5-19),4是东壁前部就座的主神(图5-20),5是西壁后部就座的主神(图5-19),6是东壁后部就座的主神(图5-20)。7是神坛西墙外壁的最大主神(图5-21,5-21.1),但是无座而立;8是神坛东墙外壁的最大主神,亦无座而立(图5-22,5-22.1)。学者们一直对这八个主像一视同仁,当作同一级别的主神对待,但是笔者不得不强调,在地位方面,前六位和后两位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君、臣地位悬殊,不能同等看待。最重要的差别是前六位都高坐在御座上,而后两位却挺身

侍立。在我们比较“民主”的现代,大家在礼节方面都比较随意,有时容易忽视坐立之间的差别。但是在旧时主仆是不能平起平坐,在最正式的场合就座者必是主人、贵人;两边侍立者只能是仆人、门人、下属一类。因此,八个主神不属同一个等级:前六位是高级主神;后二位是次等主神。前六位高级主神的性别和冠服值得注意:前四位是穿戴衮冕的大帝,后二位是头戴凤冠的帝后。显然,这侍坐在三清像两边的四帝二后与龙山三清龕侍坐在三清像两边的四帝二后一样,是六御。主要不同之处是,龙山石窟以左(观众之右)为上,而三清殿按照元代宫廷的习惯以右为上,即东华帝君和金母在东壁,玉皇和后土在西壁。

三清殿壁画诸神在来源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第一个自成体系,源自传统道教神系,以六御为主,画在大殿内部四壁的墙面和神龕北壁外墙面,以大殿神龕南—北中轴线为界,分为东、西两队。每队围绕排列在三个有座主神的周围。这部分的绝大多数成员并非全真仙圣,如天师道所推崇的天、地、水三官,灵宝经中强调的五老或五帝,神霄派的雷霆神将,宋代官方道教推行的天将四圣等。这些神都是在元代以前的道教造像和经典里频频出现的。从全真第二代大师之首马丹阳开始,全真道士便继承了传统道教的仪式,指导或参加斋醮法会。除了基本的灵宝法术外,全真道士还很快吸收了其它所有宋代道教主要的辟邪法术,如天心大法、五雷法等。^①而民众也往往要求全真大师们举行并主持法会,因为他们以清静苦行著称,可以更为有效地与神灵沟通。不过,这个传统神系部分经过全真教的改造,加入了全真教的主神东华帝君和金母。第二个系统也是相对独立,以两个次等主神为主,画在神龕东、西壁外墙面。下面将要论证,他们是供养人像,即全真派祖师群像。所以,三清殿由塑、画像组成的神系虽然庞大复杂,但其框架是全真教早已建立的三清、六御、五祖、七真及二十列祖的全套神系主干。全真列祖图像虽然只是壁画的一小部分,但位置关键,给整个壁画注入了新的意义,即全真祖师在道教传教中的正宗地位。这与永乐宫建筑设计的总体象征意义一致。

^① Goossaert, "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p. 119.

三清殿神系的构成不是根据一个或者几个经文,而是根据全真道士举行仪式的最基本需要。道士在举行祈福禳灾的仪式时需要邀请某些神灵降临道场,特别是祈求其师真或三师、五师等本宗师真之神到场,有些主要接受他的崇拜,有些主要监护他的法事,有些主要执行他的指令等。壁画只选择、描绘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神灵,每个神都有其功能。构建三清殿神系的标准是神的具体作用而不是神的数目,所以殿内总共 297 个画塑仙圣的数目与道经中常说的大型 3600 个仙圣分位、常用的 360 分位或者简略的 160 分位差别很大。这些神的选择和绘制说明他们经常用于全真法师举行的仪式。

举行法会最好的地方莫过于道教宫观的主殿。殿内必须安置神像,以确保仪式的顺利进行。在宫观大殿里绘塑的神系是宫观道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形成一个适合举行道教仪式的仪轨空间,使道士做法时便于乞请神系的全体或部分神灵降临于道场,配合道士完成除魔驱邪、求雨祈晴、普度亡灵等仪式。在道场中最高神“三清”主尊高居神龛中间的面南正位,主神处于主尊两边的侍坐陪位,其它神灵、神仙则侍立于主尊、主神的周围。^① 三清殿壁画同样主要是为了举行斋醮大法会而制作。

根据三清殿壁画的组织结构推断,壁画的设计特别便于举行黄箓斋仪。东、西壁中间的位置是按照黄箓斋醮仪的规定树立“六幕”。^② 道教有多种斋仪,但是最常用的是黄箓斋。这是一种把死亡者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的仪式。唐末五代间的道教大师杜光庭(850-933)修订的黄箓斋仪式成为后来各种斋仪的定式。^③

当时黄箓斋特别受到重视,有其历史原因。金元之际征战不断,数万大军常灰飞烟灭于一战之中,蒙古军铁蹄所到之处往往“屠城”。

① 道场神系的这种三部分结构与国家祭祀中神灵的安排相同。关于后者,见 Joseph S. C. Lam, *State Sacrifices and Music in Ming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Chapter Two.

② 这一论点是笔者在 2003 年 6 月 6 日波士顿大学国际道教会议的论文“Portraits of Daoist Masters”的主题。

③ Lowell Skar, “Ritual Movements, Deity Cul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m in the Song and Yuan Times,”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Boston and Leiden: Brill, 2004), pp. 417, 430.

其惨状,全真道士姬志真在其《鄱陵黄箓大斋之碑》有所描述:“爰自大朝隆兴,金源失统,干戈不息,以迄今日,几四十年矣。马蹄之所及,则金汤齑粉,兵刀之所临,则人物劫灰,变谷为陵,视南成北,比屋被诛,十门九绝,孑身不免,万无一存。”^①个别苟延残喘的幸存者或当地新主政官员须请僧道为亡灵举行超度法会,否则“新鬼烦冤旧鬼哭”,^②生人也不得安生。如请道士荐拔,则到宫观设黄箓斋,请高道掌行醮事,供养三清诸圣若干分位,借高真之力,破开九狱,解救惊魂滞魄。全真教大师们追求的不仅是个人的得道升仙,也以超度丧命于战乱的冤魂为己任。如癸丑(1253)冬十月十七日,全真道士王志坦借宪宗询问养生之道的机会建议朝廷举办黄箓斋:“惟国朝自开创以来,干戈饥馑,刑罚或中或否,其横罹凶害,沉魂滞魄,困于幽狱;无由出离者,可胜计哉!愿皇帝圣慈,选有道之士,依黄箓玄科,普行济度,使幽魂苦爽,出离冥途,咸遂超升,此莫大之泽矣。”^③宪宗采纳其言,即日遣中使数十人驰驿四出,各就方国行荐拔事。在燕京大长春宫举办的黄箓斋,特命掌教李志常主醮,作大济度师,并选各路高道参与,于甲寅春三月初九日至十六日设普天黄箓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凡七昼夜。为此宪宗支出“镇金信币”,包括黄金五百八十两、白金三千八百两、彩缯千匹等。

在丘处机的十八大弟子中,最擅长设醮普度孤魂者是宋德方。他在跟随丘处机西游归来途中曾经为野狐岭的疆场白骨设醮,以荐拔各路无主孤魂。他晚年修建纯阳(永乐)宫,多次去河中,在河中时还举行了黄箓大斋,此事见诗《宋真人垂训河中》:“披云大阐历人间,一载河中两复还。拔度德光开九狱,慈悲威力震三山。吸呼离坎阴阳变,舒卷风云天地闲。为报世人从此后,不回向善大愚顽。”^④所以,三清殿壁画主要为便利黄箓斋仪式的进行而制作,绝非偶然。

全真道士姬志真在其《京兆普度碑》描述了己未(1259)冬十月迎

① 姬志真,《云光集》卷7,第19页;《道藏》第25册,第417页。

② 借用杜甫《兵车行》诗句。

③ 冯志亨,《敕建普天黄箓大醮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16页。

④ 李通玄,《悟真集》卷上,第19页;《道藏》第25册,第641页。

祥观举行黄箓醮事的过程。西凉府太子下官八合宿愿修建黄箓醮事,即京兆府迎祥观,自春至秋,葺营殿堂,对治坛埧,远道敦请王志谨(字栖云,1176-1263)为大济度师主醮,召集道士,“布陈仪象,发文预告三界明真,上下神祇”,斋戒精思,于望前三日,肇行典礼,“恭祀列圣三百六十分位”,使所有亡灵,包括无亲无主孤魂,均得超度。^①这个程序完全遵从黄箓斋醮仪的传统。

道教神系根据其人员组成可以分为通用型与专用型。专用型主要由具有同样功能的神组成,用于满足特殊的需要。通用型由多种功能的神组成,可以用于不同场合。在现存宫观的神系中,三清殿神系的功能最为全面,除了最主要的黄箓斋外,还适用于其它为生人服务的仪式,如求雨、驱邪等,所以它是属于通用型。

三清殿北壁多为星神。东、西壁以四圣开头;六幕在中,主要用于黄箓斋。西壁后部为雷部诸神,主要以五雷法为生人驱邪避灾;^②东壁后部为酆都诸王,主管冥界;这两部分相对,即姬志真所谓“南昌与北府为邻”。^③神坛北壁外墙面上为三十二天帝,神坛东、西壁外墙面上是全真列祖。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集中讨论最后一组壁画。

殿内中后部 冂 形三扇墙神龛东西两壁外墙面各有一幅壁画,每幅有一组人物。西壁(图5-21,5-21.1)有九位头后有光环的人物,为

① 姬志真,《京兆普度碑》,《云光集》卷8,第1页,《道藏》第25册,第418页。

② 全真教继承了北宋盛兴的五雷法。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时曰:“雷,天威也,人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陛下宜畏天威明孝道以导有众。”见《元史》,宋德方弟子刘志贞受宋德方紫虚箓诀、上清三洞五雷箓法,善于登坛作法,以方术雷法救人济物,“霆轰暗室,星坛夜光,玉铃金纽,呵斥不祥”,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随失所在,以灵异著称天下。忽必烈邸潜时闻其名,遣使召至,试以箓法,灵应昭著。命他止暴风雨,少顷即停。赐御酒仙醪,加号普济大师,留馆堂下岁时应诏,自是道价日隆。中统庚申(1260)冬,诏就长春宫设罗天清醮,他摄行大礼七昼夜。明年秋奉旨驰乘祝香岳渎,事后归隐。见王恽,《故普济大师刘公道行碑铭》,《秋涧集》卷53,第21-22页,《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709-710页;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91页。又如彭志祖撰《浚州重修神霄宫碑》曰:高志条,得法于长春,“辛丑(1241)春,投诚于掌教真常大宗师李君门下,授正一盟威宝箓,传五雷秘法。凡人之妖邪疫疠,祷无不应”。见《浚县金石录》卷下,第3-4页,《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4册;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61页。

③ 姬志真,《鄱陵黄箓大斋之碑》,《云光集》卷7,第20页;《道藏》第25册,第418页。

首的是一位帝君,身穿帝君袞服,头戴冕冠,冠顶为平板型“延”,延前后穿挂彩色玉珠十二旒,手执一笏板,呈四分之三侧面,两边各由一个侍女扶持,构图颇似阎立本画、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帝王图》中的程序化构图。东壁(图5-22,5-22.1)头后有光环者八位,为首的还是头戴帝王冕旒礼冠,彩色玉珠十二旒。《试探》一文将西壁帝君定名为“南极长生大帝”,东壁帝君为“东极青华太乙救苦天尊”,两壁其它十五位有光环者中的十位定名为“玄元十子”,但是没有提供定名的任何分析、理由或证据,因此本文不敢遽从。

神龛东壁外墙面壁画值得特别注意,因为画中的人物、器物非同一般。为首的高大帝君(图5-22之277)双手执一长柄金色香炉,向神龛内的三清进香——在道教仪式中,香供养是最高形式的供养。殿内壁面中共绘有46位帝君,均手持笏,唯有这位帝君例外,这并不是他没有笏——他的笏是由他身后的侍女(289)替他双手竖捧,笏由锦缎包裹,但是故意露出笏板上部,正面高高竖起,强调他虽然有笏,但是临时旁置,以便腾出双手把握香炉,以尽施主之礼。他的左前方有一位引导侍女(288),手捧一圆形器皿;右前方也有一位引导侍女(287),手捧长方匣。他的右上方有一个头后无光环的男子(285),应是位普通仙官,怀抱丝织品一卷。这些器物被捧向三清,所以都是供



5-26 四川仁寿县牛角寨唐代三清龛,天宝八年(749)造。采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2 四川石窟雕塑》图97

品。仙官和两位侍女均回首注视帝君的举动。仙官回身观望的姿态有些夸张,画家通过他(她)们的目光和姿态,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帝君身上,聚集于他进香的动作。殿内壁面众多的人

物中只有他一个手握香炉,携带供品,趋向三清。显然,他是以施主的身份向三清进香,而且他所在的神龛东墙位置离三清主尊最近,是绘制施主进香最合适的地方。在宗教艺术中,施主或供养人往往出现在离主尊较近的左右或下方等比较显眼的位置,以防施主的功德和虔诚不为人知或被人忽视。道教艺术也是如此,如四川仁寿县牛角寨唐代天宝八年(749)造三清龛中三清像下方刻有供养人浮雕像(图5-26);又如四川大足南山南宋三清古洞神龛三清像正下方刻有四位施主像(图4-20)。这种在主尊两边设置施主像的传统在全真教和永乐宫也是根深蒂固。如龙山石窟第一窟虚皇主尊两边刻有全真二十列祖像;秦州玉泉观太上殿以五祖七真事之;^①皋兰金天观三清像左右设南北二派五祖七真。^②又如重阳殿神龛墙背面壁画正中三位主尊之下的两边各有一队供养人像。重阳殿的神龛只有一道墙,两边无东西短墙,所以两队供养人像只能画在主尊左右下方,一边一队,相对而立;假如重阳殿神龛和三清殿神龛一样有三堵墙,两队供养人就会分别画在东、西外墙面,与三清殿神龛东西外墙面的施主像处在同样的位置。三清殿神龛东墙帝君的身后除了那位为帝君捧笏的侍女外,还有一个为他高举华盖的侍者(290),一位头后无光环的仙官(286),以及一组头后有光环的真人,其数量不多不少,正好七位。

在七位真人中,为首一位(278)站在画面右中下部的前排,紧跟帝君,侧身而立。他头戴黄金道冠,身穿有三仙山图样的绿色道袍,手持一个卷轴。殿内壁画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手捧笏板,只有少数几个例外,他手持的卷轴在殿内壁画中独一无二。由于他身着道士装,他手中的卷轴应该是道经,象征道教之教。教法不能由弟子传向尊师,而只能从尊师传向弟子;他手中的经卷,正如在其上方位置的帝君笏版,不是准备给三清的供品——帝君身前的物品为供品,身后的器物

① 唐仁祖,《创建玉泉观记》,张维,《陇右金石录》卷5,元,第32-33页,《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第21册,第16104-16105页。

② 朱模,《金天观记铭》,《陇右金石录》卷6,明,2-4,《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35-16136页。

为自用品。经卷只能是源自三清、授自尊师,现在传至他的手中,所以他是经卷的主人。正因为经卷属于他,所以他正在用右手解开卷轴中部的丝带,似乎是迫不及待,一睹为快。如果卷轴是帝君准备给三清的供品,他作为一个随从当然不能先擅自当众打开;即使在人世这样做都为情理所不容,何况是在神界。所以,画家通过他解开经卷丝带的细节描写,清楚无误地向观众展示,七真人中的第一位是道教教法的继承者。他左手捧经卷的方式也很特别,不是顺着手臂自然而握,而是水平而托,卷轴的一头指向自己,另一头直指他前面的帝君;画家用经卷形成的方向线(directional line)直接把他和帝君联系在一起。这个细节描写的含义十分清楚,即经卷传自帝君,帝君是其尊师。

分析到此,不用我再赘言,读者也会看出,这七真人为首者正是(前)七真之首王重阳,他的帝君尊师正是纯阳帝君。纯阳帝君是画中的施主,其原因至少有三:第一,此宫名为纯阳宫,建在纯阳故居,所以吕纯阳是此地界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就必须尽地主之谊,以主人的身份向三清敬香。第二,宫虽然为宋德方首创,但是集全真集体之力而建成,正如掌教张志敬所说,“顾是宫之成,非一朝一夕、一手足所能集”。所以,任何第三代全真大师个人都不能以施主的身份出现在画中;建宫的胜缘只能归功于可以代表全真教全体的吕祖和七真。其三,经宋德方法孙苗道一的努力,武宗于至大三年(1310)加封东华帝君为“大帝君”,其它四位“五祖”成员为“帝君”,所以吕祖在为三清进香的最正式场合,身穿帝君级别的礼服。王重阳手中的经卷就是吕洞宾所传的“秘语五篇”,象征三清正法通过吕祖正式传给全真教。所以,这幅画有两重主题:第一主题是全真祖师纯阳帝君以施主的身份带领以王重阳为首的(前)七真向三清进香朝拜;第二主题是全真祖师同时领受继承三清之正教;两个主题分别由香炉和经卷点明。两个主题一主一次,但是相互联系,正如香炉和经卷一高一低,但是均水平而持,似乎是上延下续。

站在画面最前排的主要人物除纯阳帝君和王重阳外,还有一位,站在画面的右下角(279),紧随王重阳,而其余的弟子均在后两排。显然,他是王重阳的嗣教门人马丹阳。马丹阳在王重阳弟子中身份特

殊,被王重阳视为“弟”,而其它弟子属“侄”、“儿”辈。王重阳南京升霞后其它弟子均视马丹阳为师叔。丘处机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奉金世宗之诏至京,在官庵造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彩塑像。全真道士、《上阳子金丹大要》作者陈致虚(1289-1336)曰,如果学道者不能明了他书中的奥旨,“便可像绘祖师纯阳、重阳、丹阳三仙真形”,晨夕香花,一心对像诵念此书。^① 所以,画中纯阳帝君、王重阳、马丹阳三师同在一起,形成三尊(trinity),非常符合全真教的造像传统。但是三人之间的等级差别也十分明显。除了依次前后站立的顺序外,纯阳帝君与王重阳之间的师徒差别还通过等级比例(hierarchical scale)表现,即地位越高,身材画得越大;王重阳虽然以身材高大魁梧著称,但在画中不及纯阳帝君的肩部。王重阳与马丹阳之间的师徒差别又通过马丹阳的器物:他双手持一个微型立扇,高举在其师身后。在殿内壁画所有的人物中,只有王重阳身后有一个微型立扇。王重阳虽然贵为全真教主,但是在全体尊神中地位并不很高,所以不能配置主神才能享有的正常大小的立扇,如东壁后部金母左右玉女所持的立扇。但是他与马丹阳之间的师徒等级差别又必须明确表现出来,壁画的设计者采用了微型立扇,谦虚地表示王重阳的特殊地位。壁画中正常大小的立扇均由侍女把持,但是这个微型立扇的把持者身后却有光环,说明他不是王重阳的普通侍者,而是忠实的得道门人马丹阳。

马丹阳右后侧的仙官(286)怀抱一个厚厚的簿册。这是殿内壁画中唯一的簿册。仙官没有光环,说明他只是一位低级小吏,是簿册的保管者而不是掌管者;掌管者应该是他前方三仙(纯阳帝君、王重阳、马丹阳)级别的高级仙真。全真教内有一种说法,谓马丹阳主掌修炼道士升仙之册,如陈致虚曰,丹阳真君受命“掌领仙籍,巡行天下,察人功勤,注上丹台,分遣已成真人仙子下为人师,移文录司,主借材宝,成就学仙之士无上妙道,以成真人”。^② 画中保管簿册的仙官就站在马丹阳旁边,暗示马丹阳是仙籍名录的直接掌管者。

① 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卷1,第12页,《道藏》第24册,第6页。

② 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卷1,第13页,《道藏》第24册,第6页。

七真中其余的五位站在最后两排,均持笏版或如意,无特别的器物。他们的身份只能根据其所在的先后位置决定。画左边倒数第二排位置上与马丹阳遥遥相对者(280)应为谭处端。最后一排在华盖之右者(281)可能是刘处玄。最左边的(282)可能是丘处机。此像比较特别;画中所有其它人物脸面的画法均有些程序化,显然是根据粉本中固定的脸型绘制,独有此像面部栩栩如生,特别是双眼,十分写实,而且直看观众。头上戴巾,而不是程序化的道冠。此像似乎是参考肖像绘制而成。丘祖在七真中在世最长,建功最大,宋德方、潘德冲等人均是其门人。全真教的习惯是门人塑造、珍藏其师的肖像,^①当时永乐宫内一定供奉丘祖肖像,此像想必是根据丘祖肖像绘制,所以如此生动。画右上角的两位(283,284)应是王处一和郝大通。

此画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纯阳帝君身后的七真是前七真,而不是后七真,所以没有孙不二。显然在最正式的场合女冠暂时回避。此宫基本建成后,全真掌教张志敬请王鹗撰《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在向王鹗介绍全真祖师传教次第时也是介绍前七真,不论孙不二。宋德方的《七真禅赞并叙》赞颂前七真。重阳殿王重阳画传第一幅《诞生咸阳》榜题中的七真也是指前七真。

以全真列祖像侍奉于三清像两边,是全真宫观造像常见的形式。如全真道士梁志通至元丙子(1276)建秦州玉泉观太上殿,三清像两侧以五祖七真像列侍。^②又如金天观,“中有三清,左右设南北二派五祖七真”。^③三清殿壁画中既然绘制了吕祖和七真,就不能不绘制五祖

① 如丘处机在官庵造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宋德方弟子在龙山石窟和神山石窟造宋德方像。宋德方弟子刘志贞化形后门人像而事之,见王恽,《故普济大师刘公道行碑铭》,《秋涧集》卷53,第21页,《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709页。马丹阳弟子周全道(1145-1228)去世后,其嗣法门人圆明子李志源藏其师画像,见李道谦,《终南山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45页。宋德方同门道友莹然子周尊师归寂后,其门人给他立祠绘像,见张宁远,《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1246),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9页。

② 唐仁祖,《创建玉泉观记》(大德六年立石,1302),张维,《陇右金石录》,第32-33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04-05页。

③ 见明《金天观记铭》(肃庄王明建文二年建,1400),《陇右金石录》卷6,明,第2-4页,《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第16135-16136页。

中的其它成员。永乐宫三清殿壁画中第一祖东华帝君作为六御之一绘制在东部中部。由于壁画设计中对称的原则,与神龛东壁画相对的神龛西壁画,其内容也应是全真祖师。西壁的位置优先于东壁。既然纯阳帝君是东壁的主神,西壁的主神(龛西 266)只能是其师钟离权。钟离不是地主,所以不带供品。画面左下角有两个真人身穿有三仙山纹样的道袍,一个是红袍(267),一个是绿袍(268)。山的画法属范宽风格,满布雨点皴。殿内壁画中身穿这种道袍的共有三人,即神龛西壁的这两位真人和神龛东壁的王重阳。由于西壁的位置优先于东壁,西壁两位真人的地位不会低于王重阳。因为全真第二祖钟离权在西壁,第三祖吕洞宾和第五祖王重阳在东壁,西壁这两真人中的一位必定是全真第四祖刘海蟾。两位真人的手中所持物均与众不同:红衣真人(267)左手拇指和食指之间握一圆形物,绿衣真人(268)右手举一朵白色的莲花。

在道教中圆形物○代表金丹。如全真道士李道纯曰:“金者,坚也。丹者,圆也。释氏喻之为圆觉,儒家喻之为太极。初非别物,只是本来一灵而已。本来真性永劫不坏,如金之坚,如丹之圆,愈炼愈明。释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极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①

金丹象征练就纯阳,登真成仙,是全真道士修炼的终极目标。如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卷5《金丹妙用章》曰:“此金乃先天之祖气,却生于后天。大修行人,拟太极未分之前,体而求之,即造真际。是以高仙上圣于后天地已有形质之中,而求先天地未生之气,乃以此气炼成纯阳,故名曰丹。夫纯阳者,乾也;纯阴,坤也。阴中阳者,坎也;阳中阴者,离也。喻人之身亦如离卦,却向坎心取出阳爻,而实离中之阴,则成乾卦,故曰纯阳。以其坎中心爻属金,故曰金丹……故阴尽阳纯则金丹药熟,丹熟则飞神仙境。此谓之神仙矣。”^②宋德方门人牛道纯解释金丹曰:“夫金者,喻如曾经锻炼,真坚刚利,明白莹素也。

① 李道纯,《中和集》(1306)卷3,第14-15页;《道藏》第4册,第497页。

② 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卷5,第1-2页,《道藏》第24册,第17页。

丹者,譬若圆成光大,环枢应变,反复无穷于本末端倪也。丹之为义,若人服之,定超生死之病矣。故曰金丹也。”^①对属于内丹派的全真教来说,金丹是比喻,象征无上妙道。所以,牛道纯认为最高级的上乘上品炼丹者是“以太虚为垆,以真空为鼎,以圆明为药物,以天光为进火,以妄情为渗漏,以不争为防危,以清静为沐浴,以无为为外护,以恍惚为抽添,以不染为革秽也。而得之于一息之间,而了在于百日之内矣”。^②

全真教以金丹喻登仙的例子极多。如钟离权赠吕洞宾诗中有“金丹一粒定长生”句;吕洞宾从钟离权受“龙虎金丹秘文”等。^③画中手持金丹的真人更有可能是全真祖师,即刘海蟾。刘海蟾弃官求道,远到秦川,“陶真于太华之前”。^④太华山(华山)最著名的高道是五代末北宋初陈抟,与吕洞宾为友。^⑤永乐宫现存最早的碑文、袁从义撰《有唐纯阳吕真人祠堂记》例举吕洞宾成仙后的事迹有三,其一便是“游华岳会饮陈希夷”。^⑥可见,吕洞宾与陈抟的交游一直在永乐宫一带传为美谈。原因之一是地缘关系:在永乐宫原址可遥望华山,如全真道士冯寂照的诗句所云“眼底潼关观陕华”。^⑦元代时永乐宫地属河中府,河中府知事张谔甚至著有陈抟传记《太华希夷志》(1314年序)二卷,可见陈抟在当地的巨大影响。重阳殿壁画五十五幅图的上下安排,也是按照陈抟“天地未合”之五十五数而定。他虽然不是全真祖

① 牛道纯,《析疑指迷论》(元贞二年1296自序),第7页,《道藏》第4册,第950页。牛道纯曾随宋德方到山东莱州开神山(寒同山)石窟,去世后墓在神山下。见清张思勉等编,《掖县志》(乾隆23年刊本)卷5,第34页(成文本830页)。

② 牛道纯,《析疑指迷论》,第14页,《道藏》第4册,第952页。

③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1,第6页,《道藏》第3册,第346页。

④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1,第10页,《道藏》第3册,第347页。

⑤ 据《宋史》陈抟传,“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宋史》卷457,第13422页;Livia Knaul, *Leben und Legende des Ch'en T'uan*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81), pp. 85-86。

⑥ 袁从义,《有唐纯阳吕真人祠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48页。其它二事是谒金母于龟台,回憩平凉度王生。

⑦ 韩宗武主编,《吕洞宾与道教文化》(芮城:芮城县道教圣地开发委员会,1998),第221页。

师,但是作为与钟离权、吕洞宾齐名的内丹派大师深受全真道士的尊重。^① 陈抟似乎和“莲花”特有缘分。他于端拱二年(989)七月化形于华山莲花峰下。^② 莲花峰上有白莲池、玉井,生千叶白莲花,据说食之令人羽化。^③ 或谓华山的本意就是莲花山。^④ 元代时陈抟与莲花的因缘更加有名,如马志和《西华山陈抟高卧》杂剧中赵太祖请陈抟入朝做官,陈抟谢绝,愿在华山隐居,“烟雨中种莲花,云台上看仙掌”。^⑤ 壁画中手持白莲花的高道最有可能是陈抟。陈抟的画法与众不同:他完全是背对观众;殿内只有他一人是从背后的角度绘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站立的位置比其它人低一步。他的后背视点和较低的位置将他与其它人区别开来:他与别人是相对立的关系。他的另一与众不同处是,他背后的衣纹呈曲状,表示他是在行走,而其它人都是止步而立。画家通过一动(陈抟)俱静(其它人)的对比将他画成一个刚刚到达的来客,似乎是作为近邻前来拜会其它全真祖师,受到刘海蟾的热情欢迎,两人互示各自最喜爱的金丹和白莲。

画中其它的全真祖师均无特殊的标记。但是他们的识别可以参考重阳殿王重阳画传壁画和题记中出现的全真祖师,画传除王重阳外还介绍了其它全真祖师,而且画传的底本《惺化图》由两位前掌教李志常、张志敬编撰和题目,有很大的权威性。重阳殿壁画和题记中出现的全真祖师有十八位:1 东华帝君,2 钟离权,3 吕洞宾,4 刘海蟾,5 王重阳,6 马丹阳,7 孙不二,8 丘处机,9 谭处端,10 郝大通,11 王处一,12 刘通微,13 严处常,14 史公密(史处厚),15 回阳子于公,16 刘处玄,17 和玉蟾,18 李灵阳。这十八位祖师正是宋德方《列祖赋》二十位列祖中的前十八位。《列祖赋》中最后两位是马丹阳弟子,所以没有必要出现在王重阳画传中。这也说明二十列祖中前十八位最重要。三

① 如全真掌教尹志平曾命道士刘道宁重建陈抟在华山的道观云台观。见王鹗,《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96页。

② 《宋史》卷457,第13421页。

③ 王处一编,《西岳华山志》,第2页,《道藏》第5册,第745页。

④ Kiyohiko Munakata,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 (Urban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p. 30.

⑤ 《全元戏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2册,第21页。

清殿内东华帝君在大殿东壁,吕祖和前七真在神龛东壁。神龛西壁的全真列祖按资历应是1 钟离权,2 刘海蟾,3 和玉蟾,4 李灵阳,5 刘通微,6 严处常,7 史公密(史处厚),8 回阳子于公。其中后四位均是王重阳入室弟子,为“丘、刘、谭、马之亚”。^①丘刘谭王郝在神龛东壁后(上)部,与之相对的“四亚”刘、严、史、于应在神龛西壁最后一排。剩下和玉蟾与李灵阳是丘、刘、谭、马的师叔,地位较高,应排在“四亚”之前,即钟离权左右的位置:和玉蟾在钟离之右(272),李灵阳在钟离之左(269)。

神龛西壁画面前部的莲花、金丹是与东壁画面前部的香炉、经卷匹配。前者都是垂直而举,而后者是水平而托;前者是圆形,强调的是“点”;后者是长条,强调的是“线”;“点”的特点是各自独立,而线的特点是相互联系,所以,后者将其物主连为一体:经卷将王重阳和纯阳帝君联系在一起,香炉将纯阳帝君和三清联系在一起;而西壁分散的“点”正是为了衬托东壁连续“线”。两幅画虽然在结构上左右平衡,但是重点在东壁;东壁的主要人物更为突出。虽然西壁主要人物的地位较各自相对的东壁主要人物(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王重阳、刘海蟾—马丹阳)的地位要高,但是壁画的设计者将焦点聚集在东壁的主要人物身上,所以纯阳帝君头上方有华盖而其师钟离权无,王重阳身后有微型立扇而陈抟与刘海蟾无。可见,两幅画是以东壁为重点,西壁为衬托。突出东壁是为了强调香炉所代表的“朝元”主题和经卷所代表的“传教”主题。“朝元”是传统主题,累见不鲜;而“传教”题材前所未见,是个创新,更引人注目。所以,王重阳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经卷丝带的细节并不只是描写他个人迫不及待,先睹为快,而是描写壁画中所有的神众共睹三清向全真祖师传教的时刻。

三清殿神龛东墙壁画有助于我们理解永乐宫建筑布局的奇特之处——三大殿从前到后由高大平直的甬道所形成的唯一轴线水平连接;香客从前一个殿走向后一个殿可以笔直水平而进,不必像在其它寺观里那样,先下前一殿的后台阶,再登后一殿的前台阶,上下攀登,

^① 朱希元等,《永乐宫壁画题记录文》,《文物》1963年第8期,第77页。

曲折而行。连接三清殿—纯阳殿和连接纯阳殿—重阳殿之间的两段水平甬道,正像画中连接三清—纯阳的香炉以及连接纯阳—重阳的经卷。建筑和壁画都是用两段“线”连接三个“点”:1 三清—2 纯阳—3 重阳。这三个“点”不但由建筑定位,壁画描绘,也由雕塑代表。在三大殿土木工程基本完工后,内部装修完成之前,先要在神龛内塑造主尊像,因为主尊塑像完成后大殿即可付诸使用,即使一时没有壁画也不碍大事。永乐宫发现时主尊塑像已毁,但是根据神龛的形制,可以知道各殿的主尊。三清殿神龛三间,每间一尊,共供奉三清塑像三尊;纯阳殿神龛一间,供奉纯阳帝君塑像一尊;重阳殿神龛三间,不能只有一像,所以一定供奉(前)七真。这些塑像的样式风格如何,三清塑像已不可知,但是纯阳帝君和七真的形象并非全失:画家当年绘制壁画时,各殿主尊塑像完好无缺,给画家提供了最合适的绘画样本,这样塑、画像才能和谐一致。换言之,神龛东壁的纯阳帝君画像一定是根据纯阳殿的纯阳帝君塑像设计;七真画像一定是根据重阳殿的(前)七真塑像设计。根据东壁的画像可以恢复纯阳殿、重阳殿主尊塑像的原样。^①

总之,永乐宫的建筑、雕塑、壁画均是根据一个指导思想设计,即全真祖师在道教传教中承前继后、继往开来的正宗地位。其总体设计完全贯彻了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论。宋德方重建纯阳观(宫)的本意就是弘扬玄元—吕洞宾—七真这一全真祖师传承谱系,如他在《纯阳观》所咏:“玄元垂福建皇唐,吕祖登真谒上方。累次化身缘地肺,复将甘水度重阳。七真继体声华大,四海还淳道德昌。”全真掌教张志敬在永乐宫庆成时请王鹗撰写碑文,同样强调的是全真教的祖师谱系。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论自始至终贯穿于永乐宫的建设,成为永乐宫总体设计的主题。

^① 目前重阳殿新塑像竟然有八尊,即王重阳和(后)七真像并排同座,王重阳像并不居中。这不合全真的造像传统。

结 语

全真教是陕西终南人王重阳(王嘉,1113-1170)晚年行化到山东(1167-1170)所创立的道教新教派。他在山东招纳的主要弟子有马丹阳(马钰,1123-1183)、谭处端(1123-1185)、刘处玄(1147-1203)、丘处机(1148-1227)、王处一(1142-1217)、郝大通(1140-1212)和孙不二(1119-1182)。他和前六个男弟子被称为“七真”。但是“七真”有时指七弟子。为了便于区别,前者可称为前七真,后者称为后七真。在后七真中,马、谭、刘、丘为王重阳嫡系。四子追随其师从山东到南京(汴京),王重阳在南京去世后又遵循其遗愿,继续前往其在关中终南刘蒋村的故居,修治墓地,并四处化缘,重返南京,将其灵柩运回祖庵安置,前后守灵三年。期满,四人在鄂县秦渡镇真武庙月夜论志,翌旦相互告别,分赴四处继续修炼并传布王重阳之教。王处一虽然不属嫡系,但是维持了全真教在山东的根基,对全真教在金末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蒙古灭金战争中,成吉思汗率兵征伐中亚,虽然杀人如麻,却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听说丘处机有长生之术,邀请他前往会见。丘处机虽然已是七十余岁,但为了“欲罢干戈致太平”,毅然率领十八弟子从东海之滨西行数万里到中亚雪山,利用这个机会传教化胡,向成吉思汗宣讲敬天爱民、止杀好生的道理,得到大汗的赞赏和优待全真教的政策。全真教利用这个机会迅猛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宗教组织和文明力量。

此时的全真教一反早期传统,将立观度人作为传教的首要任务,以宏伟的殿宇和庄严的造像助人伦,兴教化,劝善行,遏凶恶。各地所

立的宫观星罗棋布,仅宋德方法派宫观名录中有正式记录的宫观庵庙就多达 222 个。如果再加上不录或失录者,总数估计有五百左右。全真宫观有如黑暗中的灯塔或荒漠中的清泉,为幸存者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希望和避难之地,为罹难的冤魂提供破除地狱的道场。

除了新建宫观和修复旧观外,全真教以传统道教的继承者自居,注意接管、重建各地原有的名宫大观,将其纳入全真的宫观系统。全真教最为重视的是祖庭的建设,即在祖师们诞生、修真、升霞地建立纪念性的道宫,负责修建者必为德高望重的大师,同时担任所在地区的道教提点之职,以便调动整个地区的财力、物力、人力,建成宏伟的大宫和师真崇拜的圣地。这些甲于一方的大宫周围又建有许多“下院”或附属观庵,互相提供支持,形成一个地区的宫观网。各地的宫观网在全真掌教的统一领导下运行。

全真教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全真祖师的教法传承系统。王重阳首先宣称神仙吕洞宾为自己的师父,钟离权为祖师,刘海蟾为师叔,旨在说明自己的教法为内丹术正宗。他的嫡系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均以此为荣。王处一又将自己的启蒙之师东华帝君纳入这个祖师系统。但是在第二代大师时,东华帝君只是王处一个人的异说。到第三代大师时,全真教已成为北方道教大宗,更需要宣示其在道教中的嫡系正统地位。

从第二任掌教马丹阳起,全真道士开始应邀举办斋醮法事。举行法事时,全真法师不但需要礼拜传统的道教神祇,更需要礼拜本宗多位师真。金末,随着全真教的发展壮大,全真道士逐渐担负起传统黄冠的责任,以真功真行为大众提供宗教服务,主持斋醮法会日益频繁,在法事活动中更需要一系列全真祖师的佑护。全真教系统的祖师传教序列应需而生,到第三代大师时最终成立。

与全真教在北方道教中的统治地位相适应,第三代大师急需展示自己深远和崇高的法统,说明自己的势力源自深厚的基础,树大根深而非昙花一现。宋德方(1183-1247)的全真列祖说满足了全真教的这一需要。他遵从其师之一王处一的教法,推崇东华帝君,把其师影响不大的“异派”变成了广受欢迎的新说,首先提出以东华帝君为首的

一线单传、一脉相承的二十祖师传教谱系,随后又提出由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组成的“五祖”,与后“七真”形成全真祖师主干。同时,他把全真教祖巧妙地融入传统道教三清六御的主尊、主神体系,使全真祖师系统加入了传统道教神系的核心。通过对六御的继承和改造,宋德方及其门人进一步宣示全真教的教法传承有序。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赋》成为全真祖师授受法统的纲领性文件。其门人秦志安以此为纲要撰写《金莲正宗记》,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其师的全真列祖说。

在全真第三代大师中,宋德方对全真列祖系统的建立贡献最大。当时全真教内与宋德方威望相当的大师还有第六任掌教尹志平和第七任掌教李志常。尹志平在其著作《葆光集》、李志常在其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都不提全真五祖,也不论全真祖宗谱系。而宋德方不仅以诗赋而且通过宫观造像大力推广全真二十列祖和五祖七真。宋德方和弟子秦志安塑造的全真列祖形象充满神仙魅力,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强大的召唤力。

宋德方《全真列祖赋》的内容并非全真教内的一派之见,而是全真领导阶层的共识,在全真教中引起广泛共鸣,常被引用,勒石上碑,与圣旨同刻在一碑的正反两面,可见此赋在全真教内的重要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全真教的地位,得到许多全真掌教的应和。与宋德方同出于刘处玄门派的全真第六任掌教李志常撰《重阳王真人悯化图》,其中出现的全真祖师与《全真列祖赋》的列祖谱系无异。在元代早期全真教陷入险恶多变的困境时,全真教坚持不懈地弘扬全真列祖,以祖师为中流砥柱,依靠祖师的正宗道统信念、神仙形象魅力和巨大声望凝聚力量,鼓励士气。第七任掌教张志敬推广宋德方首倡的五祖、七真祖师主干,使五祖、七真于至元六年(1269)获得圣旨褒赠的“帝君”、“真君”、“真人”徽号。苗道一继承宋德方法系的传统,继续全力弘扬全真列祖,于至大三年(1310)获得武宗赐赠的“大帝君”、“帝君”、“真君”(孙不二为“元君”)的崇高徽号。从此,在道教造像和醮仪中,只有全真教祖师可以以帝王群像的形象出场。全真教祖师代表道教正宗法统这一观念不但在道教内而且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认可。

宋德方在战火之余搜求道藏,以区区个人之力发起编修道藏,挽救了许多珍贵的道教经典,并加入了全真师真的著作,修成七千八百余卷的《玄都宝藏》,使全真教掌握了道经总集的编辑发行权,成为道教法典的主人和道教宗主。宋德方也因此成为丘处机之后对道教和全真教贡献最大的宗师,极大地提高了宋德方法派在全真教内的地位。

宋德方法派门人继承了其师积极入世传教的精神,人才辈出,如全真第一史家秦志安,擅长著述的李志全,在全真危难中百沮不挠的第十任掌教祁志诚(1272 年终到 1285 之间任职),为平反全真教冤案做出贡献的第十一任掌教张志仙(1285-1308? 之间任职),带领全真走向中兴的第十二任、十七任掌教苗道一(1308-1311,1328-1335),最后一位(第十八任)全真掌教完颜德明(1335-1362 之后任职),以及担任过重阳万寿宫住持的井德用、焦德润、杨德荣等。元代中后期大有作为的全真掌教均出自宋德方法系。宋德方法系的嗣教门人在元代中后期完全掌握了全真教和最重要宫观的领导权,包括大都长春宫、终南重阳宫、永乐纯阳宫、亳州太清宫。他们多务实干练,精通世务,长于治理,灵敏机智,在险恶多变时局中坚韧不拔,最终领导全真教摆脱困境,步入中兴。

宋德方的全真列祖道统论成为全真宫观建设和造像设置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他亲自设计和主持修建的太原昊天观(龙山石窟)和莱州神山万寿宫(寒同山石窟),以开凿石窟雕像的形式刻造虚皇、三清、六御、二十列祖、五祖和七真之像,将道教传统的主尊主神与全真教的师真融为一体,重新构建了道教的主尊主神体系,形成一个全新的道教神系,规定了道教宫观的布局和最基本的全套像设。他设计这些宫观、造像的指导思想是体现全真道统,即他所谓“仙源滚滚以相承,法嗣联联而不断”。这两个道观修建于人迹难至的偏远山区,采用道教在北方罕见的石窟石壁雕像形式,建置不求铺张,但求简朴隐蔽,建立宫观规制和像设坚如磐石的样本,使宫观、造像的楷模与山岩同体,坚不可摧,以防天灾人祸,存像教于自然,自然永在,像亦长存,为道教保存宫观造像的永恒典范。宋德方法派以开窟造像保存像教为

本宗宗旨之一,注重选拔、培养人才,因此代代有开窟造像的专家。

全真教最重要的宫观当数终南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和永乐纯阳宫(永乐宫)。重阳宫是全真教的教法源泉所在,长春宫是全真教的掌教领导中心,而纯阳宫是全真教修建的最重要的祖师圣地。所以,纯阳宫建设的主旨始终是表现祖师道统,表现的方式是通过其总体设计,创造了独特的单一轴线式建筑布局,以高大的甬道笔直地接连三个大殿,形象地显示三大殿之间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关系,用唯一的轴线表示道教唯一的道统正传。雕塑和壁画的设计更加突出了这一主题。三清殿塑绘神像的框架是全真教神系的主干——三清、六御和五祖七真,所以三清像两边最大的八个主神是北极大帝、天皇大帝、玉皇、后土、东华帝君、金母、钟离帝君、纯阳帝君。画塑像的其它部分是在此主干框架内的扩展。神龛两边全真祖师的描绘进一步展示了道教正统教法的传承次第。此外,壁画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配合道教的醮仪,特别是黄箓斋仪式。

从以上各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宣示全真祖师代表道教的“金莲正宗”是全真教宣教和宫观造像的首要主题。这个主题在龙山石窟、神山石窟和永乐宫得到了突出的表现。通过这些宫观的雕刻、建筑和壁画,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地看到全真教是如何使用艺术语言明确、形象地表达这一观点。这些宫观之所以能鲜明地展示这个主题,其重要的因素是:它们的创始人是全真列祖说最雄辩的集大成者宋德方,它们是宋德方法派最重要的道宫。其中永乐宫属于全真掌教直接领导,而元代中后期的掌教多是宋德方门人。正因为如此,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论能自始至终体现于永乐宫的建筑和造像规划中,成为永乐宫建设的指导思想。